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资治通鉴

◎ 宋 司馬光



〔北宋〕 司马光等 编纂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6 页	𨔵	第 7 页	𨔵 𨔵 𨔵 𨔵
第 8 页	𨔵 𨔵 𨔵	第 11 页	𨔵
第 12 页	𨔵 𨔵 𨔵 𨔵 𨔵	第 13 页	𨔵 𨔵 𨔵
第 15 页	𨔵	第 17 页	𨔵 𨔵
第 19 页	𨔵	第 26 页	𨔵 𨔵
第 29 页	𨔵 𨔵 𨔵	第 30 页	𨔵
第 31 页	𨔵 𨔵 𨔵	第 35 页	𨔵
第 38 页	𨔵 𨔵	第 41 页	𨔵 𨔵 𨔵
第 42 页	𨔵 𨔵 𨔵	第 48 页	𨔵(此页方框为同一个字)
第 49 页	𨔵 𨔵 𨔵 𨔵 𨔵	第 51 页	𨔵 𨔵
第 53 页	𨔵 𨔵	第 55 页	𨔵 𨔵 𨔵
第 56 页	𨔵	第 57 页	𨔵 𨔵
第 58 页	𨔵	第 61 页	𨔵 𨔵 𨔵 𨔵
第 64 页	𨔵 𨔵	第 67 页	𨔵
第 70 页	𨔵	第 73 页	𨔵 𨔵 𨔵
第 79 页	𨔵	第 82 页	𨔵 𨔵 𨔵
第 86 页	𨔵	第 87 页	𨔵 𨔵
第 93 页	𨔵	第 94 页	𨔵 𨔵
第 101 页	𨔵	第 104 页	𨔵
第 107 页	𨔵	第 108 页	𨔵 𨔵 𨔵 𨔵
第 117 页	𨔵	第 119 页	𨔵
第 123 页	𨔵	第 136 页	𨔵

《资治通鉴》导读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著者司马光(公元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出身于官宦家庭,年二十中进士。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神宗时王安石当政主持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纷纷表示反对,光以判西京御史台的名义,退居洛阳。神宗卒后,守旧派当权,迎他回朝为相。任相年余,尽罢新法。司马光学识渊博,经史百家及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其著作甚多,以《资治通鉴》最为有名。

司马光久怀以编年体形式撰写一部通史的志愿,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在退居洛阳期间,他更是专心著述。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始成,前后所费时间共计十九年之久。写作过程中,除参考正史外,还参阅杂史诸书二百二十余种。据说初稿累积充满了两间屋子,可见其所用功力之大。这样的写作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资治通鉴》全文包括三个部分: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共为三百五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司马光修《通鉴》采用《左传》的形式,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记事,突出时间为记叙之中心,年经

事纬 ,将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多方面事情并列陈述 ,一览了然 ,利于相互对比 ,考见一时代的形势及相互关系。时间不甚分明者 ,则概括地叙述在年终或月末 ,又常用追叙或附叙之笔以减少史实的分散割裂。在叙述史实之后 ,有分析和评论。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时间为中心的通史著作。书成后不仅恢复了编年体史书体裁在历史上的固有地位 ,并且促进了其他史书体裁的发展。书中也吸收了纪传体的优点 ,以人物为中心而又根据编年体特点加以应用 ,所以它既有编年体之善 ,又有纪传体之胜 ,是记人记事相对集中的纪传体式的编年体 ,把编年体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书的取材广博 ,繁简适宜 ,组织精密 ,文浅事明。作者治史态度严谨 ,所记每一史实都从多种史料中比较选取 ,精详考证 ,全书在内容上 ,无一语无所本 ,又都出于一手熔铸 ,语句有深入浅出之妙。《四库提要》论之云 :“ 其书网罗宏富 ,体大思精 ,为前古之所未有 ” ,并非过誉之语。书问世后 ,人们对它评价很高 ,成为我国编年体史书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史学奇书。

由于篇幅所限 ,本部书从《资治通鉴》中选取了多年以来大家经常翻阅、查找具有学习、研究、收藏价值的精华部分 ,以利读者使用方便。

张骞通西域

汉孝武皇帝元朔三年(乙卯·前一二六)

(夏四月)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氏音支。敦煌、张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汉开置郡。祁连,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在张掖西北。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出陇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骞十余岁。骞得间亡,乡月氏,乡读曰向。西走,数十日,至大宛。《西域传》:大宛国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为发导译抵康居,导者,引路之人,译者,传言之人也。康居国,治乐越匿地,到卑阇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传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大夏国在大宛西南,都妣水南。月氏居妣水北。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竟不能得月氏要领,李奇曰:“要领,要契也。师古曰:‘要,衣要也;领,衣领也。’凡持衣者执要与领,言骞不能得月氏意趣,无以持归于汉,故以要领为喻。”乃还,并南山。《史记》曰:“南山,即连终南山,从京南东至华山,东北连延至海,即中条山也。从京南而西,连接至葱岭万余里,故云并南山也。《西域传》云:‘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伊稚斜逐于单,匈奴国内乱,骞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服虔曰:‘堂邑,姓也。汉人。其奴名甘父。父音甫。’上拜骞为太中大夫,甘父为奉使君。骞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考异》曰:《史记·西南夷传》曰:‘元狩元年,张骞使大夏来,言通身毒国之利。’按《年表》,骞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归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骞通身毒国,疑不能明,故因是岁伊稚斜立,终言之。”

——以上卷一八

元狩元年(己未·前一二二)

(五月)初,张骞自月氏还,事见上卷元朔四年。氏音支。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土著,谓有城郭常居,不随水草移徙也。多善马,马汗血,孟康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天马子云。’一说:‘汗血者,汗从肩膊出如血,号能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寘。于寘国在南山下,居西城。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经注》:‘昆仑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度葱岭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屈而东南流,迳中天竺国,又西迳安息,南注于雷蜚海。雷蜚海,即西海,在安息之西,犁靬之东,东南连交州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水经注》:‘河水一源出于寘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西域传》:‘盐泽,一名蒲昌海,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玉门、阳关,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瀚泽,亦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穿兰,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六里。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索隐》曰:‘按《汉书·西南夷传》云:‘河有两源,其一出葱岭,一出于寘。《山海经》云:‘河出昆仑东北隅。郭璞云:‘河出昆仑,潜行地下,至葱岭山于寘国,复分流歧出,合而东注瀚泽。已而复行积石为中国河。瀚泽,即盐泽也。《西域传》云:‘于寘在南山下,与郭璞注《山海经》不同。《广志》云:‘蒲昌海,在蒲类海东。唐长庆中,刘元鼎为盟会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济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冬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历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虜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

方居盐泽以东 ,至陇西长城 ,即秦所筑长城也。秦筑长城起临洮 ,临洮县 ,汉属陇西部。南接羌 ,高汉道焉。隔 ,与隔同。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 ,皆行国 ,随畜牧 ,奄蔡国 ,在康居西北 ,临大泽无涯 ,盖北海云。随畜牧逐水草而居 ,无城郭常处 ,故曰行国。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 ,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 ,见邛竹杖、蜀布 ,臣瓚曰 :邛 ,山名 ,生竹 ,高节 ,可作杖。服虔曰 :蜀布 ,细布也。《史记正义》曰 :邛都邛山出此竹 ,因名邛竹 ,节高实中 ,或寄生 ,可为杖。布 ,土芦布。问曰 :‘安得此 ?’大夏国人曰 :‘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孟康曰 :身毒 ,即天竺也。所谓浮屠胡也。邓展曰 :毒 ,音笃。李奇曰 :一名天笃。师古曰 :亦曰捐毒。贾 ,音古。《索隐》曰 :身 ,音乾。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 ,其俗土著 ,与大夏同。以騫度之 ,大夏去汉万二千里 ,居汉西南 ,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 ,有蜀物 ,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 ,从羌中 ,险 ,羌人恶之 ;少北 ,则为匈奴所得 ;从蜀 ,宜径 ,又无寇。”师古曰 :宜 ,当也。迳 ,直也。从蜀向大夏 ,其道当直。

天子即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 ,安息治番兜城 ,临妫水 ,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 ,其俗亦土著。皆大国 ,多奇物 ,土著 ,颇与中国同业 ,而兵弱 ,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 ,康居之属 ,兵强 ,可以赂遗设利朝也。师古曰 :设 ,施也。施之以利 ,诱令入朝。诚得而以义属之 ,师古曰 :谓不以兵革。则广地万里 ,重九译 ,译 ,传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职也。远方之人 ,言语不同 ,更历九译 ,乃能通于中国。致殊俗 ,威德遍于四海 ,欣然以騫言为然。乃令騫因蜀犍为发闲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 ,师古曰 :闲使求 ,求闲隙而行。出驪 ,出冉 ,出徙 ,出邛、僰 ,指求身毒国 ,徙 ,斯榆也 ,以手点物为指。使之出求路 ,指身毒而行。徙 ,读与斯同。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闭氏、菴 ,南方闭嵩、昆明。服虔曰 :汉使见闭于夷也。师古曰 :嵩 ,即今嵩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 ,即今南宁州诸爨所居是其地。菴 ,音昨 ,又音作。昆明之属无君长 ,善寇盗 ,辄杀略汉使 ,终莫得通。于是汉以求身毒道 ,始通滇国。滇国地有滇池 ,因以名国。楚使庄以兵定夜郎诸国 ,至滇池 ,因留王其地。《华阳国志》滇池周回三百里 ,所出深广 ,下流浅狭如倒流 ,故谓之滇池。汉为益州郡 ,后改为永昌郡 ,魏、晋之间为晋宁郡 ,唐为昆州。《括地志》滇池泽 ,在昆州晋宁县西南三十里。

——以上卷一九

元鼎二年(丙寅·前一一五)

浑邪王既降汉 ,见上卷元狩元年。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 ,见上卷元狩元年自盐泽以东 ,空无匈奴 ,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騫建言 :‘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 ,后兵稍强 ,不肯复朝事匈奴 ,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 ,而故浑邪地空无人 ,蛮夷俗恋故地 ,又贪汉财物 ,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 ,招以益东 ,居故浑邪之地《张騫传》:昆莫父难兜靡 ,本与大月氏同在敦煌、祁连间 ,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 ,夺其地 ,而大月氏又为匈奴所破 ,西击塞王而夺其国 ,昆莫报父怨 ,西攻破大月氏国 ,因留居为乌孙国。騫欲诱之复归故地。与汉结昆弟 ,其势宜听 ,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 ,自其西大厦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 ,拜騫为中郎将 ,将三百人 ,马各二匹 ,牛羊以万数 ,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 ,多持节副使 ,师古曰 :为騫之副 ,而各令持节也。道可使 ,遣之它旁国。沿道有便可通使他国者 ,即遣之。

騫既至乌孙 ,昆莫见騫 ,礼节甚倨。騫谕指曰 :师古曰 :以天子意指晓告之。“乌孙能东居故地 ,则汉遣公主为夫人 ,结为兄弟 ,共距匈奴 ,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 ,未知其大小 ,素服属匈奴日久 ,且又近之 ,其大臣皆畏匈奴 ,不欲移徙。騫留久之 ,不能得其要领 ,要 ,读曰腰。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騫还 ,身毒 ,音捐笃。师古曰 :道 ,读曰导。使数十人 ,马数十匹 ,随騫报谢 ,因令窥汉大小。是岁 ,騫还 ,到 ,拜为

大行。后岁余，焉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晋灼曰：其国人。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

西域凡三十六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西域始通于汉，凡三十六国，其后分置五十余国：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扞弥、渠勒、皮山、乌秣、西夜、蒲、子合、依耐、无雷、难兜、鬲宾、乌弋山离、犍、条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笃、莎车、疏勒、尉头、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尉、危须、焉耆、乌贪訾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劫国、山国、狐胡、车师前、后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于真之南，东出金城，与汉南山接，北山在车师之北，即《唐志》所谓西州交河县北柳谷金沙岭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真南山，其河流与葱岭河合，注蒲昌海。自于真以西，水皆西流，迺休循、鬲宾、大月氏、安息等国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西海之水东南合于交州涨海。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班《志》敦煌郡龙勒县有玉门关，阳关，酒泉郡有玉门县。阼駟曰：汉罢玉门关屯，置其人于此。《括地志》：沙州龙勒山在县南百六十五里，玉门关在县西北百一十八里。西则限以葱岭。《西河旧事》：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真，合流东注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鄯善，亦曰楼兰国，治杆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莎车，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车师前王，治交河城，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州交河县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杜佑曰：奄蔡，后为肃特国。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匈奴盖以僮仆视西域诸国，故以名官。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焉耆，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危须，治危须城，在焉耆东百里，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尉黎，治尉黎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二国。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应劭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师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为肃州。宋白曰：东南至长安二千九百里。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本匈奴休屠王所居地，太初四年，分置武威郡，唐之凉州即其地。宋白曰：东南至长安二千八百里。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赍，资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将节币，大概依遣博望侯时也。放，读曰仿。其后益习而衰少焉。师古曰：以其串习，故不多发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六年（庚午·前一一一）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师古曰：凡人皆不乐去，故有自请为使者，即听而遣之。乐，音洛。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师古曰：不为限禁远近，虽家人私隶，并许应募。予，读曰与。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师古曰：乖天子指意。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师古曰：言其串习，不以为难，必当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赎罪。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师古曰：言所赍官物，窃自用之，同于私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师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尽入官也。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服虔曰：汉使言于外国，人人轻重不实。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师古曰：令其困苦也。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车师小国当空道，汉出西域有两道，南道从楼兰，北道从车师，故二国当汉使空道。师古曰：空，即孔也。攻劫汉使王恢等尤

甚，而匈奴奇兵又时遮击之。使者争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沮井而还。浮沮，匈奴中井名，出军时，期贺至浮沮井，故以为将军之号。下匈奴将军，其义类此。匈奴将军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水而还。臣瓚曰：匈奴水去令居千里。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汉使，皆不见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张掖，张国臂掖也。敦，音屯。张掖，昆邪王所居地。唐为甘州。敦煌唐为沙州。《考异》曰：《汉书武纪》：“元狩二年，浑邪王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张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张掖、酒泉郡，太初元年开；武威郡，太初四年开；敦煌郡，后元元年分酒泉置。”今从《武纪》。徙民以实之。

——以上卷二〇

六年（丙子·前一〇五）

乌孙使者见汉广大，归报其国。元鼎二年，乌孙遣使随张骞入谢天子。其国乃益重汉。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属皆事汉，乌孙于是恐，使使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与群臣议，许之。乌孙以千匹马往聘汉女。汉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往妻乌孙，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赠送甚盛；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英，以为左夫人。公主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思归，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以帷帐锦绣给遗焉。师古曰：间岁者，谓每隔一岁而往与。昆英曰：“我老”，欲使其孙岑娶尚公主。《史记》作“岑娶”，《汉书》作“岑陁”。师古曰：岑，士林翻。陁，子侯翻。余据《汉书》，岑陁者，其官名也。本名军须靡。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为昆弥。乌孙建国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号也，名猎骄靡。后书“昆弥”云。颜《注》云：昆莫本是王号，而其人名猎骄靡。故书云昆弥，昆取昆莫，弥取骄靡，弥、靡音有轻重耳，盖本一也。后遂以昆弥为王号。

是时，汉使西踰葱岭，抵安息。安息发使，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应劭曰：大鸟卵如一二石瓮。师古曰：如汲水瓮，无一二石也。郭义恭《广志》：大爵，颈及身、膺、蹄都似橐驼，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即今之鸵鸟也。黎轩，亦曰黎轩，东汉为大秦国，唐为拂菻国，在安息、乌弋之西，隔大海。眩，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鱼拳《魏略》曰：大秦国，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轩，音轩。及诸小国欢潜、大益、车（姑）师、扞采、苏之属，据《史记》，欢潜、大益在大宛西。扞采国治扞采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真三百九十里，后汉曰宁采。苏康居小王国，治苏城，去阳关凡八千二十五里。扞，音乌。采，与弥同。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西国使更来更去，师古曰：递互来去，前后不绝。天子每巡狩海上，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饒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师古曰：言示之，令其观览。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师古曰：聚都邑人令观看，以夸示之。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偏观名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师古曰：见，显示也。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为酒，多苜蓿，苜蓿，草名。苜，音目。蓿，音宿。天马嗜之；汉使采其实以来，天子种之于离宫别观旁，极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过于汉使焉。

——以上卷二一

党锢之祸

(一)

汉孝桓皇帝延熹九年(丙午·一六六)

(秋,七月)初,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轻重长短而为讥议也。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以岑暄为功曹,暄,音质。皆委心听任,使之褒善纠违,肃清朝府。朝,群朝也,公卿牧守所居皆曰府。滂尤刚劲,疾恶如仇。滂甥李颂,素无行,中常侍唐衡以属资,资用为吏,滂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百官志》,郡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零仰曰:“范滂清裁,贤曰:……裁,制也,言其清而有制也。今日宁受笞而死,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于是二郡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孟博,范滂字也。诺者随言而应,无所违也。画诺,犹画可也。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公孝,岑暄字也。啸,吟也,言但坐而吟啸,于郡事无所豫也。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否,音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履履到门。履履者,履不踟躇也。

宛有富贾张汎者,《考异》曰《陈蕃传》作张汜,谢承《书》作张子禁,今从《岑暄传》。与后宫有亲,又善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得显位,用执纵横。岑暄与贼曹史张牧,贼曹,主盗贼事。劝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暴放恣,为一县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刘璜使郡吏王允讨捕,亦于赦后杀之。于是中常侍侯览使张汎妻上书讼冤,宦者因缘譖诉瑨、璜。帝大怒,征瑨、璜皆下狱。有司承旨,奏瑨、璜罪当弃市。

山阳太守翟超,以郡人张俭为东部督邮。侯览家在防东,《百官志》:郡有五部督邮,监属县。《郡国志》:防东县属山阳郡。贤曰:故城在今兖州金乡县南。残暴百姓,览丧母还家,大起茔冢,茔音营。俭举奏览罪,而览伺候遮截,截,……后乃作截。章竟不上。俭遂破览冢宅,籍没资财,具奏其状,复不得御。御,进也,谓其奏不得进也。《考异》曰《袁纪》:俭行部至平陵,逢览母,俭按剑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邮,此非贼邪!”使吏卒收览母,杀之。追擒览家属、宾客,死者百余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园宅,并埋木刊,鸡犬器物,悉无遗类。《苑康传》亦云:“张俭杀侯览母,按其宗党,或有进匿太山界者。康穷相收掩,无得遗脱。览大怨之,征诣廷尉,坐徙日南。”案《侯览传》云:“览丧母还家。《陈蕃传》云:‘翟超没入侯览财产,坐髡钳。’皆不云俭杀其母。若果杀之,则苑康不止徙日南也。《侯览传》又云:‘建宁二年丧母’,盖以诛党人在其年,致此误耳。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尝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遂将吏卒至嵩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东海相汝南黄浮闻之,收宣家属,无少长悉考之。掾史以下固争,浮曰:‘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于是宦官诉冤于帝,帝大怒,超、浮并坐髡钳,输作右校。

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共谏,请瑯、玨、超、浮等罪。《考异》曰:《陈蕃传》又有司徒刘矩,按时胡广为司徒,非矩也。帝不悦。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贤曰:‘言帝以蠹吾侯即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贤曰:‘五侯谓胤、让、淑、忠、戟,与冀同时诛,事见《冀传》。’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汎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玨,南阳太守成瑨,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悁悁!’《说文》曰:‘悁悁,恚忿也。’而小人道长,荧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必加刑谴,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桡,疾恶如仇,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雒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申屠嘉事,见十四卷文帝后二年,董宣事见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九年。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囑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与政之源,囑与啼同。与读曰豫。引纳尚书朝省之士,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祲符瑞,岂远乎哉!’帝不纳,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以下,多至抵罪,犹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平原襄楷诣阙上疏曰:“臣闻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臣窃见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贤曰:‘太白,金也;荧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故金、火并为罚星也。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天文志》:‘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焉;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法无继嗣。前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续汉志》曰:‘延熹七年,雒阳城傍竹柏叶有伤枯者。’《考异》曰:《帝纪》此年十二月书‘雒城傍竹柏枯伤’,误也。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二年,天子当之。’今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电,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刘玨,南阳太守成瑨,志除奸邪,其所诛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阉竖之譖,乃远加考逮,三公上书乞哀玨等,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忧国之臣,将遂杜口矣。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黄石公《三略》曰:‘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当其害。达贤者,福流子孙。疾贤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罚,梁、寇、孙、邓并见族灭,贤曰:‘梁冀、寇荣、孙寿、邓万世等也。’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事见上卷二年。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诞至十子。《史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伯邑考,次武王发,次管叔鲜,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铎,次成叔武,次霍叔处,次康叔封,次聃季载,同母兄弟十人。今宫女数千,未闻庆育,宜修德省刑,以广《蠹斯》之祚。《蠹斯》,言后妃不妬忌,子孙众多也。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孝经援神契》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孙子书之以为异也。《公羊传》:‘西狩获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盖以为异也。愿赐清闲,极尽所言。’书奏,不省。

十余日,复上书曰:“臣闻殷纣好色,妲己是出,殷紂冒色,有苏氏以妲己女之。叶公好龙,真龙游廷。叶公子高好龙,天龙闻而降之,窥头于牖。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谓已受熏腐之刑,得罪于天者

也。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贤曰:浮屠,即佛陀,声之转耳,谓佛也。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奢欲不去,耆,读曰嗜。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贤曰: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经三宿,便即移去,示无爱恋之心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单与殚同。奈何欲如黄、老乎!”书上,即召入,诏尚书问状。楷言:“古者本无宦臣,武帝末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尚书承旨,承旨,谓承宦官风指也。奏楷不正辞理,而违背经艺,假借星宿,宿音秀。造合私意,合,音牵合也。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雒阳狱。”帝以楷言虽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数,故不诛,犹司寇论刑。司寇,二岁刑也。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词,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

符节令汝南蔡衍《百官志》:符节令秩六百石,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属少府。议郎刘瑜表救成瑨、刘瓚,言甚切厉,亦坐免官。瑨、瓚竟死狱中。瑨、瓚素刚直有经术,知名当时,故天下惜之。岑暄、张牧逃窜获免。

暄之亡也,亲友竞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时人望之。贤曰:望,怨也;余谓望,责望也。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左传》之文。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已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彪尝为新息长,新息县属汝南郡。贤曰:今豫州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验,掾吏欲引南,引南者,引城南行者。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人养子者以千数。曰:“此贾父所生也。”皆名之为贾。

河南张成,善风角,贤曰: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考异》曰:《党锢传》云“膺为河南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时也。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讯,问也。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书,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说文》曰:诽,谤也。《苍颉篇》:诽,非也。疑乱风俗。《考异》曰:《袁纪》作牢顺,今从《范书》。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案,文案也,以考验为义。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左传》:晋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见宣子曰:“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惊者乎!”不肯平署。贤曰:平署,犹连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时宦官专权,置黄门北寺狱,自武帝以来,中都官诏狱所未有也。其辞所连及,太仆颍川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循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自往请囚。范滂至狱,狱吏谓曰:“凡坐系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贤曰:帝谓天也。陶音遥。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陈蕃复上书极谏,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考异》曰:《袁纪》,李膺下狱在九月。《范书》,蕃免在七月。《蕃传》:“上书极谏曰:‘膺等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云云。按膺等赦出在明年六月,再下狱死徙在建宁二年十月。蕃既以此年七月免,则《蕃传》所云“疑非蕃书也。”又《袁纪》无陈蕃免事。灵帝即位,以太尉陈蕃为太傅。按蕃免后有太尉周景。盖《袁纪》误也。”

时党人狱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染,谓狱辞所污染也。逮,谓连及也。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与,与,读曰预。乃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荐张奂事,见上卷六年。张凤上书事,见五年。臣宜

坐之。’朝廷知而不问。

杜密素与李膺名行相次，时人谓之李、杜，故同时被击。密尝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百官志》：凡郡国守相，尝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高密县属北海国。见郑玄为乡啬夫，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卒成大儒。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扫轨，贤曰：轨，车迹也，言绝人事。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刘胜，字季陵。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位为大夫，谓在朝列也；见礼上宾，谓郡守接遇之也。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贤曰：寒蝉，谓寂默也。《楚辞》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蝉寂寞而无声。’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惭服，待之弥厚。

九月，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司空刘茂免。冬，十二月，以光禄勋汝南宣酆为司空。《姓谱》：宣以谥为氏。

以越骑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两宫赏赐，两宫，谓天子及皇后。悉散与太学诸生，及施贫民，……与也。由是众誉归之。

——以上卷五五

永康元年(丁未·一六七)是年六月，始改元。

……

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陈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复为党人言者。贾彪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贾彪，颍川定陵人，自颍川至雒阳为西行。乃入雒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魏郡霍谡等，使讼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常侍、黄门，竟行谲诈，妄爵非人。伏寻西京，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谓望夷宫之事也。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效验。谓自去年兴狱，至今年，事终无其实也。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伊吕之佐，占契字。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澄，清也。省，察也。时见理出，贤曰：时，谓即时也。以厌神鬼喁喁之心。今台阁近臣，尚书朱、荀、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考异》曰：《武传》：武上疏曰：‘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等。’按蕃、广时不为令仆，故去之。尚书郎张陵、劬皓，《姓谱》：劬，帝舜之后。苑康，《姓谱》：苑姓，商武丁之子受封于苑，因以为氏。《左传》：齐有大夫苑何忌。杨乔、边韶，《陈留风俗传》：边祖于宋平公子戌，字子边。又《左传》：周有大夫边伯。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膺，宜以次贬黜，案罪罚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黄龙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书奏，因以病上还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霍谡亦为表请。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狱讯党人范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贤曰：三木，头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头也。甫以次辩诘曰：‘卿等更相拔举，迭为唇齿，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贤曰：探汤，喻去之疾也，见《论语》。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汙，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

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贤曰: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事见《史记》。首阳山,在雒阳东北。杜佑曰:偃师县有首阳山。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郑玄注《周礼》曰: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考异》曰:《帝纪》于去年冬书“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三府。”案陈蕃以讼李膺,免。即膺等下狱已在前,后遇赦,方得书名三府。则《帝纪》所纪为两无所用,故去之。又故书“三府”为“王府”,刘攽曰:当为“三府”。

范滂往候霍谡而不谢,或让之,滂曰:“昔叔向不见祁奚,晋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请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吾何谢焉!”滂南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乡人殷陶、黄穆侍卫于旁,应对宾客。滂谓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遂遁还乡里。

初,诏书下举钩党,贤曰:钩,谓相连也。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百数,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迫切,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舍责曰:贤曰《续汉志》:“每州有从事史及诸曹掾史。传,客舍也。……坐传舍召弼而责。余谓‘髡笞掾史’句绝,言诏书督迫,州郡至于髡笞掾史,青州从事则坐平原传舍而责史弼也。”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治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贤曰:疆,界也。理,正也。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记王制》曰:‘凡居民财,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前书》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郡僚职,谓郡诸曹掾史也。遂举奏弼。会党禁中解,弼以俸赎罪,所脱者甚众。

窦武所荐朱 沛人,苑康,勃海人,杨乔,会稽人,边韶,陈留人。乔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帝爱其才貌,欲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以上卷五六

(二)

汉孝灵皇帝建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初,李膺等虽废锢,事见上卷桓帝延熹九年。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贤曰:标榜,犹相称扬也。余谓立表以示人曰标,揭书以示人曰榜,标榜,犹言表揭也。以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翌”《范书》作“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 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及南阳宗慈、陈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翟超、岑暄、苑康及山阳刘表、汝南陈翔、鲁国孔昱、山阳檀敷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贤曰:导,引也。言谓所宗仰者。度尚及东平张邈、王孝、东郡刘儒、泰山胡母班、《风俗通》曰:胡母姓,本陈胡公之后也,公子完奔齐,遂有齐国,齐宣王母弟别封母乡,远取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陈留秦周、鲁国蕃向、贤曰:蕃,姓也,音皮。东莱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及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

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以破其冢宅也,事见上卷桓帝延熹九年。览乡人朱并素佞邪,为俭所弃,承览意指,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诏刊章捕俭等。刊章者,刊去并姓名而下其章也。冬,十月,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诸钩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 、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贤曰:钩,

谓相牵引也。请下州郡考治。”是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钩党者,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轨,法度也。君君臣臣,所谓法也。为人臣而欲图危社稷,谓之法,诚是也。而诸阉以此罪加之君子,帝不之悟,视元帝之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者,暗又甚焉!悲夫!

或谓李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左传》羊舌赤之言曰:‘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录,记也。牒,籍也。时聚徒教授,多者以千计,各录记其姓或于谱牒。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

汝南督邮吴导受诏捕范滂,至征羌,抱诏书闭传舍,征羌县属汝南郡,本当乡县,光武以来歙有平羌之功,改为征羌侯国以封之,因名焉。滂,县人也。贤曰:传,驿舍也。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鄢陵县东南。伏床而泣,一县不知所为。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有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仲博,滂弟字也。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龙舒君者,滂父龙舒侯相显也。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李、杜谓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离与罹同,遭也。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废禁,谓废弃而禁锢。

郭泰闻党人之死,私为之恻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诗·大雅·瞻卬》之辞。毛氏曰:殄,尽也。瘁,病也。汉室灭矣,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耳!”《诗·小雅·正月》之辞。毛氏《注》曰:富人之屋,乌所集也。郑氏曰:视乌集于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当求明君而归之。《考异》曰:《范书》以泰此语为哭陈、窦《袁纪》以为哭三君八俊,今从之。泰虽好臧否人伦,否,音鄙。而不为危言覈论,覈,谓深探其实也,刻覈也。故能处浊世而怨祸不及焉。

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望门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考《两汉志》,外黄县属陈留郡,黄县属东莱郡。毛钦盖为黄县令,“外”字衍。笃引钦就席曰:“张俭负罪亡命,笃岂得藏之!若审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宁宜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专取仁义!”笃曰:“今欲分之,明廷载半去矣。”贤曰:明廷,犹言明府,言不执俭,得义之半也。钦叹息而去。笃导俭经北海戏子然家,戏,……《姓谱》伏戏氏之后。遂入渔阳出塞。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者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俭与鲁国孔褒有旧,亡抵褒,不遇,贤曰:抵,归也。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后事泄,俭得亡走,国相收褒、融送狱,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谓自保无它而纳俭,因舍止而藏匿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谡之,贤曰:《前书音义》曰:谡,请也。诏书竟坐褒。及党禁解,俭乃还乡里,后为卫尉,卒,年八十四。《俭传》云:建安初,征为卫尉,不得已而起。俭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县车,不豫政事,岁余,卒于许下。夏馥闻张俭亡命,叹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形,须,与鬚同。入林虑山中,隐姓名为治家佣,亲突烟炭,形

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馥弟静载缣帛追求饷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载祸相饷乎！”党禁未解而卒。

初，中常侍张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陈寔独吊焉。及诛党人，让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阳何颙素与陈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变名姓匿汝南间，与袁绍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阳，从绍计议，为诸名士罹党事者求救援，设权计，使得逃隐，所全免甚众。

初，太尉袁汤三子，成、逢、隗。成生绍，逢生术。据术字公路，当读如《月令》“审端径术”之术，音遂。又据《说文》“术，邑中道，读从入声，则二音皆通。逢、隗皆有名称，小历显官。时中常侍袁赦《考异》曰《袁纪》作袁朗，今从《范书》《袁隗传》。以逢、隗宰相家，与之同姓，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他公族同。绍壮健有威容，爱士养名，宾客辐凑归之，辎辂、柴毂，填接街陌。贤曰《说文》曰：辎车，衣车也。郑玄注《周礼》曰：辎，犹屏也，取其自蔽隐。柴毂，贱者之车。袁绍事始此。党锢既死，而诛宦官者二袁也。人不为善而欲去害己者，天其许之乎！术亦以侠气闻。逢从兄子闾，少有操行，以耕学为业，逢、隗数愧之，无所受。闾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先公，谓袁安也。三却谓晋大夫郤锜、郤、郤至也。郤氏世为晋卿，三子者凭藉世资，骄奢侵权，为厉公所杀。及党事起，闾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母思闾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

——以上卷五六

黄巾起义

汉孝灵皇帝光和四年（辛酉·一八一）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贤曰《三礼图》曰：进贤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续汉志》曰：灵帝宠用便嬖子弟，转相汲引，卖关内侯，直五百万。强者贪如豺狼，弱者略不类物，真狗而冠也。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续汉志》曰：驴者，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驾之乎！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帝好为私橐，橐与蓄同。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贤曰：中署，内署也。导，引也。贡献外别有所入，以为所献希之导引也。中常侍吕强上疏谏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贤曰：万物禀阴阳而生。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缗，中尚方、中御府，皆属少府，天子私藏也。西园引司农之藏，中厰聚太仆之马，中厰，即驷马厰。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旧典：选举委任三府，尚书受奏御而已。三府选其人而举之，尚书受其奏以进御。受试任用，责以成功。功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罪罚。于是三公每有所选，参议掾属，恣其行状，度其器能，然犹有旷职废官，荒秽不治。今但任尚书，或有诏用，诏用者，不由三公、尚书，径以诏书用之也。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书奏，不省。

何皇后性强忌，后宫王美人生皇子协，后酖杀美人。

帝大怒，欲废后，诸中官固请，得止。大长秋华容侯曹节卒，华容县，属南部。中常侍赵忠代领大长秋。

五年(壬戌·一八二)

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太尉许劭、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诣阙陈诉。司徒陈耽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考异》曰《刘陶传》：“光和五年，以谣言举二千石，耽与议郎曹操上言。”按耽已为司徒，不应与议郎同上言。王沈《魏书》曰：“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太祖因此上书切谏。”不云与耽同上言也。今但云陈耽。帝以让劭、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陈耽免。

夏，四月，旱。

以太常袁隗为司徒。

五月，庚申，永乐宫署灾。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板楯蛮寇乱巴郡，连年讨之，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以问益州计吏汉中程包，对曰：“板楯七姓，板楯七姓，罗、朴、督、鄂、度、夕、龚，皆渠帅也。自秦世立功，复其租赋。其人勇猛善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事见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注亦见是年。羌人号为‘神兵’，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隶，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刳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无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选用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时皆降。

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许劭罢，以太常杨赐为太尉。

帝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恒典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马，京师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驄马御史！”驄马，青白杂色。典，焉之孙也。顺帝永建初，焉为太傅。焉，荣之孙也。

六年(癸亥·一八三)

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爵号皇后母为舞阳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余里。

五原山岸崩。《考异》曰《本纪》云：“大有年。”按今夏大旱，纵使秋成，亦不得为大有年。今不取。

初，钜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今道家所施符水，祖张道陵，盖同此术也。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

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太尉杨赐时为司徒,赐为司徒,熹平五年也。上书言:“角诳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会赐去位,事遂留中。贤曰:“谓所论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今据赐以熹平六年免。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言:‘角等阴谋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觐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呜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为意,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陶明《春秋》,为之训诂,故诏之次第条例。”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考异》曰:《袁纪》作“坊”,今从《范书》。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寺门,在京城诸官寺舍之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京师,以中常侍封谡、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

中平元年(甲子·一八四)是年,十二月改元。

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考异》曰:《袁纪》云“济阴人唐客”,今从《范书》。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雒阳。《考异》曰:《袁纪》曰“五月乙卯,马元义等于京都谋反,伏诛。”今从《范书》。诏三公、司隶案验官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考异》曰:司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宝”,《袁纪》云“角弟良、宝”,今从《范书》。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慎县,属汝南郡。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修器械,以镇京师,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函谷关,在河南谷城县。贤曰:太谷,在雒阳东。广成,在河南新城县。京相璠曰:伊阙,在雒阳西南五十里。轘关,在缑氏县东南。《水经注》曰:旋门坂,在成皋县西南十里。孟津,在河内河阳县南。小平津,在河南平陆县北。贤曰:在今巩县西北。杜佑曰:洛州新安县东北有汉八关城。

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藏府令,属少府,宦者为之。中藏钱,汉所谓禁钱也。西园厩马,即驷驎厩马。嵩,规之兄子也。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壬子,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谓党人妻子徙边者也。唯张角不赦。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汉有三署中郎将,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将。北中郎将则创置于此,盖以讨河北黄巾也。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雋讨颍川黄巾。

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惲、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畏惧,并起第宅,拟则宫室。上尝欲登永安候台,据《续汉志》:永安宫在北宫东北,宫中有候台。《洛阳宫殿名》曰:永安宫,周回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阳故城中。宦官恐望见其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贤曰:尚,姓;但,名。《姓谱》:师尚父之后。后汉有高士尚子平。‘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上自是不敢复升台榭。观灵帝以尚但之言不敢复升台榭,诚恐百姓虚散也,谓无爱民之心可乎!使其以信尚但者信诸君子之言,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贤曰:《春秋潜潭巴》曰:天

子母高台榭，高台榭则下叛之。盖因此以诋帝也。及封谡、徐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曰：“此王甫、侯览所为也！”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

赵忠、夏惲等遂共谮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言其欲谋废立也。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惲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自屏，贤曰：自屏，谓自杀也。有奸明审。”遂收捕其宗亲，没入财产。

侍中河内向栩上便宜，讥刺左右。张让诬栩与张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战，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椎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据《宦者传》，是时张让、赵忠、夏惲、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言十常侍，举大数也。县，读曰悬。《考异》曰：《范书·宦者传》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十常侍，未详。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钧章示诸常侍，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雒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太守褚贡。

帝问太尉杨赐以黄巾事，赐所对切直，帝不悦。夏，四月，赐坐寇贼免。以太仆弘农邓盛为太尉。已而帝阅录故事，得赐与刘陶所上张角奏，乃封赐为临晋侯，临晋县，属冯翊。贤曰：故城在今同州朝邑县西南。陶为中陵乡侯。

司空张济罢，以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皇甫嵩、朱雋合将四万余人共讨颍川，嵩、雋各统一军。雋与贼波才战，败，嵩进保长社。长社县，属颍川郡。贤曰：今许州县，故城在长葛县西。

汝南黄巾败太宗赵谦于邵陵。邵陵县，属汝南郡。贤曰：故城在今豫州鄢陵县东。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波才围皇甫嵩于长社。嵩兵少，军中皆恐。贼依草结营，会大风，嵩约敕军士皆束苜乘城，贤曰：苜，音巨。《说文》云：束苇烧之。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从城中鼓噪而出，奔击贼阵，贼惊，乱走。会骑都尉沛国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雋合军，更与贼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

操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不能审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于惇为从父兄弟。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桥玄及南阳何颙异焉。玄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颙见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谓操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子将者，训之从子劭也，许劭，字子将。许训为公，见上卷熹平三年、四年。好人伦，多所赏识，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置州郡中正本于此。尝为郡功曹，府中闻之，莫不改操饰行。曹操往造劭而问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为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言其才绝世也。天下治则尽其能为世用，天下乱则逞其智为时雄。操大喜而去。曹操事始此。

朱儁之击黄巾也，其护军司马北地傅燮上疏曰：护军司马，官为司马，而使监护一军。“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尚书》：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传》曰：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桡、戴、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谓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谓之八恺。舜臣尧，流四凶族，举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梟夷，黄巾变服，谓其党归顺，去其黄巾而复服时人之服也。梟夷，谓梟斩而诛夷之。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即曾母投杼事，见三卷周赧王七年。市虎成于三夫，《韩子》：庞共与魏太子质于邯郸。共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无虎明矣，然三人言诚市有虎。今邯郸去魏远于市，谤臣者过三人，愿王熟察之！’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白起事见五卷周赧王五十八年。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赵忠见其疏而恶之。燮击黄巾，功多，当封，忠谮诉之，帝识燮言，贤曰：识，记也。音志。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张曼成屯宛下百余日，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曼成，斩之。

交阯土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财计盈给，辄求迁代，故吏民怨叛，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三府选京令东郡贾琮为交阯刺史。京县，属河南尹。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复，除也。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言吏不敢过民家而饭也。

皇甫嵩、朱儁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姓谱》：波，姓也。其先事王莽为波水将军，子孙以为氏。阳翟县，属颍川郡。西华县，属汝南郡。贤曰：西华故城，在今陈州项城县西，又曰：在今濉水县西北。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状，以功归儁，于是进封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此因欲镇安黄巾余贼而置官。诏嵩讨东郡，儁讨南阳。

北中郎将卢植连战破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广宗县，属钜鹿郡。贤曰：今贝州宗城县。植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垂，几也。帝遣小黄门左丰视军，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槛车征植，减死一等，遣东中郎将陇西董卓代之。卢植先为北中郎将，卓为东中郎将。四中郎将始于此。

巴郡张脩以妖术为人治病，其法略与张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号“五斗米师”。秋，七月，脩聚众反，寇郡县，时人谓之“米贼”。《考异》曰：《范书·灵帝纪》有此张脩。陈寿《魏志·张鲁传》有“刘焉司马张脩”，刘艾《典略》有“汉中张脩”，裴松之以为“张脩”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案《鲁传》云：‘祖父陵，父衡，皆为五斗米道。衡死，鲁复行之。’刘焉司马张脩与鲁同击汉中，鲁袭杀脩，非其父也。今此据《范书》。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苍亭，苍亭，在东郡范县界。获其帅卜巳。董卓攻张角无功，抵罪。乙巳，诏嵩讨角。

九月，安平王续坐不道，诛。安帝延光元年，改乐成国曰安平，以孝王得绍封。续，得子也。国除。初，续为黄巾所虏，国人赎之得还，朝廷议复其国。议郎李燮曰：‘续守藩不称，损辱圣朝，不宜

复国。’朝廷不从。嬖坐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王坐诛，乃复拜议郎。京师为之语曰：‘父不肯立帝，谓李固不肯立质、桓二帝也。子不肯立王。’

冬，十月，皇甫嵩与张角弟梁战于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传首京师。十一月，嵩复攻角弟宝于下曲阳，斩之，下曲阳县属钜鹿郡，以常山有上曲阳，故此称下。斩获十余万人。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温恤士卒，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军士皆食，尔乃尝饭，尔，如此也。故所向有功。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河关、枹罕二县，皆属陇西郡。零，音伶。枹，音肤。其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北宫，以所居为氏。《左传》有卫大夫北宫文子。《孟子》有北宫黜。杀护羌校尉冷徵。贤曰：冷，姓也，周有冷州鸠，音零。金城人边章、韩遂素著名西州，群盗诱而劫之，使专任军政，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

初，武威太守倚恃权贵，恣行贪暴，武威太守，史失其姓名。凉州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鹄惧，欲杀正和以免其负，访于汉阳长史敦煌盖勋。《续汉志》：郡太守置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勋素与正和有仇，或劝勋因此报之。勋曰：‘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谏鹄曰：‘夫继食鹰隼，欲其鸷也。贤曰：继，系也。《广雅》曰：鸷，执也。取其能服执众鸟。鸷而享之，亨，读作烹。将何用哉！’鹄乃止。正和诣勋求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

后刺史左昌盗军谷数万，勋谏之，昌怒，使勋与从事辛曾、孔常别屯阿阳以拒贼，阿阳县，属汉阳郡。欲因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及北宫伯玉之攻金城也，勋劝昌救之，昌不从。陈懿既死，边章等进围昌于冀，昌召勋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勋怒曰：‘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剑，齐景公时，燕、晋侵齐，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御之，令宠臣庄贾监军。穰苴与期旦日会。贾素骄贵，夕时乃至，穰苴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者云何？’对曰：‘当斩。’遂斩贾以徇于三军。今之从事岂重于古之监军乎！’曾等惧而从之。勋至冀，诘让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从君言，以兵临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围去。

叛羌围校尉夏育于畜官，《前书·尹翁归传》有论罪输掌畜官。《音义》曰：右扶风，畜牧所在，有苑师之属，故曰畜官。勋与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晋时，秦苻生葬姚弋仲于孤槃。《载记》曰：在天水冀县。为羌所败。勋余众不及百人，身被三创，坚坐不动，指木表曰：‘尸我于此！’句就种羌滇吾以兵扞众曰：‘贤曰：句就，羌别种。’盖长史贤人，汝曹杀之者为负天。’勋仰骂曰：‘死反虏！汝何知，促来杀我！’众相视而惊。滇吾下马与勋，勋不肯上，遂为羌所执。羌服其义勇，不敢加害，送还汉阳。后刺史杨雍表勋领汉阳太守。

张曼成余党更以赵弘为帅，众复盛，至十余万，据宛城。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围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征儁。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史记》：白起事秦昭王为大良造，攻魏，破之。后五年，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攻楚，拔郢、邓五城。明年，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乐毅事燕昭王，为上将军，伐齐，入临菑，徇齐五岁，下七十余城。儁讨颍川已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帝乃止。儁击弘，斩之。

贼帅韩忠复据宛拒儁，儁鸣鼓吹其西南，贼悉众赴之，儁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

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诸将皆欲听之，僞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僞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僞登土山望之，顾谓司马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执必自出，自出则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僞因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南阳太守秦颉杀忠，余众复奉孙夏为帅，还屯宛。僞急攻之，司马孙坚率众先登，癸巳，拔宛城。孙夏走，僞追至西鄂精山。西鄂县，属南阳郡。贤曰：故城在今邓州向城县南，精山在其南。复破之，斩万余级。于是黄巾破散，其余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

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黄巾，得张让宾客书，与黄巾交通，上之。上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亦不能罪也。让由是以事中允，中，……中伤也。遂传下狱，贤曰：传，逮也。会赦，还为刺史，旬日间，复以他罪被捕。杨赐不欲使更楚辱，贤曰：更，经也。楚，苦痛。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征，凶愚难量，幸为深计！”贤曰：深计，谓令自死。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前书·王嘉传》：何谓咀药而死。乳当作咀。投怀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大将军进与杨赐、袁隗共上疏请之，得减死论。《考异》曰《允传》云：“太尉袁隗、司徒杨赐。”按隗、赐时皆不为此官，恐误也。二年（乙丑·一八五）

春，正月，大疫。

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城门灾。据《续汉志》，盖乐成殿门也。“城”，当作“成”。《五行志》作乐城门。刘昭曰：南宫中门也。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晦十钱，晦，古亩字。以修宫室，铸铜人。乐安太守陆康上疏谏曰：“昔鲁宣税晦而蜧灾自生。《公羊传》曰：初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何休《注》云：宣公无恩信于人，人不肯尽力于公田，起履践案行其亩，谷好者税取之。蜧，蠹子也。《传》曰：冬，蜧生。此其言蜧生何？上变古易常也。注云：上，公上，谓宣公变易公田旧制而税亩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左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幸谗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表陈解释，得免归田里。康，续之孙也。陆续事见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四年。

又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仅得本贾十分之一，贾，读曰价。因复货之，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趣，读曰促。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十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贤曰：谐，谓平定其价也。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以朱僞为右车骑将军。

自张角之乱，所在盗贼并起，博陵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及黄龙、左校、于氏根、张白骑、刘石、左髭文八、平汉大计、司隶缘城、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蝥之徒，不可胜数。《朱僞传》曰：轻便者言飞燕。于氏根，贤《注》曰《左传》曰：于思于思。杜预云：于思，多须之

貌。骑白马者为张白骑。大声者称雷公。大眼者为大目。“左髭文八”作“左髭丈八”。大者二万三，小者六七千人。张牛角、褚飞燕合军攻廋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众奉飞燕为帅，改姓张。飞燕名燕，轻勇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山谷寇贼多附之，部众浸广，殆至百万，号黑山贼。杜佑曰：卫州卫县，汉朝朝歌县也。约都朝歌，在今县西。县西北有黑山。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以上卷五八

北魏孝文帝变法

齐世祖武皇帝永明元年（癸亥·四八三·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

（十二月），癸丑，魏始禁同性为婚。

……

——以上卷一三五

二年（甲子·四八四·北魏太和八年）

魏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调各随土之所出。（六月），丁卯，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朕宪章旧典，始班俸禄。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

九月，魏诏：班禄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三月为一季。旧律：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罪死；至是，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枉法，谓受赇枉法而出入人罪者。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仍分命使者，纠按守宰之贪者。

秦、益二州刺史恒农李洪之以外戚贵显，魏显祖、高祖皆李氏出也。魏避显祖讳，改弘农为恒农。为治贪暴，班禄之后，洪之首以赃败。魏主命锁赴平城，集百官亲临数之，数其罪也。犹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自余守宰坐赃死者四十余人。受禄者无不跼蹐，跼音局。跼音脊。赇赂殆绝。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宽之，疑罪奏谳，多灭死徙边，岁以千计。都下决大辟，岁不过五六十人；州镇亦简。

久之，淮南王佗奏请依旧断禄，文明太后召群臣议之。中书监高间以为：“饥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给禄，则廉者足以无滥，贪者足以劝慕；不给，则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议，不亦谬乎！”诏从间议。

三年（乙丑·四八五·北魏太和九年）

魏冯太后作《皇诰》十八篇（春，正月），癸未，大飨群臣于太华殿，班《皇诰》。魏高宗兴光四年起太华殿。

……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孙有封爵者，岁禄各有差。

……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为咸阳王，干为河南王，羽为广陵王，雍为颍川王，勰为始平王，勰

音协。详为北海王。自禧以下皆魏主之弟。文明太后令置学馆,选师傅以教诸王。懿于兄弟,最贤,敏而好学,善属文,魏主尤奇爱之。

.....

(八月)魏初,民多荫附,荫附者,自附于豪强之家以求荫庇。荫附者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给事中李安世上言:“岁饥民流,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桑井,谓古者井田之制,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也。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议均田。冬,十月,丁未,诏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杜佑《通典注》曰:“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奴婢依良丁,良丁,谓良人成丁者。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倍之者,合受四十亩,授以八十亩,此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耕然后复故,故再倍以授之。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初受田者,男夫给二十亩,课种桑五十株,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计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口分、世业之法始此。诸宰民之官,各随近给公田有差,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

四年(丙寅·四八六·北魏太和十年)

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会,始服衮冕。史言魏孝文用夏变夷。

.....

(二月)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内秘书令李冲上言:“秘书省在禁中,故谓之内秘书令,亦谓之中秘。”“宜准古法: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载无过,则升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百官俸。此外复有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癯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诏百官通议。中书令郑义等皆以为不可。太尉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利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户口,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乃遣使者,于事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孔子之言。若不因调时,调时,所谓调课之月。民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调课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臣多言:“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九品,上中下各分为三品,事见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一旦改法,恐成扰乱。”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调有常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愿。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

.....

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辇祀南郊。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绯、绿、青。法服,衮冕以见郊、庙之服。

.....

八月,乙亥,魏给尚书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组绶者,组织以成绶。郑玄曰:“绶所以贯佩玉,相承受者也。汉制,印绶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少者系粗,皆广一尺六寸。”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冬,十一月,魏议定民官依户给俸。以所领民户之多少为给俸之差也。

.....

是岁,魏改中书学曰国子学。魏先置中书博士及中书学生,今改曰国子学,从晋制也。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河南二十五州,青、南青、兖、齐、济、光、豫、洛、徐、东徐、雍、秦、南秦、梁、益、荆、凉、河、沙,时又置华、陕、夏、岐、班、郢,凡二十五。河北十三州,司、并、肆、定、相、冀、幽、燕、营、平、安,时又置瀛、汾,凡十三。萧子显曰:雍、凉、秦、沙、泾、华、岐、河、西华、宁、陕、洛、荆、郢、北豫、东荆、南豫、西兖、东兖、南徐、东徐、青、齐、济、光二十五州在河南,相、汾、怀、东雍、肆、定、瀛、朔、并、冀、幽、平、司等十三州在河北。

五年(丁卯·四八七·北魏太和十一年)

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

.....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饿死者多。六月,癸未,诏内外之臣极言无隐。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储积九稔,古者三年耕,余一年食,九年耕,余三年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当有九年之蓄。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汉令民入粟拜爵。又有孝悌力田之科。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参分居二。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贵富之家,童妾袿服,袿服,美衣也。工商之族,仆隶玉食,张晏曰:玉食,珍食也。而农夫阙糟糠,蚕妇之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匱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异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劝课农桑,严加赏罚。数年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户贯,毛晃曰:“贯,乡籍也。”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岁入约少为俭。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诏有司开仓赈贷,听民出关就食。魏都平城,郊畿之外,置关于要路以讥征。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过给粮廩,所至三长瞻养之。

.....

九月辛未,魏诏罢起部无益之作。起部掌百工之事。《书》曰:“百工起哉。”出宫人不执机杼者。冬,十月,丁未,又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四民,士、农、工、商也。是时,魏久无事,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宫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钐十分之八,钐,与钐同,.....刃也。唐有玉钐卫。外府衣物、缯布、丝纆,缯,.....帛也。纆,絮也。非供国用者,以其大半班赉百司,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癯,皆有差。刘熙《释名》曰:“无妻曰鳏,尤悒不能寐,目常鳏鳏然。其字从鱼,鱼目常不闭。无夫曰寡,寡,保也,保然单独也。无父曰孤,孤,顾也,顾望无所瞻见也。无子曰独,独,鹿也,鹿鹿无所依也。无财曰贫。疲病曰癯。”

魏秘书令高祐、丞李彪奏请改《国书》编年为纪、传、表、志,魏主从之。祐,允之从祖弟也。十二月,诏彪与著作郎崔光改修《国书》。光,道固之从孙也。宋明帝泰始五年,崔道固降魏。

.....

七年(己巳·四八九·北魏太和十三年)

(春,正月,辛亥),魏主祀南郊,始备大驾。《汉仪》: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骖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祀天、郊甘泉乃备之,谓之甘泉卤簿。东都惟大行备大驾。.....魏之大驾,盖参取汉、晋之制,而官名卤簿则微有不同者。

.....

夏四月丁丑,魏主诏曰:“升楼散物以赉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伤毁,今可断之,断读如短。以本所费之物,赐老疾贫独者。”

.....

(五月)庚戌,魏主祭方泽。方泽者,为方丘于泽中以祭地祇。

(六月)魏怀朔镇将汝阴灵王天赐,魏置怀朔镇于汉五原郡界。最后六镇叛,改为朔州,而不能有旧镇之地。杜佑曰:魏都平城,于马邑郡北三百余里置怀朔镇,及迁洛后,置朔州。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桢,皆坐赃当死。冯太后及魏主临皇信堂。《水经注》曰:太极殿南对承贤门,门南即皇信堂也。《魏书帝纪》,太和七年十月,皇信堂成。十六年,以安昌殿为内寝。皇信堂为中寝。引见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为当存亲以毁令邪?当灭亲以明法邪?”群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景穆皇帝,世祖之子,薨,谥曰景穆皇帝,未即尊位也。二王于高祖为叔祖。宜蒙矜恕。”太后不应。魏主乃下诏称:“二王所犯难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怀之恩,二王子文成帝为兄弟。《诗》曰:兄弟孔怀。惟思也。且南安王事母孝谨,闻于中外,并特免死,削夺官爵,禁锢终身。”初,魏朝闻桢贪暴,遣中散阎文祖诣长安察之。中散,中散大夫也。文祖受桢赂,为之隐,事觉,文祖亦抵罪。冯太后谓群臣曰:“文祖前自谓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春秋公羊传》: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放之者何?犹曰无去是云尔。然则何言尔?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所辞位归第。”宰官、中散慕容契进曰:“小人之心有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无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从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则知贪之可恶矣,何必求退。”迁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慕容白曜有平齐之功。

.....

九月,魏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无妻者。北镇,六镇也,一曰,怀朔镇,直平城北。

八年(庚午·四九〇·北魏太和十四年)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冯氏殂,高祖勺饮不入口者五日。勺,音酌,挹抒之器也。《周礼·考工记》梓人为饮器,勺一升。哀毁过礼。中部曹华阴杨椿谏曰:据《北史·杨椿传》,时为中部法曹。“陛下荷祖宗之业,临万国之重,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惶恐也。遽也。灼,热也。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孝经》曰: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纵陛下欲自贤于万代,杨椿此语说出魏孝文心事。其若宗庙何!”帝感其言,为之一进粥。

于是诸王公皆诣阙上表:“请时定兆域。兆域,谓葬地,从先帝之兆。及依汉、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终制,既葬,公除。”公除者,以天下为公而除服也。诏曰:“自遭祸罚,恍惚如昨。郑玄曰:恍惚,思念益深之时也。奉侍梓宫,犹希仿佛。事死如事生,犹冀仿佛见之也。山陵迁厝,所未忍闻。”冬十月,王公复上表固请。诏曰:“山陵可依典册,衰服之宜,情所未忍。”谓未忍公除也。衰,读与缞同。帝欲视至陵所,戊辰,诏:“诸常从之具,悉可停之,其武卫之官,防侍如法。”法,常法也。不撤武卫,备不虞也。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陵在方山。不从金陵之兆。甲戌,帝谒陵,王公固请公除。诏曰:“比当别叙在心。”比,并也,并当别叙在心之所欲言。己卯,又谒陵。

庚辰,帝出至思贤门右。据《魏纪》,太和元年,起朱明思贤门,盖平城宫之南门也。与群臣相慰劳。太尉丕等进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远祖有大讳之日,唯侍从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四祖者,高祖昭成帝,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显祖献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

三食不满半溢《礼丧大记》曰：君之丧，子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无算。《注》云：二十两为一溢，于粟米之法，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陈言曰：以绍兴一升，得汉五升。昼夜不释经带，丧服，麻在首腰皆曰经，首经象缙布冠，腰经象大带。经之言实也，衰之言摧也，衰经明中实摧痛也。臣等叩心绝气，坐不安席。原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旧典。”帝曰：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任，音壬，胜也，堪也。诸公何足忧怖！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典记，谓经典、传记也。且可知朕大意。其余古今丧礼，朕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可听之。”游明根、高闾，时以儒鸣，故帝别与之言。

帝因谓明根等曰：圣人制卒哭之礼，授服之变，皆夺情之渐。礼，亲始死，哭无时，谓朝夕哭之外，哀至则哭也。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自此朝夕之间，哀至不哭，犹朝夕哭。三年之丧，服斩衰，期而小祥，既祥而练，再期而大祥，既祥而禫，又三月而除服。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特成伤理。”对曰：臣等伏寻金册遗旨，盖以文明太后遗旨书之金册也。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下葬之初，奏练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君德未流，臣义不洽，故身袭衮冕，行即位之礼。朕诚不德，在位过纪，宋明帝泰始七年，魏孝文受禅，至是十九年。此言在位过纪，盖以宋苍梧王元徽四年显祖方殂，逾年改元太和，至是十四年，故云在位过纪。十二年为一纪。足令亿兆知有君矣。于此之时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失，深可痛恨！”高闾曰：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请。”悽悽，敬谨貌。帝曰：窃寻金册之旨，所以夺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虑废绝政事故也。群公所请，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册令，俯顺群心，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暗，音阴。唯欲衮麻废吉礼，朔望尽哀诚，情在可许，故专欲行之。如杜预之论，于孺慕之君，谅闇之主，盖亦诬矣。”孺慕，如孺子之慕父母也。秘书丞李彪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寻已从吉。汉章帝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七月，壬戌，葬。史不书公除之日。此言葬不淹旬，寻已从吉，以汉文三十六日释服之制推之也。然汉章不受讥，明德不损名。愿陛下遵金册遗令，割哀从议。”帝曰：朕所以眷恋衰经，不从所议者，实情不能忍，岂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终俭素，一已仰遵遗册，但痛慕之心，事系于予，庶圣灵不夺至愿耳。”高闾曰：陛下既不除服于上，臣等独除服于下，则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帝曰：先后抚念群下，卿等哀慕，犹不忍除，奈何令朕独忍之于至亲乎！今朕逼于遗册，唯望至期，虽不尽礼，蕴结差申。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几稍近于古，易行于今。”高闾曰：昔王孙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从而不违。汉武帝时，杨王孙家累千金，厚自奉养，生无所不致。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后吾真，必无易吾志。则为布囊盛尸，入土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不忍，往问其友人祁侯。祁侯与之辩难往复，而王孙终守其说。祁侯曰：善！遂裸葬。晋人皇甫谧，字士安，著论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移身，棺槨所以隔真。吾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簠裹尸，择不毛之土，穿坑下尸，簠之外，便以亲土。若不如此，则冤悲没世。”其子从之。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臣等所以频繁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大孝。引《论语》孔子之言。今不遵册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孙、士安皆诲子以俭，及其遵也，岂异今日！改父之道，殆与此殊。纵有所涉，甘受后代之讥，未忍今日之请。”群臣又言：春秋烝尝，事难废阙。《礼》曰：丧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年之丧，则宗庙之祭将至废阙也。”帝曰：自先朝以来，恒有司行事，朕赖蒙慈训，常亲致敬。今昊天降罚，人神丧恃，《诗》曰：无母何恃。赖宗庙之灵，亦辄歆祀。“赖”，蜀本作“想”，当从之。否则“赖”字衍。脱行飨荐，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

吉,不必终礼,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盖季俗多乱,权宜救世耳。二汉之盛,魏、晋之兴,岂由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哉!平日之时,公卿每称当今四海晏然,礼乐日新,可以参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夺朕志,使不逾于魏、晋。如此之意,未解所由。”解,……晓也。李彪曰:“今虽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宾之吴,漠北有不臣之虏,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虞,防也。帝曰:“鲁公带经从戎,据《史记》,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反,淮夷、徐戎起亦并兴。鲁公伯禽征之,时有武王之丧,故带经从戎也。晋侯墨衰败敌,春秋时,晋文公卒,未葬,襄公墨衰经以败秦师于殽。固圣贤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郑玄曰:越犹躐也。绋,辘车索。孔颖达曰:未葬之前,属绋于辘,以备火灾。今既祭天地社稷,须越躐此绋而往祭,故云越绋。绋,音弗。而况衰麻乎!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军旅之事,以废丧纪哉!古人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丧者,暗,音阴。若不许朕衰服,则当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择。”游明根曰:“渊默不言,则大政将旷,仰顺圣心,请从衰服。”太尉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明元、太武、文成、献文,并孝文为五帝。魏家故事,尤讳之后三月,尤讳,犹云大讳也。尤,甚也,死者,人之所甚讳也。必迎神于西,禳恶于北,具行吉礼。此魏初所用夷礼也。自始皇以来,未之或改。”皇始,道武帝年号。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义,虽迎不来。此乃平日所不当行,言不当用夷礼。况居丧乎!朕在不言之地,谓居丧谅阴,三年不言也。不应如此喋喋,喋喋,多言也,便语也。但公卿执夺朕情,遂成往复,追用悲绝。”遂号恸,群官亦哭而辞出。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于己,欲废之,盛寒,闭于空室,绝其食三日;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太尉东阳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固谏,乃止。帝初无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孙也。穆崇,魏开国功臣。

又有宦者譖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复追问。不复追问譖者为谁。

甲申,魏主谒永固陵。辛卯,诏曰:“群官以万机事重,屡求听政。但哀慕缠绵,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

九年(辛未·四九一·北魏太和十五年)

(春,正月),丁卯,魏主始听政于皇信东室。自居冯太后之丧,至是始听政。皇信东室,盖皇信堂之东室也。

……

三月,甲辰,魏主谒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设荐于太和庙。‘太和庙’,据《北史》作‘太和殿’。《水经注》:太和殿在太极殿东堂之东。《魏书·帝纪》:太和元年,起太和、安昌二殿。魏主始进蔬食,追感哀哭,终日不饭;侍中冯诞等谏,经宿乃饭。甲子,罢朝夕哭。盖亦不能及期矣。乙丑,复谒永固陵。

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请祈百神,帝曰:“成汤遭旱,以至诚致雨,谓汤以六事自责也。固不在曲祷山川。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何宜四气未周,谓一期而四时之气始周。遽行祀事!唯当责躬以待天谴。”

……

己卯,魏作明堂,改营太庙。

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于东明观,魏主太和四年,起东明观。亲决疑狱,命李冲议定轻重,润色辞旨,帝执笔书之。李冲忠勤明断,加以慎密,为帝所委,情义无间,旧臣贵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

丙辰 魏初造五辂。五辂 玉、金、象、革、木也。

.....

秋 闰七月 乙丑 魏主谒永固陵。

己卯 魏主诏曰：‘烈祖有创业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平文之功少于昭成，而庙号太祖，道武帝天兴初，追尊平文帝为太祖。道武之功高于平文，而庙号烈祖，明元帝追尊道武帝为烈祖。于义未允。朕今奉尊烈祖为太祖，以世祖、显祖为二祧，郑玄曰：‘庙之为言貌也。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余皆以次而迁。’

八月 壬辰 又诏议养老及禋于六宗之礼。《尚书》：禋于六宗。而诸儒互说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肃亦以为《易》六子。挚虞以为《月令》孟冬，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刘邵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周书》谓之天宗。孔颖达曰：王肃六宗之说，用《家语》之文，以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为六宗。孔注《尚书》同之。伏生与马融以天地、四时为六宗。刘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为六宗。贾逵以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书》欧阳夏侯说：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阴阳变化，有益于人也。《古尚书说》：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河为水宗，岱为山宗，海为泽宗。郑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风师也、雨师也为六宗。虞喜《别论》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总五为一，则成六，六为地数，推校经传，别无他祭也。刘昭以为此说近得其实。张髡曰：父祖之庙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太帝、五帝为六宗。杜佑取之。郑氏曰：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松柏树，设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为非礼，罢之。戊戌，移道坛于桑乾之阴，改曰崇虚寺。此即寇谦之道坛也。乾，音干。

乙巳 帝引见群臣，问以“禘祫，王、郑之义，是非安在？”《考异》曰：《礼志》作“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今从《本纪》。尚书游明根等从郑，中书监高闾等从王。诏：‘圜丘、宗庙皆有禘名，从郑，禘祫并为一祭，从王，著之于令。’《记·大传》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父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氏《注》曰：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虞、夏、殷、周禘郊祖宗之法，郑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孔颖达曰：王肃论引贾逵说吉禘于庄公。禘者，递也。审谛昭穆，迁主递位，孙居王父之处。又引禘于太庙《逸礼》，昭尸、穆尸，其祝辞总称孝子、孝孙，则是父子并列。《逸礼》又云：皆升合于太祖，所以刘歆、贾逵、郑众、马融等皆以为然。郑不从者，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左氏》说及杜元凯皆以为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庙。《传》无祫文，然则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谓之禘，取其合集群祖，谓之祫。杜佑《通典》：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诏：‘郑玄云：天子祭员丘曰禘，宗庙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则毁庙、群庙之主，于太祖庙合而祭之，禘则增及百官配食者，审禘而祭之。鲁礼，三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员丘、宗庙大祭俱称禘。祭有两禘明也。王肃又云：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称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称祫，禘而审谛之，故称禘，非两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总而互举，故称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断可知矣。诸儒之说，大略如是。公卿可议其是非。’尚书游明根言曰：‘郑氏之义，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员丘谓之禘者，审谛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庙谓之禘者，审谛其昭穆百官也。员丘常合，不言祫，宗庙时合，故言祫。斯则宗庙祫、禘并行，员丘一禘而已。宜于宗庙俱行禘祫之礼。二礼异，故名殊。依礼，春祭特牲，于尝、于烝，则祫尝、祫烝，不于三时皆行禘、祫之礼。’中书监高闾又言：‘禘祭员丘，与郑义同者，以为有虞氏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庙之帝。不在庙，非员丘而何？’又《大传》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庙之文。《论语》称：禘自既灌以往。’据《尔雅》：禘，大祭也。诸侯无禘礼，惟夏祭称禘，又非宗庙之禘。鲁行天子之仪，不敢专行员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于宗庙。因先有祫，遂生两名。其宗庙禘、祫之祭，据王氏之义，祫而禘，禘止于一时。一时者，祭不欲

数,一岁三禘为过数。”诏曰:“明根、闾等据二家之义,论禘、祫详矣,至于事取折衷,犹有未允。闾以禘、祫为名,义同王氏,禘祭员丘,事与郑同,无所间然。明根以郑氏等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有未俱。称据二义,一时禘祫而阙二时之禘,事有难从。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庙,数尽则毁,藏主于太祖之庙,三年而祫祭之。世尽则毁,以示有终之义;三年而祫,以申追远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无所据。毁庙三年一祫,又有不尽四时,于礼为阙。七庙四时常祭,祫则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时,于情为简。王似祫为一祭,于义为长,郑以员丘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取郑、王二义,禘、祫并为一祭,从王;禘是祭员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若以数则渎,五年一禘,改祫从禘。五年一禘,则四时尽禘,以称今情,则旅天礼文,先禘而后时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世法。”戊午,又诏:“国家飨祀诸神,凡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又诏:“明堂、太庙,配祭、配享,于斯备矣。白登、崞山、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元帝永兴四年,立宣武庙于白登山,岁一祭,无常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庙于白登西。宣武帝至泰常五年始改谥道武。《水经注》曰:鸡鸣山在广宁郡下洛县于延水北。昔赵襄子杀代王子夏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姊,代王夫人也,遂磨笄自杀。代人怜之,为立祠,因名为磨笄山。每夜有野鸡群鸣于祠屋上,故亦名为鸣鸡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于是山,别立寝庙。太武帝保母奚氏葬崞山,别立寝庙。崞,音郭。冯宣王庙在长安,宜敕雍州以时供祭。”冯宣王,太后父朗也。为秦、雍二州刺史,生后于长安,后谥文宣王,因立庙长安。又诏:“先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郑众曰:风师,箕也;雨师,毕也;司中,三台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玄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台、上台也。明堂祭门、户、井、灶、中溜,郑氏曰:中溜,犹中室也。古者复穴,是以名室为溜。四十神悉可罢之。”甲寅,诏曰:“近论朝日、夕月,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余闰,行无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于东而行礼于西,序情即礼,不可施行。昔秘书监薛琡等以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日月所会,谓之合朔,月生明谓之朏,月之三、四也。卿等以为朔、朏二分,何者为是?”尚书游明根等请用朔朏,从之。

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此小祥也。诏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违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于庙,帅群臣哭已,已,毕也。帅,读曰率。帝易服缟冠、革带、黑履,侍臣易服黑介帻。《隋志》:帻,尊卑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谓之介帻;武者短耳,谓之平上帻,各称其冠而制之。白绢单衣、革带、乌履,遂哭尽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缟冠素紕、紕,……冠饰也,缘也。白布深衣。《记》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胁,上毋厌胁。当无骨者,制十有二幅,以应十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圣人服之,先王贵之。麻绳履,侍臣去帻易。并缺四隅谓之。傅子曰: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触树成歧,时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为庆吊之服,白纱为之,或单或夹。既祭,出庙,帝立哭,久之,乃还。

冬,十月,魏明堂、太庙成。

庚寅,魏主谒永固陵,毁瘠犹甚。穆亮谏曰:“陛下祥练已阋,号慕如始。古者既祥而练,阋,……终也。《说文》曰:阋,事已也。……如始,言如初有丧。王者为天地所子,为万民父母,未有子过哀而父母不戚,父母忧而子独悦豫者也。今和气不应,风旱为灾,愿陛下袭轻服,御常膳,銮舆时动,咸秩百神,秩者,序而祭之。庶使天人交庆。”诏曰:“孝悌之至,无所不能。今飘风、旱气,皆诚慕未浓,幽显无感也。所言过哀之咎,谅为未衷。”衷,善也,正也,适也。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禪于太和庙,禪,……除服之祭也。袞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帻,素纱深衣,拜陵而还。癸亥,冬至,魏主祀圜丘,遂祀明堂,还,至太和庙,乃入。甲子,临太华殿,服通天冠,绛纱袍,以飨群臣。刘昭曰: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乘舆所常服也。杜佑曰:秦制通天

冠 其状遗失。汉因秦名 ,制高九寸 ,正竖顶 ,少邪 ,乃直下 ,为铁卷梁 ,前有山、展筒 ,为述 ,驳犀簪导 ,乘舆所常服。晋因汉制 ,前加金博山述。述 ,即鹖也。鹖知天雨 ,故冠像焉。前有展筒。宋因之 ,又加黑介帻。东昏侯改用玉簪导。梁武帝因之 ,复加冕于其上 ,谓之平天冕。隋因之 ,加金博山 ,附蝉十二 ,首施珠翠 ,黑介帻 ,玉簪导。唐因之 ,其纓改以翠缕。乐县而不作。县 ,读曰悬。丁卯 ,服衮冕 ,辞太和庙 ,帅百官奉神主迁于新庙。新作太庙成 ,故迁主新庙。帅 ,读曰率。

乙亥 ,魏大定官品。戊戌 ,考诸牧守。

.....

魏旧制 ,群臣季冬朝贺 ,服袴褶行事 ,谓之小岁。褶 ,音习。丙戌 ,诏罢之。

十二月 ,壬辰 ,魏迁社于内城之西。

.....

乙酉 ,魏主始迎春于东郊。自是四时迎气皆亲之。

初 ,魏世祖克统万及姑臧 ,获雅乐器服工人。宋文帝元嘉四年 ,魏克统万 ,十六年 ,克姑臧。晋永嘉之乱 ,太常乐工多避地河西 ,夏克长安 ,获秦雅乐 ,故二国有其器服工人。并存之。其后累朝无留意者 ,乐工浸尽 ,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访民间晓音律者 ,议定雅乐 ,当时无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饰 ,稍壮丽于往时矣。辛亥 ,诏简置乐官 ,使修其职 ;又命中书监高闾参定。

十年(壬申·四九二·北魏太和十六年)

春 ,正月 ,戊午朔 ,魏主朝飨群臣于太华殿 ,悬而不乐。

己未 ,魏主宗祀显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遂登灵台以观云物 ,降居青阳左个 ,布政事。郑氏曰 :青阳左个 ,大寝东堂北偏。自是每朔依以为常。

散骑常侍庾弼等聘于魏 ,魏主使侍郎成淹引弼等于馆南瞻望行礼。祀明堂、登灵台之礼。

辛酉 ,魏始以太祖配南郊。

魏主命群臣议行次。五行之次也。中书监高闾议 ,以为 :“帝王莫不以中原为正统 ,不以世数为与夺 ,善恶为是非。故桀、纣至虐 ,不废夏、商之历 ;厉、惠至昏 ,无害周、晋之录。晋承魏为金 ,赵承晋为水 ,燕承赵为木 ,秦承燕为火。秦之既亡 ,魏乃称制玄朔 ;且魏之得姓 ,出于轩辕 ;《魏书》曰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昌意受封北国 ,有大鲜卑山 ,因以为号。据《史记》 ,以匈奴为夏后氏苗裔 ,盖有此理。臣愚以为宜为土德。”按《魏书·帝纪》 :道武天兴元年 ,群臣奏国家承黄帝之后 ,宜为土德。高闾盖申前议耳。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 ,以为 :“神元与晋武往来通好 ,至于桓、穆 ,志辅晋室 ,事并见《晋纪》。神元 ,力微也。桓帝 ,猗 穆帝 ,猗卢。是则司马祚终于郑鄆 ,河南群河南县 周之王城 ,即郑鄆也。.....鄆 ,音辱。而拓跋受命于云代。昔秦并天下 ,汉犹比之共工 ,卒继周为火德。《汉律历志》曰《祭典》曰 :共工氏霸九域。言虽有水德 ,在火木之间 ,非其序也 ;任智刑以强 ,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 ,周人迁其行序 ,故易不载。.....共 ,读曰恭。况刘、石、苻氏 ,地褊世促 ,魏承其弊 ,岂可舍晋而为土邪 ?”司空穆亮等皆请从彪等议。壬戌 ,诏承晋为水德 ,祖申、腊辰。《考异》曰《礼志》 :“太和十五年正月 ,穆亮等言 ”云云。按《帝纪》 :“十六年正月壬戌 ,诏定行次 ,以水承金。”盖《志》误以“六”为“五”耳。

甲子 ,魏罢租课。“租课” ,李延寿《魏纪》作“袒裸”。

魏宗室及功臣子孙封王者众 ,乙丑 ,诏 :“自非烈祖之胄 ,余王皆降为公 ,公降为侯 ,而品如旧。”蛮王桓诞亦降为公 ,惟上党王长孙观 ,以其祖有大功 ,特不降。长孙道生以功封上党王。丹杨王刘昶封齐郡公 ,加号宋王。

魏旧制 ,四时祭庙皆用中节 ,丙子 ,诏始用孟月 ,择日而祭。自汉以来 ,宗庙岁五祀 ,四孟乃腊是

也。魏初用中节 夷礼也。

.....

辛卯 魏罢寒食飧。旧传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寒食。《初学记》曰 周举《移书》、魏武《明罚令》、陆翽《邺中记》并云寒食断火起于介子推。然《周礼》司烜氏 仲春 以木铎徇火禁于国中。《注》云 为仲春将出火。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 清明是三月之初 然则禁火并周制也。魏先以寒食飧祖宗 今以其非礼罢之。

甲午 魏主始朝日于东郊。自是朝日、夕月皆亲之。

丁酉 诏祀尧于平阳 舜于广宁 禹于安邑 周公于洛阳 皆因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谧曰 舜所都或言蒲阪 或言潘。潘 今上谷也。广宁县本属上谷。又据《水经注》“潘”当作“瀼”。皆令牧守执事。其宣尼之庙 祀于中书省。丁未 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 帝亲行拜祭。

魏旧制 每岁祀天于西郊 魏主与公卿从二千余骑 戎服绕坛 谓之 坛。 与踏同。明日 复戎服登坛致祀 已又绕坛 谓之绕天。萧子显曰 戎服绕坛 魏主一周 公卿七匝 谓之 坛。明日 复戎服登坛祀天 魏主绕三匝 公卿七匝 谓之绕天。三月 癸酉 诏尽省之。

.....

夏四月 丁亥朔 魏班新《律令》 大赦。

.....

(八月) 魏司徒尉元、大鸿胪卿游明根累表请老 魏主许之。引见 赐元玄冠、素衣 《石渠论》 玄冠朝服。戴圣曰 玄冠 委貌也。今此则玄冠、委貌异制。明根委貌、青纱单衣 及被服杂物等而遣之。魏主亲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己酉 诏以元为三老 明根为五更。帝再拜三老 亲袒割牲 执爵而馈 肃拜五更 《周礼》九拜 九曰肃拜。郑司农云 肃拜 但俯下手 今时抬是也。陆德明曰 抬 于至翻 即今之揖。且乞言焉。元、明根劝以孝友化民。又养庶老、国老于阶下。礼毕 各赐元、明根以步挽车及衣服 步挽车 不用牛马 使人步挽之。禄三老以上公 五更以元卿。元卿 即上卿。

九月 甲寅 魏主序昭穆于明堂 祀文明太后于玄室。“玄室”《北史》作“玄堂”。郑玄曰 玄堂 北堂也。辛未 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朝 哭于永固陵丘 终日不辍声 凡二日不食。甲戌 辞陵 还永乐宫。

.....

十二月 司徒参军萧琛、范云聘于魏。魏主甚重齐人 亲与谈论。顾为群臣曰 “江南多好臣。”特臣李元凯对曰 “江南多好臣 岁一易主 江北无好臣 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惭。

——以上卷一三七

十一年(癸酉·四九三·北魏太和十七年)

二月 魏主始耕藉田于平城南。魏起于北荒 未尝讲古者天子亲耕之礼 今孝文始行之。

.....

五月 壬戌 魏主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 亲与之齿 用家人礼。四庙子孙 谓世祖、恭宗、高宗、显祖之子孙也。太和十二年 起宣文堂、经武殿。用家人礼者 略君臣之敬而序长幼之齿。

甲子 魏主临朝堂 引公卿以下决疑政 录囚徒。帝谓司空穆亮曰 “自今朝廷政事 日中以前 卿等先自论议 日中以后 朕与卿等共决之。”

.....

魏主以平城地寒 六月雨雪 极阴之地 盛夏雨雪。.....自上而下曰雨。风沙常起 风沙 大风扬沙也。将迁都洛阳 恐群臣不从 乃议大举伐齐 欲以胁众。斋于明堂左个 郑玄曰 明堂左个 大寝南堂东偏也。使太帝卿王湛筮之 遇《革》 帝曰 “‘汤、武革命 应乎天而顺乎人。’”此《革卦》之

《彖辞》也。吉莫大焉！群臣莫敢言。尚书任城王澄曰：陛下奕叶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师以征未服，而得汤、武革命之象，未为全吉也。”帝厉声曰：‘繇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大人虎变，《革》九五爻辞。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难澄。澄曰：陛下龙兴已久，何得今乃虎变！”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澄曰：‘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伤！’”

既还宫，自明堂左个还宫。召澄入见，逆谓之曰：‘向者《革卦》，今当更与卿论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竞言，沮我大计，故以声色怖文武耳。想识朕意。’因屏人谓澄曰：‘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魏主始与任城王澄言其情。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所以兴隆也。’比之周成、康，汉光、明也。帝曰：‘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奈何？’后穆泰等之谋，卒如帝所虑。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彼亦何所能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张良赞汉高帝迁都长安，故以为此。

六月，丙戌，命作河桥，欲以济师。秘书监卢渊上表，以为：‘前代承平之主，未尝亲御六军，决胜行陈之间，陈，读曰阵，岂非胜之不足为武，不胜有亏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事见六十二卷汉献帝建安五年。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事见一百五卷晋孝武帝太元八年。胜负之变，决于须臾，不在众寡也。’诏报曰：‘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戎事，或以同轨无敌，或以懦弱偷安。今谓之同轨则未然，天下混一，则车同轨，书同文。比之懦弱则可耻，必若王者不当亲戎，则先王制革辂，何所施也？周制五辂，革辂，龙勒条，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郑氏《注》：革辂，鞞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条，读为绿。魏武之胜，盖由仗顺，苻氏之败，亦由失政，岂寡必能胜众，弱必能制强邪！’丁未，魏主讲武，命尚书李冲典武选。时欲用兵，命冲典武选，铨择才勇之士。

.....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为太子。为魏主后废恂张本。

戊子，魏中外戒严，发露布及移书，称当南伐。用兵尚神秘。魏主今露其事以布告四方，故亦曰露布，移书，则移书于齐境也。.....

.....

魏主使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丁亥，魏主辞永固陵；己丑，发平城，南伐，步骑三十余万，使太尉丕与广陵王羽留守平城，并加使持节。晋制，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杜佑曰：‘留守，周之君陈似其任也，此后无闻。汉和帝南巡，祠园庙，张禹以太尉兼卫留守。晋惠帝幸长安，仆射荀藩等与遗官在洛者为留台，承制行事。其后安帝播迁，刘裕亦置留台。后魏孝文帝南伐，以太尉丕，广陵王羽留守京师，留守之制因此。’羽曰：‘太尉宜专节度，臣正可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决，言老者经事多，故智虑深远，少者气盛，故临事有断。汝无辞也。’.....

.....

壬寅，魏主至肆州。魏收《志》：肆州治九原，天赐二年为镇，真君七年置州，领永安、秀容、雁门郡。而永安郡定襄县《注》云：‘真君七年，并云中、九原、晋昌属焉，则知魏肆州盖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非汉之定襄县地，盖曹魏所置新昌郡之定襄县，其地在崆岭之南，古定襄在崆岭之北。《隋志》：雁门郡，后周置肆州，隋改曰代州。又有定襄郡，开皇五年置云州总管府。此盖因古定襄以名郡，参考可知矣。’宋白曰：‘后魏置肆州于九原，非古九原，汉末曹公所置定襄郡之九原县也，唐为秀容县，忻州定襄郡治焉。《后魏书》云：太平四年，置肆州，治秀容城，领灵丘等八郡。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此亦可谓惠而不知为政矣。见者则给衣食，目所不见者，岂能遍给其衣食哉！古之为政者，孤独废疾者皆有以养之，岂必待身亲见

而后养之也。跛者，一足偏短。眇者，一目偏盲。

大司马安定王休执军士为盗者三人以徇于军，将斩之。魏主行军遇之，行，循行也。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亲御六师，将远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为攘盗，不斩之，何以禁奸！”帝曰：“诚如卿言。然王者之体，时有非常之泽。三人罪虽应死，而因缘遇朕，虽违军法，可特赦之。”既而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执法严，诸军不可不慎。”冯诞后戚，既亲且贵，故语之以儆百司。于是军中肃然。

臣光曰：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黉纆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废耳目之近用，推聪明于四远也。东方朔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黉纆充耳，所以塞聪。如淳《注》曰：黉，音主苟翻，谓以玉为瑱，用黉纆悬之也。师古曰：如说非也。黉，黄色也。纆，绵也。以黄绵为丸，用组悬之，垂两耳边，示不外听，非玉瑱之悬也。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挠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体也。惜也！孝文，魏之贤君，而犹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袭，治有声迹，境内安静，帝嘉之。袭教民多立铭置道侧，虚称其美，帝闻而问之，袭对不以实。帝怒，降袭号二等。号者，所领将军号也。

……

（九月），丁巳，魏主诏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

……

戊辰，魏主济河；庚午，至洛阳；壬申，诣故太学观《石经》。故太学，汉、魏所营者。

……

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丙子，诏诸军前发。丁丑，帝戎服执鞭乘马而出。群臣稽顙于马前。稽顙于前，将谏南伐也。帝曰：“庙算已定，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云？”尚书李冲等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言违众南伐，无异独行。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帝大怒曰：“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此亦所以怖群臣而决迁都之计也。策马将出。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帝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桢进言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引秦商鞅之言。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旧人，谓与魏同起于北荒之子孙，即所谓国人。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李冲言于上曰：“陛下将定鼎洛邑，宗庙宫室，非可马上游行以待之。愿陛下暂还代都，俟群臣经营毕功，然后备文物、鸣和鸾而临之。”帝曰：“朕将巡省州郡，至邺小停，春首即还，未宜归北。”不肯归北，盖虑北人归代复恋土重迁也。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谓革也。谓前筮之遇《革》，今之迁都，真以革北方之俗。《易说卦》曰：革，去故也。王其勉之！”

帝以群臣意有异同，谓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浅所测。若隐心而言，隐，度也。乐迁之与恋阳，适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异，言不唱为异论也。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还镇平城，曰：“留台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孙也。于栗磾事魏道武帝，健将也。

先是，北地民支酉聚众数千，起兵于长安城北石山，北地郡。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邠州。按《水经注》，石山当在长安城东北，有敷谷，敷水出焉，北流注于渭。遣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欲邀结齐师以为应援。秦州民王广亦起兵应之，攻执魏刺史刘藻，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七州，雍、岐、秦、南秦、泾、邠、华也。众至十万，各守堡壁以待齐救。魏河南王干引兵击之，干兵大败，支西进至咸阳北浊谷，穆亮与战，又败。《考异》曰《齐书》穆亮“作‘缪老生’”，今从《魏书》。阴智伯遣军主席德仁等将兵数千与相应接。西等进向长安，卢渊、薛胤等拒击，大破之，降者数万口。渊唯诛首恶，余悉不问，获酉、广，并斩之。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征穆亮，征穆亮于关右。使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洛都。“董尔《北史》作‘董爵’”。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自金墉西如河南，又自河南西如豫州。此豫州谓虎牢城也。魏明元帝取虎牢置豫州，献文帝取悬瓠又置豫州，以虎牢为北豫州，今主太和十九年，罢北豫州，置东中府。癸巳，舍于石济。乙未，魏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迁都之议既定，停南伐之师，故解严。奉神主而行，故有行庙。大赦，起滑台宫。任城王澄至平城，众始闻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徐以晓之，众乃开伏。开，发也。伏，厌伏也。言北人安土重迁，蔽于此说，不肯降心以相从。澄援引晓喻以发其蒙，莫不厌伏也。澄还报于滑台。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

癸卯，魏主如邺城。王肃见魏主于邺，是年三月王肃奔魏，今方得见魏主。陈伐齐之策。魏主与之言，不觉促席移晷。降人初至，君臣情分甚为阔疏。言有当心，故促席近前以听之，不觉其分之疏也；与之言而弗厌倦，日为之移晷，不觉其久也。自是器遇日隆，亲贵旧臣莫能间也。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帅从官迎家于平城。

……

魏主筑宫于邺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以上卷一三八

齐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帝（甲戌·四九四·北魏太和十八年）是年十月始改元建武。

（春，正月）癸亥，魏主南巡；戊辰，过比干墓。《水经注》：河南朝歌县南有牧野，有比干冢，前有石铭题隶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谁所志也。祭以太牢，魏主自为祝文曰：“呜呼介士！胡不我臣！”

……

乙亥，魏主如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四事：其一，以为：“窃闻舆驾今夏不巡三齐，当幸中山。往冬舆驾停邺，当农隙之时，犹比屋供奉，不胜劳费。况今蚕麦方急，将何以堪命！且六军涉暑，恐生疠疫。臣愿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张之苦，北京，谓平城。成洛都营缮之役。”其二，以为：“洛阳宫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讥其奢。今兹营缮，宜加裁损。又，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北都，亦谓平城。魏既迁洛，以平城为北都。宜因迁徙，为之制度。及端广衢路，通利沟渠。”其三，以为：“陛下之还洛阳，轻将从骑，王者于闾闼之内，宫中门曰闾。韩《诗》：‘门屏间曰闾。’犹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为：“陛下耳听法音，法音，谓雅乐也。目玩坟典，谓《三坟》、《五典》。《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颡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序《书》，断自唐、虞《三坟》、《五典》，后世不复见其全，此特大概言之。口对百辟，心虞万机，景昃而食，虞，度也。景昃，日昃也，日景过中则昃。昃，音侧。夜分而寝；

加以孝思之至 随时而深 谓文明后后之祖已久 而帝孝思不忘也。文章之业 日成篇卷 虽睿明所用 未足为烦 然非所以畜神养性 蓄 爱也。保无疆之祚也 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老子》曰 有德司契。司 主也。契 要也。帝颇纳之。显宗 麒麟之子也。韩麒麟见一百三十五卷武帝永明元年。

显宗又上言 以为“州郡贡察 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 贡察者 谓察举秀才、孝廉而贡之于朝。朝廷但检其门望 不复弹坐。弹坐者 弹劾其违而坐之以罪。如此 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 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 乃其父祖之遗烈 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 贤才而已。苟有其才 虽屠钓奴虏 圣王不耻以为臣 太公屠牛于朝歌 钓于渭滨。又纣时箕子为奴 周文王、武王皆礼而用之。苟非其才 虽三后之胤 坠于皂隶矣。《左传》申无宇曰“人有十等 士臣皂 皂臣舆 舆臣隶。《释》曰 皂 直马者。隶 附属者。三后 谓夏、商、周之王也。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 不若取士于门 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 逐废宰相邪！但当校其寸长、铢重者先叙之 言其人比之众人稍有一寸之长、一铢之重 则先叙用之。则贤才无遗矣。

又 刑罚之要 在于明当 不在于重。苟不失有罪 虽捶挞之薄 人莫敢犯 若容可侥幸 虽参夷之严 不足惩禁。参夷 谓夷三族也。今内外之官 欲邀当时之名 争以深刻为无私 迭相敦厉 敦 迫也。厉 严以勉之。逐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 视人如赤子 百司分万务之任 遇下如仇讎。是则尧、舜止一人 而桀、纣以千百 和气不至 盖由于此。谓宜敕示百僚 以惠元元之命。

又 昔周居洛邑 犹存宗周 周成王宅洛 以丰为宗周 存故都也。汉迁东都 京兆置尹。后汉都洛阳 置河南尹 而长安仍置京尹 亦存故都也。察《春秋》之义 有宗庙曰都 无曰邑。况代京 宗庙山陵所托 王业所基 其为神乡福地 实亦远矣 今便同之郡国 臣窃不安。谓宜建畿置尹 一如故事 魏初都平城 分画甸畿置司州 于平城置代尹。崇本重旧 光示万叶。

又 古者四民异居 欲其业专志定也。管仲相齐 使士、农、工、商各群萃而州处。其言曰 四民者 勿使杂处 杂处则其言 其事易 昔圣王之处士也 使就闲燕 处工就官府 处商就市井 处农就田野。长而安焉 不见异物而迁焉。太祖道武帝创基拨乱 日不暇给 然犹分别士庶 不令杂居 工伎屠沽 各有攸处 但不设科禁 久而混殽。今闻洛邑居民之制 专以官位相从 不分族类。夫官位无常 朝荣夕悴 则是衣冠、皂隶不日同处矣。借使一里之内 或调习歌舞 或构肄诗书 纵群儿随其所至 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 百年难成 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 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 孟母勤三徙之训。《论语》孔子曰 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 焉得知！《列女传》曰 孟轲母 其舍近墓 孟子少嬉游 为墓间之事 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乃去 舍市旁 其嬉戏乃贾人炫卖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处子也。”复徙舍学官之旁 其嬉戏乃设俎豆 揖逊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此乃风俗之原 不可不察。朝廷每选人士 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 何其密也！至于度地居民 则清浊连甍 何其略也！甍 屋栋 所以承瓦。今因迁徙之处 皆是空地 分别工伎 在于一言 有何可疑而阙盛美！

又 南人昔有淮北之地 自比中华 侨置郡县。如豫州界止于汝阳 而侨置谯、梁、陈、颍等郡县 又于青州界侨置冀州诸郡县是也。自归附圣化 仍而不改 名实交错 文书难辨。宜依地理旧名 一皆厘革 小者并合 大者分置 及中州郡县 昔以户少并省。魏初得河南 止置四镇 群县多所并省。今民口既多 亦可复旧。

又 君人者以天下为家 不可有所私。仓库之储 以供军国之用 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赐。在朝诸贵 受禄不轻 比来赐赉 动以千计。若分以赐鰥寡孤独之民 所济实多 今直以与亲近

之臣，殆非周急不继富之谓也。《论语》孔子曰：‘君子周急不济富。’帝览奏，甚善之。

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阴，规方泽。规度其地，以立方泽。

……

丙申，魏徙河南王干为赵郡王，颍川王雍为高阳王。将以河南颍川为畿甸，故二王徙封。

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济河；三月，壬申，至平城。《考异》曰：《魏帝纪》作闰月。按魏闰二月，齐历之三月也。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魏营洛，以洛为司州，改平城之司州为恒州，分恒州东部置燕州，治昌平。’“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厩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乐，音洛。平阳公丕曰：“迁都大事，当讯之卜筮。”帝曰：“昔周、召圣贤，乃能卜宅。《书·洛诰》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传来告卜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又卜涧水东，漚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漚水东，亦惟洛食。’今无其人，卜之无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载斗廉之言。黄帝卜而龟焦，天老曰‘吉’，黄帝从之。杜预曰：‘龟焦，兆不成也。’字书释灼龟不兆为焦。然则至人之知未然，审于龟矣。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拓跋郁律谥平文皇帝。晋明帝太宁二年《通鉴》书‘惠帝贺傉徙居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拓跋什翼犍谥昭成皇帝。《通鉴》晋成帝咸康元年，烈帝翳槐城盛乐。次年，昭成嗣国，咸康七年，筑盛乐新城。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晋安帝隆安二年，道武帝迁都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论语》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朱元晦曰：‘胜残，谓化善人不为恶也。属，……会也。胜，音升。而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羆，寿之孙，穆寿事魏太武帝。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临朝堂，部分迁留。

夏，四月，庚辰，魏罢西郊祭天。《考异》曰：《魏帝纪》、《礼志》、《北史纪》，皆云三月庚辰。按《长历》，三月丙午朔，无庚辰。魏闰二月，齐闰四月，魏三月乙亥朔，齐历之四月也，故置于此。

……

己亥，魏罢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飨祖考。魏端午、七夕之飨，犹寒食之飨，皆夷礼也。

魏录尚书事广陵王羽奏：“令文，海岁终，州镇列属官治状，及再考，则行黜陟。去十五年京官尽经考为三等，去十五年，犹云昨太和十五年也。今已三载。臣辄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欲以考州镇属官之法考京官。魏主曰：“考绩事重，应关朕听，不可轻发，且俟至秋。”史言魏孝文明于君人之体，不使权在臣下。

……

（秋，七月），壬戌，魏主北巡。

……

辛丑，魏主至朔州。魏收《地形志》：云州，旧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汉五原郡，魏为怀朔镇，孝昌中始改为朔州。今此朔州，当置于云中之盛乐。时置朔州于定襄故城，领盛乐、广牧二郡。宋白曰：孝文迁洛之后，于今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后乱，废。

（八月，甲辰）魏主至阴山。

……

癸丑，魏主如怀朔镇。己未，如武川镇。辛酉，如抚宜镇。甲子，如柔玄镇。此六镇自西徂东之次第也。《水经注》：怀朔镇城在汉光禄城东北。考其地当在汉五原郡阳塞外。杜佑曰：在马邑郡北三百余里。武川镇城在白道中溪水上。白道在阴山之北，又北出大漠。柔玄镇在于延水东，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东南流，径汉代郡且如县故城南，则魏柔玄镇城在汉且如县西北塞外也。抚冥镇城，未考其地。

若以前说六镇自五原抵濡源分置于三千里中，则抚冥当在武川、柔玄之间，相距各五百里，据前高闾之说，则相距各一百七十里耳。按《北史》：“宜”当作“冥”。乙丑，南还；辛未，至平城。

九月，壬申朔，魏诏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唐、虞之制，三考黜陟。三考，九年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朕今三载一考，即行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拥于下位。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为三。上等、下等各又分为三等。六品已下，尚书重问；五品已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

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铨简旧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万数，澄品其优劣能否为三等，人无怨者。史言任城王澄之平明。

壬午，魏主临朝堂，黜陟百官，谓诸尚书曰：“尚书，枢机之任，非徒总庶务，行文书而已，朕之得失，尽在于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期，未尝献可替否，进一贤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谓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曰：“汝为朕弟，居机衡之右，无勤恪之声，有阿党之迹，今黜汝录尚书、廷尉，但为特进、太子少保。”又谓尚书令陆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称，比来偏颇懈怠，广陵王羽，字叔翻。颇，……亦偏也。由卿不能相导以义。虽无大责，宜有小罚，今夺卿禄一期。”又谓左仆射拓跋赞曰：“叔翻受黜，卿应大辞，但以咎归一人，不复重责，今解卿少师，削禄一期。”又谓左丞公孙良、右丞乞伏义受曰：“卿罪亦应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禄卹，魏官，本禄之外，别有恤亲之禄。尽从削夺。若三年有成，还复本任，无成，永归南亩。”又谓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骄傲，可解少保。”澄于魏主，叔也。又谓长兼尚书于果曰：“卿不勤职事，数辞以疾，可解长兼，削禄一期。”其余守尚书尉羽、卢渊等，并以不职，或解任，或黜官，或夺禄，皆面数其过而行之。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于九年之后，非赊缓也。俗淳事简，在位者各思尽其职，不为奸欺；就有不称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自尽也；其不能尽者，才力有所不逮者耳。再考不称而犹未黜，谓才有短长，临事有过误，前考已称其职而今考不称者，必过误也；前考不称而今考能称其职者，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称，则其人信不可用矣，于是乎黜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计群吏之治，旬终则令正日成，月终则令正月要，岁终则令正岁会，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是盖无日而不考核，而诛赏则行于三年大计之时。盖俗益薄，人益媮，而行九年之黜陟则为赊缓。观魏孝文之考绩，不过慕古而务名，非能行考绩之实也。渊，昶之兄也。

帝又谓陆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怵然！怵然者，怅然失意之貌。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书》曰：不学，墙面。言犹正墙面而言，无所睹见也。对曰：“诚如圣言，金日磾不入仕汉朝，何能七世知名。”金日磾事见七十一卷汉武帝后元元年。七世知名，谓七世内侍也。帝甚悦。

……

（冬，十月），甲辰，魏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录尚书事，留守平城。

戊申，魏主亲告太庙，使高阳王雍、于烈奉迁神主于洛阳；辛亥，发平城。

……

己巳，魏主如信都。

……

（十一月），丁丑，魏主如邺。

……

（戊子），魏主至洛阳，欲澄清流品，以尚书崔亮兼吏部郎。亮，道固之兄孙也。宋泰始初，崔

道固降魏。

魏主敕后军将军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河凡十里。牧地,纵则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横则距河十里。按杜佑《通典》:卫州汲县古牧野之地。则其地宜畜牧,有自来矣。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无耗失,以为司卫监。

初,世祖平统万及秦、凉,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平统万。八年,赫连定灭秦,定寻西奔,为吐谷浑所禽,秦地皆入于魏。十六年,魏平凉州。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甚蕃息,蕃,读如繁。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牛羊无数。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常畜戎马十万匹,河阳牧场,即宇文福所规牧地。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复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至死伤,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后,皆为寇盗所掠,无子遗矣。梁武帝普通元年,魏改元正光。史历言魏之马政。

.....

魏主欲变易旧风,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国人者,与魏同起于此荒之子孙也。通直散骑常侍刘芳,纘之族弟也,刘纘臣于齐而屡使于魏,与芳皆彭城人,盖同出于楚元王之后。与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学为帝所亲礼,多引与讲论及密议政事,大臣贵戚皆以为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谕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古事,询访前世法式耳,终不亲彼而相疏也。”众意乃稍解。凯,之子也。陆,见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

魏主欲自将入寇。癸卯,中外戒严。戊申,诏代民迁洛者复租赋三年。.....

辛亥,发洛阳,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李冲兼仆射,同守洛阳,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始平王勰将宗子军宿卫左右。休,逞之玄孙也。魏道武伐中山,崔逞降之。戊辰,魏主至悬瓠。己巳,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掠男女皆放还南。.....

先是,魏主遣中书监高间治古乐,会间出为相州刺史,是岁,表荐著作郎韩显宗、大乐祭酒公孙崇参加钟律,帝从之。大乐祭酒,盖太和中初置是官。

——以上卷一三九

二年(乙亥·四九五·北魏太和十九年)

(春,正月),己亥,魏主济淮;二月,至寿阳,众号三十万,铁骑弥望。弥望,犹言极望也。孔颖达曰: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于三十里外,不复见之,是为极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赋诗,道遇甚雨,命去盖,见军士病者,亲抚慰之。

.....

戊申,魏主循淮而东,过寿阳不攻,引兵东下,民皆安堵,租运属路。此谓淮北之民耳。丙辰,至钟离。自寿阳至钟离,三百三十余里。

.....

魏主欲南临江水,辛酉,发钟离。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病,不能从,魏主与之泣诀,行五十里,闻诞卒。时崔慧景等军去魏主营不过百里,魏主轻将数千人夜还钟离,拊尸而哭,达旦,声泪不绝。壬戌,敕诸军罢临江之行,葬诞依晋齐献王故事。齐献王攸葬事,见八十一卷晋武帝太康四年。诞与帝同年,幼同砚席,尚帝妹乐安长公主。虽无学术,而资性淳笃,故特有宠。丁卯,魏主遣使临江,数上罪恶。

魏久攻钟离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阳,筑城于洲上,邵阳洲在钟离城北淮水中。栅断水路,夹筑二城。既筑城于洲上,又于淮水南北两岸夹筑二城,树栅水中,以断援兵之路。萧坦之遣军主裴叔业攻二城,拔之。.....

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阳，患之。张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筑城者，外自夸大，惧我蹑其后耳。今若说之以两愿罢兵，彼无不听矣。”慧景从之，使欣泰诣城下语魏人，魏主乃还。

.....

戊子，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卒于平城。

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为冯熙举哀。太傅、录尚书事平阳公丕不乐南迁，与陆睿表请还临熙葬。丕、睿时留守平城。帝曰：“开辟以来，安有天子远奔舅丧者乎！今经始洛邑，经，度之也。始，初也。《诗》云：‘经始灵台。’岂宜妄相诱引，陷君不义。令、仆以下，可付法官贬之。”此平城留台令、仆也。法官，谓御史。仍诏迎熙及博陵长公主之柩，南葬洛阳，礼如晋安平献王故事。晋安平王孚葬，见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魏之葬熙，其礼又加于诞。

.....

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鲁城。魏收《地形志》：鲁郡，鲁县之鲁城。亲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官，仍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奉孔子祀，命兖州修孔子墓，大宗之子为宗子。孔子墓亦在鲁县。更建碑铭。戊辰，魏主如碭碭，命谒者仆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泝流还洛。淹谏，以为：“河流悍猛，非万乘所宜乘。”帝曰：“我以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迁都洛阳，欲通四方之运，而民犹惮河流之险，故朕有此行，所以开百姓之心也。”

.....

甲戌，魏主如滑台。丙子，舍于石济。庚申，太子出迎于平桃城。魏收《志》：济阴郡离狐县有桃城。《水经注》曰：茌阳县有虢亭，俗谓之平桃城。

.....

癸未，魏主还洛阳，告于太庙。甲申，减冗官之禄以助军国之用。乙酉，行饮至之礼。《左传》：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又曰：“反行，饮至，舍爵，策动焉。”饮至者，告至于庙而饮酒也。班赏有差。班南伐之赏也。

甲午，魏太子冠于庙。《记·冠义》曰：“古者重冠，冠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郑樵曰：曹魏冠太子再加，宋一加。余谓魏孝文好古，其必用三加之礼。冠于庙，礼也；曹魏以来不复在庙。魏主欲变北俗，引见群臣，谓曰：“卿等欲朕远追商、周，为欲不及汉、晋邪？”咸阳王禧对曰：“群臣愿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则当变风易俗，当因循守故邪？”对曰：“愿圣政日新。”帝曰：“为止于一身，为欲传之子孙邪？”对曰：“愿传之百世。”帝曰：“然则必当改作，卿等不得违也。”对曰：“上令下从，其谁敢违！”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用《论语》孔子之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正音，华言也。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谓故意为北语，不肯从华言者。当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为然不？”不，读曰否。对曰：“实如圣旨。”帝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曰：‘四方之语，竟知谁是，谓四方之人，言语不同，不知当以谁为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冲之此言，其罪当死！”因顾冲曰：“卿负社稷，当令御史牵下！”冲免冠顿首谢。又责留守之官曰：“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当庭争。争，读曰铮。如何入则顺旨，退则不从乎！”六月，己亥，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师熙之丧。

癸丑，魏诏求遗书，秘阁所无。汉时书府，在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掌之，内则有延阁、广内、石渠之藏。后汉则藏之东观，晋有中外三阁经书。陆机《谢表》云：“身登三阁”，谓为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秘书也。此秘阁

之名所由始。有益时用者，加以优赏。

魏有司奏：“广川王妃葬于代都，未审以新尊从旧卑，以旧卑从新尊？”夫尊，妇卑。广川王谐新卒，故曰新尊；其妃先卒，故曰旧卑。魏主曰：“代人迁洛者，宜悉葬邙山。邙山，在洛城北。其先有夫死于代者，所妻还葬；夫死于洛者，不得还代就妻。其余州之人，自听从便。”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迁洛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戊午，魏改用长尺、大斗，其依法《汉志》为之。《汉律历志》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又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它，十仑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

.....

八月，乙巳，魏选武通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为后虎贲、羽林作乱杀张彝父子张本。贲，音奔。魏金墉宫成。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四门学始此。

魏高祖游华林园，观故景阳山，华林园及景阳山皆魏明帝所筑。黄门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乐。《论语》孔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故郭祚引以为言。宜复修之。”帝曰：“魏明帝以奢侈失之于前，朕岂可袭之于后乎！”帝好讲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读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策皆自为之。好贤乐善，情如饥渴，所与游接，常寄以布素之意，言寄以布衣雅素相与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之徒，皆以文雅见亲，贵显用事，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史言魏高祖能以文治。

.....

九月，庚午，魏六宫、文武悉迁于洛阳。六宫，后妃、夫人、嫔御也。文武，内外文武百官也。

丙戌，魏主如邺。.....

乙未，魏主自邺还，还洛阳。冬，十月，丙辰，至洛阳。

壬戌，魏诏：“诸州精品属官，考其得失为三等以闻。”.....

（十一月）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己卯，帝引诸儒议圜丘礼。秘书令李彪建言：“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记·礼器》之言。郑玄《注》曰：“泮宫，郊学也。请前一日告庙。”从之。甲申，魏主祀圜丘，大赦。

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见群臣于光极堂，宣下品令，为大选之始。品令，九品之令也。大选者，谓将大选群臣也。光禄勋于烈子登引例求迁官，烈上表曰：“方今圣明之朝，理应廉让，而臣子登引人求进，引人，谓引他人之例也。是臣素无教训，乞行黜落！”黜落，谓黜官、落职也。魏主曰：“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办此！”乃引见登，谓曰：“朕将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谦逊之美，直士之风，故进卿为太子翊军校尉。”又加烈散骑常侍，封聊城县子。

魏主谓群臣曰：“国家从来有一事可叹，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纳谏，人臣患不能尽忠。自今朕举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识，卿等亦当举之。如是，得人者有赏，不言者有罪，卿等当知之。”以魏孝文之求谏求才如此，而一时之臣犹未能称上意，岂非朝廷之议，帝务聘辞气以加气，故有有怀而不敢尽者！

.....

甲子，魏主引见群臣于光极堂，颁赐冠服。赐冠服以易胡服。

先是魏人未尝用钱，魏主始命铸太和五铢。是岁，鼓铸粗备，诏公私用之。

三年（丙子·四九六·北魏太和二十年）

(春,正月,丁卯)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始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余所改,不可胜纪。如长孙嵩、奚斤、叔孙建、穆崇、于栗磾之类,史皆因其后改姓,从简便而书之,非其旧也。其余北人诸姓,改从后姓,注已略见于前。盖其所改后姓,有与华人旧姓相犯者也。《考异》曰:魏初功臣,姓皆重复奇僻,孝文太和中,变胡俗,始改之。魏收作《魏书》,已尽用新姓。不用旧姓。《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所称者,盖其旧姓名耳。今并从《魏书》以就简易。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琰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解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婭,莫非清望。婭,音连。《史记·南越传》:吕嘉宗室兄弟及苍梧秦王有连。《汉书音义》曰:连,亲婚也。《史记索隐》曰:有连者,皆亲姻也。后人因以姻连之“连”其旁加“女”,遂为“婭”字。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诏黄门郎、司徒左长史宋弁定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诏以:“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功、衰,自小功、大功以上至齐衰也。猥,卑下也。……鄙也。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嵇,恐当作‘奚’。今按《魏书·官氏志》,自有嵇姓,嵇敬之嵇是也。自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四姓,卢、崔、郑、王也。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官在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核,勿容伪冒。令司空穆亮、尚书陆琇等详定,务令平允。”琇,之子也。魏孝文受内禅,陆、傅之,故其子皆通显。琇,音秀。

魏旧制:王国舍人皆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王国舍人,舍谓诸王妃嫔之舍,其人即妃嫔也。八族,即前自代来八姓。咸阳王禧娶隶户为之,隶户,谓没入为奴隶之户。帝深责之。因下诏为六弟聘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咸阳王禧,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太和十八年,河南王干已徙封赵郡王,史盖以旧封书之。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颍川王雍亦以太和十八年徙封高阳,史以旧封书之。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勰,音协。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魏定氏族,固亦未能尽允请议,至今诏诸王改纳室,则大悖于人伦。夫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富而易妻,人土或犹羞之,况天子之弟乎!此诏一出,天下何观!懿,义之子也。宋泰始之初,郑义从拓跋石平汝、颍。

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卢、崔、郑、王并李为五姓。赵郡诸李,北人谓之赵李,李灵、李顺、李孝伯群从子侄,皆赵李也。

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合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次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群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盖始于此。《考异》曰:“北史·薛聪传”云:为羽林监。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还祖广德,世事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聪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监醉耳。其见知如此。”今从元行冲《后魏国典》。

帝与群臣论选调，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冲对曰：“未审自古以来，张官列位，为膏粱子弟乎，为致治乎？”帝曰：“欲为治耳。”冲曰：“然则陛下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过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借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故用之。”冲曰：“传说、吕望，岂可以门地得之！”谓传说起于版筑，吕望起于屠钓也。说，读曰悦。帝曰：“非常之人，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鲁三卿，季孙、孟孙、叔孙也。孔门西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也。著作佐郎韩显宗曰：“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顷之，刘昶入朝。刘昶自彭城入朝。帝谓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器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后之流内铨、流外铨，盖分于此。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

臣光曰：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书序》：虞舜侧微。孔颖达《疏》曰：不在朝廷谓之侧，其人贫贱谓之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

二月，壬寅，魏诏：“群臣自非金革，听终三年丧。”

丙午，魏诏：“畿内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师行养老之礼。”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国老、庶老于华林园。诏：“国老，黄 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给事中、县令，庶老，直假郡县。各赐鸠杖、衣裳。”熊氏曰：国老，谓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谓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毛萼曰：黄，黄发也。老艾也。陆德明曰：耆，至也，言至老境也。《汉仪》：仲秋之月，县、道皆按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哺之糜粥；八十者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音苟。“郡县”之下当有逸字。

丁丑，魏诏：“诸州中正各举其乡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门者，授以令、长。”毛萼曰：衡门，横木为门，言浅陋也。

……

五月，丙戌，魏营方泽于河阴。又诏汉、魏、晋诸帝陵，百步内禁樵苏。此诸陵皆谓在河南者。丁亥，魏主有事于方泽。

……

魏太子恂不好学，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魏主赐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辽东高道悦数切谏，恂恶之。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奔平城，手刃道悦于禁中。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严勒门卫以防遏其变。入夜乃定。诘旦，尚书陆琇驰以启帝，音秀。帝大骇，秘其事，仍至汴口而还。汴口，汴水与河通之口。至此而后还，以安人心。甲寅，入宫，引见恂，数其罪，亲与咸阳王禧更代杖之百余下，扶曳出外，囚于城西，月余乃能起。

九月，戊辰，魏主讲武于小平津，癸酉，还宫。

冬，十月，戊戌，魏诏：“军士自代来者，皆以为羽林、虎贲。贲，音奔。司州民十二夫调一吏，以供公私力役。”此时魏以洛为司州。

……

魏主引见群臣于清徽堂，议废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顿首谢。帝曰：“卿所

谢者 私也 ,我所议者国也。‘大义灭亲’ ,古人所贵。《左传》以是语美石碣。今恂欲违父逃叛 ,跨据恒、朔 ,魏太祖天兴中 ,置司州 ,治代都平城 ,太和都洛 ,改为恒州。杜佑曰 :魏恒州在唐代郡安边、马邑县界。朔 ,朔州也。宋白曰 :后魏都平城 ,置司州及代郡。及迁洛阳 ,置司州于洛 ,以平城为恒州 ,隋云中郡恒安镇即其地。后魏怀朔镇 ,孝文迁洛 ,于定襄故城置朔州 ,在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天下之恶孰大焉 !若不去之 ,乃社稷之忧也。”闰月 ,丙寅 ,废恂为庶人。《考异》曰 :《齐书·魏虏传》云 :“大冯有宠 ,日夜谗恂。”《魏书》无之。又《魏帝纪》在十二月丙寅。按《长历》 ,魏闰十一月 ,齐闰十二月。今从齐历。置于河阳无鼻城。《水经》 :淇水出河内軹县原山 ,南流注于河水。东有无辟邑 ,谓之无鼻城。萧子显曰 :在河桥北二里。以兵守之 ,服食所供 ,粗免饥寒而已。

戊辰 ,魏置常平仓。

.....

初 ,魏文明太后欲废魏主 ,穆泰切谏而止 ,见一百三十七卷世祖永明八年。由是有宠。及帝南迁洛阳 ,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 ,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泰自尚书右仆射出为定州刺史 ,自陈久病 ,土温则甚 ,乞为恒州 ,帝为之徙恒州刺史陆睿为定州 ,以泰代之。泰至 ,睿未发 ,遂相与谋作乱 ,阴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思誉、安乐侯隆、抚冥镇将鲁郡侯业、骁骑将军超等 ,共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思誉 ,天赐之子 ,汝阴王天赐 ,景穆太子之子 ,于魏主为叔祖。业 ,丕之弟 ,隆、超 ,皆丕之子也。睿以洛阳休明 ,《左传》楚子伐陆浑之戎 ,遂至于洛 ,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曰 :“德之休明 ,虽小 ,重也 ;其奸回昏乱 ,虽大 ,轻也。天祚明德 ,有所底止。周德虽衰 ,天命未改 ,鼎之轻重 ,未可问也。”劝泰缓之 ,泰由是未发。

颇伪许泰等以安其意 ,而密以状闻。行吏部尚书任城王澄有疾 ,行吏部尚书者 ,行吏部尚书事 ,未为真也。帝召见于凝闲堂 ,谓之曰 :“穆泰谋为不轨 ,扇诱宗室。脱或必然 ,今迁都甫尔 ,北人恋旧 ,南北纷扰 ,朕洛阳不立也。此国家大事 ,非卿不能办。卿虽疾 ,强为我北行 ,审观其势。傥其微弱 ,直往擒之 ;若已强盛 ,可承制发并、肆兵击之。”对曰 :“泰等愚惑 ,正由恋旧 ,为此计耳 ,非有深谋远虑 ,臣虽弩怯 ,足以制之 ,弩 ,音奴。愿陛下勿忧。虽有犬马之疾 ,何敢辞也 !”帝笑曰 :“任城肯行 ,朕复何忧 !”遂授澄节、铜虎、竹使符 ,御仗左右 ,汉文帝二年 ,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曰 :铜虎符第一至第五 ,国家当发兵 ,遣使者 ,至郡合符 ,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 ,皆以竹箭五枚 ,长五寸 ,镌刻篆书 ,第一至第五。魏、晋以下 ,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御仗左右 ,带御仗在天子左右者 ,授澄以为衙。仍行恒州事。

行至雁门 ,雁门太守夜告云 :“泰已引兵西就阳平。”阳平王颐刺朔州 ,在平城西。宋白曰 :朔州东北至平城二百六十里。澄遽令进发。右丞孟斌曰 :“事未可量 ,宜依敕召并、肆兵 ,然后徐进。”澄曰 :“泰既谋乱 ,应据坚城 ,而更迎阳平 ,度其所为 ,当似势弱。泰既不相拒 ,无故发兵 ,非宜也。但速往镇之 ,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骑入代 ,汉宣帝幸宣室 ,斋居而决事 ,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侍侧。后因别置 ,谓之治书侍御史。魏谓平城为代都。出其不意 ,晓谕泰党 ,示以祸福 ,皆莫为之用。泰计无所出 ,帅麾下数百人攻焕 ,不克 ,帅 ,读曰率。走出城西 ,追擒之。澄亦寻至 ,寻 ,继也。穷治党与 ,收陆睿等百余人 ,皆系狱 ,民间帖然。澄具状表闻 ,帝喜 ,召公卿 ,以表示之曰 :“任城可谓社稷臣也。观其狱辞 ,正复皋陶何以过之 !”顾谓咸阳王禧等曰 :“汝曹当此 ,不能办也。”

魏主谋入寇 ,引见公卿于清徽堂 ,曰 :“朕卜宅土中 ,纲条粗举。《书·说命》曰 :‘若网在纲 ,有条而不紊。’唯南寇未平 ,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于深宫之中乎 !朕今南征决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来术者皆云 ,今往必克 ,此国之大事 ,宜君臣各尽所见 ,勿以朕先言而依违于前 ,同异于后

也。李冲对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论人事，后察天道。今卜筮虽吉，而人事未备，迁都尚新，秋谷不稔，未可以兴师旅。如臣所见，宜俟来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拥兵二十万，齐世祖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之太和十七年也。魏定迁洛之议而止南伐之师，至去年方入寇，盖十九年也。“二十万”亦当作“三十万”，事并见上年。去，犹昨也。又按当时众号三十万，实则二十万耳。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时不利。今天时既从，复云人事未备，如仆射之言，是终无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异日将为社稷之忧，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诸君当尽付司寇，不可不尽怀也。”魏既都洛，逼近淮、汉，故急于南伐以攘斥境土。

——以上卷一四〇

四年(丁丑·四九七·北魏太和二十一年)

(春，正月)丙申，魏立皇子恪为太子。魏主宴于清徽堂，语及太子恂，李冲谢曰：“臣忝师傅，不能辅导。”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恶，师傅何谢也！”

乙巳，魏主北巡。

.....

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

.....

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见穆泰、陆睿之党问之，无一人称枉者，时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亲党皆伏诛，赐陆睿死于狱，宥其妻子，徙辽西为民。《考异》曰《齐书·魏虏传》云：“伪证北将军恒州刺史钜鹿孤贺鹿浑守桑乾，宏从叔平阳王安寿戍怀栅，在桑乾西北。浑非宏任用中国人，与伪定州刺史冯翊公自邻、安乐公主拓跋阿干儿谋立安寿，分据河北。期久不遂，安寿惧，告宏，杀浑等数百人，任安寿如故。”与《魏书》名姓全不同。今从《魏书》。

初，魏主迁都，变易旧俗，并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乐，音洛。帝以其宗室耆旧，亦不之逼，但诱示大理，令其不出同异而已。示以事理之大归而已，不反覆告语之。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坐，而丕独胡服于其间，晚乃稍加冠带，而不能修饰容仪，帝亦不强也。太子恂自平城将迁洛阳，元隆与穆泰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泾北。泾北，即恒、朔二州之地。关，即雁门之东陉、西陉二关也。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谋告之。丕外虑不成，口虽折难，心颇然之。及事觉，丕从帝至平城，帝每推问泰等，令常丕坐观。有司奏元业、元隆、元超罪当族，丕应从坐。帝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留其后妻、二子，与居于太原，杀隆、超同产乙升，同产，同母兄弟。余子徙敦煌。

初，丕、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帝赐冲、烈诏曰：“睿反逆之志，自负幽冥，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不忘前言，听自死别府，不就恒州刺史府赐死而死于狱，故曰别府。免其拏戮。《书·甘誓》曰：‘予则拏戮汝。’孔安国《注》曰：‘拏，子也。免其拏戮，谓睿妻子免死徙辽西也。拏，音奴。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谢。

臣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此《周礼》所谓八柄驭群臣者也。是故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此《周礼》所谓八议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狱成，大司寇听之于棘木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则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

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是时,代乡旧族,多与泰等连谋,唯于烈无所染涉,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长及侍子畏暑,听秋朝洛阳,春还部落,时人谓之“雁臣”。以雁避寒而南来,望暖而北还也。

三月,己酉,魏主南至离石。离石,汉县,属西河郡,隋为离石郡,唐为石州。叛胡请降,诏宥之。夏,四月,庚申,至龙门,遣使祀夏禹。《水经注》:龙门上口在汉河东北屈县西,所谓孟门也。龙门下口在河东皮氏县西北,大禹所凿,故于此祠焉。癸亥,至蒲坂,祀虞舜。皇甫谧云:舜都蒲坂,故又于此祀焉。辛未,至长安。

魏太子恂既废,颇自悔过。御史中尉李彪密奏恂复与左右谋逆,魏主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置椒酒诣河阳,赐恂死。椒味辛,大热,有毒,其合口者尤甚。汉桓思后之议,李咸携椒自随;帝煮椒二斛,以杀高、武诸子孙,皆是物也。敛以粗棺、常服,瘞于河阳。

五月,己丑,魏主东还,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于丰,武王于镐,亦于故都祀之也。周之丰、镐,汉时悉在上林苑中。

六月,庚申,还洛阳。

——以上卷一四一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己卯·四九九·北魏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戊戌),魏主谓任城王澄曰:“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任,音壬。不,读曰否。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袄,此代北妇人之服也。乘车妇人,皆贵臣之家也。袄,……夹衣也。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史言魏主汲汲于用夏变夷。

——以上卷一四二

唐并东突厥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六二七)

(秋,七月),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华人谓中国人也。华读如字。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岁动。数兴兵讨其反覆者,故无宁岁。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请击之,上以问萧瑀、长孙无忌。瑀,音禹。曰:“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瑀请击之。无忌对曰:“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上乃止。

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黄门侍郎王珪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寝而不言。上闻之,八月,戊戌,出士廉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酉,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考异》曰:《实录》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谓署位何也,今从《新书·宰相表》。是时宰相无定名,或云参预朝政,或云参知机务之类甚众,不知其入

衔否也。如李靖“三两日一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魏徵“朝章国典，参议得失”之类，则决不入衔矣。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淹荐刑部员外郎邱怀道，刑部郎，掌贰尚书、侍郎，举其典宪，而辩其轻重。邱，……姓也，后魏有邱珍。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唐承隋制，尚书诸司皆有主事，从九品上。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时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谋叛，道死。

君廓在州，骄纵多不法，征入朝。长史李玄道，房玄龄从甥也，凭君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书，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后魏于新丰、郑县之间置渭南郡，隋废郡为县，属京兆尹，在长安东一百一十五里。杀驿吏而逃，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

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谈姓，殿名。《姓谱》《蜀录》云：晋有征东将军谈巴。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暮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考异》曰：《魏文贞公故事》作“李公淹”，又有前蒲州刺史韦叔谐偕行。今从《实录》。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徵绢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左仆射萧瑀坐事免。瑀音禹。

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伏诛。

孝常因入朝，留京师，与右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谋以宿卫兵作乱。安业，皇后之异母兄也，嗜酒无赖，父晟卒，弟无忌及后并幼，安业斥还舅氏。高士廉，无忌及后之舅也。及上即位，后不以旧怨为意，恩礼甚厚。及反事觉，后涕泣为之固请曰：“安业罪诚当万死。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所为，恐亦为圣朝之累。”由是得减死，流隰州。隰音髓。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言无其事状。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逢、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争，读曰诤。上悦，赐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事见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讟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中书出命,门下审驳。按唐制,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中书舍人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行而过门下省,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言知其非而不加驳正也。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贾,音古。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赇,音求。邪,音耶。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曹魏时,兰台遣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奸非,遂称殿中侍御史。唐从七品下,掌朝廷供奉之仪式。安喜县属定州,汉为卢奴、安险二县地,章帝改为安喜,慕容垂改安喜为不连,后魏复曰安喜,后齐废卢奴县入安喜,隋改曰鲜虞,唐复曰安喜。仁师至,悉脱去桎械,与饮食汤沐,宽慰之,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还报,敕使将往决之。此时敕使非宦官,凡奉敕出使者,则谓之敕使。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深为足下忧之。”仁师曰:“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规图也。知其冤而不为伸邪!”邪,音耶。万一暗短,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滥,请速就死。”无一人异辞者。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天门九重,人主之门亦曰九重。所谓禁卫九重,虎豹九关,皆言九门也。行则警蹕,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议大夫。《考异》曰:韩琬《御史台记》:“伏伽,武德中自万年主簿上疏极谏,太宗怒,命引出斩之。伏伽曰:‘臣宁与关龙逢游于地下,不愿事陛下。’太宗曰:‘朕试卿耳。卿能若是,朕何忧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过,自主簿授之三品,彰陛下之过深矣,请授之五品。’遂拜为谏议大夫。”按《高祖实录》:“武德元年,伏伽自万年县法曹上书,高祖诏授治书侍御史。《御史台记》误也。今据《魏徵故事》。”

隋世选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罢,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观城刘林甫观县,古之观国。《国语注》曰:夏启子太康之弟所封也。观县,汉属东郡,光武改曰卫县,晋、魏属顿丘郡,曰卫国县,隋开皇六年改曰观城县,属魏州,唐属澶州。奏四时听选,随阙注拟,人以为便。

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诏使,即前所谓敕使。多以赤牒补官。至是尽省之,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林甫随才铨叙,各得其所,时人称之。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晋陵县带常州。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刘子翼第四，唐人多以第行相呼。人终不恨。”是岁，有诏征之，辞以母老，不至。

郇令裴仁轨，郇县，汉、晋属清河郡，中废，隋开皇十六年置，属贝州。郇音输。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祐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祐为侍御史。唐制，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下，侍御史，从六品下。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义丰，汉中山安国县，隋开皇六年，改曰义丰，属定州。“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敕勒，即铁勒也。薛延先与薛种杂居，后灭延，部有之，号薛延，姓一利咥氏。回纥先曰袁纥，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后称回纥，姓药葛罗氏，居薛延北娑陵水上，距长安七千里。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四坚昆，南回纥。骨利干居瀚海北。多滥葛亦曰多览葛，在薛延东，濒同罗水。同罗在薛延北，多滥葛之东，距长安七千里而赢。仆固亦曰仆骨，在多滥葛之东，地最北。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为拔曳固，漫散碛北，地千里，直仆固，邻于靺鞨。思结在延故牙。浑在诸部最南。斛薛居多滥葛北。奚结在同罗北。阿跌一曰诃跌，或为跌。契苾一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鹰娑川，多滥葛之南。白霫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五千里，与同罗、仆固接，避薛延，保奥支水冷陁山。“斛薛”之下“结”之上当有“奚”字。纥，音鹈。《考异》曰《旧书》“敕勒”作“铁勒”。《新书》云：即元魏时高车。或曰“敕勒”讹为“铁勒”。今从《新书》。《旧书》“多滥葛”作“多览葛”，又作“多腊葛”。今从《实录》、《唐统纪》。又《旧书》“仆固”或作“仆骨”。按胡语难明，以中国字写之，故讹谬不壹。今从《陈子昂集》及《仆固怀恩传》。薛延于诸部为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怨。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敕勒相帅叛之。相帅，读曰率。共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于山北。贪于山，《新书》作贪污山。又以薛延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以上皆序隋时事。

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郁督军山在大漠外，直长安西北六千里。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帅，读曰率，下同。《考异》曰《旧铁勒传》云：贞观二年，叶护可汗死，其国大乱，夷男始附于颉利。按《突厥传》，元年，薛延已叛颉利，击走其欲谷设。安得二年始附颉利乎。颉利政乱，薛延与回纥、拔野古等相帅叛之。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新书·阿史那社尔传》，以欲谷设为颉利子。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又破其四设，突厥号典兵者为设，四设，四部帅之典兵者也。颉利不能制。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璠使突厥还，周有大行人之官，秦为典客，汉景帝曰大行，武帝曰大鸿胪。梁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去“大”字，唐因之，掌宾客及凶仪之事。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考异》曰《高祖实录》止云“叶护”，《旧传》作“统叶护”，今从之。遣真珠统俟斤

与高平王道立来 ,高平王道立使西突厥 ,见上卷高祖武德八年。献万钉宝钿金带 ,马五千匹 ,以迎公主。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 ,数遣兵入寇 ,又遣入谓统叶护曰 :“汝迎唐公主 ,要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 ,未成婚。

二年(戊子·六二八)

春 ,正月 ,辛亥 ,右仆射长孙无忌罢。从无忌之请也 ,考下文可见。时有密表 ,称无忌权宠过盛者 ,上以表示之 ,曰 :“朕于卿洞然无疑 ,若各怀所闻而不言 ,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 :“朕诸子皆幼 ,视无忌如子 ,非它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 ,固求逊位 ,皇后又力为之请 ,上乃许之 ,以为开府仪同三司。

置六司侍郎 ,副六尚书 ,六司侍郎 ,吏部正四品上 ,余皆正四品下。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左、右司郎中 ,从五品上。尚书左丞勾吏、户、礼十二司 ,右丞管兵、刑、工十二司 ,左、右司郎中各掌副十二司之事 ,以举正稽违 ,省署符目。

癸丑 ,吐谷浑寇岷州 ,都督李道彦击走之。吐 ,从噉入声。谷 ,音浴。

丁巳 ,徙汉王恪为蜀王 ,卫王泰为越王 ,楚王祐为燕王。

上问魏征曰 :“人主何为而明 ,何为而暗 ?”对曰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 ,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书·吕刑》曰 :‘皇帝清问下民 ,齔寡有辞于苗。舜明四目 ,达四聪 ,故共、鲧、兜不能蔽也。舜明目达聪 ,而难任人 ,故四凶不能逃其罪也。共 ,音恭。秦二世偏信赵高 ,以成望夷之祸 ,事见《秦纪》。梁武帝偏信朱异 ,以取台城之辱 ,事见《梁纪》。隋炀帝偏信虞世基 ,以致彭城阁之变。事见《隋炀帝纪》及高祖武德元年。是故人君兼听广纳 ,则贵臣不得拥蔽 ,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 :“善。”

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 :“开皇十四年大旱 ,隋文帝不许赈给 ,而令百姓就食山东 ,比至末年 ,天下储积 ,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 ,侈心无厌 ,卒亡天下。但使仓廩之积 ,足以备凶年 ,其余何用哉 !”

二月 ,上谓侍臣曰 :“人言天子至尊 ,无所畏惮。朕则不然 ,上畏皇天之监临 ,下惮群臣之瞻仰 ,兢兢业业 ,犹恐不合天意 ,未副人望。”魏徵曰 :“此诚致治之要 ,愿陛下慎终如始 ,则善矣。”

上谓房玄龄等曰 :“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寥廓立、李严于南夷 ,亮卒而立、严皆悲泣 ,有死者 ,事见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龙二年。非至公能如是乎 !又高 为隋相 ,公平识治体 ,隋之兴亡 ,系 之存没。事见《隋纪》。朕既慕前世之明君 ,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

三月 ,戊寅朔 ,日有食之。

壬子 ,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 ,囚帐 ,具每月禁系罪囚之姓名 ,犹今之禁历也。上命自今大辟 ,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自二省长贰而下至谏议大夫也。及尚书议之 ,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 ,上谓胡演曰 :“善果虽复有罪 ,官品不卑 ,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 ,不须引过 ,听于朝堂俟进止。”太极宫承天门左右有东西朝堂。

关内旱饥 ,民多卖子以接衣食 ,己巳 ,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 ,归其父母。庚午 ,诏以去岁霖雨 ,今兹旱、蝗 ,赦天下。诏书略曰 :“若使年谷丰稔 ,天下 安 ,移灾朕身 ,以存万国 ,是所愿也 ,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 ,民大悦。

夏 ,四月 ,己卯 ,诏以隋末乱离 ,因之饥馑 ,暴骸满野 ,伤人心目 ,宜令所在官司收殓。

初 ,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 ,主东偏、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 ,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 、回纥等败欲谷设 ,颉利遣突利讨之 ,突利兵又败 ,轻骑奔还。颉利怒 ,拘

之十余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结兄弟事,见上卷高祖武德七年。然颉利亦与之有盟,谓渭桥之盟也,见上卷武德九年。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书·仲虺之诰》之辞。古之道也。”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图之。旻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旻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克东城,见一百九十卷武德五年。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能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梁师都,隋大业末起兵,至是而灭。以其地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律有七声,十二律凡八十四调。隋有《皇夏》十四曲。孝孙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凡三十一曲。十二和者,一曰豫和,二曰顺和,三曰永和,四曰肃和,五曰雍和,六曰寿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汉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唐协律郎,正八品上,属太常寺。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北齐之时,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杜佑曰《玉树后庭花》《堂堂黄鹂留》《金钗两鬓垂》,并陈后主所造,恒与宫中文学士及朝臣唱和为诗,太乐令何胥采其尤轻艳者为此曲。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乐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载孔子之言。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垂,古之巧人。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

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浹，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见《本纪》。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王莽令刘歆考定律吕，羲和掌之。班固取以志《律历》。渐台事见《汉淮阳王纪》。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晋武帝使荀勖定钟律。平阳之灾，谓怀、愍二帝蒙尘也。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四器，谓制四通也。事见一百四十五卷天监元年。台城之辱见一百六十二卷太清三年。然则《韶》、《夏》、《濩》、《武》之音，具存于世，舜乐曰《韶》，禹乐曰《夏》，汤乐曰《濩》，周武王乐曰《武》。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匱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匱，与暂同。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记·礼器》之言。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载孔子之言。惜哉！

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出玄武门北入禁苑。见蝗，掇数枚，掇，拾取也。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古者有左、右史，天子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隋始置起居舍人。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省，置起居郎二员，其以它官兼者，谓之知起居注、知起居事。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言所谈者，惟苦行空寂也。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事见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圣三年。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事见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按《通鉴》纪事各为段，凡改段处，率空一字，别为一节，此段头既空字，以“字”之上，含有“上”字，文乃明。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贞观元年，改德州曰南郡曰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觖，……怨望也。及得罪，怨愤而死。

秋，七月，诏宇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武牙郎将即虎牙郎将，唐避讳，改“虎”曰“武”。

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

者害嘉谷 稂莠皆恶草害稼。赦有罪者贼良民 故朕即位以来 不欲数赦 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以上卷一九二

九月 丙午 初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按《唐会要》,是时诏内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参朝之班,宜在本品见任之上。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按《仪制令》,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苍乌、朱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唐六典》:礼部郎中,凡祥瑞应见,皆辩其物名。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余,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洹水县,周建德六年分临漳东北界置,属魏州。于掖庭西门简出之,掖,音亦。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古长城,秦蒙恬所筑者也。自汉至隋,沿边所筑城障非一处,而长城之延袤,未有如秦者也。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壬申,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静在司农,少卿赵元楷善聚敛,静鄙之,对官属大言曰:“司农官属,有丞、主簿,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令、丞,太仓、永丰、龙门等仓。司竹、庆善、石门、温泉汤等监,京都诸宫苑总监,诸园苑监,苑四面监,九成宫监,诸盐池监,诸屯监,各有监副、监丞,苑总监又有主簿,诸盐池、诸屯监无副监。”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公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惭。

上问王珪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遂安公寿,宗室也。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敦然诺,犹重然诺也,言既许人,则必践言。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阁本《太极宫图》:东西朝堂在承天门左右。承天门,外朝也。东朝堂之前有肺石,西朝堂之前有登闻鼓。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徽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除光州长史,不肯行,杨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顾谓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长也。”杨愔,字遵彦,相齐文宣帝,大见亲任。上曰：“然。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复其官,则得荫其子若孙。唐制,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郡、县公子视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

一等 二王后孙视正三品。

徵状貌不逾中人 ,而有胆略 ,善回人主意 ,每犯颜苦谏 ,或逢上怒甚 ,徵神色不移 ,上亦为霁威 ,人主之威 ,重于雷霆。霁威言犹雨霁则雷霆亦收威。尝谒告上冢 ,还 ,言于上曰 :“人言陛下欲幸南山 ,外皆严装已毕 ,而竟不行 ,何也 ?”上笑曰 :“初实有此心 ,畏卿嗔 ,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 ,自臂之 ,望见徵来 ,匿怀中 ,徵奏事固久不已 ,鹞竟死怀中。

十一月 ,辛酉 ,上祀圜丘。武德元年制 ,每岁冬至 ,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以景皇帝配。

十二月 ,壬午 ,以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上尝闲居 ,闲 ,读曰闲。与珪语 ,有美人侍侧 ,上指示珪曰 :“此庐江王瑗之姬也 ,庐江王瑗反死 ,见一百九十一卷武德九年。瑗杀其夫而纳之。”珪避席曰 :“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 ,非邪 ?”上曰 :“杀人而取其妻 ,卿何问是非 !”对曰 :“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 ,由善善而不能用 ,然弃其所言之人 ,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齐桓公过郭氏之墟 ,问父老曰 :‘郭何故亡 ?’对曰 :‘善善恶恶。’公曰 :‘若子之言 ,何至于亡。’对曰 :‘善善而不能用 ,恶恶而不能去 ,此其所以亡也。’今此美人尚在左右 ,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 ,即出之 ,还其亲族。《考异》曰 :《实录》、《新旧书》皆云 :‘帝虽不出此美人 ,而甚重其言’。按太宗贤主 ,既重珪言 ,何得反弃而不用乎 !且是人汎侍左右 ,又非嬖宠著名之人 ,太宗何爱而留之 !今从《贞观政要》。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 ,不称旨 ,上责之。温彦博、王珪谏曰 :“孝孙雅士 ,今乃使人教宫人 ,又从而谴之 ,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 :“朕置卿等于腹心 ,当竭忠直以事我 ,乃附下罔上 ,为孝孙游说邪 !”彦博拜谢。珪不拜 ,曰 :“陛下责臣以忠直 ,今臣所言 ,岂私曲邪 !此乃陛下负臣 ,非臣负陛下 !”上默然而罢。明日 ,上谓房玄龄曰 :“自古帝王纳谏诚难 ,朕昨责温彦博、王珪 ,至今悔之。《考异》曰 :《魏文贞公故事》 :‘太宗曰 :‘人皆以祖孝孙为知音 ,令教声曲 ,多不谐韵 ,此其未至精妙 ,为不存意乎 ?’乃敕所司令举其罪。公进谏曰 :‘陛下生平不爱音声。今忽为教女乐责孝孙 ,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曰 :‘汝等并是我心腹 ,应须中正 ,何乃附下罔上 ,为孝孙辞 !’温彦博等拜谢。公及王珪进曰 :‘陛下不以臣等不肖 ,置之枢近 ,今臣听言 ,岂是为私。不意陛下责臣至此 !常奉明旨 :‘勿以临时嗔怒 ,即便曲从 ,成我大过。’臣等不敢失坠 ,所以每触龙鳞。今以为责 ,只是陛下负臣 ,臣终不负陛下。’太宗怒未已 ,惶然作色。公又曰 :‘祖孝孙学问立身 ,何如白明达 ?陛下平生礼遇孝孙 ,复何如白明达 ?今过听一言 ,便谓孝孙可疑 ,明达可信 ,臣恐群臣众庶有以窥陛下。’太宗怒乃解。今从《旧传》。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上曰 :“为朕养民者 ,唯在都督、刺史 ,朕常疏其名于屏风 ,坐卧观之 ,得其在官善恶之迹 ,皆注于名下 ,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 ,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 ,各举堪为县令者 ,以名闻。

上曰 :“比有奴告其主反者 ,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 ,必与人共之 ,何患不发 ,何必使奴告邪 !自今有奴告主者 ,皆勿受 ,仍斩之。”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 ,伯父自立 ,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 ,弩矢毕部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 ,西突厥有五弩矢毕部 ,泥孰亦一嚟之部帅。泥孰不可。统叶护之子啜力特勒 ,避莫贺咄之祸 ,亡在康居 ,泥孰迎而立之 ,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 ,与莫贺咄相攻 ,连兵不息 ,俱遣使来请婚。上不许 ,曰 :“汝国方乱 ,君臣未定 ,何得言婚 !”且谕以各守部分 ,勿复相攻。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史言天方福华 ,东西突厥皆乱。

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 ,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 ,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 ,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 ,赐以鼓纛。夷男大喜 ,遣使入贡 ,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 ,东至靺鞨 ,西至西突厥 ,南接沙碛 ,靺 ,音末。鞨 ,音曷。北至俱伦水 ,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皆属焉。史言突厥衰而薛延 强于漠北。

三年(己丑·六二九)

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庙,癸亥,耕藉于东郊。初议藉田方面所在,给事中孔颖达曰:“礼,天子藉田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晋武帝犹于东南。今于城东,不合古礼。”帝曰:“礼缘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书》云:‘平秩东作。’则是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又乘青辂,载黛耜者,所以顺于春气,故知合于东方。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也。”于是遂定。按帝自谓居少阳之地,盖以即位以来居东宫也。

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素,音问。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裴寂本蒲州桑泉人。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龙平、豪静,苍梧郡之苍梧置静州静平郡。会山羌作乱,以为山羌,则当是剑南之静州。然剑南之静州,武后时方置。若以为岭南之静州,则“羌”当作“蛮”。或言劫寂为主。上曰:“寂当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闻寂率家僮破贼。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帅,读曰率。

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唐六典》左、右仆射,左、右丞相之职也,掌总领六官,纪纲百揆。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属,……付也。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史言房玄龄忠谨。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唐以宰相监修国史,至今因之;”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太宗之存心如此,安有有献而不纳者乎。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唐会要》武德五年,营弘义宫,以帝有克定天下之功,别建此宫以居之。既禅位,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遂徙居焉,改名大安宫。马周所谓“大安宫在城之西”者也。上始御太极殿,高祖之传位也,帝即位于东宫之显德殿,高祖徙居大安宫,帝始御太极殿。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荏平人马周,荏平县,汉属东郡。应劭曰:“在荏山之平地者也。后魏属东平原郡,后齐废,隋开皇初复置,属贝州,唐属博州。贤曰:汉在平故城,在博州之聊城东北。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唐诸卫中郎将,正四品下。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考异》曰《旧传》云贞观五年。据《实录》,诏在此年,五年不见有诏令百官上封事。今从《唐历》附此。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郑樵曰:秦以御史

监郡,谓之监察御史,汉罢其名。晋孝武太元中,始置检校御史,掌行马外事,隋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丙子,薛延毗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上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遣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婚礼。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以为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睚奸佞,一也。薛延等诸部皆叛,二也。薛延诸部叛突厥事,始上卷二年。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突利得罪,见上卷二年。拓设即阿史那社尔,与欲谷设分统敕勒诸部。欲谷设即为回纥所破者也。按《旧书·李大亮传》:“颉利既亡之后,拓设诸种散在伊吾。塞北霜旱,糒粮乏绝,四也。糒,音侯。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胡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华人因隋末之乱,避而入北。北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上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复援梁师都,事见上卷上年。丁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以张公谨为副。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戊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肃州刺史公孙武达,武德二年,分甘州之福禄,瓜州之玉门,置肃州酒泉郡。甘州刺史成仁重与战,破之。甘、肃二州相去四百二十里。捕虏千余口。

上遣使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鹰,使者讽大亮使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游,而使者求鹰,若陛下之意,深乖旨旨,昔旨,谓绝畋游之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谓侍臣曰:“李大亮可谓忠直。”手诏褒美,赐以胡瓶及荀悦《汉纪》。按《旧书·李大亮传》:“帝诏曰:‘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乃朕自用之物。荀悦《汉纪》,叙致既明,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旧书·李勣传》作“通漠道”,当从之。后高宗朝裴行俭遣兵由通漠道掩取阿史那伏念辎重。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畅武,非地名也。营州边于东胡,故命万彻为总管,使之宣畅威武,以美名宠之耳。《新书·帝纪》作营州都督薛万淑。众合十余万,皆受世勣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乙丑,任城王道宗击突厥于灵州,破之。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事见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义宁元年六月。一本此下有《考异》。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壬午,靺鞨遣使入贡,上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严尤谏王莽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周、秦、汉征之,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癸未,右仆射杜如晦以疾逊位,上许之。

乙酉,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曾子之言。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庚寅,突厥郁射设帅所部来降。

闰月,丁未,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来朝。诸谢皆南蛮别种,在黔州之西。东谢蛮在西蜀之南,居黔州之西三百里,南谢蛮在隋牂柯郡地南百里,有桂岭关。黔,音琴。诏以东谢为应州,南

谢为庄州，隶黔州都督。宋白曰：黔州，黔中郡，秦置，汉通谓五溪之地，又为武陵郡之酉阳县地，武帝于此置涪陵县，蜀先主立黔安郡，后周建德三年置黔州，贞观四年，移州治于涪陵江东彭水之东。

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彦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考异》曰：《实录》《新旧传》皆云“正会图”。按《汲冢周书》有《王会篇》，柳宗元《饶鼓歌》、吕述《黠斯朝贡图》皆作“王会”，今从之。

乙丑，牂柯酋长谢能羽及充州蛮入贡，牂，音臧。柯，音哥。诏以牂柯为牂州，昆明东九百里，即牂柯蛮国，其王号鬼主，其别帅曰罗殿王，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一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牂州之北一百五十里，有别部曰充州蛮。牂柯，音臧哥。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降，以其地为轨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党项地亘三千里，姓别为部，不相统壹，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赖既为唐所礼，余部相继来降，以其地为岷、奉、岩、远四州。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邓至而党项始强。其地古析支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拓跋氏之后，为西夏李继迁。

是岁，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唐考法：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鞠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审，明于判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声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司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察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四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日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著，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检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殖，蕃息滋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清肃，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下；背公向私，职事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凡定考皆集于尚书省，唱第然后奏。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谏曰：“玄龄、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濮州刺史庞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徵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四年（庚寅·六三〇）

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恶阳岭在定襄古城南，善阳岭在白道川南。帅，读曰率。夜袭定襄，破之。《旧志》：朔州马邑郡治善阳县，汉定襄县地，有秦时马邑城、武周塞，后魏置桑乾郡，隋置善阳县。又《隋志》：云州定襄郡治大利城，即文帝所筑以处突厥启民可汗者也。李靖所袭破者，当是

此诚。唐谓之北定襄城。又《旧志》曰：云州，隋马邑郡之云内县恒安镇也。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即后魏所都平城也。开元二十年，改定襄为云中县，而武德四年已分忻州之秀容为定襄县。今见于《九域志》者，忻州之定襄，而北定襄自石晋割地入于北国，其名晦矣。宋祁曰：古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广衍，龙荒之最壤。宋白曰：朔州北三百余里，定襄故城，后魏初之云中也。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大碛之口也。靖复遣谋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萧后入突厥，见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二年。乙亥，至京师。先是，有降胡言：‘中国人或潜通书启于萧后者’。至是，中书舍人杨文举请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强，愚民无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须问也！’

李世勣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大破之。《汉·地理志》：云中郡，治云中县。酈道元曰：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今云中郡治，一名石卢城。又有后魏云中宫，在云中故城东四十里。《卢氏记》云：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又于河西造一大城，其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阴山河曲而筑焉，昼见群鸽游于云中，徘徊经日，见火光在其下。武侯曰：‘此为我乎！’乃即其处筑城，今云中故城是也。又有芒于水出塞外，南迳阴山，东西千余里。芒于水又西南迳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策带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自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芒于水又南西迳云中城北。《新志》：云州云中县有阴山道、青坡道，皆出兵路。宋白曰：汉云中郡在唐胜州东北四十里榆林县界，云中故城是也。赵武侯所筑汉五原故城，亦在今胜州榆林县界。

二月，己亥，上幸骊山汤汤。

甲辰，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

先是，颉利既败，窜于铁山，铁山，盖在阴山北。余众尚数万，遗执失思力入见，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上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又诏李靖将兵迎颉利。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与李世勣会白道，相与谋曰：《考异》曰：《旧书·靖传》以为谋出于靖，《勣传》以为谋出于勣，盖相与谋耳。‘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新书·回鹘传》有九姓：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咄罗勿，曰貊歌息訖，曰阿勿嘀，曰葛萨，曰斛嗟素，曰药勿葛，曰奚邪勿。此回纥后来强盛所服九姓。是时所谓九姓。即谓拔野古、延、回纥之属。道阻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以其谋告张公谨，公谨曰：‘诏书已许其降，使者在彼，奈何击之！’靖曰：‘此韩信所以破齐也。谓汉遣酈食其说下齐，韩信乘其无备，袭破之。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世勣继之，军至阴山，遇突厥千余帐，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苏定方帅二百骑为前锋，武邑县，前汉属信都，后汉属安平，晋属武邑郡，后齐废，隋开皇六年复置，属冀州。乘雾而行，去牙帐七里，虏乃觉之。颉利乘千里马先走，靖军至，虏众遂溃。《考异》曰：《旧书·靖传》曰：‘靖安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定方传》曰：‘靖使定方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掩击，杀数十百人，颉利畏威先走。’今从《唐历》。唐俭脱身得归。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隋义成公主，擒其子叠罗施。颉利帅万余人欲度碛，李世勣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勣虏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此后方尽有隋恒安、定襄之地。露布以闻。

丙午，上还宫。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珪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瑀，音禹。

三月，戊辰，以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

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庚午，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

丙子，以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初，始毕可汗以启民母弟苏尼夫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及颉利政乱，苏尼失所部独不携贰。突利之来奔也，见去年十二月。颉利立之为小可汗。及颉利败走，往依之，将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新志》曰：黄河东壖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永济栅也。北迤大泊，十七里至金河。使苏尼失执送颉利，颉利以数骑夜走，匿于荒谷。苏尼失惧，驰追获之。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帅，读曰率。《考异》曰：《太宗实录》云：苏尼失举众归国，因以颉利属于军吏。《旧传》云：苏尼失令子忠擒颉利以献。盖宝相逼之，而苏尼失使忠献之也。漠南之地遂空。

蔡成公杜如晦疾笃，杜如晦先封蔡国公，薨后徙封莱国公。贺琛《谥法》：佐相克终曰成，民和臣福曰成。上遣太子问疾，又自临视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谓房玄龄曰：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

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顺天楼。《旧书·帝纪》曰：御顺天门。《唐六典》：皇城南门，中曰承天门，隋开皇二年作，初曰广阳门，仁寿元年改曰昭阳门，武德元年改曰顺天门，神龙元年改曰承天门。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盖古之外朝也。顺天楼即顺天门楼。盛陈文物，引见颉利，数之曰：汝藉父兄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数与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有汝罪，存汝社稷，而迁延不来，五也。然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便桥，事见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以是得不死耳。颉利哭谢而退。诏馆于太仆，厚廩食之。食，读曰饲。

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阁本《太极宫图》：两仪殿之北为延嘉殿，延嘉殿之东为功臣阁，功臣阁之乐为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此兖、豫言禹迹九州大界也。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河北，谓北河之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白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师。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记》曰：狐死正首丘。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余，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勢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以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

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郭钦论见八十一卷晋武帝太康元年，江统论见八十三卷惠帝永熙九年。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云中都督府侨治朔方之境。按宁朔县亦属朔方郡。《旧书·温彦博传》曰：帝从彦博议，处降人于朔方之地。则二都督府侨治朔方明矣。

五月，辛未，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帅部落之官。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上戒之曰：“尔祖启民，挺身奔隋，隋立以为大河汗，奄有北荒，事见一百七十八卷隋文帝开皇十九年。尔父始毕反为隋患。事见一百八十二卷炀帝大业十一年。天道不容，故使尔今日乱亡如此。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壬申，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之亡也，诸部落酋长皆弃颉利来降，独思摩随之，竟与颉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考异》曰《旧传》云为化州都督。按化州乃突利故地，安得云统颉利部落也。

丁丑，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隋以五原郡置丰州，大业初废，唐初，张长逊降，复置丰州，寻废。是年，复以突厥降户，置丰州九原郡。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以上卷一九三

安禄山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甲午·七五四）

春，正月，己亥，安禄山入朝。《考异》曰《肃宗实录》：“十二载，杨国忠屡言禄山潜图悖逆。五月，玄宗使辅弼琳伺之。禄山厚赂璆琳，盛言禄山忠于国。国忠又言：‘禄山自此不复见矣。’玄宗手诏追禄山，禄山来朝。《旧传》亦同。按《玄宗实录》并《禄山事迹》，遣璆琳送甘子于范阳，觐禄山反状，在十四载五月，而《肃宗实录》及《旧传》云十二载，误也。今从《唐历》。是时杨国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上使召之，禄山闻命即至。庚子，见上于华清宫，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上怜之，赏赐巨万，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

甲辰，太清宫奏：“学士李琪此崇玄馆学士也。见玄元皇帝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

唐初，诏勅皆中书、门下官有文者为之。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太常卿埴，皆翰林院供奉。唐天子在大明宫，翰林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内，若在东都及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帝即位以来，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埴等召入禁中，

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常简当直四人以备顾问。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名曰“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当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以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上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张垚草制，杨国忠谏曰：“禄山虽有军功，目不识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上乃止。乙巳，加禄山左仆射，赐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还宫。还自华清宫。

安禄山求兼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此群牧总监也。唐有四十八监以牧马。或曰：此总监即苑总监。壬戌，兼知总监事。禄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温为武部侍郎，武部，即兵部。充闲厩副使，杨国忠由是恶温。禄山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者数千匹，别饲之。

二月，壬申，上朝献太清宫，上圣祖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太帝。癸酉，享太庙，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以汉家诸帝皆谥孝故也。甲戌，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武证道孝德皇帝。赦天下。

丁丑，杨国忠进位司空，甲申，临轩册命。

己丑，安禄山奏：“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告身付臣军授之。”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

三月，丁酉朔，禄山辞归范阳。《旧志》：范阳，在京师东北二千五百二十里。上解御衣以赐之，禄山受之惊喜。恐杨国忠奏留之，疾驱出关。出潼关。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凡挽船夫用板长二尺许，斜搭胸前，一端至肩，一端至肋，绳贯板之两端，以接船绎而挽之。十五里一更，更，……易也。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自是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缚送，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禄山之发长安也，上令高力士钱之长乐坡，长乐坡即浐坡，在长安城东。乐，音洛。及还，上问：“禄山慰意乎？”对曰：“观其意快快，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国忠，曰：“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垚兄弟告之也。”国忠之下，更有国忠二字，文意乃明。上怒，贬张均为建安太守，垚为卢溪司马，垚弟给事中玢为宜春司马。建安郡，隋为泉州，唐改曰闽州，别置泉州。帝改闽州为福州长乐郡，以建州为建安郡。卢溪郡，辰州。《旧志》：建安郡，京师东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卢溪郡，京师南三千四百五里。《考异》曰：《唐历》云：“垚尝赞相礼仪，雍容有度，上心悦之，翌日，谓垚曰：‘朕罢希烈相，以卿代之。’垚曰：‘不敢。’贵妃在坐，告国忠斥之。”《旧·垚传》：“天宝中，玄宗尝幸垚内宅，谓垚曰：‘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垚错愕未对。帝即曰：‘无谕，吾爱婿矣。’垚降阶陈谢。杨国忠闻而恶之。及希烈罢相，举韦见素代垚，垚深觖望。”按《本纪》，三月丁酉，垚贬官，韦见素八月乃知政事，而云垚深觖望，《旧传》误也。《明皇杂录》云：“上幸张垚宅，谓垚曰：‘中外大臣才堪宰辅者，与我悉数，吾当举而用之。’垚逡巡不对。上曰：‘固无如爱子婿。’垚降阶拜舞。上曰：‘即举成命。’既逾月，垚颇怀快快，意其为李林甫所排。会禄山自范阳入觐，禄山潜赂贵妃，求带平章事，上不许。垚因私第备言：‘上前时行幸内第，面许相垚，与明公同制入辅，今既中变，当必为奸臣所排。’禄山大怀恚怒，明日谒见，因流涕请罪。上慰勉久之，因问其故。禄山帷以垚所陈对。上命高力士送归焉，亦以快快闻。由是上怒。”按李林甫时已死，亦误也。

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勅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

军,十将,亦唐中世以来军中将领之职名。火拔,突厥别部也。开元中置火拔州。唐制:特进,文散阶,正二品。骠骑大将军,武散阶,从一品。河源军使王思礼加特进,临洮太守成如、讨击副使范阳鲁灵、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贞观中,铁勒来降,以浑部置皋兰都督府。云麾将军,武散阶,从三品上。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为左羽林将军。英,知运之子也。翰又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为支度判官,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安邑曲环为别将。河东郡,蒲州。唐制: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其属有判官、巡官。封丘县,汉、晋以来属陈留,唐属汴州。安邑县,属蒲州。《姓谱》:晋穆侯子成师封于曲沃,其后氏焉。汉有代郡太守曲谦,《货殖传》有曲叔。

程千里执阿布思,献于阙下,斩之。甲子,以千里为金吾大将军,以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

夏,四月,癸巳,安禄山奏击奚破之,虏其王李日越。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以宓为留后。宓,音密,又音伏。将兵七万击南诏。阖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新书》作“大和城”。夷语山陂陀为和,故谓大和,阖罗凤所居也。闭壁不战。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并鲜于仲通之败,死者有此数。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高力士之言,明皇岂无所动于其心哉!祸机将发,直付之无可奈何,侥幸其身之不及见而已。

秋,七月,癸丑,歌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洮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洮阳、洮河二郡,皆置于洮、廓二州西南。廓州,本洮河郡,天宝元年更名宁塞郡。洮州西八十里磨环川置神策军。《新书》曰:洮河郡置于积石之西。

杨国忠忌陈希烈,希烈累表辞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温代之,国忠以温附安禄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韦见素和雅易制,荐之。八月,丙戌,以希烈为太子太师,罢政事,陈希烈遂以此怨望降贼。以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考异》曰:《旧·见素传》曰:“时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唯诺,无敢发明。玄宗知之,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欲用之。国忠以温禄山佐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于中书舍人窦华、宋昱等,华、昱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希烈传》曰:“国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韦见素同列,罢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恶希烈阿徇国忠,当更自择刚直之士,岂得尚卜相于国忠!今从《希烈传》。

自去岁水旱相继,关中大饥。杨国忠恶京兆尹李岷不附己,以灾沴归咎于岷,九月,贬长沙太守。沴,音戾。长沙郡,潭州。《旧志》:长沙郡,京师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岷,祚之子也。信安王祚,开元初,以军功有宠于上。上忧雨伤稼,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上以为然。扶风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灾,扶风郡,岐州。国忠使御史推之。宋白曰:唐故事,侍御史各二人,知东西推。又各分京城诸司及诸道州府,为东西之限,只日则台院受事,双日则殿院受事。又有监察御史出使推按,谓之推事御史。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高力士侍侧,上曰:“淫雨不已,贾公彦曰:雨三日已上曰淫。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冬,十月,乙酉,上幸华清宫。

十一月,己未,置内侍监二员,正三品。唐制:宦官不得过三品,置内侍四人,从四品上。中官之贵,

极于此矣，至帝始隳其制。杨思勋以军功，高力士以恩宠，皆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犹曰勋官也。今置内侍监正三品，则职事官矣。

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斌之兄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脏污事，下御史按问。陟赂中丞吉温，使求教于安禄山，复为国忠所发。闰月，壬寅，贬陟桂岭尉，温澧阳长史。桂岭，汉临贺县地，隋置桂岭县，唐属贺州。澧阳郡，澧州。《旧志》：澧阳郡，京师东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安禄山为温讼冤，且言国忠谗疾，上两无所问。

戊午，上还宫。

是岁，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千五百三十八，乡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有唐户口之盛极于此。

十四载（乙未·七五五）

春，正月，苏毗王子悉诺逻去吐蕃来降。《新书》曰：苏毗，吐蕃强部也。

二月，辛亥，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上命立进画，进画者，命中书为发日敕，进请御画而行之。《唐六典》：中书掌王言，其制有七，其四曰发日敕，正谓御画发日敕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则用之。给告身。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国忠许诺，壬子，国忠、见素入见，上迎谓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国忠逡巡不敢言，上竟从禄山之请。它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今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翽为河东节度使，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上留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辅，姓也。《左传》，晋有大夫辅跖。又智果别族为辅氏。即《考异》前所引以甘子赐禄山事。璆，音求。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上谓国忠等曰：“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事遂寝。《考异》曰：《实录》：“正月，辛巳，禄山表请以蕃将三十人代汉将，上遣中使袁思艺宣付中书，令即日进画，便写告身。杨国忠、韦见素相谓曰：‘流言传禄山有不臣之心，今又请代汉将，其反明矣。’乃请陈事。既见，上先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国忠等遽走下阶，垂涕具陈禄山反状，因以禄山表留上前而出。俄顷，上又令袁思艺宣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为图之。’国忠奉诏。自后国忠每对，未尝不恳请其事。国忠曰：‘臣有一策，可销其难，伏望下制以禄山带左仆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贾循等分帅三道。’上许之。草制讫，留之未行。上潜令辅璆琳送甘子，私候其状。还，固称无事，其制遂寝。先是上引宰相对见，常置白麻于座前，及璆琳还，上乃谓宰臣曰：‘禄山必无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后璆琳受禄山贿事泄，上因祭龙堂，遣备储供，责以不虔，乃命左右扑杀之，始有疑禄山意。《禄山事迹》云：‘请不以蕃将代汉将，论禄山反状，及请追禄山赴阙，并是韦见素之意旨，国忠曾无预焉。仍语见素曰：‘禄山出自寒微，位居众上，时所忌嫉，成疑似耳。’见素曰：‘公若实为此见，社稷危矣。’将至上前恳论，见素约以‘事如未谐，公继之’。国忠都无一言，俯俛而退，见素却到中书，呜咽流涕。此非他也，国忠要禄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见耳。’宋巨《玄宗幸蜀记》云：‘是年春，二月二十二日，辛亥，禄山使何千年表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掌兵。其日，宰相韦见素、杨国忠在省，见素惨然，国忠问曰：‘堂老何色之戚也？’见素曰：‘禄山逆状，行路共知。今以蕃酋代汉将，是乱将作矣。与公位当此地，能无戚乎？’国忠于是亦惘然久之，乃曰：‘与夺之间，在于宸断，岂我辈所能是非邪？’见素曰：‘知祸之萌而不能防，亦将焉用彼相矣！明日对见，仆必恳论，冀其万一。若不允，子必继之。’国忠曰：‘事则不谐，恐虚犯龙颜，自貽伊戚。’见素曰：‘如正其言而获死，犹愈于阿从而偷生。’翌日壬子，二相入对。见素言：‘禄山潜贮异图，迹已昭彰。因叩头流涕久之。国忠但俯俛逡巡，更无所补。上不悦，遂以他事议之。既退还省，见素谓国忠曰：‘圣意未回，计将安出？’国忠曰：‘禄山未必有反意，但时所诽谤，便成疑似耳。’见素曰：‘公若为此见，社稷危矣。’遂惘然不言。二十四日癸丑，上又使思艺宣旨，令‘且依此发遣，卿等所议，’

后别筹之’。自是见素数奏其凶状。三月,己未朔,见素请以禄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追赴阙庭。及辅瑒琳送甘子,禄山给瑒琳曰:‘主上耄年,信任非次,国忠之辈,苟徇荣班。今若进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以吾之心,事将无益。今欲耀兵强谏,以迹攀拳,此意决矣。’禄山以物赠瑒琳。瑒琳既受金帛,及还,奏曰:‘禄山尽忠奉国,必无二心,特望官家不以东北为虑。’上然之,谓宰臣曰:‘禄山朕自保之,卿勿忧也!’见素起曰:‘臣忤拂圣旨,僭黷大臣,罪合万死。然愚者千虑,或有一中,愿陛下审察之。’自余与《实录》及《事迹》所述略同。按禄山方赂瑒琳,泯其反迹,安肯对之遽出悖语!又国忠平日数言禄山欲反,此际安得不与见素同心!盖所谓天下之恶皆归焉者也。今取其可信者。循,华原人也,时为节度副使。

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风疾,遂留京师,家居不出。

三月,辛巳,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禄山奏破奚、契丹。

癸巳,以苏毗王子悉诺逻为怀义王,赐姓名李忠信。

安禄山归至范阳,朝廷每遣使都至,皆称疾不出迎,盛陈武备,然后见之。裴士淹至范阳,二十余日乃得见,无复人臣礼。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使京兆尹围其第。《考异》曰:《肃宗实录》:‘国忠日夜何求禄山反状,或矫诏以兵围其宅,或令府县捕其门客李起、安岱、李方来等,皆令侍御史郑昂之阴推劾,潜槌杀之。庆宗尚郡主,又供奉在京,密报其父,禄山转惧。《唐历》:‘是夏,京兆尹李岷贬零陵太守。先是杨国忠使门客蹇昂、何盈求禄山阴事,命京兆尹围捕其宅,得安岱、李方来等与禄山反状,使侍御史郑昂之缢杀之。禄山怒,使严庄上表自理,具陈国忠罪状二十余事。上惧其生变,遂归过于岷以安之。《安禄山事迹》与《唐历》同,外有‘命京兆尹李岷于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来等;又贬吉温为澧阳长史,以激怒禄山,幸其速反,上竟不之悟。《玄宗幸蜀记》与《事迹》同。按《李岷传》:‘十二载,连雨六十余日,国忠归咎京兆尹,贬长沙太守。《新宗室宰相传》:‘杨国忠使客蹇昂、何盈摘安禄山阴事,讽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来等与禄山反状,缢杀之。禄山怒,上书自言。帝惧变,出岷为零陵太守。’今从《实录》。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史台狱,潜杀之。禄山子庆宗尚宗女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师,在京师为太仆卿,得随供奉官班见。密报禄山,禄山愈惧。六月,上以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秋,七月,禄山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欲以袭京师也。河南尹达奚珣疑有变,奏请‘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官自给夫,无烦本军。’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会辅瑒琳受赂事亦泄,上托以他事扑杀之。上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谕禄山,如珣策。《考异》曰:《禄山事迹》作‘承威’,今众《玄宗幸蜀记》。且曰:‘朕新为卿作一汤,自天宝六载以来,华清宫中益治汤,池台观,环列山谷。御汤曰九龙殿,亦曰莲花汤。《明皇杂录》曰:‘明皇幸华清宫,新广汤,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鳧、雁,仍以石梁及莲花同献,雕镂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仍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至其所,解衣欲入,而鱼、龙、鳧、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恐,遽命撤去,而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数十间,屋皆周髹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木香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累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州、方丈。《津阳门诗注》曰:‘宫中除供奉两汤外,内更有汤,十六所长汤,每赐诸嫔御,其修广与诸汤不侔,髹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花捧汤,喷以成池。又缝缀锦绣为鳧雁,置于水中,上时于其间泛钺镂小舟,以嬉游焉。次西曰太子汤,又次西宜春汤,又次西长汤十六所。今唯太子、少阳二汤存焉。又有玉女殿汤,今石星痕汤,玉名瓮汤所出也。’十月于华清宫待卿”。神威至范阳宣旨,禄山踞床微起,亦不拜,曰:‘圣人安稳。’圣人,谓上也。隐,读曰稳。唐帖多有写‘稳’字为‘隐’字者。又曰:‘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馆舍,不复见,数日,遣还,亦无表。神威还见上,泣曰:‘臣几不得见大家。’

八月,辛卯,免今载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华清宫。《考异》曰:《旧纪》壬辰,今从《实录》、《新纪》。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其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考异》曰：平致美《苏门纪乱》曰：“自其年八月后，慰谕兵士，磨厉戈矛，颇异于常，识者竊怪矣。至是，禄山勒兵夜发。将出，命属官等谓曰：‘奏事官胡逸自京回，奉密旨，遣禄山将随身兵马入朝来，莫令那人知。群公勿怪，便请随军。’那人，意杨国忠也。”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北有大同军，去太原八百余里。《新志》：大同军，在朔州马邑县。按宋白《续通典》：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旧墟。开元五年，分善阳县东三十里置大同军以戍边；复于军内置马邑县，直代州北。诸将皆引兵夜发。

诘朝，禄山出蓟城南大阅誓众，以讨杨国忠为名，榜军中曰：“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铁，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与輿同。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禄山兼河北道采访使。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乘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言献射生手，乘驿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杨光翹出迎，因劫之以去。《考异》曰《肃宗实录》云：“先令千年领壮士数千人，诈称献俘，以车千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俟于河阳桥。”不见后来所用。又千年时方诣太原执杨光翹，未暇向河阳也。今不取。《苏门纪乱》云：“是月甲午，缚光翹。”按是月有甲子，安得甲午！亦不取。太原具言其状。东受降城亦奏禄山反。上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

庚午，上闻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杨国忠扬扬有德色，蜀本作“得色”，当从之。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上以为然，大臣相顾失色。上遣特进毕思琛诣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诣河东，各简募数万人，随便团结以拒之。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度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上悦。壬申，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

甲戌，禄山至博陵南，博陵郡本定州高阳郡，天宝元年更郡名。《旧志》：博陵郡，京师东北二千九百六里。何千年等执杨光翹见禄山，责光翹以附杨国忠，斩之以徇。《考异》曰《幸蜀记》云：“十九日甲戌，至真定南，逢杨光翹。”按《唐历》：“禄山遣骁骑何千年等劫光翹归，遇于博陵郡，杀之。”盖《幸蜀记》误以定州为真定耳。《禄山事迹》曰：“其年九月，甲午，传太原尹杨光翹首至。”按禄山十一月始反，而《事迹》云九月取光翹，误也。禄山使其将安忠志将精兵军土门，忠志，奚人，禄山养为假子；又以张献诚摄博陵太守，献诚，守珪之子也。张守珪卵翼禄山，实为厉阶。

禄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与长史袁履谦往迎之。禄山辄赐杲卿金紫，质其子弟，使仍过常山，常山郡本恒州恒山郡，天宝元年更郡名。刘昫曰：常山郡，旧治元氏。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乐垒，美之，遂移郡治于安乐城，今州城是也。魏收《志》，九门县有安乐垒。又使其将李钦凑将兵数千人守井陘口，以备西来诸军。西来诸军，谓河东路兵东出井陘口者。杲卿归途中，指其衣谓履谦曰：“何为著此？”履谦悟其意，乃阴与杲卿谋起兵讨禄山。杲卿，思鲁之玄孙也。颜思鲁，之推之子，师古之父也。

丙子，上还宫。斩太仆卿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思顺弟元贞为太仆卿。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九原郡，丰州。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太原为北都，故置尹。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陈留郡，汴州。《考异》曰《实录》以介然为汴州刺史，《旧纪》以介然为陈留太守。按是时无刺史，郭纳见为太守，介然直为节度使耳。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诸郡当贼冲者，始置防御使。

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弓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上遣宦者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旧志》：陕郡，在京师东四百九十里，至东都三百三十里。

丁亥，安禄山自灵昌渡河，灵昌郡，本滑州东郡，天宝元年更郡名。以绁约败船及草木横绝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灵昌郡。《旧志》：灵昌郡，去京师一千四百四十里，至东都五百三十里。禄山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张介然至陈留才数日，禄山至，授兵登城，众恟惧，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纳以城降。禄山入北郭，闻安庆宗死，恸哭曰：“我何罪，而杀我子！”时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快其忿，斩张介然于军门。《考异》曰《旧纪》：“辛卯，陷陈留郡。”《禄山事迹》：“庚午，陷陈留郡，传张介然、荔非元瑜等首至。”今从《实录》。以其将李庭望为节度使，守陈留。《旧志》：陈留郡，京师东一千三百五十里，至东都四百一里。

壬辰，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汉置平原郡，唐为德州，天宝元年复改为郡。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壮，实仓廩，禄山以其书生，易之。料，……量度也。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博平郡，博州。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旧志》：平原郡，至京师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遣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由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安禄山引兵向荥阳，太守崔无诤拒之；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癸巳，禄山陷荥阳，荥阳郡，郑州，西至洛阳二百六十里。《旧志》：荥阳郡至京师一千一百五里，东都二百七十里。《考异》曰：《唐历旧纪》作“甲午”，今从《实录》。杀无诤，以其将武令珣守之。禄山声势益张，以其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训练，屯武牢以拒贼，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又败；战上东门内，又败。葵园，在罍子谷南。上东门，即洛阳上春门也。《唐六典》：东都城东面三门，北曰上东。丁酉，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考异》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三日不已。”按七日禄山犹未至荥阳，盖与贼前锋战耳。

河南尹达奚珣降于禄山。留守李愬谓御史中丞卢奕曰：“吾曹荷国重任，虽知力不敌，必死之！”亦许诺。愬收残兵数百，欲战，皆弃愬溃去；愬独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怀印间道走长安，朝服坐台中，左右皆散。禄山屯于闲廐，使人执愬、奕及采访判官蒋清，皆杀之。奕骂禄山，数其罪，顾贼党曰：“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复何恨！”愬，文水人，文水县，属并州，本汉大陵县，魏置受阳县，隋为文水县。奕，怀慎之子，清，钦绪之子也。卢怀慎，开元初贤相。蒋钦绪见二百九卷中宗景龙三年。禄山以其党张万顷为河南尹。

封常清帅余众至陕,陕郡太守窦廷芝已奔河东,吏民皆散。常清谓高仙芝曰:“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兵西趣潼关。《考异》曰《肃宗实录》云:“仙芝领大军初至陕,方欲进师,会常清军败至,欲广其贼势以雪己罪,劝仙芝班师。仙芝素信常清言,即日夜走保潼关,朝野大骇。”今从《本传》。贼寻至,官军狼狽走,无复部伍,士马相腾践,死者甚众。至潼关,修完守备,贼至,不得入而去。禄山使其将崔乾祐屯陕,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云中郡皆降于禄山。弘农郡,本虢州虢郡,天宝元年更郡名。濮阳郡,濮州。云中郡,云州。是时,朝廷征兵诸道,皆未至,关中恟惧。会禄山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

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地,郡县官多望风降走,惟东平太守嗣吴王祗、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拒之。东平郡,郛州。济南郡,本齐州齐郡,天宝元年更名临淄郡,五载,更今郡名。祗,祗之弟也。郡县之不从贼者,皆倚吴王为名。单父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斩张通晤。单父,古县,时属睢阳郡。单,音善。父,音甫。李庭望引兵欲东徇地,闻之,不敢进而还。

庚子,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江陵长史源洧为之副,江陵郡,本荆州南郡,天宝元年更郡名。颖王璣为剑南节度使,蜀郡长史崔圆为之副。蜀郡,益州。二王皆不出闾。洧,光裕之子也。源光裕见二百一十二卷开元十三年。

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考异》曰《唐历》、《幸蜀记》皆云:“十六日辛丑。”按《长历》,辛丑,十七日也。《实录》又作“己丑”,尤误。《肃宗实录》云:“诏以上监国,仍令总统六军,亲征寇逆。”按《制书》云:“今亲总六师,帅众百万,辅敦元恶,巡抚洛阳。”则是上亲征,使太子留守也。今从《玄宗实录》。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

颜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万余人,谕以举兵讨安禄山,继以涕泣,士皆感愤。禄山使其党段子光賁李愬、卢奕、蒋清首徇河北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执子光,腰斩以徇,取三人首,续以蒲身,棺敛葬之,祭哭受吊。禄山以海运使刘道玄摄景城太守,清池尉贾载、盐山尉河内穆宁共斩道玄,自帝事边功,运青、菜之粟,浮海以给幽、平之兵,故置海运使。景州,本沧州勃海郡,天宝更郡名。清池,汉浮阳县地,开皇十八年更名。盐山,汉高城县地,隋开皇十八年以县有盐山更名。清池带郡,盐山属邑也。得其甲仗五十余船,携道玄首谒长史李晞。晞收严庄宗族,悉诛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载、宁及清河尉张澹诣平原计事。《考异》曰《旧·穆宁传》:“禄山伪署刘道玄为景城守。宁唱义起兵,斩道玄首,传檄郡邑,多有应者。贼将史思明来寇郡,宁以摄东光令将兵御之。思明遣使说诱,宁立斩之。郡惧贼怨深,后大兵至,夺宁兵及摄县。初,宁佐采访使巡按,尝过平原,与太守颜真卿密揣禄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义,举郡兵以拒禄山。会间使持书遗真卿曰:‘夫子为卫者乎?’更无他词。真卿得书,大喜,因奏署大理评事、河北采访支使。”按宁以道玄首谒李晞,晞即族严庄家,岂有惧贼怨深而夺宁兵乎!真卿既杀段子光,帅诸郡以讨禄山,宁书中何必尚为隐语!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已召宁计事,岂待得此书然后用之!况真卿领采访使,乃在明年常山陷后。今皆不取。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不受代。《考异》曰:“包《洛春秋》作‘卢皓’,今从殷仲容《颜氏行状》。河间司法李旻杀禄山所署长史王怀忠,李随遣游奕将訾嗣贤济河,訾,……姓也。汉有訾顺。杀禄山所署博平太守马冀,各有众数千或万人,共推真卿为盟主,军事皆禀焉。禄山使张献诚将上谷、博陵、常山、赵郡、文安五郡团结兵万人围饶阳。饶阳

郡 深州。河间郡 瀛州。上谷郡 易州。赵郡 赵州。文安郡 莫州。

高仙芝之东征也,监军边令诚数以身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桡败之状,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上大怒,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败,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之见。常清乃自驰诣阙,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还仙芝军,白衣自效。常清草遗表曰:“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时朝议皆以为禄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云然者,犹曰言如此也。令诚至潼关,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诚上之。《考异》曰:《明皇幸蜀记》、《安禄山事迹》皆曰:“常清配隶仙芝军,感愤颇深,遂作遗表,饮药而死。令诚至,常清已死。”而《旧传》以为“敕令却赴潼关,自草表待罪,是日临刑,托令诚上之。”盖二书见常清表有“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故云然。今从《旧传》。常清既死,陈尸蓬蔕。蓬蔕,芦葦也。仙芝还,至听事,令诚索陌刀手百余人自随,乃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诚宣敕。仙芝曰:“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时士卒在前,皆大呼称枉,其声振地,遂斩之。史言高仙芝由边令诚而得节,亦由边令诚而丧元。以将军李承光摄领其众。

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病废在家。《考异》曰:《旧·金梁风传》云:“天宝十三载,哥舒翰入京师,裴冕为河西留后,在武威。”是翰虽病在京师,犹领河西、陇右两镇也。上藉其威名,且素与禄山不协,召见,拜兵马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仍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翰以病固辞,上不许,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将部落以从,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军于潼关。《考异》曰:《肃宗实录》云:“以翰为皇太子先锋兵马使、元帅,领河、陇、朔方募兵十万,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拒战于潼关。十二月十七日,大军发。”《唐历》亦云:“先锋兵马使、元帅。”《旧传》云:“先锋兵马元帅。”《禄山事迹》云:“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刺、颉、跌、朱邪、契苾、浑、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旧纪》云:“丙午,命翰守潼关。”按《玄宗实录》:“癸卯,斩常清、仙芝,命翰为兵马副元帅,统兵八万,镇潼关。”时荣王为元帅,故以翰副之。盖诛仙芝之日,即命翰代仙芝。《旧纪》“丙午”《肃宗实录》“十七日”军发,皆太早也。《玄宗实录》所云八万者,盖止谓汉兵随翰东征者耳,并诸蕃部落及仙芝旧兵,则及十余万,因号二十万也。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壹。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史言哥舒翰所以败。

安禄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杜佑曰:振武军在单于都护府城内,西去朔方千七百余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据《旧史》,静边军当在单于府东北,王忠嗣镇河东所筑也。宋白曰:云中郡,西至静边军一百八十里。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边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考异》曰:陈翊《汾阳王传》,此战在十二月十二日。嫌其与禄山陷东都相乱,故并置此。进围云中,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拔之,开东陁关。马邑郡,朔州。雁门县有东陁关、西陁关。时河东、太原闭关以拒秀岩,子仪既破秀岩,始开关。杜佑曰:代州,雁门郡,郡南三十里有东陁关,甚险固。西陁山,即句注山。甲辰,加子仪御史大夫。怀恩,哥滥拔延之曾孙也,世为金微都督。哥滥拔延见一百九十八卷太宗贞观二十年。金微都督府亦置于是年。《旧史》曰:仆固,即铁勒仆骨部,语讹为仆固。瑊之,浑部酋长,世为皋兰都督。

颜杲卿将起兵,参军冯虔、前真定令贾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万德、内丘丞张通幽皆预其谋。真定县,带常山郡。内丘,汉中丘县也。隋讳“忠”,改曰内丘,属钜鹿郡。又遣人语太原尹王承业,密与相应。会颜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卢逖潜告杲卿,欲连兵断禄山归路,以缓其西入之谋。时

禄山遣其金吾将军高邈诣幽州征兵，未还，杲卿以禄山命召李钦凑，使帅众诣郡受犒饩。丙午，薄暮，钦凑至，杲卿使袁履谦、冯虔等携酒食妓乐往劳之，并其党皆大醉，乃断钦凑首，收其甲兵，尽缚其党，明日，斩之，悉散井陘之众。有顷，高邈自幽州还，且至藁城，杲卿使冯虔往擒之。是年十一月，安禄山使李钦凑屯井陘口，今斩之而散其众。南境又白何千年自东京来，崔安石与翟万德驰诣醴泉驿迎千年，又擒之。醴泉驿，在常山郡界，南直赵郡。同日致于郡下。千年谓杲卿曰：“今太守欲输力王室，既善其始，当慎其终。此郡应募乌合，难以临敌，宜深沟高垒，勿与争锋。俟朔方军至，并力齐进，传缴赵、魏，断燕、蓟要膺。要读曰腰。今且宜声云：李光弼引步骑一万出井陘；因使人说张献诚云：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常山、饶阳以并，代为山西。合天下言之，则河南、河北通谓之山东，函关以西为山西。献诚必解围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悦，用其策，献诚果遁去，其团练兵皆溃。杲卿乃使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命崔安石等徇诸郡云：“大军已下井陘，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考异》曰：《河洛春秋》曰：“禄山至藁城，杲卿上书陈国忠罪恶宜诛之状，且曰：钺下才不世出，天实纵之，所向辄平，无思不服。昔汉高仪亦帝之运，犹纳食其之言，魏武应黄星之符，亦用荀彧之策。”又曰：“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万家之邦，非无豪杰，如或结聚，岂非后患者乎？伏惟精彼前军，严其后殿，所过持重。且详观地图，凡有隘狭，必加防遏，慎择良吏，委之腹心。自洛已东，且为己有，广轹乌粟，缮理甲兵，传檄西都，望风自振。若唐祚未改，王命尚行，君相协谋，士庶奔命，则盛兵巩、洛，东据敖仓，南临白马之津，北守飞狐之塞，自当抗衡上国，割据一方。若景命已移，讴歌所系，即当长驱岐、雍，饮马渭河，黔首归命，孰有出钺下之右者！”禄山大悦，加杲卿章服，仍旧常山太守，并五军团练使，镇井陘口。留同罗及曳落河一百人，首领各一人。其赵、邢、洛、相、卫等州，并皆替换。及沧、瀛、深不从禄山，张献诚围深州月余不下，前赵州司户包处遂、前原氏尉张通幽、藁城县尉崔安晟、恒州长史袁履谦等同上书说杲卿曰：“明公身荷宠光，位居牧守，乃弃万全之良计，履必死之畏途，取适于目前，忘累于身后，窃为明公不取。今若拒禄山之命，招十万之兵，峙乃乌菹，积其食粟，分守要害，大振威声，通井陘之路，与东都合势，如此，则洪勋盛烈，何可胜言者哉！轻进誓言，万无一用。魂销东岱，先怀屠裂之忧，心拱北辰，愿立忠贞之节。”杲卿览书，大悦。于是金议，伪以禄山命追井陘镇兵就恒州宴设，酋长各赐帛三百段，马一匹，金银器物各一床，美人各一，其余通赐物一万段。设于州南焦同驿，自晓至暮，并以歌妓数百人悦其意，密于酒中置毒，与饮，令尽醉，悉无所觉，乃尽收其器械，一一缚之。明日，尽斩，弃尸于滹沱河中。《殷亮《颜杲卿传》》曰：“禄山起，杲卿计无所出，乃与长史袁履谦谒于藁城县。禄山以杲卿尝为己判官，矫诏赐紫金鱼袋，使自守常山郡，以其孙诞、弟子恂为质，俾崇郡刺史蒋钦凑以赵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门，约杲卿，将见钦凑，以私号召之。杲卿罢归，途中，指其衣服而谓履谦曰：‘此害身之物也。禄山虽以诛君侧为名，其实反矣。我与公世为唐臣，忝居藩翰，宁可从之作逆邪！’履谦愀然变色，感叹良久，曰：‘为之奈何，唯公所命，不敢违。’杲卿乃使人告太原尹王承业以杀钦凑，俟其缓急相应，承业亦使报命。杲卿恐漏泄，示已不事事，多委政于履谦，终日不相谒，唯使男泉明往来通其言，召前真定令贾深、处士权涣、郭仲邕就履谦以谋之。适会杲卿从父弟真卿据平原，杀段子光，使杲卿妹子卢逖并以购禄山所行勅牒潜告。杲卿大悦，匿逖于家。逖之未至，杲卿先使人以私号召钦凑，至，杲卿辞之曰：‘日暮，夜恐有他盗，城门闭矣，请俟诘朝相见。’因遣参军冯虔、宗室李峻、灵寿尉李栖默、郡人翟万德等即于驿亭偶钦凑，夜久醉熟，以斧斫杀之，悉散土门兵。先是禄山使其腹心伪金吾将军高邈征兵于范阳，路出常山，杲卿候知之。其日，邈至于满城驿，杲卿令崔安石、冯虔杀之，邈前驱数人先至，遽杀之，遂生擒邈，送于郡。遇何千年狎至，安石于路绝行人之南者，驰至醴泉驿候千年，亦斩其人而擒之如邈。日未午，二凶偕致。《肃宗实录》：‘杲卿初闻禄山起兵于范阳，杲卿召长史袁履谦、前真定令贾深、内丘丞张通幽谓之曰：‘今禄山一朝以幽、并骑过常山，趋洛阳，有问鼎之志，天子在长安，方欲征天下兵，东向问罪，事不及矣。如贼军暴至，吾属为虏必矣。不若因其未萌，招义徒，西据土门，北通河朔，待海内之救，上以安国家，下以全臣节，此策之上者。’遂即日购士得千余人，命履谦将兵镇土门，命贾深防东路，通幽守郡

城。贼将李归仁令弟钦凑领步骑五千人先镇土门，仍令以兵隶于杲卿；又使麾下骑将高邈驰报禄山，令促其行。觐者知其谋而白杲卿，杲卿召履谦告之。履谦曰：‘事将亟矣，若不早诛钦凑，谋不集也。’遂诈追钦凑，令赴郡计事，命履谦署人吏以待之。钦凑夜至郡，杲卿命憩于驿，乃使参军李循、冯虔、县尉李栖默等享钦凑于驿，醉而夜杀之。履谦持钦凑首谒于杲卿。杲卿与履谦且喜事之捷，又惧贼之来，相对泣。杲卿收泪，励履谦曰：‘大丈夫名不挂青史，安用生为！吾与公累世事唐，岂偷安于胡羯，但使死而不朽，亦何恨也！’有顷，藁城尉崔安石报高邈自禄山所至，已宿上谷郡界；又使冯虔、县吏翟万德并命安石共方略。诘朝，邈骑数人先至驿，虔尽阬之。邈继至，虔给之曰：‘太守将音乐迎候。’邈无疑，至厅下马。虔、安石等指挥人吏，以棒乱击，貌仆，生缚之。无何，南界又报何千年自东京宿赵郡，安石、万德先于郡南醴泉驿候之。千年至，知邈被擒，令麾下骑与安石战，败；又生擒千年，并送于郡。《旧传》曰：‘禄山陷东都，杲卿忠诚感发，惧贼寇潼关，即危宗社。时从弟真卿为平原太守，遣信告杲卿，相与起义兵，倚角断贼归路，以纾西寇之势。杲卿乃与长史袁履谦、前真定令贾深、前内丘丞张通幽等谋闭土门以背之。禄山遣蒋钦凑、高邈帅众五千守土门。杲卿欲诛钦凑，开土门之路。时钦凑军隶常山郡，属钦凑遣高邈往幽州未还，杲卿遣吏召钦凑至郡计事。是月二十二日夜，钦凑至，舍之于传舍。会饮既醉，令袁履谦与参军冯虔、县尉李栖默、手力翟万德等杀钦凑。中夜，履谦携钦凑首见杲卿，相与垂泣，喜事之济也。是夜，藁城尉崔安石报高邈还至满城，即令冯虔、翟万德与安石往图之。诘朝，邈之骑从数人至藁城驿，安石皆杀之。俄而邈至，安石给之曰：‘太守备酒乐于传舍。’邈方据厅下马，冯虔等擒而縶之。是日，贼将何千年自东都来赵郡，冯虔、翟万德伏兵于醴泉驿，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缚二贼将还郡。’按禄山初自范阳拥数十万众南下，常山当其所出之涂，若杲卿不从命，遽以千余人拒之，则应时齑粉，安得复守故郡乎！况时禄山犹以诛杨国忠为名，未僭位号，杲卿迎于藁城，受其金紫，殆不能免矣。《肃宗实录》所云者，盖欲全忠臣之节耳。然杲卿忠直刚烈，糜躯殉国，舍生取义，自古罕俦，岂肯更上书媚悦禄山，比之汉高、魏武，为之画割据并吞之策，此则粗有知识者必知其不然也。盖包谓乃处遂之子，欲言杲卿初无讨贼立节之意，由己父上书劝成之，以大其父功耳。观所载杲卿上禄山书，处遂等上杲卿书，田承嗣上史朝义疏，其文体如一，足知皆谓所撰也。又张通幽兄为逆党，又教王承业夺杲卿之功，终以反覆被诛，其行事如此，而包谓云初与处遂同上书劝杲卿为忠义，尤难信也。《旧传》云：‘钦凑、高邈同守土门，钦凑遣邈往幽州。’二将既握兵同镇土门，钦凑岂得擅遣邈往幽州！今从殷亮《杲卿传》，禄山自遣邈征兵是也。《河洛春秋》云：‘留同罗曳落河百人，’彼镇井陘，遏山西之军，重任也，岂百人所能守乎！殷《传》云：‘七千人守土门，’此七千人又非履谦一夕所能缚也。盖禄山留精兵百人以为钦凑腹心爪牙，其余皆团练民兵协从者耳，故履谦得醉之以酒，诛钦凑及百人而散其余耳。《河洛春秋》云：‘酒中置毒，’按时履谦等与钦凑同饮，岂得偏置毒于客酒中乎！今不取。《旧传》及殷《传》皆云钦凑姓蒋，今从《玄宗》、《肃宗实录》、《唐历》姓李。《玄宗实录》：‘十二月，己亥，杲卿杀贼将李钦凑，执何千年、高邈送京师。’按己亥，十五日也。而真卿以壬寅斩段子光，壬寅，十八日也。真卿既杀子光，乃报杲卿同举义兵。今从《旧传》，为二十三日丙午杀钦凑。《肃宗实录》又云：‘杲卿之斩钦凑等，因使徇诸郡，曰：‘今上使荣王为元帅，哥舒翰为副，征天下兵四十万，东向讨逆。’按《实录》，癸卯，始命翰为副元帅，计丙午，常山亦未知。今不取。《河洛春秋》云：‘十三郡悉举义兵归朝廷，’殷亮《颜氏行状》、《旧颜真卿传》、《唐历》皆云：‘十七郡归顺。’盖《河洛春秋》不数平原、景城、河间、饶阳先定者耳。《颜氏行状》曰：‘不款者六郡而已，’时魏郡亦未下，盖举其终数耳。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考《唐志》天卢龙郡，当是改平州北平郡为卢龙郡也。密云郡，本檀州安乐郡，天宝元年更郡名。渔阳郡，蓟州。汲郡，卫州。

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阳招贾循，邾城人马燧说循曰：‘邾城，汉潁川邾县之地，后魏置龙山县及南阳县。隋开皇初，改龙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辅城，南阳曰期城。大业初，改辅城曰邾城，废其城入焉。邾，

音夹。“禄山负恩悖逆，虽得洛阳，终归夷灭。公若诛诸将之不从命者，以范阳归国，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犹豫不时发。别将牛润容知之，以告禄山，禄山使其党韩朝阳召循。朝阳至范阳，引循屏语，使壮士缢杀之，灭其族；以别将牛廷玠知范阳军事。史思明、李立节将蕃、汉步骑万人击博陵、常山。马燧亡入西山，范阳郡之西山，南连上谷、中山之诸山。隐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禄山欲自将攻潼关，至新安，闻河北有变而还。《考异》曰《玄宗实录》：“十五年，正月，壬戌，禄山将犯潼关，次于新安，闻有备而还。”按禄山以此月丁酉陷东都，至壬戌凡二十六日，非乘虚掩袭也，岂得至新安然后知其有备乎！盖常山有变则幽蓟路绝，故惧而归耳。今从《肃宗本纪》。蔡希德将兵万人自河内北击常山。河内郡，怀州。

戊申，荣王琬薨，赠谥靖恭太子。

是岁，吐蕃赞普乞梨苏笼猎赞卒，子娑悉笼猎赞立。唐肃宗至德元载（丙申·七五六）是年七月，太子即位于灵武，始改元至德。

春，正月，乙卯朔，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考异》曰《幸蜀记》云：“以珣为左相，通儒为右相。”今从《实录》。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

李随至睢阳，有众数万。丙辰，以随为河南节度使，是载，始置河南节度使，治汴州，领陈留、睢阳、灵昌、淮阳、汝阴、谯、济阴、濮阳、淄川、琅琊、彭城、临淮、东海十三郡。以前高要尉许远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许远先仕于蜀，忤章仇兼琼，贬高要尉。史为许远坚守睢阳张本。濮阳客尚衡起兵讨禄山，以郡人王栖曜为衙前总管，攻拔济阴，杀禄山将邢超然。

颜杲卿使其子泉明、贾深、翟万德献李钦奏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师。张通幽泣请曰：“通幽兄陷贼，谓通儒也。乞与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许之。至太原，通幽欲自托于王承业，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为功，毁短杲卿，别遣使献之。杲卿起兵才八日，守备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考异》曰《河洛春秋》云：“十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齐至城下。”杲卿丙午始杀李钦奏，云乙未，误也。今从诸书。杲卿告急于承业，承业既窃其功，利于城陷，遂拥兵不救。杲卿昼夜拒战，粮尽矢竭，壬戌，城陷。《考异》曰《实录》：“登亥，城陷。”《河洛春秋》：“正月一日，城陷。”《旧·思明传》：“正月六日，围常山，九日，拔之。”今从《玄宗实录》、《唐历》、《旧纪》、《杲卿传》。贼纵兵杀万余人，执杲卿及袁履谦等送洛阳。《旧志》：常山郡，京师东北一千七百六十里，至东都一千一百三十六里。王承业使者至京师，玄宗大喜，拜承业羽林大将军，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数。征颜杲卿为卫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

杲卿至洛阳，禄山数之曰：“汝自范阳户曹，我奏汝为判官，不数年超至太守，杲卿为范阳户曹，禄山表为营田判官，假常山太守。何负于汝而反邪？”杲卿瞋目骂曰：“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禄山大怒，并袁履谦等缚于中桥之柱而之。中桥，天津中桥也。杲卿、履谦比死，骂不虚口。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

史思明、李立节、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钜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钜鹿郡，邢州。信都郡，冀州。文安郡，莫州。饶阳太守卢全诚独不从，思明等围之。河间司法李奂将七千人，景城长史李睟遣其子祀将八千人救之，皆为思明所败。

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考异》曰杜牧《张保皋传》曰：“安禄山

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以禄山从弟赐死，诏郭汾阳代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二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诏至，分汾阳兵东讨。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悉召军吏，出诏书读之，如诏约束。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按于时玄宗未幸蜀，唐之号令犹行于天下，若制书除光弼为节度使，子仪安敢擅杀之！杜或得于传闻之误也。今从《汾阳家传》及《旧传》。

甲子，加哥舒翰左仆射、同平章事，余如故。

置南阳节度使，以南阳太守鲁炅之，将岭南、黔中、襄阳子弟五万人屯叶北，以备安禄山。炅表薛愿为颍川太守兼防御使，南阳郡，邓州。襄阳郡，襄州。叶县，时属汝州。颍川郡，许州。庞坚为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坚，玉之曾孙也。庞玉，去隋归唐为将。

乙丑，安禄山遣其子庆绪寇潼关，哥舒翰击却之。

己巳，加颜真卿户部侍郎兼本郡防御使，真卿以李晔为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

史思明等围饶阳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考异》曰《玄宗实录》：「己亥，光弼以朔方马步五千，东出石门，收常山郡。」《河洛春秋》云：「光弼从大同城下领蕃、汉兵马步一万余人，并太原弩手三千人，救真定。」盖《实录》言朔方元领之兵，《河洛》言到真定之数耳。己亥，至常山，常山团练兵三千人杀胡兵，执安思义出降。光弼谓思义曰：「汝自知当死否？」思义不应。光弼曰：「汝久更陈行，视吾此众，可敌思明否？今为我计当如何？汝策可取，当不杀汝。」思义曰：「大夫士马远来疲弊，猝遇大敌，恐未易当；不如移军入城，早为备御，先料胜负，然后出兵。胡骑虽锐，不能持重，苟不获利，气沮心离，于时乃可图矣。思明今在饶阳，去此不二百里。《九域志》：真定至饶阳二百三十五里。思义盖指思明下营处言之。昨暮羽书已去，计其先锋来晨必至，而大军继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悦，释其缚，即移军入城。史思明闻常山不守，立解饶阳之围，明日未旦，先锋已至，思明等继之，合二万余骑，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东门出战，贼守门不退。光弼命五百弩于城上齐发射之，贼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为四队，使其矢发发相继，贼不能当，敛军道北。光弼出兵五千为枪城于道南，夹呼沱水而陈，贼数以骑兵搏战，光弼之兵射之，人马中矢者太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贼步兵五千自饶阳来，昼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门南逢壁，度憩息。九门县，属常山郡，在郡东。宋白曰《战国策》云：「本有九室而居，赵武灵王改为九门县。」光弼遣步骑各二千，匿旗鼓，并水潜行，至逢壁，贼方饭，纵兵掩击，杀之无遗。思明闻之，失势，退入九门。时常山九县，真定、藁城、石邑、九门、行唐、井陉、平山、获鹿、灵寿，凡九县。七附官军，惟九门、藁城为贼所据。光弼遣裨将张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石邑县自汉以来属常山郡，在郡西南。戍兵多于余县者，所以通太原之路也。宋白曰：隋改汉上曲阳县为石邑，寻移石邑于井陉县，于旧石邑县置恒阳县，以在恒山之阳为名。则此石邑在井陉也。余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吴王祗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上，谓玄宗。贾贲前至雍丘，有众二千。先是，谯郡太守杨万石以郡降安禄山，逼真源令河东张巡使为长史，西迎贼。巡至真源，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雍丘县，汉、晋属陈留郡，后魏属汤夏郡，隋属梁郡，唐属汴州。谯郡，亳州。老子，苦县人，有祠在焉，唐祖之，故改县曰真源。《九域志》：县在谯郡西七十里。起兵讨贼，吏民乐从者数千人，巡先精兵千人西至雍丘，与贾贲合。

初，雍丘令令狐潮以县降贼，贼以为将，使东击淮阳，救兵于襄邑，破之，淮阳郡，陈洲。宋白曰：襄邑县，《春秋》宋襄牛地也，宋襄公葬焉，故曰襄陵，今墓在县西北隅。秦始皇以承匡县卑湿，遂徙于襄陵，

又以陵字犯讳,改为襄邑。俘百余人,拘于雍丘,将杀之,往见李庭望,淮阳丘遂杀守者,潮弃妻子走,故贾贲得以其间入雍丘。《考异》曰《肃宗实录》曰:“雍丘令令狐潮据城以应禄山,百姓有违令者百余人,将杀之。觐者报官军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缚,仆于地,令人守之,遽出军以御官军。缚者忽一人幸脱,杀守者,互解其缚,闭城门以拒潮,相持累日。贲闻之,入其城,领众杀潮母、妻及子,以坚人志。”《旧·张巡传》:“潮欲以城降贼,民吏百余人不从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将斩之。会贼来攻城。潮遽出斗,而反接者自解其缚,闭城门拒潮,召贲,贲与巡引众入雍丘。”《新传》:“潮举县附贼,遂自将东败淮阳兵,虏其众,反接在廷,将杀之,暂出行部。淮阳兵更解缚起,杀守者,迎贲等人。潮不得归,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按潮既以城降贼,贼来即当出迎,岂有更出斗者。今从李翰《张中丞传》及《新传》。庚子,潮引贼精兵攻雍丘,贲出战,败死。张巡力战却贼,因兼领贲众,自称吴王先锋使。

三月,乙卯,潮复与贼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四万余众奄至城下,众惧,莫有固志。巡曰:“贼兵精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小折,然后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帅千人,分数队,开门突出。巡身先士卒,直冲贼陈,人马辟易,贼遂退。明日,复进攻城,设百礮环城,礮与砲同。楼堞皆尽,巡于城上立木栅以拒之。贼蚁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贼不得上。时伺贼隙,出兵击之,或夜缒斫营。积六十余日,大小三百余战,带甲而食,裹疮复战,贼遂败走。巡乘胜追之,获胡兵二千人而还,军声大振。

初,户部尚书安思顺知禄山反谋,因入朝奏之。及禄山反,上以思顺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与之有隙,事见上卷天宝十载。使人诈为禄山遗思顺书,于关门擒之以献。且数思顺七罪,请诛之。丙辰,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皆坐死,家属徙岭外。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仪至朔方,益选精兵。戊午,进军于代。此代,谓代州。

戊辰,吴王祗击谢元同,走之,拜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

壬午,以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考异》曰《实录》云:“乙丑,光弼收赵郡。”按壬午,三月二十九日;乙丑,十二日也。《河洛春秋》收赵郡在四月,今从之。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真卿以张澹为支使。

先是,清河客李萼,《考异》曰《颜氏行状》作“李华”,今从《旧传》。年二十余,为郡人乞师于真卿曰:“公首唱大义,河北诸郡恃公以为长城。今清河,公之西邻,清河郡,贝州。《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贝州二百三十里。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贍北军,谓之‘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库,谓武后时也。今有五十余万事。一物可以给一事,因谓之事。户七万,口十余万。窃计财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强。公诚资以士卒,抚而有之,以二郡为腹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训练,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邻!虽然,借若诺子之请,则将何为乎?”萼曰:“清河遣仆衔命于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师以尝寇也,亦欲观大贤之明义耳。今仰瞻高意,未有决辞定色,仆何敢遽言所为哉!”真卿奇之,欲与之兵。众以为萼年少轻虏,徒分兵力,必无所成,真卿不得已辞之。萼就馆,复为书说真卿,以为:“清河去逆效顺,奉粟帛器械以资军,公乃不纳而疑之。仆回轅之后,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系托,将为公西面之强敌,公能无悔乎?”真卿大惊,遽诣其馆,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执手别。真卿问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为乎?”萼曰:“闻朝廷遣程千里将精兵十万出崞口讨贼,崞口,在洺州邯郸县西,盖即壶关之险也。又按《旧唐书》,崞口,在湘州西山。崞,音郭。贼据险拒之,不得前。今当引兵先击魏郡,执禄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纳旧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人,分兵开崞口,出千里之师,因讨汲、邺以北至于幽陵郡县之未下者,幽陵,即谓幽州。平原、清河帅诸同盟,合兵十万,南临孟津,分兵循河,据守要害,制其北

走之路。计官军东讨者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西向者亦不减十万。公但当表朝廷坚壁勿战，不过月余，贼必有内溃相图之变矣。”真卿曰：“善！”命录事参军李择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将其兵，平原县，属平原郡，古平原郡治焉，故城在今县西南二十五里。今县治，北齐所筑城。时平原郡治安德县。会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军于堂邑西南。宋白曰：堂邑县，属博平郡，本汉清县、发干二县地，隋开皇十六年于此置堂邑县，因县西北有堂邑故城为名。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恭等将二万余人来逆战，三郡兵力战尽日，魏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捕虏千余人，得马千匹，军资甚众。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军声大振。

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真卿以书召之并力，北海郡，青州。进明将步骑五千度河，真卿陈兵逆之，相揖，哭于马上，哀动行伍。进明屯平原城南，休养士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军权稍移于进明矣，真卿不以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让进明，进明奏其状，取舍任意。敕加进明河北招讨使，择交、冬馥微进资级，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录。进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录事参军长安第五琦劝进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考异》曰《颜氏行状》云：“进明失律于信都城下，有诏抵罪，公纵之，使赴行在，进明之全，乃公之护也。今从《旧传》。”又《唐历》：“三月四日乙酉，真卿充河北采访使。时进明起义兵，北渡河，与真卿同经略。六月，真卿破袁知泰于堂邑。”进明再拔信都，统纪皆在三月。《旧纪》破知泰，拔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无乙酉，乙酉，四月二日也。今从《统纪》。

李光弼与史思明相守四十余日，思明绝常山粮道。城中乏草，马食荐藉。光弼以车五百乘之石邑取草，之，往也。将车者皆衣甲，弩手千人卫之，为方陈而行，贼不能夺。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张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子仪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余万。甲午，子仪、光弼与史思明等战于九门城南，宋白曰：九门县，战国赵邑。《战国策》云本有九室而居，赵武灵王改为九门县。思明大败。中郎将浑瑊射李立节，杀之。瑊，释之之子也。思明收余众奔赵郡，蔡希德奔钜鹿。思明自赵郡如博陵，时博陵已降官军，思明尽杀郡官。河朔之民苦贼残暴，所至屯结，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及郭、李军至，争出自效。庚子，攻赵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虏掠，光弼坐城门，收所获，悉归之，民大悦。子仪生擒四千人，皆舍之，斩禄山太守郭献璆。璆，音求。光弼进围博陵，十日，不拔，引兵还恒阳就食。恒阳，即恒山郡，以其地在恒山之阳也，唐置恒阳军于郡北。又博陵郡有恒阳县，汉之上曲阳县也，隋改为恒阳县，在博陵西十里。

杨国忠问士之可为将者于左拾遗博平张镐及萧昕，镐、昕荐左赞善大夫永寿来镇，武德二年分新平置永寿县，属郿州。丙午，以瑱为颍川太守。贼屡攻之，瑱前后破贼甚众，加本郡防御使，人谓之“来嚼铁”。

安禄山使平卢节度使吕知海诱安东副大都护马灵，杀之。马灵，即夫蒙灵也。开元二年，徙安东都护府于平州，天宝二年，徙于辽西故郡城。平卢游奕使武陟刘客奴，武陟，汉怀县地，隋开皇十六年分置武陟县，时属河内郡。先锋使董秦及安东将王玄志同谋讨诛知海，遣使踰海与颜真卿相闻，请取范阳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贾贲赍粮及战士衣助之。真卿时惟一子颇，才十余岁，使诣客奴为质。朝廷闻之，以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董秦为平卢兵马使。

南阳节度使鲁炅立栅于湓水之南，安禄山将武令珣、毕思琛攻之。

——以上卷二一七

五月，丁巳，炅众溃，走保南阳，炅不书姓，承上卷安禄山将攻鲁炅事也。炅自颍川走保南阳。《考异》曰：《玄宗实录》云：“炅携百姓数千人奔顺阳川。”今从《旧传》。贼就围之。太常卿张垍荐夷陵太守虢王巨

有勇略,上征吴王祗为太仆卿,夷陵郡,峡州。上,亦谓玄宗,自灵武即位后,玄宗称“上皇”,称肃宗为“上”。以巨为陈留、谯郡太守、河南节度使,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陈留郡,汴州。谯郡,亳州。此二郡太守也。是年升五府经略讨击使为岭南节度使,领广、韶、循、潮、康、泷、端、新、封、春、勤、罗、潘、高、思、雷、崖、琼、振、儋、万安、军(藤)二十二州,治广州。黔中节度使赵国珍、赵国珍,牂柯别部充州蛮酋赵君道之裔。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以国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护五溪十余年,天下方乱,其所部独宁。按《新书·方镇表》:开元二十六年,黔州置五溪诸州经略使,天宝十四载,增领守捉使,代宗大历四年,始置辰、溪、巫、锦、叶五州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宪宗元和三年,黔州观察增领涪州,唐末,始于黔州置节镇。疑此时赵国珍未得建节。至明年《通鉴》中置黔中节度,必有所据。南阳节度使鲁灵。国珍,本牂柯夷也。牂,音臧。柯,音哥。戊辰,巨引兵自蓝田出,趣南阳。贼闻之,解围走。

令狐潮复引兵攻雍丘。潮与张巡有旧,于城下相劳苦如平生,潮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渐而退。

郭子仪、李光弼还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数万踵其后,子仪选骁骑更挑战,三日,至行唐,即汉南行唐县,属常山郡。《九域志》:在郡北五十五里。贼疲,乃退。子仪乘之,又败之于沙河。沙河在新乐、行唐二县之间。蔡希德至洛阳,安禄山复使将步骑二万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助思明,合五万余人,而同罗、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仪至恒阳,思明随至,子仪深沟高垒以待之。贼来则守,去则追之,昼则耀兵,夜斫其营,贼不得休息。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考异》曰《河洛春秋》以此为光弼语,《汾阳家传》作子仪语,盖二人共议耳。壬午,战于嘉山,据《旧史·安禄山传》:嘉山在常山郡东。魏收《地形志》:中山郡上曲阳县有嘉山。上曲阳,即唐之恒阳也。《考异》曰《实录》云“六月壬午”,按《长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二十九日也。《汾阳家传》、《旧·禄山传》亦云“六月,战嘉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破贼于嘉山。”今从《实录》而改其月。大破之,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人。思明坠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枪归营,奔于博陵。光弼就围之,军声大振。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考异》曰《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德从东都见禄山,禄山又与马步二万人,至邢州取尧山、招庆,射赵州东界,效曲、鼓、鹿城间,渡湾池水,入无极,至定州。牛介从幽州占归、檀、幽、易,兼大同、玄、蜡共万余人,帖思明。思明军既壮,共五万余人,其中精骑万人,悉是同罗、曳落河,精于驰突。光弼以十五万众顿军恒阳,樵采往来,人有难色,召有策者试之。时赵州司户参军先臣亡父包处遂上书与光弼曰:思明用军,惟将劲悍,观其举措,实谓无谋。昔秦、赵争山,先居者胜,岂不为劳逸势倍,高下相悬。今宜重出军,人有臂力者五万,被甲两重,陌刀各二。东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于山上设伏,后出二千人山东取粮。贼见必追之,则奔山上。伏兵与一百面鼓,应山上。避贼百姓,壮者亦与器械,令随大军,老弱者令居险固守,遥为声援。贼必围山攻之。城内出五万人,择将二人统之,各领二万,一将于南面,一将于城北门出。贼营悉在山东,其军夜出,长去贼三十里行,广张左右翼,以天晓合围。其军每二十五为队,每队置旗两口,冬冬鼓子一具,围落才合,则动鼓子,贼必不测人之多少。然于城东门外出军一万人,布掌底陈,山上亦击鼓而下,齐攻之,必克胜。”光弼以为然,乃出朔方计会,出人取粮。贼果然来袭,即奔山上。至六月二十五日,依前计大破贼于嘉山阵,斩首数万级,生擒数千。思明落马步走,至暮,拄折枪归营。希德中枪索,押衙刘旻斩断而走。生擒得旻。至二十六日,覆阵。二十七日,有诏至恒阳,云潼关失守,驾幸灵武。包谓专欲归功其父,而它书皆无之。今不取。渔阳路再绝,渔阳,即谓范阳也。范阳郡,幽州。其后又分置蓟州渔阳郡,二郡始各有分界。然范阳节度尽统幽、易、平、檀、妫、燕等州,贼之根本实在范阳也。唐人于此时多以范阳、渔阳通言之,白居易诗所谓“渔阳鼙鼓动起来”,是以范阳通为渔阳也。前此颜果卿以常山反正,渔阳路绝矣,果卿败而复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

禄山大惧,召高尚、严庄诘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

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尚、庄惧，数日不敢见。田乾真自关下来，为尚、庄说禄山曰：“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今四方军垒虽多，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陈，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尚、庄皆佐命元勋，陛下一旦绝之，使诸将闻之，谁不内惧！若上下离心，臣窃为陛下危之！”禄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庄，置酒酣宴，自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考异》曰《禄山事迹》作“阿法”，今从《唐历》、《统纪》、《旧传》。禄山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考异》曰《玄宗实录》云：“或劝翰：留兵二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杨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按翰若回兵诛国忠，则正与禄山无异。思礼劝翰抗表言国忠罪犹不敢，况敢举兵乎！事必不然。且翰虽心许，它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进，故国忠及其党疑惧，恐翰回兵诛之，其实翰无此心也。若果欲诛国忠，则安肯恸哭出关乎！《幸蜀记》云：“翰使王思礼至陕郡，见贼伪御史中丞、无敌将军、平西大使崔乾祐，令传檄与禄山，数其干纪乱常，背天逆理，且曰：‘若面缚而来，束身归死，赦尔九族，罪尔一身。如更屈强王师，迟疑未决，大军一鼓，玉石俱焚。尔审思之，悔无及矣。’按翰与乾祐方对垒相攻，思礼军中大将，岂可使责骂禄山之檄诣乾祐乎！必无此理。今不取。翰不应。思礼又请以三十骑劫取以来，至潼关杀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或说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乃奏：‘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时监牧、五坊、禁苑之卒，率谓之小儿。上许之，使剑南军将李福德等领之。又募万人屯灊上，令所亲杜乾运将之，名为御贼，实备翰也。翰闻之，亦恐为国忠所图，乃表请灊上军隶潼关。六月，癸未，召杜乾运诣关，因事斩之，国忠益惧。

会有告崔乾祐在陕，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此禄山之用间也。上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国忠疑翰谋己，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丙戌，引兵出关。逗，音豆。趣，读曰促。《考异》曰《幸蜀记》曰：“贼将崔乾祐于陕郡西潜锋蓄锐，卧鼓偃旗，而侦者奏云，贼全无备。上然之。”又曰：“玄宗久处太平，不练军事，既被国忠眩惑，中使相继督责于公，不得已，抚膺恸哭久之，乃引师出关。国忠又令杜乾运领所募兵于冯翊境上，潜备哥舒公。公曰：‘今军出关，势十全矣。更置乾运于侧以为疑军，人心忧疑，即不俟见贼，吾军溃矣。必当并之以除内忧。’遂令衙前总管叱万进追军，诫之曰：‘若不受追，即便斩头来。’乾运果不肯赴。进诈词如欲叛哥舒，窃请见。乾运遂喜，遽见之。与语，进忽抽佩刀曰：‘奉处分，取公头。’乾运惊惧。其左右悉新招募者，悉投仗散走，进遂斩乾运，携首至于军门，众皆慑气，乃统其军赴关。”按翰若擅杀乾运而夺其军，则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关乎！盖奏乞以其军隶潼关，朝廷已许之，翰召乾运受处分，或有所违拒，因托军法以斩之耳。凌准《邠志》云：“郭子仪、李光弼将进军，开朝廷议出潼关，图复陕、洛，二公议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贼素知诸军乌合，不足以战。今禄山悉锐南驰宛、洛，贼之余众尽委思明，我且破之，便覆其巢。质叛徒之族，取禄山之首，其势必矣。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乃陈利害以闻，且请固关无出。《唐历》：‘会侦人自陕至云：崔乾祐所将众不满四千，不足图也。’上大悦。《旧·翰传》：‘翰既斩乾运，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今兼采之。

己丑,遇崔乾祐之军于灵宝西原。灵宝县更名,见二百十五卷天宝元年。乾祐据险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军与乾祐会战。《考异》曰《肃宗实录》:“乙酉,翰与乾祐会战。”《旧传》:“四日,次灵宝西原。八日,与贼并战。《新传》:“丙戌,次灵宝西原。庚寅,与乾祐战。”按翰军既遇贼,必不留四日然后战。《玄宗实录》:“丙戌,翰出关。己丑,遇贼。庚寅,战。”此近是,今从之。《幸蜀记》亦然。乾祐伏兵于险,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观军势,见乾祐兵少,趣诸军使进。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祐所出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军望而笑之。乾祐严精兵,陈于其后。兵既交,贼偃旗如欲遁者,官军懈,不为备。须臾,伏兵发,贼乘高下木石,出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考异》曰《幸蜀记》曰:“野中先有官草,积数十堆,因风焚之。”今从《旧传》。火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祐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或弃甲窜匿山谷,或相挤排入河溺死,器声振天地,贼乘胜蹙之。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河北军,翰所自将者也。翰独与麾下数百骑走,自首阳山西渡河入关。首阳山当是首山,衍“阳”字。首山在蒲州河东县界,与湖城县之荆山隔河相对。关外先为三塹,皆广二丈,深丈,人马坠其中,须臾而满,余众践之以度,士卒得入关者才八千余人。辛卯,乾祐进攻潼关,克之。

翰至关西驿,揭榜收散卒,欲复守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以百余骑围驿,入谓翰曰:“贼至矣,请公上马。”翰上马出驿,归仁帅众叩头曰:“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谓军败必诛也。事见上卷上年。请公东行。”翰不可,欲下马。归仁以毛絮其足于马腹,及诸将不从者,皆执之以东。会贼将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阳。安禄山问翰曰:“汝常轻我,事见二百十六卷天宝十一载。今定何如?”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李祗,即谓吴王祗。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禄山大喜,以翰为司空、同平章事。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不忠不义。”执而斩之。翰以书招诸将,皆复为责之。禄山知不效,乃囚诸苑中。东都苑中也。潼关既败,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河东郡,蒲州。华阴郡,华州。冯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所在守兵皆散。

是日,翰麾下来告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及暮,平安火不至《六典》唐镇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时守兵已溃,无人复举火。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具储待,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惶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朝罢,则左右三卫立仗者皆休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

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灵昌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托以剑南节度大使颖王璣将赴镇,令本道设储待。是日,上移仗北内。唐都长安,以太极宫为西内,大明宫为东内,兴庆宫为南内,北内当在玄武门内。又以地望言之,则自兴庆宫移仗归大明宫,兴庆宫在南,大明宫在北,故亦谓大明宫为北内。《考异》曰《幸蜀记》:“上遣中使曹仙领千人南鼓于春明门外,又令烧闲厩草积,火焰燎天。上将乘马,杨国忠谏,以为:当谨守宗祧,不可轻动。”韦见素力争,以为:“贼势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避狄。”国忠暗与贼通,其言不可听。往返数四,上乃从见素议。加魏方进御史大夫,充

前路知顿使。按贼陷潼关，銮舆将出，人心已危，岂有更击鼓烧草以惊之！国忠久蓄幸蜀之谋，见素乃其所引，岂得上前有此争论！此盖宋巨欲归功见素，事乃近诬。今不取。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延秋门，唐长安禁苑之西门也。程大昌《雍录》有《汉唐要地参出图》，唐禁苑西北，包汉长安故城。未央宫，唐后改为通光殿，西出即延秋门。《考异》曰《幸蜀记》云：“丙申，百官尚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误也。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史记玄宗有君人之言。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唐朝会之制：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一曰供奉仗，以左右卫为之。二曰亲仗，以亲卫为之。三曰勋仗，以勋卫为之。四曰翊仗，以翊卫为之。五曰散手仗，以亲、勋、翊卫为之。平明，传点毕，内门开，百官入立班，皇帝升御坐，金吾将军一人奏左、右厢内外平安，通事舍人赞，宰相、两省官再拜升殿，内谒者承旨唤仗，左、右羽林将军勘以木契，自东西阁而入。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内外仗队，七刻乃下。常参奏朝日，六刻即下。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崔光远、边令诚帅人救火，又募人摄府、县官分守之，杀十余人，乃稍定。光远遣其子东见禄山，令诚亦以管钥献之。

上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士使扑灭乃来。玄宗始置内侍监，秩三品，以高力士及袁思艺为之。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谕郡县置顿。食时，至咸阳望贤宫，咸阳县，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贤宫，在县东。洛卿与县令俱逃，中使征召，吏民莫有应者。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胡饼，今之蒸饼。高似孙曰：胡饼，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鸿《前赵录》：石虎讳胡，改胡饼曰麻饼。《细素杂记》曰：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易其名曰炉饼。以为胡人所啗，故曰胡饼也。于是民争献粝饭，粝，……粗也。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考异》曰《唐历》：“至望贤顿，御马病。上曰：‘杀此马，拆行宫舍木煮食之。’众不忍食。《幸蜀记》：‘至望贤宫，行从皆饥。上入宫，憩于树下，怫然若有弃海内之意。高力士觉之，遂抱上足，呜咽开谕，上乃止。《肃宗实录》：‘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献上皇。《天宝乱离记》：‘六月十一日，大驾幸蜀，至望贤宫，官吏奔窜。迨曛黑，百姓有稍稍来者。上亲问之：‘卿家有饭否？不择精粗，但且将来。’老幼于是竞担挈壶浆，杂之以麦子饭，送至上前。先给兵士，六宫及皇孙已下，咸以手掬而食。顷时又尽，犹不能饱。既乏器用，又无钁烛，从驾者枕藉寝止，长幼莫之分别，赖月入户庭，上与六宫、皇孙等差异焉。”按上九日幸蜀，温畬云“十一日”非也。余则兼采之。上皆酬其直，慰劳之。众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事见上卷上年。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俄而尚食举御膳而至，尚，主也。主御膳之官，有奉御，有直长。“而”，一作“以”。上命先赐从官，然后食之。令军士散诣村落求食，期末时皆集而行。夜将半，乃至金城。金城县，属京兆，本始平县，中宗景龙二年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更名金城，在京城西八十五里。县令亦逃，县民皆脱身走，饮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给。时从者多逃，内侍监袁思艺亡去，驿中无灯，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王思礼自潼关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

丙申，至马嵬驿，金人《疆域图》：马嵬驿，在京兆兴平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

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马嵬驿之西门也。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宰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撻，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仗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京兆府司录参军，正七品上。武德初，改州主簿曰录事参军，掌正违失，洩符印，开元元年改曰司录。”今众怒难犯，引《左传》郑子产之言：“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下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冠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谔，见素之子也。国忠妻裴柔，裴柔，故蜀倡也。与其幼子晞及虢国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陈仓，县令薛景仙帅吏士追捕，诛之。

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弃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之，往也。或言还京师。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韦谔曰：“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考异》曰：《幸蜀记》曰：“上意将幸西蜀，有中使常清奏曰：‘国忠久在剑南，又诸将吏或有连谋，虑远防微，须深详议。’中官陈全节奏曰：‘太原城池固，莫之比，可以久处，请幸北京。’中官郭希奏曰：‘朔方地近，被带山河，镇遏之雄，莫之与比。以臣愚见，不及朔方。’中使骆承休奏曰：‘姑臧一郡，尝霸中原，秦、陇、河、兰，皆足征取，且巡陇右，驻蹕凉州，翦彼鲸鲵，事将取易。左右各陈其意见者十余辈。高力士在侧而无言，上顾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虽固，地与贼邻，本属禄山，人心难测。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达朝章，卒难教驭。西凉悬远，沙漠萧条，大驾顺动，人马非少，先无备拟，必有阙供，贼骑起来，恐见狼狈。剑南虽窄，土富人繁，表里江山，内外险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然之。即除韦谔御史中丞，充置顿使。今从《唐历》。上询于众，众以为然，乃从之。及行，父老皆庶道请留，曰：‘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上为之按辔久之，乃令太子于后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须臾，众至数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远冒险阻，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稟进止。’涕泣，跋马欲西。跋马者，勒马使回转也。建宁王倓与李辅国执鞚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记》曰：‘凡为人子，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考异》曰：《旧·宦者传》：‘李靖忠启太子，请留，张良娣赞成之。’按太子独还宣慰百姓，良娣不在旁，何以得赞成留计！今不取。《天宝乱离记》：‘大驾至岐州，上取褒斜路幸蜀，储皇取彭原路抵灵武。’此误也。广平王俶亦劝太子留。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驰白上。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仗内六厩，飞龙厩为最上乘马。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号泣而已。上已南返，而太子留在后，故南向号泣。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张良娣在军中，自此构建宁之祸。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

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岐山县在扶风郡东北,后周天和四年割泾州郿县之南界置三龙县,隋开皇十六年移于岐山南十里,改为岐山县。大业九年移于今县东北八里,唐武德元年移于岐阳县界张堡垒,七年移理龙尾驿城,贞观八年又移理石猪驿。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过,宿扶风郡。士卒潜怀去就,往往流言不逊,陈玄礼不能制,上患之。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上命悉陈之于庭,召将士入,临轩谕之曰:“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菱涉至此,草行为菱,水行为涉。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霑襟。众皆哭,曰:“臣等死生从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听卿。”自是流言始息。玄宗于此,有楚昭王去国谕父老之意。然玄宗之为是言也,出于不得已。

太子既留,莫知所适。广平王俶曰:“日渐晏,此不可驻,众欲何之?”皆莫对。建宁王倓曰:“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事见二百十三卷开元十五年。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时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贼人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众皆曰:“善!”至渭滨,遇潼关败卒,误与之战,死伤甚众。已,乃收余卒,择渭水浅处,乘马涉渡,无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文明元年,分京兆之醴泉、始平、好畤、武功、醴州之永寿县,置奉天县,以奉乾陵,在长安西北一百五十里。比至新平,比,及也。通夜驰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过半,所存之众不过数百。新平太守薛羽弃郡走,太子斩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斩之。新平郡,醴州。安定郡,泾州。

庚子,以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等副大使。辛丑,上发扶风,宿陈仓。

太子至乌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乌氏,汉县,故墟在彭原东南。据《旧书》,乌氏,驿名。唐曰:是年改乌氏曰保定。余按保定县本汉安定县,唐为泾州治所,在彭原西一百二十里。保定县固是此年更名,然非乌氏之地。彭原郡,宁州,本北地郡,天宝元年更郡名。氏,音支。献衣及糗粮。至彭原,募士,得数百人。是日至平凉,平凉郡,原州。阅监牧马,得数万匹,又募士,得五百余人,军势稍振。

壬寅,上至散关,散关,在陈仓县西南。分扈从将士为六军。使颖王璣先行诣剑南,《考异》曰:《肃宗实录》:“七月,景寅,上皇入剑门,幸普安郡,命颖王璣先入界。”今从《玄宗实录》。康骕《剧谈录》:“上至骆谷山,登高望远,呜咽流涕,谓高力士曰:‘吾昔若取九龄语,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玄宗入蜀不自骆谷,康骕误也。《旧·张九龄传》曰:“上皇在蜀,思张九龄之先觉,下诏赠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案其诏,乃德宗赠九龄司徒诏也。《张九龄事迹》云:“建中元年七月诏。”《旧传》误也。寿王瑁等分将六军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河池郡,凤州。崔圆奉表迎车驾,具陈蜀土丰稔,甲兵全盛。上大悦,即日,以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长史如故。以陇西公瑁为汉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瑁,璘之弟也。汝阳王琎,宁王宪之嫡长子。

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初,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而都护实从翰在北岸,不死,又不与火拔归仁俱降贼。上乃以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考异》曰:《肃宗实录》:“即位之日,以泌为河西、耀为陇右节度使。”或者玄宗已命以二镇,二人至灵武见肃宗,又加新命乎?《唐历》作“周泌”,今从《玄宗实录》。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俱之镇,突厥之皋兰州、兴善府,思结之林州、金水州、贺兰州、卢山府,皆羁属河西。又陇右道有突厥州三,府二十七。招其部落。以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戊申,扶风民康景龙等自相帅击贼所署宣慰使薛总,斩首二百余级。庚戌,陈仓令薛景仙杀贼守将,克扶风而守之。

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关,凡十日,乃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考异》曰:《肃宗实录》、《禄山事迹》惟载七月丁卯、己巳,禄山害诸妃、主。诸书皆无贼入长安之日。惟《乱离记》云:“六月二十三日,孙孝哲等攻陷长安,害诸妃、主、皇孙。”七月一日,禄山遣殿中御史张通儒为西京留守。此书多牴牾,不足为据。然以月日计之,贼以六月八日破潼关,其入长安必在此月内矣。《新传》云:“贼不谓天子能遽去,驻兵潼关十日,乃西行,时已至扶风。”按玄宗十六日至扶风县,十七日至扶风郡,若贼驻潼关十日,则于时未能至长安也。又云:“禄山使张通儒守东京,田乾真为京兆尹。”又云:“禄山未至长安,士人皆逃入山谷,群不逞剽左藏大盈库,百司帑藏竭,乃火其余。禄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按《旧传》,通儒为西京留守。遍检诸书,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新传》误也。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使安忠顺、严、忠顺“改守忠”,将兵屯苑中,以镇关中。此西京苑中也。老哲为禄山所宠任,尤用事,常与严庄争权,禄山使监关中诸将,通儒等皆受制于孝哲。孝哲奢侈,果子杀戮,贼党畏之。禄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陈希烈以晚节失恩,怨上,与张均、张垪等皆降于贼。陈希烈以罢相失职,张均、张垪恨不大用,故皆降贼。禄山以希烈、垪为相,自余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贼势大炽,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得扶风则西胁汧、陇,围南阳则南侵江、汉。崔乾祐乘潼关之捷,北取河东。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李光弼围博陵未下,闻潼关不守,解围而南。史思明踵其后,光弼击却之,与郭子仪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浦将景城、河间团练兵守常山。浦,音甫。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袭范阳,未至,史思明引兵逆击之,正臣大败,弃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余人。初,颜真卿闻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敛军还平原,以待光弼之命。闻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复区处河北军事。

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杜鸿新、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朔方所统有三受降城,及丰安、定远、振武三城,皆在黄河外。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灵、盐二州皆有盐池,故置判官。相与谋曰:“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灵武兵食完富,灵武郡,灵州,朔方节度使治所。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乃使涵奉笺于太子,且藉朔方士马、甲兵、谷帛、军须之数以献之。涵至平凉,太子大悦。会河西司马裴冕入为御史中丞,至平凉见太子,亦劝太子之朔方,太子从之。鸿渐,暹之族子,杜暹,开元中为相。涵,道之曾孙也。道,永安王孝基兄子,嗣孝基后。鸿渐、漪使少游居后,葺次舍,庀资储,庀,……具也。自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轡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少游盛治宫室,帷帐皆仿禁中,饮膳备水陆。秋,七月,辛酉,太子至灵武,悉命撤之。史言肃宗以此成兴复之功。

甲子,上至普安,普安郡,剑州。宪部侍郎房琯来谒见。上之发长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阳,谓高力士曰:“朝臣谁当来,谁不来?”对曰:“张均、张垪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连戚里,谓垪尚主也。是必先来。时论皆谓房琯宜为相,而陛下不用,又禄山尝荐之,恐或不来。”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问均兄弟,对曰:“臣帅与偕来,逗遛不进,观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顾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天宝十一载,改刑部曰宪部,吏部曰文部。

初,张洎尚宁亲公主,宁亲公主自兴信徙封,上女也。听于禁中置宅,宠渥无比。陈希烈求解政务,事见上卷天宝十三载。上幸洎宅,问可为相者。洎未对。上曰:“无若爱婿。”洎降阶拜舞。既而不用,故洎怀怏怏,上亦觉之。是时均、洎兄弟及姚崇之子尚书右丞弈、萧嵩之子兵部侍郎华、韦安石之子礼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尝曰:“吾命相,当遍举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自初张洎以下,史皆追叙前事。

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冕等言曰:“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歔。自此以后,凡书上者,皆谓肃宗也。尊玄宗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至是方改天宝十四载为至德元载。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贇为之。关内采访使以京官领,无治所,今改为节镇,治安化,领京兆、同、岐、金、商五州。安化县本隋之弘化县,天宝元年更名,并更庆州弘化郡为安化郡。蒲关,即蒲津关。以陈仓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义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天水郡,秦州。时塞上精兵皆选入讨贼,惟余老弱守边,文武官不满三十人。披草莱,立朝廷,制度草创,武人骄慢。大将管崇嗣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奏弹之,系于有司。上特原之,欢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孙也。郑王元懿,高祖之子。旬日间,归附者渐众。

张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从上来朔方。时从兵单寡,良娣每寝,常居上前。上曰:“御寇非妇人所能。”良娣曰:“苍猝之际,妾以身当之,殿下可从后逸去。”至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上止之,对曰:“此非妾自养之时。”上以是益怜之。为良娣挟宠当权得祸张本。良娣,秩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甲子,太子即位于灵武,丁卯,上皇下此制,盖道里相去辽远,蜀中未之知也。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陇西郡,渭州。刘秩必房琯所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岷为都副大使,节度都副大使也。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广陵郡,扬州。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诸道各有节度使,以诸王为都使以统之;其不赴镇者,都副大使摄统。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依前为节度使也。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时琦、珙皆不出闾,惟璘赴镇。为璘举兵作乱张本。置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阳等九郡。领襄州襄阳郡、邓州南阳郡、随州汉东郡、唐州淮安郡、均州武当郡、房州房陵郡、金州安康郡、商州上洛郡。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领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经略使为黔中节度,领黔中等诸郡。注见上年。分江南为东、西二道,东道领余杭,西道领豫章等诸郡。余杭郡,杭州。豫章郡,洪州。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汇,秩之弟也。

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霍国长公主,睿宗女,下嫁裴虚己。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剖其心,以祭安庆宗。安庆宗诛见上卷上年。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槌揭其脑盖,人凶门有骨盖,其上谓之脑盖,今方书所云天灵盖即其物。流血满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涣迎谒。隆州巴西郡,先天二年避上皇讳,更名阆州,天宝元年更名阆中。

郡更绵州金山郡曰巴西郡。《考异》曰《肃宗实录》作“辛未”，今从《玄宗实录》。《次柳氏旧闻》：“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昧，知顿使、给事中韦稠于墅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上不为之举。稠惧，乃注于他器，自引满于前。上曰：卿以我为疑也，始吾御宇之初，尝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年矣，未尝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给卿也。”从者闻之，无不感悦。《幸蜀记》：“上皇在巴西郡，宰臣请高力士奏蜀中气候温瘴，宜数进酒。上皇令高力士宣旨曰：朕本嗜酒，断之已久，终不再饮，深愧卿等意也。”力士因说：上皇开元四年，因醉怒杀一人，明日都不记得，犹召之。左右具奏，上怆然不言，乃赐御库绢五百匹用给丧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从兹断酒，虽下药，亦不辄饮。”按玄宗荒于声色，几丧天下，断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上皇与语，悦之，房琯复荐之，即日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韦见素为左相。涣，玄宗之孙也。中宗之复辟也，崔玄晖之功，列于五王。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闻，玄宗使与忠王游。忠王为太子，泌已长，上书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与太子为布衣交，太子常谓之先生。杨国忠恶之，奏徙蕲春，蕲春郡，蕲州。后得归隐，居颖阳。武后载初元年，分河南伊阙、嵩阳置武临县，开元十五年，更名颖阳，属河南府。上自马嵬北行，遣使召之，谒见于灵武。《考异》曰《旧传》云“谒见于彭原”，今从泌子繁所为《邺侯家传》，云“即位八九日矣”。上大喜，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上欲以泌为右相，泌固辞，曰：“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考异》曰《旧传》：“泌称山人，固辞官秩，得以散官宠之。（得，当作特。）解褐，拜银青光禄大夫，俾掌枢务。《邺侯家传》曰：‘初欲拜为右相，恐戎事，固辞爵，愿以客从，曰：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无以逼。”今从之。

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众。《考异》曰《肃宗实录》：“忽闻同罗、突厥背禄山走投朔方，与六州群胡共图河朔，诸将皆恐。上曰：‘因之招谕，当益我军威。’上使宣慰，果降者过半。”《旧·崔光远传》云：“同罗背禄山以厩马二千出至泾水，孙孝哲、安神威从而召之，不得，神威忧死。”陈翊《汾阳王家传》云：“安禄山多谲诈，更谋河曲熟蕃以为己属，使蕃将阿史那从礼领同罗、突厥五千骑伪称叛，乃投朔方，出塞门，说九姓府、六胡州，悉已来矣，甲兵五万，部落五十万，蚁集于经略军北。”按同罗叛贼，则当西出，岂得复至泾水！此《旧传》误也。若禄山使从礼伪叛，则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为怖死？又必须先送降款于肃宗，如此，则诸将当喜而不恐。贼之阴计，岂徒取河曲熟蕃也！盖同罗等久客思归，故叛禄山，欲乘世乱，结诸胡，据边地耳。《肃宗录》所谓“共图河朔”者，欲据河朔西方两道，犹言“河、陇”也。肃宗从而招之，必有降者，若云太多，则似太多。今参取诸书可信者存之。

贼遣兵寇扶风，薛景仙击却之。

安禄山遣其将高嵩以敕书、缯彩诱河、陇将士，大震关使郭英擒斩之。大震关，在陇州汧源县西陇山。

同罗、突厥之逃归也，长安大扰，官吏窜匿，狱囚自出。京兆尹崔光远以为贼且遁矣，遣吏卒守孙孝哲宅。孝哲以状白禄山，光远乃与长安令苏震帅府、县官十余人来奔。府，京兆府也。县，长安万年。己卯，至灵武，上以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考异》曰《天宝乱离记》：“禄山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通儒素憚侍中苗公晋卿、内史崔公光远。二人并伪于通儒处请复本职，通儒许之。由是微申存抚两街百姓，长安稍见宁帖，密宣谕人主苍惶西幸之意，老幼对泣，悲不自胜，皆感恩旨。苗公乘驴间道赴蜀奔驾，光远亦潜去焉。通儒素憚两公名德，内特宽之。”按《旧·苗晋卿传》：“潜遁山谷，南投金州，未尝受贼官。”今不取。以震为中丞。震，环之孙也。苏环事武后、中、睿三朝，历位台辅。禄山以田乾真为京兆尹。侍御史吕、右拾遗杨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继诣灵武，以、器为御史中丞，綰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唐制诰，皆中书舍人掌之。以他官掌制诰者，谓之知制诰。

上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考异》曰《段秀实别传》曰：“诏嗣业将安西五万众赴行在。”今从《旧传》。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且缓师以观变。绥德府折冲段秀实让嗣业曰：“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据《新书》，秀实自大堆府果毅迁绥德府折冲。李嗣业以战功，散阶转至特进，故称之。嗣业大惭，即白宰如数发兵，以秀实自副，将之诣行在。上又征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

敕改扶风为凤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今狐潮围张巡于雍丘，相守四十余日，是年五月，令狐潮再攻雍丘。朝廷声问不通。潮闻玄宗已幸蜀，复以书招巡。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白巡以兵势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斩之。士心益劝。

城中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潮惭，益兵围之。

巡使郎将雷万春于城上与潮相闻，贼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动。潮疑其木人，使谍问之，乃大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谓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言叛君附贼，未识君臣之伦也。未几，出战，擒贼将十四人，斩首百余级。贼乃夜遁，收兵入陈留，不敢复出。

顷之，贼步骑七千余众屯白沙涡。《九域志》：开封中牟县有白沙镇。杜预曰：梁国宁陵县北沙阳亭，春秋之沙随地也。巡夜袭击，大破之。还，至桃陵。司马彪《郡国志》：东郡燕县有桃城。燕县，唐为滑州柘城县。遇贼救兵四百余人，悉擒之。分别其众，妣、檀及胡兵，悉斩之，滎阳、陈留胁从兵，皆散令归业。妣州，汉潘县地。檀州，汉白檀县地。《续书》云：白檀县即右北平。《考异》曰《张中丞传》：“自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余日，潮大败而走”，则于时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几，潮又帅众来攻，谓巡曰：‘本朝危蹙，兵不出关’，则是潼关未破也。又巡答潮书：‘主上缘哥舒被衄，幸于西蜀，孝义皇帝收河、陇之马，取太原之甲，蕃、汉云集，不减四十万众，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门。蜀、汉之兵，吴、楚骁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则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后也。其曰‘前月二十七日，兵到土门’，盖围城中传闻之误也。又云：‘相守四十余日，潮收兵入陈留，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鲁灵败于叶。六月，哥舒翰败于潼关，上皇幸蜀，皇帝北巡灵武。六月九日，贼将瞿伯玉据围城。十二日，贼屯白沙涡。十四日夜，巡袭破之。七月十二日，潮、伯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后差舛，不可考。盖李翰亦得于传闻，不能精审。今但置关破以前事于五月，关破以后事于七月耳。旬日间，民去贼来归者万余户。

河北诸郡犹为唐守，常山太守王甫欲降贼，诸将怒，因击毬，纵马践踏之。时信都太守乌承恩麾下有望方兵三千人，诸将遣使者宗仙运帅父老诣信都，迎承恩镇常山。承恩辞以无诏命，仙运说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蓟，路通河、洛，有井陉之险，足以扼其咽喉。顷属车驾南迁，南迁，谓自长安南幸蜀也。蜀在长安南山之南。李大夫收军退守晋阳。李大夫，谓光弼也。王太守权统后军，欲举城降贼，众心不从，身首异处。大将军兵精气肃，远近莫敌，若以家国为念，移据常山，与大夫首尾相应，则洪勋盛烈，孰与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设备，常山既陷，信都岂能独全！”承恩不从。仙运又曰：“将军不纳鄙夫之言，必惧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报国，竞相结聚，屯据乡村，若悬赏招之，不旬日十万可致；与朔方甲士三千余人相参用之，足成王事。若舍要豁公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言信都之地，夷庚四达，非可居之以自安。譬如倒持剑戟，取败之道

也。’承恩竟疑不决。承恩，承玘之族兄也。乌承玘见二百十三卷开元二十年。玘，音此。《考异》曰：韩愈《包氏先庙碑》云：‘承恩，承洽之兄。’今从《新传》。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将兵万人南攻九门。旬日，九门伪降，伏甲于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坠城，鹿角伤其左胁，夜奔博陵。

彦真卿以蜡丸达表于灵武。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领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矣。

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武后天授元年以太原为北都，中宗神龙元年罢，开元十一年复置，天宝元年曰北京，是年复曰北都。并同平章事，余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间兵五千赴太原。

先是，河东节度使王承业军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众交其兵，寻遣中使诛之，众侮易承业，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于光弼，众见光弼，不为礼，又不时交兵，光弼怒，收斩之，军中股栗。《考异》曰：《肃宗实录》：‘八月，壬午，子仪、光弼皆于常山郡嘉山大破贼，子仪等俱奉诏，领士马五万至自河北，以子仪为某官，光弼为某官。《汾阳家传》：‘六月八日，破史思明于嘉山之下。公谓光弼曰：‘贼散矣，其余几何，可长驱而南，以定天下。’其月，发恒阳，至常山。中使邢延恩至，奉诏取河北路，席卷而南。会哥舒翰败绩，玄宗幸蜀，肃宗如朔方，公闻之，独总精兵五万奔肃宗行在。玄宗有诰，以肃宗嗣皇帝位，肃宗奉诰歔歔，哀不自胜。公谏云云，跪上天子玺，以七月十三日即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书、平章事。《幸蜀记》：‘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仪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贼于嘉山。二十六日，覆陈。二十七日，有诏至恒阳，云潼关失守，驾幸剑南，储君又往灵武。由是拔军入井陘口。《邠志》：‘六月八日，败史思明于嘉山，会潼关失守，二公班师。《唐历》：‘七月二十八日，子仪、光弼并加平章事。又诏子仪收军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杀王承恩，固守晋阳。《旧纪》与《实录》同。《子仪传》：‘七月，肃宗即位，以贼据两京，方谋收复，诏子仪班师。八月，子仪与光弼帅步骑五万至自河北。《光弼传》：‘肃宗理兵于灵武，遣中使刘智达追光弼、子仪赴行在。’又云：‘以景城、河间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实录》：‘六月，壬午，光弼、子仪破史思明于嘉山。《旧纪》：‘六月，癸未朔。庚寅，哥舒翰败于灵宝。其日，光弼破史思明于嘉山。《子仪》、《光弼传》皆云‘六月’，无日。诸书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岁朔历》，六月、癸未朔，与《旧纪》同。《玄宗实录》云壬午，误也。《肃宗实录》‘八月壬午’，朔日也，子仪、光弼皆于嘉山大破贼，领士马至自河北，以为某官、某官。盖壬午乃拜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阳家传》、《邠志》皆云六月八日破思明，与《旧纪》同。《家传》云劝肃宗即位，上玺，则恐不然。哥舒翰以六月八日败，亦须旬日方传至河北。肃宗七月十三日即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师，七月十三日岂能便达灵武也！《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贼，与诸书皆不合，恐太后也。今据《旧·玄宗纪》、《汾阳家传》、《邠志》、《唐历》，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宜可从。《幸蜀记》，十一日，玄宗召子仪、光弼，事或如此。但二《传》皆云肃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闻潼关不守，已收军赴难在道，遇肃宗中使，遂趋灵武。今从《旧传》。《唐历》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汾阳家传》二十七日，《肃宗实录》八月一日，三书皆不相远。《子仪传》云八月，虽无日，与《实录》亦略相应。今从《实录》。据《旧传》，光弼亦会到灵武，疑朔方兵尽从肃宗，故光弼但领河北兵赴太原耳。《河洛春秋》月日尤疏，所云杀王承恩，固守晋阳，必误也。

回纥可汗、吐蕃赞普相继遣使请助国讨贼，宴赐而遣之。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考异》曰：《玄宗实录》、《旧纪》皆云‘八月、癸未朔’，《肃宗实录》、《唐历》、《旧纪》、《长历》皆云‘壬午朔’，今从之。是时上皇尚未知太子即位于灵武。

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遣隶事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于上皇，以为：‘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即以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开元十一年，宇文融除句当租庸地税使，此租庸使之始也。其后韦坚杨国忠相继为之。

史思明再攻九门，辛卯，克之，所杀数千人，引兵东围藁城。

李庭望将蕃、汉二万余人东袭宁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营，张巡帅短兵三千掩击，大破之，杀获太半。庭望收军夜遁。

癸巳，灵武使者至蜀，七月甲子即位，至是凡三十日，使者方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可忧！”丁酉，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己亥，上皇临轩，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考异》曰《肃宗实录》：“癸未，上奉表至蜀。《玄宗实录》：“八月癸未朔，赦天下。时皇太子已至灵武，七月甲子即位，道路险涩，表疏未达。及下是诏，数日，北使方至，具陈群臣恳请、太子辞避之旨。辛卯，下诏，称太上皇。庚子，遣韦见素等奉册。”今从《旧纪》、《唐历》。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太常雅乐，唐初祖孝孙、张文收所定乐也。玄宗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立部八：一、《安舞》；二、《太平乐》；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六、《上元乐》；七、《圣寿乐》；八、《光圣乐》。坐部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鼓吹，鼓吹署令所掌饶歌鼓吹曲也。胡乐者，龟兹、疏勒、高昌、天竺诸部乐也。教坊者，内教坊及梨园法曲也。府县者，京兆府及长安、万年两赤县。散乐，杂戏也。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山东者，车上施棚阁，加以彩绘，为山林之状。陆船者，缚竹木为船形，饰以绘彩，列人于中，舁之以行。又出宫入舞《霓裳羽衣》，玄宗时，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惟《霓裳羽衣曲》终引声益缓。俚俗相传，以为帝游月宫，见素娥数百，舞于广庭，帝记其曲，归制《霓裳羽衣舞》，非也。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刘昫曰：帝即内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扑转而舞。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旅，中于音律。安禄山见而悦之，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

臣光曰：圣人以道德为丽，仁义为乐，乐，音洛。故虽茅茨土阶，恶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养之过以劳民费财。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致銮舆播越，生民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

禄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唐六典，洛阳禁苑中有芳树、金谷二亭，凝碧之池。盛奏众乐，梨园弟子往往歔歔泣下，梨园弟子见二百十一卷开元二年。贼皆露刃睨之。睨，褻视也。乐工雷海清不胜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禄山怒，缚于试马殿前，支解之。禄山闻向日百姓乘乱多盗库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又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益思唐室。

自上离马嵬北行，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西门，谓长安城西门也。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云阳县，汉属冯翊，后魏属北地郡，隋以来属京兆。西不过武功。武功县，汉、晋属扶风，隋、唐属京兆。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之，往也。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上津，汉汉中长利县地，梁置南洛州，后魏改曰上州，隋废州为

上津县 唐属商州。道路无壅 ,皆薛景仙之功也。

——以上卷二一八

黄巢起义

唐僖宗乾符元年(甲午·八七四)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陛下初临大宝,宜深念黎元。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则春夏滋荣。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自虢州东至于海也。麦才半收,秋稼几天,冬菜至少,贫者硃蓬实为面,藿槐叶为齑,或更衰羸,亦难收拾。……殍也。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之,往也。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户部、转运、盐铁为三司。督趣甚急,趣,读曰促。动加捶撻,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所由,谓催督租税之吏卒。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勅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太宗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玄宗即位复置之,安、史之乱复废。至文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以备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牙,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

.....

(十二月),感化军奏群盗寇掠,感化军治徐州。群盗,庞勋余党也。州县不能禁,敕充、郢等道出兵讨之。

.....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流,散也。殍,饿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是后王仙芝、黄巢遂为大盗。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盗之由。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滑州匡城县,本后齐之长垣县,开皇十六年改为匡城,是年又分韦城县置长垣县。《新志》:匡城有长垣县。宋朝以长垣县属开封府。《九域志》:在府东北一百五十里。《考异》曰:《实录》:“二年,五月,仙芝反于长垣。”按《续宝运录》:“濮州贼王仙芝自称天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檄未称“乾府一年正月三日”。则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于岁末。二年(乙未·八七五)

(春,正月),.....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小马坊使,亦内诸司使之一,后梁改为天驷使,后唐复旧。长兴元年,改飞龙院为左飞龙院,小马坊为右飞龙院,宋太平兴国三年,改左右天厩坊,至雍熙二年,又改左右天驷院使。及即位,使知枢密,遂擢为中尉。《考异》曰:《旧本纪》,此年正月,“令孜为右军中尉。《新传》云:“帝即位,擢为左神策中尉。《旧传》但云“神策中尉”。今从之。上时年十四,专事游戏。《考异》曰:《续宝运录》曰:“上是年十五岁。《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诞,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按《旧纪》亦云:“僖宗,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于东内,即位年十二。”亦从之。据《考异》四“当作“二”。政事一委令孜,呼为“阿父”。阿,保也。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每见,常自备果食两盘,与上相对钦啗,从容良久而退。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

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

.....

（六月），王仙芝及其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众至数万，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

冤句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冤句，汉县，唐属曹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五里。颜师古曰：句，音胸。黄巢始此。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

（十一月），群盗侵淫，侵当作浸。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诏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及招怀。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表请以步骑五千别为一使，兼帅本道兵所在讨贼。仍以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骑五百。因诏河南方镇所遣讨贼都头并取威处分。

三年（丙申·八七六）

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起，留使扞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郢州。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馔慰谕，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唐自中世以来，姑息藩镇，至其末也，姑息乱军，遂陵夷以至于亡。

敕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

.....

（夏，四月），赐宣武、感化节度、泗州防御使密诏，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奕，防卫纲船，五日一具上供钱米平安状联奏。汴、徐、泗三镇，汴水所经，东南纲运输上都者，皆由此道。群盗纵横，恐为所掠，故密诏选兵游奕防卫。

.....

（秋，七月），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考异》曰：《实录》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与副使曹全晟进军击王仙芝，仙芝败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败走，中间半年，岂能静处，盖实因威除招讨使连言之。其实仙芝败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百官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八月，仙芝陷阳翟、郟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安潜，慎由之弟也。崔慎由相宣宗。又诏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

.....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镣。镣，铎之从父兄弟也。东都大震。《九域志》：汝州北至东都一百六十里。士民家逃出城。乙酉，赦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中牟，汉古县，隋曰郟城，大业元年，改曰圃田，唐武德三年，改曰中牟，属郑州。《九域志》：在汴州西七十里。击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邓。

.....

（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复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按《唐书·地理志》，通州属山南东道，宋之达州是也。

周世宗以南唐静海军置通州,今淮东之通州是也,其地在唐则为扬州海陵县之东境。唐时淮南道未有通州,此必误。参考下文,“通”当作“蕲”。淮南节度使刘邺奏求益兵,敕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

郑畋以言计不行,称疾逊位,不许,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后,谓宋威奏破王仙芝于沂州城下。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来,诸道尤所不服,妄奏,谓奏仙芝已死。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崔安潜威望过人,张自勉骁雄良将,宫苑使李瑛,西平王晟之孙,言瑛奕世将家。严而有勇。请以安潜为行营都统,瑛为招讨使伐威,自勉为副使代元裕。”《考异》曰:《实录》虽于此月载畋所上书,亦不言行与不行。《新纪》遂于此言“安潜为诸道行营都统,李瑛为招讨草贼使,张自勉副之”。按明年,威、元裕为使,副犹如故。《新纪》误也。上颇采其言。

.....

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复光,玄价之养子也。杨玄价见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四年。

王仙芝攻蕲州。蕲州刺史裴偓,王铎知举时所擢进士也。王铎在贼中为仙芝以书说偓。偓与仙芝约,敛兵不战,许为之奏官,铎亦说仙芝许以如约。偓乃开城廷仙芝及黄巢辈三十余人入城,置酒,大陈货贿以赠之,表陈其状。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事见上卷咸通九年、十年。今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王铎固请,许之,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蕲州授之。

仙芝得之甚喜,铎、偓皆贺。未退,黄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考异》曰:仙芝、巢初起时,云数月间众至数万。至此才有五千者,盖乌合之众,聚散无常耳。因殴仙芝,伤其首,其众喧噪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大掠蕲州,城中之人,半驱半杀,焚其庐舍。偓奔鄂州,敕使奔襄州,敕使,授告身之中使也。铎为贼所拘。贼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考异》曰:王坤《惊听录》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彗星。草寇黄巢、尚君长奔突,即五年戊戌之岁。狂寇王仙芝起自郢、封,而侵汝、郑,即大寇黄巢、尚君长并贼帅之徒党,仅一千余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黄巢望闽、广而去,仙芝指郢州南行,尚君长期陈、蔡间。取群凶之愿,三千余寇属仙芝、君长,二千余人属黄巢所管。”明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郢州,则非巢趣闽、广,仙芝趣郢也。王坤此书,年月事迹差舛尤多,但择其可信者取之。

以上卷二五二

四年(丁酉·八七七)

(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黄巢陷郢州,杀节度使薛崇。

三月,黄巢陷沂州。

.....

(夏,四月),贼帅柳彦璋剽掠江西。

.....

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考异》曰:《旧纪》四年三月,巢陷郢州。七月,入查牙山,与王仙芝合。五年二月,君长、仙芝皆死。尚让以兄遇害,大掠淮南。《旧传》:“五年八月,王铎斩王仙芝。先是,尚君长弟让以兄奉使见诛,帅部众入查牙山。黄巢、黄揆昆仲八人率盗数千依让。”按《实录》,乾符二年,仙芝陷曹、濮,巢已起兵应之。三年十二月,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奏:“草贼尚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四年四月,黄巢引其众保查牙山。其年冬,君长乃死。《惊听录》:“巢与仙芝俱入蕲州,以仙芝独受官而怒,殴仙芝伤面,由是分队。”

时君长亦在座，非仙芝死后，巢方依让也。又按《旧纪》，仙芝死后，王铎始为都统讨贼。而旧传云“王铎斩仙芝”，又先云“杀张璠，乃陷广州”，先云“陷华州，方攻潼关”，叙事颠错不伦。今从《实录》。

六月，柳彦璋袭陷江州，执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彦璋亦自附降状。敕以彦璋为右监门将军，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彦璋不从，以战舰百余固湓江为水寨，湓江在江州城外，接于大江，故谓之湓江。剽掠如故。

.....

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与战，不利。三道兵，平卢、宣武、忠武也。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

王铎、卢携欲使张自勉以所将兵受宋威节度，郑畋以为威与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为所杀。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铎、携诉于上，求罢免。庚辰，畋请归浚川养疾，浚川，在长安东。浚音产。上皆不许。史言僖宗不能定国是。

王仙芝陷安州。

.....

乙卯，王仙芝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五百骑赴之，仙芝遂转掠复、郢。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间道逃归，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遣人约还。约还者，戒约将士，使还赴援也。

.....

（冬，十月），郑畋与王铎、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自王仙芝俶扰，按孔安国《尚书注》：‘俶，始也；扰，乱也。’崔安潜首请会兵讨之，继发士卒，罄竭资粮，言竭本道所有，以供征行士卒资粮。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张自勉，解宋州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今蒙尽以自勉所将七千兵令张贯将之，隶宋威。旬断。自勉独归许州，威复奏加诬毁。因功受辱，臣窃痛之。安潜出师，前后克捷非一，一旦强兵尽付他人，良将空还，若劲敌忽至，何以枝梧！臣请以忠武四千人授威，余三千人使自勉将之，守卫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潜愧耻。”时卢携不以为然，上不能决。畋复上言：“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籍。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朝野切齿，以为宜正军法。迹状如此，不应复典兵权，原与内大臣参酌，内大臣，谓两中尉、两枢密也。早行罢黜。”不从。

.....

黄巢寇掠蕲、黄，蕲、黄相去一百六十五里。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

.....

十一月，招讨副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于复光，杨复光时屯邓州。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长等。十二月，威奏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生擒以献，复光奏君长等实降，非威所擒。诏侍御史归仁绍等鞠之，《姓谱》曰《左传》，胡，子国，姓归，为楚所灭，子孙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竟不能明，斩君长等于胡脊岭。

黄巢陷匡城，遂陷濮州。匡城县，属滑州，本汉长垣县。宋白曰：隋开皇于妇姑城置匡城县，以县南有故匡城为名，即孔子所畏之所。诏颍州刺史张自勉将诸道兵击之。

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之官，单舟入柳彦璋水寨，贼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斩彦璋，散其众。柳彦璋为盗九月而败。

王仙之寇荆南。节度使杨知温，知至之兄也。杨知至见上卷懿宗咸通十一年。以文学进，不知兵，或告贼至，知温以为妄，不设备。时汉水浅狭，贼自贾陂度。《九域志》：郢州长寿县有贾陂镇。五年（戊戌·八七八）

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贺，凡元旦、冬至，诸州镇皆受将吏牙贺，下至县邑亦然。贼已至城下，遂陷罗城。将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温犹不出。将佐请知温出抚士卒，知温纱帽皂裘而行，将佐请知温擐甲以备流矢。知温见士卒拒战，犹赋诗示幕僚，遣使告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福悉其众自将救之。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晋分编县，置长林县。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又分长林置荆门县，属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北一百六十许里。沙陀纵骑奋击，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所杀万人，招降散遣者亦万人。敕以宋威久病，罢招讨使，还青州，宋威本平卢帅，罢招讨使还镇。以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副使。

.....

（二月）贬杨知温为郴州司马。以王仙芝犯江陵，城几失守，士民多为所杀略也。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黄梅县属蕲州。宋白曰：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隋开皇十八年改为黄梅县，界内有黄梅山，因名。杀五万余人，追斩仙芝，传首，余党散去。

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让帅仙芝余众归之。《考异》曰《实录》：元裕奏大破仙芝于黄梅县，杀戮五万余人，追至曹州南华县，斩仙芝，传首京师。《旧纪》：二月，王仙芝余党攻江西，招讨使宋威出军，屡败之，仍宣诏书谕仙芝。仙芝致书于威，求节钺，威伪许之。仙芝令其大将尚君长、蔡温玉奉表入朝，威乃斩君长、温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郭。宋威赴援，与贼战，大败之，杀仙芝，传首京师。君长弟让与黄巢大掠淮南。《旧传》曰：齐克让为兖州节度使，以本军讨仙芝，仙芝惧，引众历陈、许、襄、邓，无少长，皆虏之，众号三十万。三年七月，陷江陵。又遣将徐唐莒陷洪州。时仙芝表请符节，不允。以宋威为荆南节度招讨使，杨复光为监军。复光遣判官吴彦宏谕以朝旨，释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长、蔡温玉、楚彦威相次诣阙请罪，且求恩命。时宋威害复光之功，并擒送阙，敕于沔阳岭斩之。贼怒，悉精锐击官军，威军大败。复光收其余众以统之，朝廷以王铎代为招讨。五年八月，收复荊州，斩仙芝首，献于阙下。《新传》：黄巢自蕲州与仙芝分其众，尚君长入陈、蔡，巢北掠齐、鲁，众万人，入郓州，杀节度使薛崇，进陷沂州，由颍、蔡保查岢山，引兵复与仙芝合，围宋州。会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渡汉，攻荆南，陷之，贼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围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进破朗、岳，遂围潭州，观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扰宣、润，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别部还入河南。帝诏崔安潜归忠武，复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讨使还之，而杨复光监军。复光以招谕贼。仙芝遣尚君长等诣阙请罪，又遣威书求节度。威阳许之，上言与君长战，擒之。复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与中人即讯，不能明，卒斩之。仙芝怒，还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将往救，败仙芝于黄梅，斩五万级，获仙芝，传首京师。当此时，巢方围亳州未下，君长弟让帅仙芝溃党归巢。《新》、《旧传》叙贼所经历皆不同，又云“宋威杀仙芝”。今皆从《实录》。推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考异》曰《续宝运录》：乾符元年，黄巢聚众于会稽反，建元曰王霸元年。《旧传》：先是，尚君长弟让，以兄见诛，率众入查牙山，黄巢、黄揆、匡仲八人率盗数千依让，月余，众至数万，陷汝州，虜刺史王镣，大掠关东，官军加讨，屡为所败，其众十余万。尚让乃与群盗推巢为王，曰冲天大将军，仍署官属，藩镇不能制。《新传》曰：尚君长弟让，率仙芝溃党归巢，推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署拜官属，驱河南、山南之民十余万，掠淮南，建元王霸。今从之。署官属。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遣天平节度使张杨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考异》曰《旧传》：及王仙芝败，巢东攻亳州不下，乃袭破沂州据之，仙芝余党悉附焉。《实录》：巢自称黄王，建元王霸，连为王师所败，诣天平乞降，除右卫将军，复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传》曰：曾元裕败贼于申州，死

者万人。帝以宋威杀尚君长非是，且讨贼无功，诏还青州，以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军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东北面行营招讨使，督诸军急捕巢。巢方掠襄邑、雍丘，诏滑州节度使李峰壁原武。巢寇叶、阳翟，欲窥东都。会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以兵五千援东都，河阳节度使郑延休兵三千壁河阴。巢兵在江西者为镇海节度使高骈所破，寇郑、邲、襄城、阳翟者为崔安潜逐走，在浙西者为节度使裴琚斩二长，死者甚众。巢大沮畏，乃诣天平军乞降。诏授巢右卫将军。巢度藩镇不一，未足制己，即叛去，转寇浙东，执观察使崔璆。”与《实录》先后不同。今从《实录》。

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赏救荆南之功也。

三月，群盗陷朗州、岳州，朗、岳相去五百五十里。曾元裕屯荆、襄，荆、襄相去三百四十里。黄巢自滑州略宋、汴，滑州南至汴州二百一十里，汴州东至宋州三百五十里。乃以副使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攻卫南，隋置楚丘县于古楚丘城，以曹有楚丘，改曰卫南，唐时属滑州。遂攻叶、阳翟。诏发河阳兵千人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卫宫阙，卫东都宫阙也。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并将三镇兵，三镇，河阳、宣武、昭义。仍听于东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孙也。刘昌见《德宗纪》。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发义成兵三千守轩辕、伊阙、河阴、武牢。河南缙氏县北有轩辕故关。伊阙县北有伊阙故关。孟州汜水县有虎牢关。唐避先讳，以“虎”为“武”。

王仙芝余党王重隐陷洪州，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江州东北六十里有湖口镇，当彭蠡湖入江之口，宋朝置湖口县。贼转掠湖南，别将曹师雄掠宣、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

……

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

（夏，四月）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饮助。饮，音次，亦助也。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不能济办，辞极哀切，诏不许。人见美官，谁不欲之，乃有辞而不获者，可以观世道矣。

曹师雄寇湖州，曹师雄自宣、润进寇湖州。镇海节度使裴琚遣兵击破之。王重隐死，其将徐唐莒据洪州。曹师雄、王重隐皆王仙芝之党。

饶州将彭幼璋合义营兵克复饶州。饶州比为黄巢所陷。主营兵，饶州之起义者也。

……

（六月），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高骈之威名，以破蛮于交趾而徙镇天平，郢人遂畏之耳。仙芝党多郢人，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

……

（八月），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九域志》：南陵县在宣州西一百五里。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岂黄巢始开之邪！

九月，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书威死，以为握兵玩寇不能报国之戒。

辛丑，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领平卢节度使。

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走。

……

六年（己亥·八七九）

（春，正月），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瓌。《考异》曰《旧纪》：“张璘”作“张麟”。《新纪传》、《实录》作“璘”，今从《旧·高骈》、《黄巢传》及《唐年补录》、《妖乱志》、《唐补纪》、《续宝运录》。《旧纪》“梁瓌”作

“梁绩”，今从众书。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勣等数十人；为后秦彦、毕师铎反攻高骈张本。《考异》曰：郭延诲《妖乱志》曰：初，黄巢将蹂践淮南，委师铎为先锋，攻胁天长，累日不克，师铎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师铎遂降渤海。按《旧·师铎传》，骈败巢于浙西，皆师铎之效，故置于此。巢遂趣广南。彦，徐州人；师铎，冤句人；罕之，项城人也。

.....

（夏，四月），上以群盗为忧，王铎曰：臣为宰相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请自督诸将讨之。”乃以铎守司徒兼侍中，弃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考异》曰：《旧纪》：五年二月，铎自请督众讨贼。天子以宋威失策杀尚君长，乃以铎检校司徒兼侍中、门下侍郎、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弃诸道兵马都统。《旧传》：四年，贼陷江陵，杨知温失守，宋威破贼失策，朝议统帅，卢携称高骈累立战功，宜付军柄，物议未允。铎廷奏：臣愿自率诸军荡涤群盗。朝议然之。五年，以铎守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充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今从《实录》及《新纪》、《表》。

.....

（五月），泰宁节度使李系，晟之曾孙也，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官人以世而不考其才，古今之通患也。为铎、系失守殄民张本。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

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瑋、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考异》曰：《续宝运录》曰：黄巢先求广府兼使相，朝廷不与。黄巢夏初兵屯广南，屡候敕旨不下，遂恣行攻劫。黄巢夏六月上表，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未云“六月十五日表”。秋，遣内侍仇公度赍手诏并广南、邕府、安南、安东等道节度使、指挥观察使、开国公、食邑五百户官告六通，又赐节度将吏空名尚书仆射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仇公度到广州，至十月一日，巢与公度杂匹段、药物等五驮、表函并所赐官告并却付公度。表未云：广明元年十月一日上表。公度等其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宝运录》所言，则是广明元年十月一日，巢犹在广州也。按其月巢已入长安，今从《旧纪》。上命大臣议之。左仆射于琮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舶，……大舟也。唐置市舶司于广州，以招来海中蕃舶。岂可令贼得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府率，从之。《考异》曰：《旧纪》：“五月，贼围广州，仍与广南节度使李迢、浙东观察使崔瑋书求保存，乞天平节钺，迢瑋上表论之。《实录》：迢、瑋上表论请，词甚恳激，乃诏公卿集议。巢又自表乞广州节度、安南都护。巢自春夏其众大疫，死者什三四，欲据有岭表，永为巢穴，乃继有是请。右仆射于琮议云云。时朝廷倚高骈成功，不允其奏，乃议除官。或云，以正员将军磨之，宰相亦沮其议，乃除率府率。《旧·巢传》曰：时高骈镇淮南，表请招讨贼，许之，议加都统。巢乃渡淮，伪降于骈，骈遣将张滂帅兵受降于天长镇。巢禽滂，杀之，因虏其众。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托崔瑋奏乞天平节度，朝议不允。又乞除官，时宰臣郑畋与枢密使杨复恭欲请授同正员将军，卢携驳其议，请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请以高骈讨之。《新·巢传》曰：有诏，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巢进寇广州，治李迢书，求表为天平节度使，又胁崔瑋言于朝，宰相郑畋欲许之，卢携、田令孜执不可。巢又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云云。乃拜巢率府率。《旧·卢携传》亦皆以为携议授巢率府率。按此时携已罢相，今从《实录》。

.....

（秋，八月），镇海节度使高骈奏：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璠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铎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桂、昭、永四州守险。”诏不许。

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怀，迢曰：予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草。”巢杀之。《考异》

曰《惊听录》曰：拥李迢在寇，复并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东没阵，又尚君长生送成京，遂召李迢，怒而蹙害。《新纪》：十一月，辛酉，黄巢陷江陵，杀李迢。《新传》曰：其十月，巢据荆南，胁李迢草表报天子，迢不可，巢怒，杀之。《北梦琐言》曰：黄巢入广州，执李迢，随军至荆州，令迢草表述其所怀。迢曰：某骨肉满朝，世受国恩，腕即可断，表终不为领。于江津害之。今从《实录》。

冬，十月，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为骈、宝斗阋张本。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使。宝，平州人也。

黄巢在岭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从之。自桂州编大筏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历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系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系奔朗州。《九域志》：自潭州至朗州三百八十余里。巢尽杀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时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满万人，王铎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帅众趣襄阳。《九域志》：自江陵至襄阳四百四十里。云欲会刘世容之师。铎既去，汉宏大掠江陵。《考异》曰：《旧纪》：广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铎弃江陵，奔襄阳，汉宏大掠。《实录》：闰月，湖南奏：黄巢贼众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传》曰：广明初，贼自岭南寇湖南诸郡，攻潭州，陷之。《旧·巢传》：巢欲据南海之地，坐邀朝命。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巢不得已，广明元年北逾五岭，犯湖、湘、江、浙。按《旧纪》、《传》皆云广明元年败王铎。今日日从《实录》，事从《旧书》。又据《旧纪》、《传》，则刘汉宏本王铎将，铎去而汉宏留江陵大掠，遂为盗也。《实录》用之，而于铎奔襄阳下添“先是”字。若铎在江陵，汉宏时为群盗，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汉宏先曾寇掠江陵，与黄巢事了不相干，何必言“后半月余，贼众乃据其城”也！《吴越史》云：汉宏本兖州小吏，领本州兵御巢寇，遂杀将首，劫辎重而叛。后命前濠州刺史崔锴招降之。据此，则汉宏本群盗也。《新传》用之，而云铎招降之。或者汉宏本群盗，中间降铎为部将，铎去江陵，汉宏复大掠为盗，其后又降于崔锴，遂为唐臣也。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后旬余，贼乃至。汉宏，兖州人也，帅其众北归为群盗。

.....

（十一月），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门以拒之。《九域志》：襄阳南至荆门二百七十余里。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九域志》：荆门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唐末之政，诚如刘巨容之言。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众乃止。全晟度江追贼，会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谟代为招讨使，全晟亦止。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十二月，以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以江陵之败也。

初，兵部尚书卢携尝荐高骈可为都统，至是，骈将张璘等屡破黄巢，乃复以携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凡关东节度使，王铎、郑畋所除者，多易置之。为卢携倚高骈以误国张本。

是岁，桂阳贼陈彦谦陷柳州，杀刺史董岳。

广明元年（庚子·八八〇，正月改元）

（二月），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考异》曰：《续宝运录》云：“司天少监侯昌业上疏，其略曰：陛下不纳李蔚、杜希教之谏；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于班列之中，愿早过于閻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于无道之主；又曰：不望尧、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复指挥，暗策王士成进状，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匱坊，全城般运；

又曰：莫是唐家合尽之岁，为复是陛下寿足之年’；又曰：伏维陛下，暂停戏赏，救接苍生，于殿内立揭谛道场，以无私财帛供养诸佛，用资世禄，共力攘灾’。表奏，圣上龙威震怒，侍臣惊悸。宣徽使宣云：侯昌业付内侍省，候进止。翌日午时，又内养刘季远宣口敕云：侯昌业出自寒门，擢居清近，不能修慎，妄奏闲词，讪谤万乘君王，殿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业宜赐自尽。’《北梦琐言》曰：唐自广明后，阉人擅权，置南北废置使，军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侧目，而王仙芝、黄巢剽掠江、淮，朝廷忧之。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留中不出，命于仗内戮之。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其末云：请开揭谛道场以销兵厉’，似为庸僧伪作也。必若侯昌业以此识见犯上，宜其死也。”今从之。上好骑射、剑槊、法算，唐国子监有算学博士，掌教《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为专业，皆法算也。至于音律，播，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鹄，鹄一头至五十缗。《考异》曰：《新·田令孜传》：帝冲赏，喜斗鹄，一鹄至直五十万钱。”按鹄非可斗之物，至直五十万钱，亦恐失实，《新传》误也。今从《续宝运录》。尤善击毬，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驳，纠驳也。放，黜也。驳放者，纠驳其非是而放黜之也。上笑而已。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

（三月），淮南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卢携奏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考异》曰《续宝运录》载骈上表及答诏云：今以卿为诸道行营都统，应行营将士兵马，悉受指挥。”诏旨未到之间，朝廷猜贰，续敕：却不许行军，只令固守封疆，不得擅行征讨。”于是高骈乃引淮水绕江都城三重，坐甲不讨，黄巢自此转盛。《旧纪》、《传》，王铎出镇荆南，亦为诸道行营都统，而《实录》及《新纪》、《表》，皆云“为南面行营都统”。《旧纪》：乾符四年六月，以骈为镇海节度使、江西招讨使。六年十月，以骈为淮南节度使、江南行营招讨使。广明元年三月，朝廷以铎统众无功，乃授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骈传》：四年，为镇海节度使，寻授诸道兵马都统。六年冬，徙淮南节度使，兵马都统如故。《卢携传》曰：及王铎失守，罢都统，以高骈代之。《实录》：“五年六月，骈移镇海。六年正月，以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仍赐诏如《宝运录》所载者。八月骈上表亦如之。十月骈徙淮南，依前充都统。按骈表请追郎幼复备守浙西，则是在镇海时也。诏云“周旋六镇”，则是骈已移淮南后也。六镇，谓安南、天平、西川、荆南、镇海、淮南也。又诏云：“今以卿为诸道都统”，则似移淮南后方为都统也。疑骈在浙西方为招讨使，既数破巢军，乃以灭巢为己任，上表请布置诸军，自攻巢于广州。及王铎败，卢携遂以骈代之。携欲重其权，故为诸道都统。若骈先为诸道都统，铎但为南面都统，则铎已在骈统下，可以指挥，表不须云“乞降敕指挥铎”也。且铎自宰相都统诸将讨贼，故立都统之名，不应同时有两都统也。其在浙西领江西招讨使者，时黄巢方掠虔、吉、饶、信故也。今从《旧纪》及《卢携传》。骈乃传檄征天下兵，且广招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土兵，谓淮南之兵也，客兵，谓诸道之兵也。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为朝廷为骈所误张本。

.....

（夏，四月），张璘度江击贼帅王重霸，降之，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别将常宏以其众数万降。璘攻饶州，克之，巢走。时江、淮诸军屡奏破贼，率皆不实，宰相已下表贺，朝廷差以自安。贾谊有言：厝之积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唐则薪已然矣，尚可以自安邪！

.....

（五月），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啖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知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

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考异》曰：《旧纪》是岁春末，贼在信州，疫病，其徒多丧。淮南将张璘急击之，贼惧，以金招璘，仍致书高骈乞保明归国。骈信之，许求节钺。时昭义、武宁、义武等军兵马数万，赴淮南，骈欲收功于己，乃奏贼已殄灭，不假诸道之师，并遣还淮北。贼知诸军已退，以求节钺不获，暴怒，与骈绝，请战。骈怒，令张璘整军击之，为贼所败，临阵杀璘。贼遂乘胜度江，攻天长、六合等县，骈不能拒，但自固而已。朝廷闻贼复振，大恐。《高骈传》曰：广明元年夏，黄巢自岭表北趋江、淮，由采石渡江，璘勒兵天长，欲击之。”《黄巢传》曰：巢乃渡江，伪降于骈，骈遣将张璘率兵爱降于天长镇，巢擒璘，杀之。《实录》五月璘已为巢所杀，七月巢乃过江。其言璘所以死与《旧纪》同，《新纪》、《传》皆与《实录》同。据《旧传》，则璘死在江北也。《旧纪》及《实录》、《新纪》、《传》，璘死在江南也。按璘已死，巢又陷睦州、婺州、宣州，然后度江。璘死在江南是也。

……
(六月)，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睦、婺相去一百八十里。

卢携病风不能行，谒告，谒告，谓请假居私第养疾也。己亥，始入对，敕勿拜，遣二黄门掖之。携内挟田令孜，外倚高骈，上宠遇甚厚，由是专制朝政，高下在心。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决于亲吏杨温、李修，货赂公行。豆卢瑑无他材，专附会携。崔沆时有启陈，常为所沮。

……
庚戌，黄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黄巢自采石度江，围天长、六合，采石戍，在宣州当涂县西北，渡江即和州界。天宝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邮三县地，置千秋县，天宝七载，改为天长。六合，汉堂邑县地，东晋属秦郡，北齐改秦州，后周改方州，隋为六合县，唐并属扬州。宋白曰：六合县，春秋时楚之棠邑，秦灭楚，以棠邑为县。《九域志》：天长在扬州西一百一十里。六合在真州西北七十里。兵势甚盛。淮南将华师铎言于高骈曰：朝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谓乘杀张璘之胜势也。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必为中原大患。骈以诸道兵已散，张璘复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称：贼六十余万屯天长，长臣城无五十里。”先是卢携谓：“骈有文武长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虽有谓骈不足恃者，然犹庶几望之。及骈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骇。诏书责骈散遣诸道兵，至贼乘无备度江。骈上表言：臣奏闻遣归，亦非自专。今臣竭力保卫一方，必能济办，但恐贼迺过淮，宜急救东道将士善为御备。”东道，谓关东诸道。遂称风痺，不复出战。《考异》曰：《旧·骈传》：骈怨朝议有不附己者，欲贼纵横河、洛，令朝廷耸振，则从而诛之，大将毕师铎说骈云云。骈骇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军。有爱将吕用之者，以左道媚骈，骈颇用其言，用之惧师铎等立功，即夺己权，从容谓骈曰：相公勋业高矣，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间言。贼若荡平，则威望震主，功居不赏，公安税驾邪！为公良画，莫若观衅，自求多福。骈深然之，乃止。诸将但握兵保境而已。《惊听录》：朝廷议骈以文以武，国之名将，今此黄巢，必丧于淮海也，寻淮南表至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巡，未肯帛伏狼狐，必能晦沈大众。但以山东兵士屯驻扬州，各思故乡，臣遂放去，亦具闻奏，非臣自专。今奉诏书责臣无备，不合放回武勇，又告城危，致劳征兵劳于往返。臣今以寡击众，然曰：武经与贼交锋，已当数阵，粗成胜捷，不落奸谋，固护一方，臣必能了。但虑寇设深计，支梧官军，迺过淮，彼岸无敌，即东道将士以至藩臣，系朝廷速下明诏，上委中书门下，速与商量。表至，中书咸有异议，遂京国士庶浮谤日兴，云淮南与巢衷私通连，自固城池，放贼过淮也。《妖乱志》曰：广明元年七月，黄巢自采石北度，直抵天长。时城内土客诸军尚十余万，皆良将劲兵，议者虑狂寇有奔犯关防之患，悉愿尽力死战。用之虑其立功之后，侵夺己权，谓勃海曰：黄巢起于群盗，遂至横行，所在雄藩，望风瓦解，天时人事，断然可知。令公既统强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观成败，不可更与争锋。若稍损威名，则大事去矣。勃海深以为然，竟不议出军。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广陵也，江东诸侯以勃海屯数道劲卒，居将相重任，巢江海一遁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及闻安然度淮，由是方镇莫不

解体。按骈宿将，岂不知贼过淮之后，不可复制！若怨朝议不附己者，则尤欲破贼立功，以间执谗慝之口。若纵贼过淮，乃适足实议者之言，非所以消谤也。借使骈实有意使贼震惊朝廷，从而诛之，则贼入汝、洛之后，当晨夜追击以争功名，岂得返坐守淮南数年，逗留不出兵乎！又《旧传》吕用之云“恐成功不赏”，《妖乱志》云“恐败衄稍损威名”，夫大功既成，则有不赏之惧，岂有未战不知胜负，豫忧威望震主乎！骈为都统，控扼江、淮，而拥兵纵贼，使安然北度，其于威名独无损乎！虽用之浅谋无所不至，骈自无参酌，一至此邪！盖骈好骄矜大言，自恃累有战功，谓巢乌合疲弊之众，可以节钺诱致淮南，坐而取之。不意巢初无降心，反为所欺，张漉骁将，一战败死，巢奄济采石，诸军北去，见兵不多，狼狈惶恐，自保不暇，故敛兵退缩，任贼过淮，非故欲纵之，实不能制也。卢携暗于知人，致中原覆没，骈先锐后怯，致京邑丘墟，吕用之妖妄奸回，致广陵涂炭，皆人所深疾，故众恶归焉，未必实然也。又《唐末见闻录》：“广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黄巢倾陷京国，转牒诸军”，据牒云：“屯军淮甸，牧马颍陂。”则似在淮南时，非入长安后。又《续宝运录》云：“王仙芝既叛，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传檄诸道”，其文与此略同，未云：“愿垂听知，谨告”，乾符二年正月三日。“此盖当时不逞之士伪作此文，托于仙芝及巢以讥斥时病，未必二人实有此檄牒也。

诏河南诸道发兵屯潞水，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以备黄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

（九月），黄巢众号十五万，曹全晟以其众六千与之战，颇有杀获，以众寡不敌，退屯泗上，泗上，即泗州。以俟诸军至，并力击之，而高骈竟不之救，贼遂击全晟，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潞水，过许昌。徐卒素名凶悖，节度使薛能，自谓前镇彭城，乾符初，能镇徐州，今镇许。有恩信于徐人，馆之毬场。及暮，徐卒大噪，能登于城楼问之，对以供备疏阙，慰劳久之，方定，许人大惧。时忠武亦遣大将周岌诣潞水，行未远，闻之，夜，引兵还，比明，入城，袭击徐卒，尽杀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将奔襄阳，乱兵追杀之，并其家。岌自称留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为岌所袭，引兵还兖州，齐克让本泰宁节度使，引兵还镇。诸道屯潞水者皆散。黄巢遂悉众度淮，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志在攻长安。

（冬十月），黄巢陷申州，遂入颍、宋、徐、兖之境，所至吏民逃溃。

群盗陷澧州，杀刺史李询、判官皇甫镇。……

——以上卷二五三

（十一月），诏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以本道兵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讨黄巢。乙卯，以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代北已定，李琢内徙，亦以备黄巢也。

初黄巢将度淮，豆卢瑑请以天平节钺授巢，黄巢初求天平节，豆卢瑑欲以是中其欲。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考异》曰《惊听录》曰：“宰臣豆卢瑑奏：‘缘淮南九驿便至泗州，恐高骈固守城垒，不遮截大寇，黄巢必若过淮，落寇之计。又征兵不及，须且诱之，请降节旄，授郢州节度使，候其至止，讨亦不难。’宰臣卢携言之不可，奏以‘黄巢为国之患久矣，昨与江西节制，拥节而行，攻劫荆南，却夺其节，但征诸道骁勇，把截泗州’，因此不发内使，罢建双旌，乃发使臣诸道而去。寻汴州、徐州两道告急到京，报黄巢过淮，卢携托疾不出。”按朝廷未尝以江西节与巢，借使与之，安可复夺！此《惊听录》不足信也。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

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转牒诸军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不预众人。”言自欲问罪于朝廷，于众人无预也。上召宰相议

之。豆卢瑑、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壬戌，日南至。上开廷英，对宰相泣下。大盗将至，无以御之，君相相对洒泣，果何益哉！观军容使田令孜奏：“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构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瑑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能守潼关，事见《玄宗》、《肃宗纪》。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计，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谓陈敬瑄、杨师立、牛勗也。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怍，僖宗虽曰童昏，此时此意，岂不知高枕京邑之为乐，越在草莽之为可忧也哉！祸至而后忧之，则无及矣。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谓令孜曰：“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是日，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珂为句当寨栅使，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癸亥，齐克让奏：“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于关外置寨。将士屡经战斗，久乏资储，州县残破，人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王人，冻馁交逼，兵械刑弊，刃，……钝也。各思乡间，恐一旦溃去，乞早遣资粮及援军。”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

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孙也。刘迺，见二百三十卷，德宗兴元元年。允章可谓忝厥祖矣。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

辛未，陕州奏东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左、右神策军。是日，贼陷虢州。《九域志》：虢州东北至陕州八十五里。

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禀，给也。禀赐，犹言给赐也。但华衣怒马，怒马者，鞭之以发其怒而疾驰也。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陈读曰阵。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唐置病坊于京城以养病人。《会要》：开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从长安已来置使专知，乞罢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儿有疾病，分置诸寺病坊。至德二年，两京市各置普救病坊。病坊之置，其来久矣。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门楼临遣之。《考异》曰：《新传》曰：“帝饯令孜章信门，赉遣丰优。”按令孜虽为招讨都统，赐节赉物，其实不离禁闼，是日所遣者承范等耳。《新传》云饯令孜，误也。承范进言：“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之计，以此拒贼，臣窃寒心。愿陛下趣诸道精兵早为继援。”上曰：“卿辈第行，兵寻至矣！”丁丑，承范等至华州。会刺史裴虔余徙宣歙观察使，军民皆逃入华山，城中索然，州库唯尘埃鼠迹，赖仓中犹有米千余斛，军士裹三日粮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菁中，草茂密处也。史炤曰：林菁。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卒莫有斗志。是日，黄巢前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克让与战，贼小却，俄而巢至，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华山临河。言黄巢军声之盛，撼振河山也。克让力战，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饥甚，遂喧噪，烧营而溃，克让走入关。关左有谷，平日禁人往来，以榷征税，谓之“禁阡”。贼至仓猝，官军忘守之，溃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寿藤茂密如织，灌木，丛生之木，寿藤，即今之万岁藤。一夕践为坦涂。承范尽散其辎囊以给士卒，辎囊，谓辎重、囊囊也。辎重，随军之物。囊囊，私装也。遣使上表告急，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阡。蹋，与踏同。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谓议幸蜀。苟銮舆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近密，谓两中尉、两枢密。急征兵以救关

防 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 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 微臣胜哥舒翰之死！”

辛巳 贼急攻潼关 承范悉力拒之 自寅及申 关上矢尽 投石以击之。在外有天堑 贼驱民千余人入其中 掘土填之 须臾 即平 引兵而度。夜 纵火焚关楼俱尽。承范分兵八百人 使王师会守禁阨 比至 贼已入矣。壬午旦 贼夹攻潼关 关上兵皆溃 师会自杀 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 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 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 博野军 即穆宗长庆二年李寰帅以归京师之兵也 见二百四十二卷。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 新军 即田令孜所募坊市人以补两军者也。怒曰：“此辈何功而然 我曹反冻馁！”遂掠之 更为贼乡导 乡 读曰向。以趣长安。

贼之攻潼关也 朝廷以前京兆尹萧瑁为东道转运粮料使 廩称疾 请休官 贬贺州司户。贺州 汉苍梧郡之临贺县 吴置临贺郡 唐置贺州 京师东南四千一百三十里。

黄巢入华州 留其将乔钐守之。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癸未 制以巢为天平节度使。

甲申 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 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 并同平章事。以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田令孜闻黄巢已入关 恐天子责己 乃归罪于携而贬之 荐徽、澈为相。是夕 携饮药死。澈 休之从子也。裴休 见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六年。

百官退朝 闻乱兵入城 布路窜匿。布路 分路也。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 长安城西面三门 北来第一门曰开远门 第二门曰金光门 第三门曰延平门。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 百官毕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 从官多不能及。车驾既去 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盗金帛。

晡时 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 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 其徒皆被发 约以红缙 衣锦绣 执兵以从 甲骑如流 辎重塞涂 千里骆驿不绝。民夹道聚观 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 本为百姓 非如李氏不爱汝曹 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于田令孜第 其徒为盗久 不胜富 见贫者 往往施与之。居数日 各出大掠 焚市肆 杀人满街 巢不能禁 尤憎官吏 得者皆杀之。

上趣骆谷 凤翔节度使郑畋谒上于道次 《考异》曰《续宝运录》：“戊子 帝至骆谷堰水驿 乃下诏与牛勣、杨师立、陈敬瑄 云今月七日 已次骆谷堰水驿。”按此月庚辰朔 戊子九日 而诏云七日 “九”误为“七”也。《实录》：“辛卯 车驾次凤翔 郑畋候谒于路。”《旧·畋传》云候驾于斜谷。《新纪》：“辛卯 次凤翔。丁酉 至兴元。”按甲申上离长安 辛卯始次凤翔 太缓 丁酉已至兴元 太速。又路出骆谷 则不过凤翔及斜谷。盖车驾涉凤翔之境 而畋往见耳 非凤翔与斜谷也。《实录》：“贼以数万众西追车驾。”而不言追不及 又不言为谁所拒而还。诸书皆无之。今不取。请车驾留凤翔。上曰：“朕不欲密迩巨寇 且幸兴元 征兵以图收复。卿东扞贼锋 西抚诸蕃 纠合邻道 勉建大勋。”畋曰：“道路梗涩 奏报难通 请得便宜从事。”许之。戊之 上至堰水 《九域志》 洋州兴道县有堰水镇 相传云仙人唐公昉尽室升天 其堰不得偕升 遂以名水 诞矣。诏牛勣、杨师立、陈敬瑄 谕以京城不守 且幸兴元 若贼势犹盛 将幸成都 宜豫为备拟。

庚寅 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 巢始入宫。壬辰 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 画皂缙为衮衣 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 下赦书 国号大齐 改元金统。谓广明之号 去唐下体而著黄家日月 以为己符瑞。言“唐”字去“丑”口 而著“黄”字为“广”字 合“日”“月”为“明”字也。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 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为皇后。《考异》曰《实录》、《巢传》立妻曲氏为皇后 今从《新传》。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 赵璋兼侍中 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 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 知左右军事 黄巢自以其军分左右耳。费传古为枢密使。费 姓也。以太常博

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陆游《老学庵笔记》曰《该闻录》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大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为吴越丞相。父璨，为元师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据此则日休未尝陷黄巢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且刚正有守，非欺后世者。璆，邠之子也，崔邠、郾之兄也，德宗朝为右补阙，尝论裴延龄有直声。子恐当作孙。时罢浙东观察使，在长安，巢得而相之。璆之在浙东也，固与巢信使往来，又为之表奏朝廷。

诸葛爽以代北行营兵屯栉阳，黄巢将碭山朱温屯东渭桥，碭山，在汉碭县界，后魏置安阳县，治麻城，隋开皇十八年改名碭山，唐属宋州。《九域志》在单州东南九十里。朱温始此。巢使温诱说之，爽遂降于巢。温少孤贫，与兄昱、存随母王氏依萧县刘崇家，崇数笞辱之，按《五代史》，温凶悍无赖，崇患太祖慵庸不作业，数笞责之。独崇母怜之，时时自为栉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崇母独怜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朱温第三。巢以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爽赴镇，罗元杲发兵拒之，士卒皆弃甲迎爽，无杲逃夺行在。

郑畋还凤翔，召将佐议拒贼，皆曰：“贼势方炽，宜且从容以俟兵集，从容，舒徐不迫之貌。言欲以缓图之。乃图收复。”畋曰：“诸君劝畋臣贼乎！”因闷绝仆地，髡伤其面，郑畋以将佐怠于勤王，忠愤之气一时郁勃，至于闷绝而僵仆于地，故髡伤其面。髡，……髡也。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会巢使者以赦书至，监军袁敬柔与将佐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谢巢。监军与巢使者宴，乐奏，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孙储曰：“以相公风痺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闻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乃刺指血为表，遣所亲间道诣行在，召将佐谕以逆顺，皆听命，复刺血与盟，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禁兵分镇关中者尚数万，禁兵分镇关中，即神策八镇兵也。闻天子幸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

丁酉，车驾至兴元，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悉所统之军皆行，谓之全军。

己亥，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名衔者，复其官。名衔，显官位姓名也。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谔、御史中丞赵蒙、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彦扈从不及，匿民间，巢搜获，皆杀之。广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与于仆射俱死！”执贼刃不置，贼并杀之。发卢携尸，戮之于市。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杀。唐屡更丧乱，至于广明，举家殉国犹不乏人，恩义之结有素也。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臣于巢，多纳亡命，匿公卿于复壁，巢杀之。

初，枢密使杨复恭荐处士河间张浚，拜太常博士，迁度支员外郎。黄巢逼潼关，浚避乱商山上，幸兴元，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汉阴，汉中安阳县地，晋武帝改为安康县，唐至德二载更名汉阴县，属金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以驴马负物为驮。唐递驮，每驮一百斤。从行军士始得食。上问康：“卿为县令，何能如是？”对曰：“臣不及此，乃张浚员外教臣。”上召浚诣行在，拜兵部郎中。唐诸司郎中，从五品上，员外郎，从六品上。

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闻长安失守，号哭累日，不俟诏命，举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诣兴元卫车驾。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屈节，谓臣贼也。纾，……缓也。今调发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巢遣其将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兵击河中，重荣与战，大破之，获粮仗四十余船，遣使与王处存结盟，引兵营于渭北。《考异》曰《旧·王处存传》曰：“时李都守河

中，降贼。会王重荣斩伪使，通使于处存，乃同盟誓，营于渭北。时巢贼僭号，天下藩镇多受其伪命，惟郑畋守凤翔，郑从说守太原，处存、王重荣首倡义举。俄而郑畋破贼前锋，王铎自行在至，故诸镇翻然改图，以出勤王之师。”按铎中和二年始至，于时未也。《王重荣传》曰：“初，重荣为河中马步都虞候，巢贼据长安，蒲帅李都不能拒，称臣于贼，贼伪授重荣节度副使。重荣以贼征求无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绝之立见其患，愿以节钺假公。’翌日，都归行在，重荣知留后事，乃斩贼使，求援邻藩。《北梦琐言》曰：‘重荣始为牙将，黄巢犯阙，元戎李都奉伪，畏重荣附者多，因荐为副使。一日，忽谓都曰：‘令公助贼，陷一邦于不忠，而又日加笈敛，众口纷纭，倏忽变生，何以遏也？’遽命斩其伪使。都无以对，因以军印授重荣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窦滂问道至河中代都，重荣迎之。滂前为京兆尹，有惨酷之名，时谓之‘垛叠’。及至，翌日，进军校于庭，谓曰：‘天子命重臣作镇将，遏贼冲，安可轻议斥逐令北门出乎！且为恶者必一两人而已，尔等可言之。’滂不知军校皆重荣之亲党也，众皆不对。重荣乃屏肃佩剑历阶而上，谓滂曰：‘为恶者非我而谁！’遂召滂之仆吏控马及阶，请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滂不敢仰视，跃马复由北门而出。《新传》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荣已作乱，掠坊市。辛酉，以重荣为留后，都为太子少傅，则都已去河中矣。及黄巢犯阙，都何尝奉伪，亦未尝闻以滂代都。今不取。”

陈敬瑄闻车驾出幸，遣步骑三千奉迎，表请幸成都。时从兵浸多，兴元储待不丰，田令孜亦劝上，上从之。

中和元年（辛丑·八八一）是年七月方改元。

春，正月，车驾发兴元。加牛勛同平章事。陈敬瑄以扈从之人骄纵难制，有内园小儿先至成都，唐时给役于坊廐及内园者，皆谓之小儿。游于行宫，笑曰：“人言西川是蛮，今日观之，亦不恶！”敬瑄执而杖杀之。《考异》曰《新传》曰：“敬瑄杀五十人，尸诸衢。”《锦里耆旧传》曰：“有内园小儿三个连手行，绕行宫数，内一人笑云云。巡者乱打，执之。敬瑄咄曰：‘今日且欲棒杀汝三五十辈，必不令错。’”按三五十辈者，敬瑄语也，非实杀五十人也。《新传》误。由是众皆肃然。敬瑄迎谒于鹿头关。辛未，上至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谒见。东川治梓州，北至绵州一百六十八里。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萧遘同平章事。

郑畋约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巢遣其将王晖赍诏召畋，畋斩之，遣其子凝绩诣行在，凝绩追及上于汉州。自绵州西南至汉州一百九十里。

丁丑，车驾至成都，自汉州西南至成都八十五里。馆于府舍。就西川府舍为行宫。

上遣使趣高骈讨黄巢，趣，读曰促。道路相望，骈终不出兵。上至蜀，犹冀骈立功，诏骈巡内刺史及诸将有功者，自监察至常侍，所以墨敕除讫奏闻。

……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郑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说兼侍中，依前行营招讨使。……

以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将兵攻邓州。三月，辛亥，陷之，执刺史赵戒，因戍邓州以扼荆、襄。《九域志》：邓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襄州南至荆州四百五十七里。

壬子，加陈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黄头军使李铤将兵击黄巢。西川黄头军，崔安潜所置也，事始见上卷乾符六年。

辛酉，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黄巢遣其将尚

让、王播帅众五万寇凤翔，王播《新书》作玉璠。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数千，多张旗帜，疏陈于高冈。贼以畋书生，轻之，鼓行而前，无复行伍，伏发，贼大败于龙尾陂。《新》、《旧书》皆作“龙尾陂”，惟《旧纪》作“陂”。凤翔府岐山县，唐初治张堡，武德七年移治龙尾城，在平阳故城之东北。斩首二万余级，伏尸数十里。

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怒，应在省官及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

群臣追从车驾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

黄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阳喑，不从；月余，逃奔河中，遣人间道奉绢表诣行在。诏以徽为兵部尚书。

前夏绥节度使诸葛爽复自河阳奉表自归，去年黄巢入关，诸葛爽降之。即以为河阳节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开元十六年，以六胡州残人置宥州，乾元元年，理经略军，后移治长泽县。长泽，汉朔方郡三封县地。《考异》曰：欧阳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谓《薛史》避国讳耳。按《旧唐书》、《实录》皆作“思恭”。《实录》天复二年九月，武定军节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郾夏节度使思恭，保大节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为保大留后，遂升节度，又徙武定军。《新唐书·党项传》曰：“思恭为定难节度使，卒，弟思谏代为节度。思孝为保大节度，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留后，俄为节度。”然则思恭、思敬乃是两人。思敬后附李茂贞，或赐国姓，故更姓李。修合以为一人，误也。本党项羌也。《新书》党项以姓别为部落，而拓跋氏最强。纠合夷、夏兵会郾延节度使李孝昌于郾州，同盟讨贼。郾，音夫。

奉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甲子，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畋檄，争发兵应之。贼惧，不敢复窥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铎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加拓跋氏强盛遂跨据西夏张本。

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邠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诛之，让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将兵讨巢。

是时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郑畋屯盩厔。弘夫乘龙尾之捷，进薄长安。

壬午，黄巢帅众东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门入，长安苑城有门，西出谓之延秋门。弘夫继至，处存帅锐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争欢呼出迎官军，欢读曰喧或以瓦砾击贼，或拾箭以供官军。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郾夏，旬断。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处存令军士系白帟为号，帟，……缁头也，以约发谓之头帟。坊市少年或窃其号以掠人。贼露宿霸上，宿无室庐曰露宿。知官军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引兵还袭之，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宗楚、弘夫死。《考异》曰：《旧纪》、《传》、《新传》皆云弘夫败在二年六月，《惊听录》、《唐年补录》、《新纪》、《实录》皆在此年四月。《新纪》曰：尤详，今从之。军士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死者什八九。处存收余众还营。

丁亥，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于是诸军皆退，贼势愈炽。

贼所署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闻巢弃长安，皆率众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与贼战于王桥，不利。

诏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使。

贼众上黄巢尊号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有双雉集广陵府舍，占者以为野鸟来集，城邑将空之兆。高骈恶之，乃移檄四方，云将入讨黄巢，悉发巡内兵八万，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东塘。东塘，在今扬州城东，即今湾头至宜陵一带塘岸也。《考异》曰：《妖乱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东塘，至九月六日归府，九十余日，饘雉雉之变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是一百六十三日，非九十余日。今从《旧传》。诸将数请行期，骈托风涛为阻，或云时日不利，竟不发。

李克用牒河东，称奉诏将兵五万讨黄巢，令具顿递，缘道设酒食以供军为顿，置邮驿为递。郑从说闭城以备之。……

黄巢之克长安也，忠武节度使周岌降之。去年十一月授周岌忠武节，十二月而黄巢克长安。岌尝夜宴，急召监军杨复光，先是以杨复光为忠武监军，屯邓州，扼贼右冲。巢既陷长安，遣朱温屯邓州，复光遂至许州依周岌，故召之夜宴。左右曰：‘周公臣贼，将不利于内侍，不可往。’唐内侍省以内侍监为之长，内侍为贰，故左右以称复光。复光曰：‘事已如此，义不图全。’即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复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义耳！公自匹夫为公侯，奈何舍十八叶天子而臣贼乎！’自高祖至僖宗十八世。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独拒贼，故貌奉而心图之。今日召公，正为此耳。’因沥酒为盟。史炤曰：‘以酒滴沥也。’是夕，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使者于驿。

时秦宗权据蔡州，不从岌命，复光将忠武兵三千诣蔡州，说宗权同举兵讨巢。宗权遣其将王淑将兵三千从复光击邓州，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考异》曰：刘恕《十四纪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诸书不可考故也。’王建始此。王建，舞阳人；韩建，长社人；晏弘、晖、造、师泰，皆许州人也。复光帅八都与朱温战，败之，遂克邓州，逐北至蓝桥而还。蓝桥，在蓝田关南。

昭义节度使高浚会王重荣攻华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统如故。

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还，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考异》曰：《唐末见闻录》：‘六月三十日，沙陀军却回，收却忻、代州。’《太祖纪年录》：‘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师雁门。’薛居正《五代史》与《纪年录》同。按忻、代先属河东，中和二年始割隶雁门。今从《见闻录》、《实录》。郑从说遣教练使论安等军百并以备之。

邠宁节度副使朱玫屯兴平，兴平县，在长安西八十五里。余靖曰：‘周丈丘，今之兴平。’黄巢将王播围兴平，玫退屯奉天及龙尾陂。

西川黄头军使李鋹将万人，巩威将五千人，巩，姓也。周卿士巩简公，晋大夫巩朔。屯兴平，为二寨，与黄巢战，屡捷。陈敬瑄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将二千人益之。神机营，亦崔安潜置，事见上卷乾符六年。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改元中和。

……

鄜延节度使李孝昌、权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屯东渭桥，黄巢遣朱温拒之。

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邠宁节度副使朱玫为节度使。

……

（八月），杨复光奏升蔡州为奉国军，以秦宗权为防御使。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

五百，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自称将军，有众万余人，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世率以县丞为县佐。唐制，诸县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仓佐、司户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皆县佐也。路振《九国志》：王潮少为县佐史。或者传写逸“史”与欤？及弟审邽、审知皆以材气知名，绪以潮为军正，使典资粮，阅士卒，信用之。王潮兄弟始此，为潮废绪张本。

高浚与黄巢将李详战于石桥，石桥，即晋将王镇恶破秦兵处。浚败，奔河中，详乘胜复取华州。是年五月，高浚克华州。巢以详为华州刺史。

.....

李孝昌、拓跋思恭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不利，引去。史言诸镇之勤王者，皆以师老迁延引退。

.....

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将本军屯兴平。时凤翔仓库虚竭，犒赏稍薄，粮馈不继，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众，冬，十月，引军还袭府城。郑畋登城与士卒言，其众皆下马罗拜曰：“相公诚无负我曹。”畋曰：“行军苟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亦可以顺守矣。”遂帅为遂取，讨贼以取旌节为顺守。乃以留务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节度使、南面招讨使曹全晷与贼战死，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为留后。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温袭郾，夏二军于富平，二军败，奔归本道。二军，李孝昌、拓跋思恭之军也。

郑畋至凤州，自凤翔西至凤州三百九十五里。累表辞位，诏以畋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

.....

(十二月)，王铎以高骈为诸道都统无心讨贼，自以身为首相，发愤请行，恳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许之。恳款，恳诚也。

二年(壬寅·八八二)

春，正月，辛亥，以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考异》曰：“旧纪”：“中和元年七月，铎为都统。十二月，帅师三万至京畿，屯于整屋。《旧·铎传》亦在元年。《唐年补录》：“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铎为都统。十二月，乙亥，铎屯整屋。《续宝运录》：“元年八月，铎拜天下都统。《唐补纪》：“中和元年四月，高骈帅师驻泊东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却归。朝廷即以铎统诸道兵马，收复长安，铎为都统。”诸书年月不同如此。《新纪》：“二年正月，辛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都统，高骈罢都统。”据《实录》四月答高骈诏，罢都都统当在此年。今从《实录》。《新纪》、《旧·骈传》云：“僖宗知骈无赴难意，乃以铎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韦昭度领江淮盐铁转运使。骈既失兵柄，又落利权，攘袂大诟，累上章论列，语词不逊。”按罢罢都统，依前为诸道盐铁转运使，五月方罢。《北梦琐言》曰：“王铎初镇荆南，黄巢入寇，望风而遁，他日，将兵潼关，黄巢令人传语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敌，无污我锋刃，自取败亡也。’后到成都行朝，拜诸道都统。所以高骈上表，目之为败军之将也。”按铎自荆南丧师贬官，未尝将兵潼关。皮光业《见闻录》，为都统在此年二月，亦误。又《旧纪》、《传》、《新传》，铎止为都都统。《新纪》作都统，《实录》初除及罢时皆为都统，中间多云都都统。又西门思恭为都都监。按此时诸将为都统者甚多，疑铎为都都统是也。权知义成节度使，俟罢兵复还政府。高骈但领盐铁转运使，罢其都统及诸使。听王铎自辟将佐，以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辛未，以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宝为左右先锋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纲运自江、淮来者，皆由徐州巡内，故以溥任此职。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又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以中书舍人

郑昌图爲义成节度行军司马，给事中郑畋爲判官，直弘文馆王抟爲推官，司勋员外郎裴贇爲掌书记。昌图，从说之从祖兄弟，畋，畋之弟，搏，玠之曾孙，王玠以祠祷历事玄、肃，见前纪。贇，坦之子也。裴坦见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又以陕虢观察使王重盈爲东面都供军使。重盈，重荣之兄也。

黄巢以朱温爲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温遂据之。爲朱温以同州归国张本。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郑畋爲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军务一以谘之。以王铎判户部事。

朱温寇河中，王重荣击败之。

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统，朱玫爲河南都统。朱玫时镇邠宁，安得出关东统河南诸镇！此河南，盖自龙门河东至蒲津一带大河南岸也。

.....

（夏，四月），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泾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宁、凤翔屯兴平，保大、定难屯渭桥，忠武屯武功，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黄巢将朱温时据同州，李详据华州，故号令之行止此二州。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

——以上卷二五四

（五月），加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侍中，罢其盐铁转运使。骈既失兵柄，又解利权，攘袂大诟，是年春罢都统，已失兵柄，今解盐铁转运，又失利权。遣其幕僚顾云草表自诉，言辞不逊，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又曰：“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又曰：“王铎僭军之将，谓乾符六年江陵之败也。崔安潜在蜀贪黩，崔安潜击贼屡捷，无以指，故言其在蜀贪黩。懿宗咸通六年，安潜镇蜀。岂二儒士能戢强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刮席，汉淮阳王事，见《汉纪》。臣但恐寇生东土，刘氏复兴，言山东寇盗纵横，将有如刘季者复兴于其间。即轺道之灾，岂独往日！”又以秦子婴之事指斥乘輿。又曰：“今贤才在野，俭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子等计将安出！”顾云盖序次高骈大诟之言以为表。上命郑畋草诏切责之，其略曰：“绾利则牢盆在手，谓专江、淮盐利也。牢盆二语见《汉武帝纪》。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可知董制之权，而又贵作司徒，荣爲太尉，按《新书·高骈传》：骈帅西川，已进检校司徒，两京陷后，天子犹冀骈立功，进检校太尉。以为不用，如何为用乎？”又曰：“朕缘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荡元凶，自天长漏网过淮，事见二百五十三卷广明元年。不出一兵袭逐，奄残京国，首尾三年。广陵之师，未离封部，忠臣积望，勇士兴讥，所以擢用元臣，诛夷巨寇。”又曰：“从来倚仗之意，一旦控告无门，凝睇东南，睇，……目小视也。南楚曰睇。惟增凄侧！”又曰：“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见《晋孝武帝纪》。裴度平元济于淮西，见《宪宗纪》。未必儒臣不如武将。”又曰：“宗庙焚烧，园陵开毁，龟玉毁榱，谁之过欤！”用《论语》孔子之言。宝龟宝玉，皆榱藏之，在榱而毁，典守者不得辞其过也。又曰：“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又曰：“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又曰：“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魁首”比朕于刘玄、子婴，何太诬罔！”又曰：“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礼仪，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堕陵。堕，读曰隳。朕虽冲人，安得轻侮！”恶声至，必反之，较计是非，明己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诟者之为耳。古者文告之辞，汉、魏以下数责其罪，何至如此！《通鉴》书之以以为后世戒。骈臣节既亏，自是贡赋遂绝。

.....

黄巢攻兴平 ,兴平诸军退屯奉天。时凤翔、邠宁军屯兴平。

.....

(秋,七月),尚让攻宜君寨,后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宜君县于宜君川,后置宜君郡,隋废郡为宜君县,唐并宜君县入京兆华原县。是时勤王之师盖于宜君故县立寨也。会大雪盈尺,贼冻死者什二三。

.....

以保大留后东方逵为节度使,充京城东面行营招讨使。按李孝昌以鄜师勤王,去年为黄巢所攻,奔归本道。东方逵盖代李孝昌者也。

.....

(八月),黄巢所署同州防御使朱温屡请益兵以扞河中,知右军事孟楷抑之,不报。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亲将胡真、谢瞳劝温归国,九月,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举州降王重荣。温以舅事重荣,温母王氏,以与重荣同姓,故以舅事重荣。王铎承制以温为同华节度使,使瞳奉表诣行在。朱温因王重荣以归唐,而重荣之后夷于朱温之手,唐祚亦夷于温矣。瞳,福州人也。

李详以重荣待温厚,亦欲归之,为监军所告,黄巢杀之,详据华州见上卷上年。以其弟思邺为华州刺史。

.....

平卢大将王敬武逐节度使安师儒,自为留后。

.....

(冬,十月),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

以平卢大将王敬武为留后。王敬武既逐安师儒,朝廷遂命为留后。时诸道兵皆会关中讨黄巢,独平卢不至,王铎遣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往说之。敬武已受黄巢官爵,不出迎,浚见敬武,责之曰:“公为天子藩臣,侮慢诏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谢之。既宣诏,将士皆不应,浚徐谕之曰:“人生当先晓逆顺,次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虏耳,事见二百五十二卷乾符二年。公等舍累叶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师皆集京畿,而淄青独不至;一旦贼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贵,后悔无及矣!”将士皆改容引咎,顾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敬武即发兵从浚而西。

.....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时李克用据代州,代州,雁门郡也。诸家多以为克用时为雁门节度使。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相善,杨复光养父玄价尝监盐州军,沙陀之归国也,先由盐州。后玄价为中尉。执宜父子盖与之善。彼亦有徇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而召之,必来,郑公,谓从说也。结隙见上卷上年。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说。王铎为都都统,便宜从事,凡征调除授,皆得用墨敕。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岚州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不敢入太原境,独与数百骑过晋阳城下与从说别,从说以名马、器币赠之。

李详旧卒共逐黄思邺《考异》曰《实录》:“李详下牙队兵斩伪刺史黄思邺,推华阴镇使王遇为首,降河中。王铎承制除遇为刺史。”按黄邺与黄巢俱死于虎狼谷《实录》误也。今从《新·黄巢传》。推华阴镇使

王遇为主,以华州降于王重荣,王铎承制以遇为刺史。

.....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后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

.....

加奉天节度使齐克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并同平章事。

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考异》曰《实录》在明年正月。今从《新》、《太祖纪年录》、薛居正《五代史》。遣从父弟克修先将兵五百济河尝贼。尝,试也。初,克用弟克让为南山寺僧所杀,其仆浑进通归于黄巢。自高浔之败,浔败,见上卷上年。诸军皆畏贼,莫敢进。乃克用军至,贼惮之,曰:“鸦军至矣,当避其锋。”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巢乃捕南山寺僧十余人,遣使赍诏书及重赂,因浑进通诣克用以求和。克用杀僧,哭克让,受其赂以分诸将,焚其诏书,归其使者。《考异》曰《太祖纪年录》:“初,克让于潼关战败,避贼南山,隐于佛寺,夜,为山僧所害,纪纲浑进通冒刃获免,归黄巢。贼素惮太祖,闻其至也,将托情修好,捕害克让之僧十余人,杀之。巢令其将米重威赍重赂、伪诏,因浑进通见太祖。乃召诸将,颁其略,燔其伪诏以徇。《薛史·克让传》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将军,留宿卫。初,懿祖归朝,宪宗赐宅于亲仁坊。武皇之起云中杀段文楚也,天子诏巡使王处存夜围亲仁坊,捕克让。诘旦,兵合,克让与十余骑弯弧跃马,突围而出,官军数千人追之,比至渭桥,死者数百。克让自夏阳掠船而济,归于雁门。’按克让于时犹在云州,此克让恐当作克用,云雁门,误也。《后唐·懿祖纪年录》曰:‘其兄克恭、克俭皆伏诛。’按是时国昌犹自请讨克用,朝廷必未诛其子。盖国昌、振武不受代后,克恭、克俭始被诛也。《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让复入宿卫。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克让时守潼关,为贼所败。’按国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发兵讨之。六年,克用未尝昭雪,克让何从得入宿卫!广明元年,国昌父子兵败,逃入达靼。其年冬,黄巢陷长安,克让何尝守潼关战败而死于佛寺!或者为朝廷所围捕时,逃入南山佛寺,为僧所杀,则不可知也。今事既难明,故但云为寺僧所杀而已。引兵自夏阳渡河,武德三年,分鄜阳置河西县。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阳,属河中府,后属同州。军于同州。

三年(癸卯·八八三)

春,正月,李克用将李存贞败黄揆于沙苑,己巳,克用进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以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罢王铎兵柄在正月,李克用破黄巢在四月。盖田令孜以黄巢之势已蹙,而杨复光之功必成,先以是悦之耳。又以副都统崔安潜为东都留守,以都都监西门思恭为右神策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令孜自以建议幸蜀,收传国宝、列圣真容、散家财犒军为己功,令宰相藩镇共请加赏,上以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令孜从幸蜀,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号神策十军。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谓之南牙十二卫。

.....

二月,壬子,李克用进军乾阬,乾阬在沙苑西南。乾,音干。与河中、易定、忠武军合,尚让等将十五万众屯于梁田陂。《旧书》作“良天坡”,在城店西三十里。明日,大战,自午至晡,贼众大败,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巢将王璠、黄揆袭华州,据之,王遇亡去。去年王遇据华州归国。

.....

甲子,李克用进围华州,黄思邺、黄揆婴城固守,克用分骑屯渭北。

.....

黄巢兵数败,食复尽,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扼蓝田道。扼蓝田道,所以通自武关南走之路。三月,壬申,遣尚让将兵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引兵逆战于零口,破之。克用进军渭桥,骑军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将薛志勤、唐君立潜入长安,燔积聚,斩虏而还,零口,在京兆昭应县。贼中大惊。

.....

己丑,以河中行营招讨副使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俟克复长安,令赴镇。

癸巳,李克用等拔华州,黄揆弃城走。

.....

(夏,四月)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等引兵先进,与黄巢军战于渭南,一日三战,皆捷;义成、义武等诸军继之,贼众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门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考异》曰《旧纪》:“四月,庚子,沙陀等军趋长安,贼拒之于渭桥,大败而还。李克用乘胜追之。己卯,黄巢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京城,杨复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无己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编遗录》:“四月乙巳,巢焚宫闾、省寺、居第略尽,拥残党越蓝田而逃。明日,上与诸军收复长安。”《实录》:“甲辰,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横野将满存、朝邑将康思贞三败贼于渭桥,大破之。义成、义武等军继进。乙巳,巢贼燔长安宫室,收余众自光泰门东走,由蓝田关以遁。诸军进收京师。”《新纪》:“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黄巢战于零口,败之。四月甲辰,又败之于渭桥。丙午,复京师。”《旧传》曰:“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骑将庞从,遇贼于渭南,决战三捷,大败贼军。十日夜,贼巢散走。诘旦,克用由光泰门入,收京师,巢贼出蓝田、七盘路东走关东。”《新传》曰:“克用遣部将杨守宗率河中将白志迁、忠武将庞从等最先进击贼渭桥,三战三北,于是诸节度兵皆奋,无敢后。入自光泰门。贼崩溃逐北至望春,入升阳殿閤。巢夜奔,众犹十五万,声趋徐州,出蓝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补纪》曰:“杨复光帅十道行营节度使王重荣、李克用等兵士二万余人自光泰门入,逐至升阳殿下,杀贼盈万。黄巢军败,阵上奔逃,取蓝田关出。”《后唐太祖纪年录》:“乙巳,巢败,焚宫室东走,太祖进收京师。”《唐年补录》:“八日,克用等战渭南,三败贼军。九日,巢走。”按杨复光露布云:“今年八日,杨守宗等随克用自光泰门先入京师。”又云:“贼尚为坚阵,来抗官军,自卯至申,群凶大溃,即时奔遁,南入商山。”然则官军以八日入城,贼战不胜而走,此最可据,今从之。渭南之战,必在八日以前,诸书皆误也。贼死及降者甚众,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巢自蓝田入商山,黄巢先遣兵扼蓝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多遗珍宝于路,官军争取之,不急追,贼遂逸去。

杨复光遣使告捷。《考异》曰:张彭《耆旧传》:“中和三年,北路奏黄巢正月十日败走,收复长安城讫。三月,北路行营收城,将士并回戈。”句延庆《耆旧传》曰:“四年,北路奏黄巢正月十日败走,收复长安。三月,北路行营破黄巢将士并回。”延庆悉移彭四年事于三年,三年事于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为差谬又甚于彭。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百官入贺。诏留忠武等军二万人,委大明宫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从异部分,守卫长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东方逵同平章事。升陕州为节度,以王重盈为节度使。又建延州为保塞军,以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赏破黄巢复京城之功也。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眇,.....一目小也。时人谓人“独眼龙”。

诏以崔瑋家贵身显,为黄巢相首尾三载,不逃不隐,于所在斩之。

黄巢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锋,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连兵。

初,巢在长安,陈州刺史宛丘赵谓将佐曰:“宛丘,后魏项县也,隋改曰宛丘,唐属陈州,管下项城县,乃东魏侨置秣陵县地,隋改曰项城。”巢不死长安,必东走,陈其冲也。且巢素与忠武为仇,巢自

初起，与宋威、张自勉等累战，皆忠武兵也。不可不为之备。”乃完城堑，缮甲兵，积刍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资粮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珣，子麓林分将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澼水，项城在陈州东南，澼水在西南。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陈人大恐，谕之曰：“忠武素著义勇，陈州号为劲兵，况吾家久食陈禄，誓与此州存亡，男子当求生于死中，且徇国而死，不愈于臣贼而生乎！有异议者斩！”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硞，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春磨寨”。春磨寨，即设碓硞处。碓以春，硞以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此河南，谓洛州河南府。

.....

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帅所部数百人赴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时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外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危惧，而全忠勇气益振。诏以黄巢未平，加全忠东北面都招讨使。为朱全忠以宣武兵并吞诸镇，卒移唐祚张本。

.....

李克用自长安引兵还雁门，寻有诏，以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召郑从说诣行在。.....

（九月）感化节度使时溥营于澼水，遏黄巢之兵，且为陈州声援也。加溥东面兵马都统。

.....

（十二月）赵 遣人间道求救于邻道，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与黄巢之党战于鹿邑，败之，斩首二千余级，遂引兵入亳州而据之。鹿邑，后魏陈留武平县也，隋开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属亳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

四年（甲辰·八八四）

（春，正月）黄巢兵尚强，周岌、时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将蕃、汉兵五万出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谓河阳桥也。屯兵万善以拒之。克用乃还兵自陕、河中度河而东。《考异》曰《唐末见闻录》：“晋王三月十三日发大军讨黄巢。《太祖纪年录》：“正月，太祖帅师五万自泽潞将下天井关，河阳屯万善，乃改辕蒲、陕度河。”薛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已与巢战，三月十三日发晋阳，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二月内，频得陈、许、徐、汴书牒。”今从《旧纪》。又克用自诉上表云：“遂从陕服，径达许田。”是于蒲、陕两道度兵也。

（三月）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黄巢撤民居以为寨屋，谓之瓦子寨。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

黄巢围陈州凡三百日，赵 兄弟与之大小数百战，虽兵食将尽，而众心益固。李克用会许、汴、徐、兖之军于陈州，时尚让屯太康，太康，汉阳夏县，隋改曰太康，以县东有太康城也，唐属陈州。夏，四月，癸巳，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邈屯西华，西华，汉县，唐属陈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诸军复攻之，思邈走。黄巢闻之惧，退军故阳里，故阳里，在陈州城北。陈州围始解。

朱全忠闻黄巢将至，引军还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黄巢营为水所漂，且闻李克用将至，遂引兵东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让以骁骑五千进逼大梁，至于繁台，繁台，本师旷吹台，梁孝王增筑。《水经注》吹台，在浚仪城南，牧泽之右。牧泽者，今之蒲关泽，即此泽也。宣武将丰人朱珍、南华庞师古击却之。丰，汉县，唐属徐州。《九域志》：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全忠复告急于李克用，丙

寅 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发许州 戊辰 追及黄巢于中牟北王满渡 按《旧书·帝纪》,王满渡乃汴河所经津济之地。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尚让帅其众降时溥,别将临晋李说、曲周霍存、甄城葛从周、冤句张归霸及弟归厚帅其众降朱全忠。临晋,古地名,隋分猗氏,置桑泉县,天宝十三载,改为临晋,属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曲周,汉古县,中废,隋分洛水复置,唐属洛州,宋废为镇,属鸡泽县。“甄城”,当作“鄆城”,亦汉古县,唐带濮州。史言朱全忠后吞诸镇,多用所降黄巢将。《考异》曰:崇文院有《梁功臣列传》,不著撰人名氏,云:“张归厚,祖兴,父处让。归厚中和末与伯季自冤句相率来投。”薛居正《五代史》:“张归霸祖进言,父实。”《归厚传》无父、祖,但云与兄归霸皆来降。据《梁功臣传》,父祖与归霸不同,当是从弟。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击之于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复大雨,贼惊惧东走,克用追之,过胙城、匡城。胙城,汉南燕县,隋改曰胙城,唐属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胙城县,本古之胙国,又为古之燕国,汉为南燕县。隋文帝因览奏状,见南燕县名,因曰:“今天下一统,何南燕之有!”遂改为胙城。巢收余众近千人,东奔兖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骑能属者才数百人,昼夜行二百余里,人马疲乏,粮尽,乃还汴州,欲裹粮复追之,获巢幼子及乘舆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万人,悉纵遣之。

……

庚辰,时溥遣其将李师悦将兵万人追黄巢。

……

——以上卷二五五

(六月),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宋白曰:春秋以邾子益来,囚诸负瑕。杜预《注》云:鲁邑也,高平郡南平阳县西北有瑕丘城,汉为瑕丘县。巢众殆尽,走至狼虎谷,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界。丙午,巢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将诣时溥,遇沙陀博野军,夺之,并斩言首,以献于溥。黄巢乾符三年起兵为盗,至是凡十年而灭。《考异》曰:《续宝运录》曰:“尚让降徐州,黄巢走至碣山,路被诸军趁逼甚,乃谓外甥朱彦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黄巢乃自刎过与外甥。外甥将至,路被沙陀博野夺却,兼外甥首级一时送都统军中。”《旧纪》:“七月,癸酉,贼将林言斩黄巢、黄揆、黄乘三人首级降。”《旧传》:“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函送徐州。”《新纪》:“七月,壬午,黄巢伏诛。”《新传》:“巢计蹙,谓林言曰:‘汝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斩之。函首将诣时溥,而太原博野军杀言与巢首俱上。”今从《新传》。

——以上卷二五六

契丹灭后晋

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壬寅·九四二)

帝寝疾,一旦,冯道独对。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怀中,其意盖欲道辅立之。《考异》曰:《汉高祖实录》:“晋高祖大渐,召近臣属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窃而处之久矣。寡人既谢,当归许王,寡人之愿也。’”此说难信,今从《薛史》。

六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会要》殂于邺都大内之保昌殿。

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候景延广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乃奉广晋尹齐王重贵为嗣。晋高祖托孤于冯道,与吴主孙休托孤于濮阳兴、张布之事略同。是日,齐王即皇帝位。延广以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无得偶语。以防奸人谋为变。

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辅政,齐王寝之,知远由是怨齐王。为刘知远不肯入援张本。

.....

(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广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赏其定策之功也。为景延广挟权制上构契丹之隙张本。

.....

(十二月),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议奉表称臣告哀于契丹,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景延广之议,因三年契丹主令高祖称儿皇帝,用家人之礼致书也。李崧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擐,音宦。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于时者,于其时也。延广固争,冯道依违其间。帝卒从延广议。契丹大怒,遣使来责让,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广复以不逊语答之。

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帝中国,赵延寿父子欲帝中国之心,已见于屯团柏之时。屡说契丹击晋,契丹主颇然之。为契丹入寇张本。

后晋齐王天福八年(癸卯·九四三)

帝闻契丹将入寇,二月,己未,发邺都,乙丑,至东京。帝即位于邺都保昌殿枢前,至是始还汴。然犹与契丹问遗相往来,无虚月。

.....

秋,七月,己丑,诏以年饥,国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余人于诸道括民谷。

.....

初,河阳牙将乔荣《考异》曰《汉隐帝实录》作“乔瑩”《陷蕃记》作“乔瑛”。今从《晋少帝》、《汉高祖实录》、《景延广传》、《契丹传》。从赵延寿入契丹,契丹以为回图使,凡外国与中国贸易者,置回图务,犹今之回易场也。往来贩易于晋,置邸大梁。及契丹与晋有隙,景延广说帝囚荣于狱,悉取邸中之货。凡契丹之人贩易在晋境者,皆杀之,夺其货。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谓救解晋阳之围,高祖遂以得中原。不可负。(九月),戊子,释荣,慰赐而归之。

荣辞延广,延广大言曰:“归语而主,而汝也。先帝为北朝所立,故称臣奉表。今上乃中国所立,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约故耳。为邻称孙,足矣,无称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赵延寿诳诱,轻侮中国,中国士马,尔所目睹。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他日为孙所败,取笑天下,毋悔也!”荣自以亡失货财,恐归获罪,且欲为异时据验,乃曰:“公所言颇多,惧有遗忘,愿记之纸墨。”延广命吏书其语以授之,荣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决。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就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货财,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晋使如契丹,皆繫之幽州,不得见。

桑维翰屡请逊辞以谢契丹,每为延广所沮。帝以延广有定策功,故宠冠群臣;又总宿卫兵,故大臣莫能与之争。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知延广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刘知远非不敢言,盖亦有憾于帝而不欲言,将坐观成败,因而利之也。但益募兵,奏置兴捷、武节等十余军,以备契丹。

.....

初,高祖以马三百借平卢节度使杨光远,景延广以诏命取之。光远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单州刺史承祚,唐末,以宋州之砀山县梁太祖乡里也,为置辉州,已而徙治单父县;后唐灭梁,改为单

州。薛居正《五代史》：唐庄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辉州为单州。单，音善。（十一月），戊戌，承祚称母病，夜开门奔青州。庚子，以左飞龙使金城何超权知单州。此应州之金城县也。遣内班赐光远玉带、御马，以安其意。内班，盖宦者也。

壬寅，遣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郭谨将兵戍郢州。以防河津，使杨光远不得与契丹交通也。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领军卫将军蔡行遇将兵戍郢州。杨光远遣骑兵入淄州，劫刺史翟进宗归于青州。《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甲寅，徙杨承祚为登州刺史，以从其便。登州，平卢巡属也。

光远益骄，密告契丹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赵延寿亦劝之。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延寿将之，山后即勃、檀、云、应诸州。卢龙，幽州军号。此皆天福之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晋，藉寇兵而资盗粮，中国自此胥为夷矣。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赵延寿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机浅也。

朝廷颇闻其谋，丙辰，遣使城南乐及德清军，时置德清军于澶州清丰县，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军，本旧澶州地，晋天福三年移澶州于德胜寨，乃于旧澶州置顿丘镇，取县为名，至四年，改镇为德清军。开运元年，移德清军于陆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征近道兵以备之。

……

是岁，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东自海隅，西距陇坻，南逾江、淮，北抵幽、蓟、原野、山谷、城郭、庐舍皆满，竹木叶俱尽。重以官括民谷，蓟，音计。是年秋七月，以年饥，用不足，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硿，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碓，……舂也。硿，……礲也。趣，读曰促。于是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

朝廷以恒、定饥甚，独不括民谷。顺国节度使杜威奏称军食不足，请如诸州例，许之。杜重威平安重荣，即用为恒帅。帝即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称“威”。顺国军号亦新改。威用判官王绪谋，检索殆尽，得百万斛。威止奏三十万斛，余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称贷于民，复满百万斛，来春柴之，称，……举也。得缗钱二百万，阖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为奏，援恒州例。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不许，曰：“吾为观察使，职在养民，岂忍效彼所为乎！”唐节度使率兼观察使，节度之职掌兵，观察之职掌民。马全节之不效杜威是矣。邻于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

开运元年（甲辰·九四四）是年七月方改元。

春，正月，乙亥，边藩驰告：“契丹前锋将赵延寿、赵延照将兵五万入寇，逼贝州。”边藩，犹言边镇也。延照，思温之子也。赵思温，本中国人，没于契丹。

先是朝廷以贝州水陆要冲，多聚刍粟，为大军数年之储，以备契丹。军校邵珂，性凶悖，永清节度使王令温黜之。时置永清军于贝州。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会令温入朝，执政以前复州防御使吴峦权知州事。天福初，吴峦坚守云州以拒契丹，故朝廷用之。峦至，推诚抚士。会契丹入寇，峦书生，无爪牙，珂自请愿效死，峦使将兵守南门，峦自守东门。契丹主自攻贝州，峦悉力拒之，烧其攻具殆尽。己卯，契丹复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门入，峦赴井死。契丹遂陷贝州，所杀且万人。

庚辰，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以河阳节度使苻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陈使，“苻”当作“符”。郑樵《氏族略》曰：鲁顷公为楚所灭，顷公之孙公雅为秦苻节令，因以为氏。后汉有苻融，皇朝有苻彦卿，望出琅邪，非苻秦之苻也。以右神武统军皇甫遇为马军右厢排陈使，以陕府节度使王周

为步军左厢排陈使，以左羽林将军潘环为步军右厢排陈使。

太原奏契丹入雁门关。雁门关即陉岭关。恒、邢、沧皆奏契丹入侵。

……

帝遣使持书遗契丹，契丹已屯邺都，时契丹屯于邺都城外。不得通而返。

壬午，以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景延广为御营使，前静难节度使李周为东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军先发。时用兵方略号令，皆出延广，宰相以下皆无所预，延广乘势使气，陵侮诸将，虽天子亦不能制。为罢景延广张本。

乙酉，帝发东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阳。黎阳在滑州西岸，隔大河耳，故奏其事。戊子，帝至澶州。澶州时据德胜津。

契丹主屯元城，刘昫曰：魏州元城，隋县，治古殷城。唐贞观十七年并入贵乡，圣历二年，分贵乡、莘县置元城县，治王莽城，开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东北十二里。时契丹主盖屯古殷城也。赵延寿屯南乐，南乐即唐魏州之昌乐县，后唐避其祖李国昌讳，改曰南乐。《九域志》：南乐县在魏州南四十四里。以延寿为魏博节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

契丹寇太原，刘知远与白承福合兵二万击之。甲午，以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执讨使，杜威为副使，马全节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将兵拒契丹于黎阳。

……

帝复遣译者孟守忠致书于契丹，求修旧好。契丹主复书曰：“已成之势，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伟王于秀容，秀容，汉汾阳县地，隋自秀容故城移于此，因更县名，唐带忻州。斩首三千级。契丹自鸦鸣谷遁去。自鸦鸣谷出潞州，东与契丹主大军合。

……

天平节度副使知郢州颜衎遣观察判官窦仪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九域志》：郢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衎，……又音侃。又与杨光远通使往还，引契丹自马家口济河，擒左武卫将军蔡行遇。”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戍郢州。仪谓景延广曰：“虜若济河与光远合，则河南危矣。”延广然之。仪，蓟州人也。蓟，音计。

——以上卷二八三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义节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守杨刘镇，护圣都指挥使白再荣守马家口，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按是时凡缘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辽人南寇，了无关山塘泺之阻，其兵可以径造河上，故不得不缘河为备也。未几，周儒引契丹将麻荅自马家口济河，营于东岸，攻郢州北津以应杨光远。麻荅，契丹主之从弟也。

乙巳，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陈州防御使梁汉璋、怀州刺史薛怀让将兵万人，缘河水陆俱进。守贞，河阳，汉璋，应州，怀让，太原人也。

丙午，契丹围高行周、苻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于戚城。春秋时，戚属卫地，河上邑也。《东坡指掌图》以为卫之戚，今在博州界。按是时晋与契丹相拒于澶、卫之间，此戚城当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先是景延广令诸将分地而守，无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广徐白帝，帝自将救之。契丹解去，三将泣诉救兵之缓，几不免。

戊申，李守贞等至马家口。契丹遣步卒万人筑垒，散骑兵于其外，余兵数万屯河西，船数千艘渡兵，未已，晋兵薄之，契丹骑兵退走，晋兵进攻其垒，拔之。契丹大败，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人，俘斩亦数千人。河西之兵恸哭而去，由是不敢复东。杨光远之援绝矣。

.....

初,契丹主得贝州、博州,皆抚慰其人,或拜官赐服章。及败于戚城及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杀之,得军士,燔炙之。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

杨光远将青州兵欲西会契丹,戊午,诏石贇分兵屯郛州以备之。石贇时屯麻家口。

诏刘知远将部兵自土门出恒州击契丹,又诏会杜威、马全节于邢州。知远引兵屯乐平不进。乐平离太原二百余里耳。

.....

壬戌,杨光远围棣州,刺史李琼出兵击败之。杨光远自青州历淄州而围棣州。光远烧营走还青州。癸亥,以前威胜节度使何重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将兵屯郛州。

.....

契丹伪弃元城去,伏精骑于古顿丘城,顿丘,汉古县。《尔雅》,丘一成曰顿丘。后移治所于阴安城。唐顿丘县又移治于阴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胜津,并顿丘县徙焉。顿丘凡三徙矣。古城盖阴安城也。以俟晋军与恒、定之兵合而击之。时诏杜威、马全节以兵来会,契丹欲俟其合而邀击之。邺都留守张从恩屡奏虏已遁去,大军欲进追之,会霖雨而止。契丹设伏旬日,人马饥疲。赵延寿曰:“晋军悉在河上,畏我锋锐,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即就也。四合攻之,夺其浮梁,谓澶州德胜渡之河梁也。则天下定矣。”契丹主从之。三月,癸酉朔,自将兵十余万陈于澶州城北,宋白曰:契丹时驻兵澶州铁丘。陈,读曰阵,下同。东西横掩城之两隅,登城望之,不见其际。高行周前军在戚城之南,与契丹战,自午至晡,互有胜负。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帝亦出陈以待之。契丹主望见晋军之盛,谓左右曰:“杨光远言晋兵半已饿死,杨光远诱契丹入寇,见上卷上年。今何其多也!”以精骑左右略陈,晋军不动,万弩齐发,飞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晋陈之东偏,不克。苦战至暮,两军死者不可胜数。昏后,契丹引去,营于三十里之外。不敢逼城而营,惧晋军攻劫也。

乙亥,契丹主帐中小校窃其马亡来,云契丹已传木书,收军北去,木书者,书之于木,以为信契。景延广疑其诈,闭壁不敢追。

.....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留赵延照为贝州留后。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璠,音烦。

.....

辛卯,马全节攻契丹泰州,拔之。《五代会要》:后唐天成三年,升奉化军为泰州,以清苑县为理所。至晋开运二年九月,移治满城县,至周广顺二年二月,废州,其满城县割隶易州。时马全节自定州攻泰州。

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

.....

夏,四月,丁未,缘河巡检使梁进以乡社兵复取德州。乡社兵,民兵也。时契丹寇掠,缘河之民,自备兵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以自保卫。契丹陷德州而北归,梁进乘其去而复取之。己酉,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保义节度使王周留镇澶州。庚戌,帝发澶州;甲寅,至大梁。

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既为上下所恶,上谓将相大臣,下谓军民。帝亦惮其不逊难制,桑维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引牵也,牵发其罪,犹人收卷衣物于怀袖间,从而牵出之然。辛酉,加延广兼侍中,出为西京留守。晋徙都汴,以河南府为西京。以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周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延广郁郁不得志,橛竖小人,得权则骄溢使气,失权则郁郁不得志,乃其常

也。见契丹强盛，始忧国破身危，遂日夜纵酒。自知无复全地，苟取朝夕之乐。

朝廷因契丹入寇，国用愈竭，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财，各封剑以授之。示使专断，以此威胁取民财也。使者多从吏卒，携锁械、刀仗入民家，小大惊惧，求死无地。州县吏复因缘为奸。

河南府出缗钱二十万，此括率合出之数也。景延广率三十七万。景延广增率十七万，欲以入己。留守判官卢亿言于延广曰：“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延广惭而止。史言景延广差愈于杜重威。

先是诏以杨光远叛，命兖州修守备。青、兖邻镇，故命之为备。泰宁节度使安审信以治楼堞为名，率民财以实私藏。大理卿张仁愿为括率使，至兖州，赋缗钱十万。值审信不在，不在者，适不在镇。拘其守藏吏，指取钱一困，已满其数。史言晋之藩镇，利国有难，浚民以肥家。

戊寅，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泰宁节度使李守贞将步骑二万讨杨光远于青州。李守贞盖代安审信帅泰宁也。又遣神武统军洛阳潘环及张彦泽等将兵屯澶州，以备契丹。

契丹遣兵救青州，齐州防御使堂阳薛可言邀击，败之。堂阳县属冀州。宋皇祐四年，省县为镇，入南宮县。《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阳。

丙戌，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时兵荒之余，复有此扰，民不聊生。异时契丹入汴，武定军曷尝能北向发一矢乎？

丁亥，邺都留守张从恩上言：“赵延照虽据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归，宜速进军攻之。”诏以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督诸将击之。辛卯，从恩奏：“赵延照纵火大掠，弃城而遁，屯于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间多水冻，故赵延照阻以为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

六月，辛酉，官军拔淄州，斩其刺史刘翰。淄州，杨光远之巡属也。

太尉、侍中冯道虽为首相，冯道自唐潞王之时，已正拜三公，晋高祖入洛，用以为相，位任在执政之右。依违两可，无所操决。此冯道保身固位之术，一生所受用者也。或谓帝曰：“冯道，承平之良相，今艰难之际，譬如使禅僧飞鹰耳。”言禅以静寂为宗，僧以慈悲不杀为教。为禅僧者，第能机辩无穷，而不能应物，使之飞鹰搏击，非其任也。癸卯，以道为匡国节度使，兼侍中。出冯道镇同州，将别命相也。

……

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请罢冯道，请用桑维翰，盖出一人之口。前史谓维翰倩人以言于帝，《通鉴》皆曰“或”者，疑其辞。丙午，复置枢密院，罢枢密院见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四年。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

……

八月，辛丑朔，以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督十三节度，以备契丹。

桑维翰两秉朝政，出杨光远、景延广于外，杨光远、景延广，先皆尝总宿卫兵。天福初，桑维翰秉政，出杨光远，是时再秉政，出景延广。至是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刘知远、杜威并十三节度为十五人。按《薛史》载十三节度：郓州张从恩，弃马步都监，西京留守景延广，充都排阵使，徐州赵在礼，充都虞候，晋州安叔千，充左厢排阵使，前兖帅安审信，充右厢，河中安审琦，充马步都指挥使，河阳符彦卿，充马军左厢，滑州皇甫遇，充右厢，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充马军排阵使，沧州王廷胤，充步军左厢都指挥使，陕州宋彦筠，充右厢，前金帅田武，充步军左厢排阵使，右龙武统军潘环，充右厢。时人服其胆略。

朔方节度使冯晖上章自陈未老可用，而制书见遗。维翰诏禁直学士，诏禁直学士者，以诏旨诏

之也。禁直学士，学士之入直禁中者也。使为答诏曰：“非制书忽忘，实以朔方重地，非卿无以弹压。比欲移卿内地，受代亦须奇才。”受当作授。晖得诏甚喜。

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然为相颇任爱憎，一饭之恩、睚眦之怨必报，人以此少之。史称桑维翰之长而并及其短，所以明是非，示劝警。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太原以河北之地为山东。帝初诏刘知远自土门出恒州，寻又诏会兵邢州，并见上。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速为之！”言若有分为天子，何不速为之。怒之之辞也。至是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见知远有忧色，谓知远曰：“河东山川险固，河东治晋阳，东阻太行、常山，西限龙门、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雁门、五台诸山之险，故云然。风俗尚武，士多战马，此所谓恃险与马也。静则勤稼穡，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

.....

癸亥，置镇宁军于澶州，以濮州隶焉。割天平巡属之濮州以隶镇宁军。

.....

（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乐寿，遂城县属易州，宋太平兴国六年，置威虏军，景德元年，改广信军，在易州东南八十里，当五回岭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乐寿县属深州，宋分属瀛州。《九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彦进击却之。

.....

李守贞围青州经时，是年五月，李守贞围青州。城中食尽，饿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杨光远遥稽首于契丹曰：“皇帝，皇帝，误光远矣！”其子承勋、承祚、承信劝光远降，冀全其族。光远不许，曰：“吾昔在代北，尝以纸钱祭天池而沈，杨光远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即汾阳县之天池，时属岚州静乐县界。人皆言当为天子，姑待之。”（十二月），丁巳，承勋斩劝光远反者节度判官丘涛等，送其首于守贞，纵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开城纳官军。

.....

朝廷以杨光远罪大，而诸子归命，难于显诛，命李守贞以便宜从事。闰月，癸酉，守贞入青州，遣人拉杀光远于别第，以病死闻。丙戌，起复杨承勋除汝州防御使。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诛，其子弃疾以不忍弃父事仇而死。李怀光之反，河中既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璀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亲，居君臣之变，审义安命，以死殉亲，夫岂不乐生，义不可也。若杨承勋兄弟，出于蕃落，泉壤其心，囚父归命，以希苟活，晋朝以不杀降为说，于理且未安，又从而录用之，宜异时契丹得假大义以泄其愤也。

.....

契丹复大举入寇，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引兵先进。契丹复以赵延寿为军锋。契丹前锋至邢州，顺国节度使杜威遣使间道告急。契丹前锋已至邢州，恒州信使路绝，故间道而来。帝欲自将拒之，会有疾，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邺都留守马全节、护国节度使安审琦会诸道兵屯邢州，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马全节自邺都进屯邢州，令赵在礼自徐州进屯邺都为后镇。

契丹主以大兵继至，建牙于元氏。元氏县属恒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八里。朝廷惮契丹之盛，诏从恩等引兵稍却，于是诸军恟惧，无复部伍，委弃器甲，所过焚掠，比至相州，不复能整。

二年（乙巳·九五）

春，正月，诏赵在礼还屯澶州，马全节还邺都，又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西京留守景

延广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张从恩奏契丹逼邢州，诏滑州、邺都复进军拒之。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将兵趣邢州。皇甫遇奉诏自滑州进兵。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杀掠殆尽，入邺都境。《九域志》：邺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五里，西北距洛州五十里。

壬子，张从恩、马全节、安审琦悉以行营兵数万陈于相州安阳水之南。陈，读曰阵。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数千骑前规契丹，至邺县。邺，汉古县，唐属相州，在州东北。刘昫曰：邺，魏相州治所，隋文辅政，尉迟回举兵，既讨平之，乃焚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治所。隋炀帝于邺故都大慈寺置邺县。唐贞观八年始筑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邺县也。若五代、唐、晋之所谓邺都，则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邺县也。夷考此时契丹与晋兵相距本末，前所谓入邺都境，当作入相州境。一说虏骑散漫，大势兵马向相州，游骑亦有入邺都境者。将渡漳水，遇契丹数万，遇等且战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将谋曰：“吾属今走，死无遗矣！”乃止，布陈，自午至未，力战百余合，相杀伤甚众。遇马毙，因步战，其仆杜知敏以所乘马授之，遇乘马复战。久之，稍解，顾知敏已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义士，不可弃也！”与彦超跃马入契丹陈，取知敏而还。俄而契丹继出新兵来战，二将曰：“吾属势不可走，以死报国耳。”

日且暮，安阳诸将怪觐兵不还，安审琦曰：“皇甫太师寂无音问，必为虏所困。”语未卒，有一骑白遇等为虏数万所围，审琦即引骑兵出，将救之。张从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虏众猥至，猥，杂也，杂然而至，言其数多不可胜计也。尽吾军，恐未足以当之，公往何益！”审琦曰：“成败，天也，万一不济，当共受之。借使虏不南来，坐失皇甫太师，按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师也，而安审琦以太师称之，盖五季之乱，官赏无章，当时相称谓，不复论其品秩，就人臣极品而称之。吾属何颜以见天子！”遂踰水而进。契丹望见尘起，即解去。知援兵来，故解而去。遇等乃得还，与诸将俱归相州，军中皆服二将之勇。彦超本吐谷浑也，与刘知远同母。吐谷浑，慕容涉归之庶长子，故其种姓慕容氏。

契丹亦引军退，其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时契丹主在邯郸，闻之，即时北遁，不再宿，至鼓城。邯郸县属磁州，在州东北七十里。鼓城县属恒州。宋端拱二年，以鼓城隶祁州，在州西南一百里。自邯郸至鼓城约三百余里。

是夕，张从恩等议曰：“契丹倾国而来，吾兵不多，城中粮不支旬，万一奸人往告吾虚实，虏悉众围我，死无日矣。不若引军就黎阳仓，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万全。”议未决，从恩引兵先发，诸军继之，扰乱失亡，复如发邢州之时。

从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阳桥，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彦伦谓将佐曰：“此夕纷绘，人无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桥！”即召入，乘城为备。至曙，望之，契丹数万骑已陈于安阳水北，契丹主虽先北遁，而赵延寿与惕隐诸军，犹南向而不去。彦伦命城上扬旌鼓噪约束，约束者，申严号令也。契丹不测。日加辰，赵延寿与契丹惕隐帅众逾水，环相州而南。诏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将兵趣相州。延寿等至汤阴，闻之，汤阴，本汉荡阴，后并入安阳。唐武德四年，分安阳置汤源县，贞观元年，改为汤阴，属相州。《九域志》，在州南四十里。甲寅，引还，马全节等拥大军在黎阳，不敢追。延寿悉陈甲骑于相州城下，若将攻城伏，符彦伦曰：“此虏将走耳。”出甲卒五百，陈于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

帝疾小愈，河北相继告急。帝曰：“此非安寝之时！”乃部分诸将为行计。

更命武定军曰天威军。去年夏，籍诸州乡兵为武定军。

北面副招讨使马全节等奏：“据降者言，虏众不多，宜乘其散归种落，大举径袭幽州。”帝以为然，征兵诸道。壬戌，下诏亲征；乙丑，帝发大梁。

.....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审琦屯邺都。甲戌,帝发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马全节等诸军以次北上。刘知远闻之曰:“中国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强胡,胜之犹有后患,况不胜乎!”

契丹自恒州还,以羸兵驱牛羊,过祁州城下,以诱城中也。刺史下邳沈斌出兵击之,契丹以精骑夺其城门,州兵不得还。赵延寿知城中无余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在”字之下,当逸“城”字。延寿语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择祸莫若轻’;‘择祸莫若轻’,引《文子》之言。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计陷身虏庭,言赵延寿与其父德钧,不能救张敬达,邀契丹求帝中国,玩冠致祸,并为俘虏也。赵延寿闻斌言,尚欲复求帝乎?陷身事见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赵延寿在唐时加侍中,沈斌称其旧官。忍帅犬羊以残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骄色,何哉!沈斌弓折矢尽,宁为国家死耳,终不效公所为!”明日,城陷,斌自杀。

丙戌,诏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以本道兵会马全节等进军。

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冯玉,宣徽北院使、权侍卫马步都虞候太原李彦韬,皆挟恩用事,恶中书令桑维翰,数毁之。帝欲罢维翰政事,李崧、刘煦固谏而止。维翰知之,请以玉为枢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为户部尚书、枢密使,以分维翰之权。冯玉以后兄进,故旨由中出。《诗》云:“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信矣!”

彦韬少事阎宝为仆夫,后隶高祖帐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彦韬侍帝为腹心,高祖留帝守太原,见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由是有宠。性纤巧,与嬖幸相结,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于升黜将相,亦得预议。常谓人曰:“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 已为文宗言之。李彦韬、史弘肇当右武之世,张其气而奋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责,然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盖亦反其本矣!

.....

(三月),乙巳,杜威等诸军会于定州,以供奉官萧处钧权知祁州事。庚戌,诸军攻契丹,泰州刺史晋廷谦举州降。晋姓也,以国为氏。甲寅,取满城,按《五代会要》,是年九月,徙泰州治满城,是时泰州犹治清苑。宋白曰:满城本汉北平县,后魏置永乐县,天宝元年,改满城县。获契丹酋长没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赵延寿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还至虎北口,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时契丹兵自祁、易北去,非其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辽行程记》云: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馆。则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闻晋取泰州,复拥众南向,约八万余骑,计来夕当至,宜速为备。”杜威等惧,丙辰,退保泰州。

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晋军南行,契丹踵之。晋军至阳城,《续汉志》:中山蒲阴县有阳城。《水经注》:博水出中山望都县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世谓之阳城谿。阳城在蒲阴县东南三十里。庚申,契丹大至。晋军与战,逐北十余里,契丹逾白沟而去。此南白沟也。《水经注》所谓淇水北出为白沟者也。北白沟在涿州新城县南六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记》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沟驿。又范成大《北使录》曰:自安肃军出北门十五里,至白沟河,又一百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沟也。

壬戌,晋军结陈而南,胡骑四合如山,诸军力战拒之。是日,才行十余里,人马饥乏。

癸亥,晋军至白团卫村,《考异》曰:《汉高祖实录》作白檀,今从《晋少帝实录》。埋鹿角为行寨。契丹围之数重,奇兵出寨后断粮道。断,音短。是夕,东北风大起,破屋折树,营中掘井,方及不辄崩,士卒取其泥,帛绞而饮之,人马俱渴。至曙,风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车中,沈括曰:奚人业伐山,陆种,斫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其辘轳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轂,材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辘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驰,上施幌,惟富者加毡幌文绣之饰。

《蜀本》奚车“之上无“大”字。令其众曰：“晋军止此耳，当尽擒之，然后南取大梁！”命铁鹞四面下马，拔鹿角而入，夺短兵以击晋军。契丹谓精骑为铁鹞，谓其身被铁甲，而驰突轻疾，如鹞之搏鸟雀也。又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

军士皆愤怒，大呼曰：“都招讨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诸将请出战，杜威曰：“俟风稍缓，徐观可否。”马步都监李守贞曰：“彼众我寡，风沙之内，莫测多少，惟力斗者胜，此风乃助我也；若俟风止，吾属无类矣。”即呼曰：“诸军齐击贼。”又谓威曰：“令公善守御，杜威时带中书令，故称之。守贞以中军决死矣。”马军左厢都排陈使张彦泽召诸将问计，皆曰：“虏得风势，宜俟风回与战。”彦泽亦以为然。诸将退，马军右厢副排陈使太原药元福独留，谓彦泽曰：“今军中饥渴已甚，若俟风回，吾属已为虏矣。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宜出其不意急击之，此兵之诡道也。”矢不逆风，此古法也。若手短兵薄战，则逆风而胜者多矣。马步左右厢都排陈使符彦卿曰：“与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国。”乃与彦泽、元福及左厢都排陈使皇甫遇引精骑出西门击之，行寨之西门也。风从东北来，出西门接战，亦顺风势也。诸将继至。契丹却数百步，彦卿等谓守贞曰：“且曳队往来乎？曳读为拽。直前奋击，以胜为度乎？”守贞曰：“事势如此，安可回鞬。鞬，……马勒也。宜长驱取胜耳。”彦卿等跃马而去，风势益甚，昏晦如夜。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契丹，呼声动天地，契丹大败而走，势如崩山。李守贞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步骑俱进，逐北二十余里。铁鹞既下马，苍皇不能复上，皆委弃马及铠仗蔽地。

契丹散卒至阳城东南水上，稍复布列。杜威曰：“贼已破胆，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骑击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车走十余里，追兵急，获一橐驰，乘之而走。诸将请急追之。杜威扬言曰：“逢贼幸不死，更索衣囊邪？”言逢贼被劫而幸不死，而更从贼求衣囊，则必将怒而杀之。李守贞曰：“两日人马渴甚，今得水饮之，皆足重，难以追寇，不若全军而还。”乃退保定州。

契丹主至幽州，散步稍集，以军失利，仗其酋长各数百，唯赵延寿得免。

乙丑，诸军自定州引归。诏以泰州隶定州。隶定州义武军。

夏四月辛巳，帝发澶州；甲申，还大梁。是年正月，下诏亲征，二月至澶州。今诸军以胜归，故复还大梁。

己丑，复以邺都为天雄军。唐庄宗同光元年，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罢天雄节镇。三年，罢东京，以为邺都，晋兴，因之，改兴唐府为广晋府，今复为天雄军。

……

五月丙申朔，大赦。

顺国节度使杜威久镇恒州，高祖天福七年，杜威始镇恒州，见二百八十三卷。性贪残，自恃贵戚，杜威尚高祖妹宋国长公主。多不法。每以备边为名，敛吏民钱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货或名姝、骏马，皆虏取之，或诬以罪杀之，籍没其家。又畏懦过甚，每契丹数十骑入境，威已闭门登陴，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威但瞋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由是虏无所忌惮，属城多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间，暴骨如莽，“暴骨如莽”《左传》语。如莽者，如草之生于广野，莽莽然。村落殆尽。

威见所部残弊，为众所怨，又畏契丹之强，累表请入朝，帝不许，威不俟报，遽委镇入朝，朝廷闻之，惊骇。桑维翰言于帝曰：“威固违朝命，擅离边镇，居常凭恃勋旧，邀求姑息，及疆场多事，场，音亦。曾无守御之意，宜因此时废之，庶无后患。”帝不悦。维翰曰：“陛下不忍废之，宜授以近京小镇，勿复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亲，必无异志，言其无它志。但宋国长公主切欲

相见耳。公勿以为疑。”维翰自是不敢复言国事，以足疾辞位。杜威不可去，而桑维翰求去，晋殆矣。丙辰，威至大梁。

.....

己未，杜威献部曲步骑合四千人并铠仗。庚申，又献粟十万斛，刍二十万束，云皆在本道。言皆在恒州也。使诚有之，皆虐取于民，仓皇离镇，不可运而实私家，故献之耳。帝以其所献骑兵隶扈圣，步兵隶护国，威复请以为衙队，而稟赐皆仰县官。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奸，所以成恒州中渡之变。稟，.....给也。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节钺，帝许之。

.....

六月，癸酉，以杜威为天雄节度使。

契丹连岁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贝州始。中国疲于奔命，《左传》：申公巫臣遗子重、子反书曰：吾必使尔疲于奔命而死。奔命者，边境有急，奔而赴救。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地，后卒如述律后之言。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谓其群下曰：“汉儿何得一向眠！人寝不安席，则辗转反侧而不成寐；一向眠，则其眠安矣。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和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桑维翰屡劝帝复请和于契丹以纾国患，纾，音舒，缓也。帝假开封军将张晖供奉官，开封军将，开封府之军将也。使奉表称臣诣契丹，卑辞谢过。契丹主曰：“使景延广、桑维翰自来，仍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朝廷以契丹语忿，谓其无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谓李崧等曰：“向使晋使再来，则南北不战矣。”史言契丹通国上下本自厌兵。

——以上卷二八四

.....

（八月），丙寅，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罢守本官，加枢密使、户部尚书冯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事无大小，悉以委之。

帝自阳城之捷，谓天下无虞，骄侈益甚。阳城之捷，见上卷上年。夫胜之不可恃也尚矣。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夫差数战数胜，终以亡国。桑维翰之捷，灭虢之兆也；方城之胜，破庸之基也。项梁死于定陶而嬴秦墟，宇文文化及摧于黎阳而李密败。皆恃胜之祸也。阳城之战，危而后克。契丹折翅北归，蓄愤愈甚，为谋愈深，晋主乃偃然以为无虞，石氏宗庙，宜其不祀也。四方贡献珍奇，皆归内府；多造器玩，广宫室，崇饰后庭，近朝莫之及。近朝，谓近世，如梁如唐也。作织锦楼以织地衣，用织工数百，期年乃成，期，读曰。又赏赐优伶无度。桑维翰谏曰：“向者陛下亲御胡寇，谓元年澶州之战也，事见上卷。战士重伤者，赏不过帛数端。今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唐制，帛以十端为束。彼战士见之，能不缺望，曰：‘我曹冒白刃，绝筋折骨，缺望，怨望也。曾不如一谈一笑之功乎！’如此，则士卒解体，陛下谁与卫社稷乎！”帝不听。

冯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宠。尝有疾在家，帝谓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冯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窦广德有贤行，汉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议其私，不敢相也。冯玉何人斯，晋出帝昌言于朝以昭亲任之意，临乱之君，各贤其臣，其此谓乎！玉乘势弄权，四方赂遗，辐辏其门。由是朝政益壤。史言晋亡形已成。

.....

（九月），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广充北面行营副招讨使。

殿中监王钦祚权知恒州事。会宪法军储，诏钦祚括余民粟。杜威有粟十余万斛在恒州，钦

祚举籍以闻。威大怒，表称：“臣有何罪，钦祚籍没臣粟！”朝廷为之召钦祚还，杜威恒州之粟，岂非前者表献之数乎！使其出于表献之外，亦培克军民所积者耳。举而籍之，夫何过！朝廷之法，不行于贵近，第能虐贫下以供调度，国非其国矣。仍厚赐威以慰安之。

戊申，置威信军于曹州。

遣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戍恒州。

……

初，帝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见上卷。会正旦，谓今年正月朔旦。枢密使、中书令桑维翰遣女仆入宫起居太后，女仆，即女奴也。唐人谓参候为起居，今人之言犹尔。因问：“皇弟睿近读书否？”睿即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帝闻之，以告冯玉，玉因谮维翰有废立之志，帝疑之。帝固忌重睿，因桑维翰女仆之问，已疑维翰矣。冯玉又从而谮之，其疑愈不可破矣。

李守贞素恶维翰，冯玉、李彦韬与守贞合谋排之，以中书令行开封尹赵莹柔而易制，共荐以代维翰。（十二月），丁亥，罢维翰政事，为开封尹，以莹为中书令，李崧为枢密使、守侍中。维翰遂称足疾，希复朝谒，杜绝宾客。亦所以远猜嫌也。

或谓冯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枢务，纵不留之相位，犹尝优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亲猥细之务乎？”猥，杂也。玉曰：“恐其反耳。”言所以不授维翰大镇者，恐其阻兵而反。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纵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此指维翰赞成晋祖晋阳举兵之谋。

三年（丙午·九四六）

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须知》：狼山寨东北至易州八十里，东南至广信军界。士人筑堡于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孙深意居之，以妖术惑众，言事颇验，远近信奉之。中山人孙方简《欧史》作孙方谏，盖孙方简后避周太祖皇考讳，遂改名方谏也。《考异》曰：按《周世宗实录》云“清苑人”。今从《汉高祖实录》。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侄，不饮酒食肉，事深意甚谨。深意卒，方简嗣行其术，称深意坐化，崇信释氏，而学其学，专一而静者，其死也，能结趺端坐如生，谓之坐化。严饰，事之如生，其徒日滋。《薛史》曰：宋乾德中，迁其尼朽骨赴京，焚于北郊，妖徒遂息。

会晋与契丹绝好，北边赋役烦重，寇盗充斥，民不安其业。方简、行友因帅乡里豪健者，据寺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简帅众邀击，颇获其甲兵、牛马、军资，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众。久之，至千余家，遂为群盗。惧为吏所讨，乃归款朝廷。朝廷亦资其御寇，署东北招收指挥使。

方简时入契丹境抄掠，多所杀获。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则举寨降于契丹，请为乡道以入寇。边境之上，奸民如此者，不特孙方简，唐人所谓“两面”他。乡，读曰向。道，读曰导。时河北大饥，民饿死者所在以万数，兖、郓、沧、贝之间，盗贼蜂起，吏不能禁。

天雄节度使杜威遣元随军将刘延翰市马于边，方简执之，献于契丹。延翰逃归，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简欲乘中国凶饥，引契丹入寇，宜为之备。”为孙方简乘中国无主，契丹北归，入据定州张本。

……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压境。诏以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义成节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节度使张彦泽充马军都指挥使兼都虞候，义武节度使蓟人李殷充步军都指挥使兼都排陈使，遣护圣指挥使临清王彦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营诣邢州。时马军都指挥使镇安节度使李彦韬方用事，时以陈州置镇安军。视守贞蔑如也。守贞在外所为，事

无大小,彦韬必知之,守贞外虽敬奉而内恨之。为李守贞与杜威降契丹张本。

.....

(秋,七月),有自幽州来者,言赵延寿有意归国,枢密使李崧、冯玉信之,命天雄节度使杜威致书于延寿,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洛州军将赵行实尝事延寿,遣赍书潜往遗之。延寿复书言:“久处异域,思归中国。乞发大军应接,拔身南去。”辞旨恳密,朝廷欣然,复遣行实诣延寿,与为期约。晋人自此堕赵延寿计中矣。

八月,李守贞言:“与契丹千余骑遇于长城北,此战国时燕所筑长城也,在涿州固安县南。《薛史》:李守贞奏大军至望都县,相次至长城北,遇虜转斗。转斗四十里,斩其酋帅解里,拥余众入水溺死者甚众。”丁卯,诏李守贞还屯澶州。

.....

九月,契丹三万寇河东,壬辰,刘知远败之于阳武谷,斩首七千级。

.....

契丹使瀛州刺史刘延祚遗乐寿监军王峦书,请举城内附。《考异》曰:“欧史作‘高牟翰’。按《陷蕃记》。前云延祚诈输诚款,后云大军至瀛州,侦知蕃将高模翰潜师而出。盖延祚为刺史,模翰乃戍将耳。今从《陷蕃记》。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满千人,乞朝廷发轻兵袭之,己为内应。’又,‘今秋多雨,自瓦桥以北,积水无际,契丹主已归牙帐,虽闻关南有变,瀛、莫二州,晋割属契丹,在瓦桥关南。地远阻水,不能救也。’”峦与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杜威屡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迁献《瀛莫图》。冯玉、李崧信以为然,欲发大兵迎赵延寿及延祚。先是赵延寿亦诈通款。

先是,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守贞数将兵过广晋,魏州,广晋府。杜威厚待之,赠金帛甲兵,动以万计,守贞由是与威亲善。守贞入朝,帝劳之曰:“闻卿为将,常费私财以赏战士。”对曰:“此皆杜威尽忠于国,以金帛资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愿与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贤之。

及将北征,帝与冯玉、李崧议,以威为元帅,守贞副之。赵莹私谓冯、李曰:“杜令国威,谓尚公主也。贵为将相,而所欲未厌,心常慊慊,位兼将相,谓居大镇兼中书令。未厌,未满所欲也。慊慊,亦不满之意。岂可复假以兵权!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贞为愈也。”杜威之心迹,虽赵莹犹知之。不从。冬,十月,辛未,以威为北面行营都指挥使,以守贞为兵马都监,泰宁节度使安审琦为左右厢都指挥使,武宁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皇甫遇为马军右厢都指挥使,永清节度使梁汉璋为马军都排陈使,前威胜节度使宋彦筠为步军左厢都指挥使,奉国左厢都指挥使王饶为步军右厢都指挥使,洺州团练使薛怀让为先锋都指挥使。仍下敕牒曰:“专发大军,往平黠虏。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又曰:“有擒获虏主者,除上镇节度使,赏钱万缗,绢万匹,银万两。”谈何容易!晋之君臣,恃阳城之捷,有轻视契丹之心,兵骄者败,自古而然。时自六月积雨,至是未止,军行及馈运者甚艰苦。

.....

杜威、李守贞会兵于广晋而北行。李守贞引兵会杜威于魏州,相与北行。威屡使公主入奏,请益兵,公主者,杜威妻宋国长公主,帝之姑也。曰:“今深入虏境,必资众力。”由是禁军皆在其麾下,杜威之计,即赵德钧请并范延光军之计也,德钧不得请而威得请耳。其志图非望而败国亡身则一也。而宿卫空虚。

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贞权知幽州行府事。

巳亥 杜威等至瀛州 城门洞启 寂若无人 威等不敢进。闻契丹将高谟翰先已引兵潜出 威遣梁汉璋将二千骑追之 遇契丹于南阳务 败死。威等闻之 引兵而南 时束城等数县请降 束城 汉束州县 隋曰束城 唐属瀛州。宋熙宁六年 省束城县为束城镇 属河间县。威等焚其庐舍 掠其妇女而还。

.....

契丹主大举入寇 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强 《九域志》：武强县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 武强 六国时武隧 地属赵 故城在今县东北三十里 是为汉武强县。《郡国县道记》云 古武强县城在今县西南二十五里 是为晋武强县。高齐移县于后魏武邑郡故城 今县理是也。闻之 将自贝、冀而南。彰德节度使张彦泽时在恒州 去年九月 遣张彦泽戍恒州 以备契丹。引兵会之 言契丹可破之状 威等复趣恒州 以彦泽为前锋。《考异》曰 《备史》曰 彦泽狼子 其心密已变矣 及通款邪律氏 请为前导 因促骑说威引军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东垣渡与威通谋 先遣步众跨水 不之救 致败 将沮人心 以行诡计 因促监者高勋请降于虏。”按彦泽与威若已通款于契丹 则彦泽何故犹夺桥 契丹何故犹议回旋？今不取。甲寅 威等至中度桥 滹沱水径恒州东南 恒州之人各随便为津渡之所 此为中度者 明上下流各有度也。契丹已据桥 彦泽帅骑争之 契丹焚桥而退。晋兵与契丹夹滹沱而军。

始 契丹见晋军大至 又争桥不胜 恐晋军急渡滹沱 与恒州合势击之 议引兵还。及闻晋军筑垒为持久之计 遂不去。知晋军不敢战也。

.....

杜威虽以贵戚为上将 性懦怯 偏裨皆节度使 自李守贞至宋彦筠 皆节度使也。但日相承迎 置酒作乐 罕议军事。

磁州刺史兼北面转运使李谷说威及李守贞曰 今大军去恒州咫尺 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 积薪布土其上 桥可立成。三股木者 用木三条 交股缚之 其下撑开为三足 以置水中。密约城中举火相应 夜募将士斫虏营而入 表里合势 虏必遁逃。”诸将皆以为然 独杜威不可 遣谷南至怀、孟督军粮。

契丹以大军当晋军之前 潜遣其将萧翰、通事刘重进将百骑及羸卒 并西山出晋军之后 断晋粮道及归路。樵采者遇之 尽为所掠 有逸归者 皆称虏众之盛 军中忧惧。翰等至栾城 《旧唐书·地理志》曰 栾城县 汉常山郡之开县也。后魏于开县古城置栾城县 属赵州 唐属恒州。《九域志》栾城县在恒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录》曰 赵州三十里至栾城 金人改赵州为沃州。城中戍兵千余人 不觉其至 狼狽降之。契丹获晋民 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杀” 纵之南走 运夫在道遇之 皆弃车惊溃。翰 契丹主之舅也。契丹后族皆以萧为氏。《欧史》曰 翰 契丹之大族 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钵本无姓氏 契丹呼翰为国舅。既入汴 将北归 以为宣武节度使 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 于是始姓萧。宋白曰 萧翰 述律阿钵之子。

十二月 丁巳朔 李谷自书密奏 具言大军危急之势 请车驾幸滑州 遣高行周、符彦卿扈从 及发兵守澶州、河阳 以备虏之奔冲 遣军将关勋走马上之。高行周、符彦卿 一时名将也。滑澶及河阳 河津之要也。使晋主能用李谷之言 安得有张彦泽轻骑入汴之祸乎！走马上之 急报也。宋自宝元康定以前 凡边镇率有走马承受之官。

己未 帝始闻大军屯中度 甲寅 杜威等至中度 己未 大梁始闻之。强寇深入 诸军孤危 而驿报七日始达 晋之为兵可知矣。是夕 关勋至。庚申 杜威奏请益兵 诏悉发守宫禁者得数百人 赴之。自古以来 重战轻防 未有不败者也。发数百人 不足以增大军之势 而重闭之防关矣。又诏发河北及滑、孟、泽、潞刍粮五十万诣军前 五十万 合束、石之数言之。督迫严急 所在鼎沸。辛酉 威又遣从者

张祚等来告急，祚等还，为契丹所获。自是朝廷与军前声问两不相通。

时宿卫兵皆在行营，人心惶惶，莫知为计。开封尹桑维翰以国家危在旦夕，求见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调鹰，调鹰者，调习之也，使驯狎而附人。辞不见。又诣执政言之，执政不以为然。执政谓冯玉、李彦韬等。退谓所亲曰：“晋氏不血食矣！”言晋必亡，宗庙不祀。盖晋氏之亡，不独桑维翰知之，通国之人皆知之。

帝欲自将北征，李彦韬谏而止。时符彦卿虽任行营职事，帝留之使戍荻州口。壬戌，诏以归德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都部署，以彦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广戍河阳，且张形势。史言三将戍河津，虽张形势，而兵力甚弱。

奉国都指挥使王清言于杜威曰：“今大军去恒州五里，守此何为！营孤食尽，势将自溃。请以步卒二千为前锋，夺桥开道，公帅诸军继之，得入恒州，则无忧矣。”威许诺，遣清与宋彦筠俱进。清战甚锐，契丹不能支，势小却，诸将请以大军继之，威不许。彦筠为契丹所败，浮水抵岸得免。清独帅麾下陈于水北力战，互有杀伤，屡请救于威，威竟不遣一骑助之。清谓其众曰：“上将握兵，坐观吾辈困急而不救，此必有异志。吾辈当以死报国耳！”众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战不息。契丹以新兵继之，清及士众尽死。李谷为杜威画计而不行，犹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难。至于王清力战而不救，则其欲卖国以图己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由是诸军皆夺气。清，洺州人也。

甲子，契丹遥以兵环晋营，内外断绝，军中食且尽。杜威与李守贞、宋彦筠谋降契丹，威潜遣腹心诣契丹牙帐，邀求重赏。契丹主给之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威喜，遂定降计。赵延寿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寿，其堕契丹之计，无足怪者。覆辙相寻，岂天意邪！丙寅，伏甲召诸将，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诸将骇愕，莫敢言者，但唯唯听命。威遣门使高勋赍诣契丹，契丹主赐诏慰纳之。是日，威悉命军士出陈于外，军士皆踊跃，以为且战，威亲谕之曰：“今食尽涂穷，当与汝曹共求生计。”因命释甲。军士皆恸哭，声振原野。史言晋军之心皆不欲降契丹，迫于其帅而从之耳。威、守贞仍于众中扬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于己。”闻者无不切齿。契丹主遣赵延寿衣赭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耳。契丹主非特戏杜威、赵延寿也，亦以愚晋军。彼其心知晋军之不诚服也，驾言将以华人为中国主，是二人者必居一于此。晋人谓丧君有君，皆华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计巧矣。然契丹主巧于愚弄，而入汴之后，大不能制河东，小不能制群盗，岂非挟数用术者，有时而穷乎！以威为太傅，李守贞为司徒。

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谕曠国节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状，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袭代州，刺史王晖以城降之。契丹以胜势胁降代州，而太原不为之动，以刘知远、郭威在也。《九域志》：恒州西北至代州三百四十里。

先是契丹屡攻易州，刺史郭磷固守拒之。契丹主每过城下，指而叹曰：“吾能吞并天下，而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诱谕其众，众皆降，磷不能制，遂为崇美所杀。史言大厦之颠，非一木所能支。磷，邢州人也。

义武节度使李殷、安国留后方太，皆降于契丹。契丹主以孙方简为义武节度使，麻荅为安国节度使，宋白曰：麻荅，本名解里，阿保机之从子也。其父曰撒剌，归梁，死于汴。以客省副使马崇祚权知恒州事。

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言于契丹主曰：“今大辽已得天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国号大辽，事见二百八十一卷。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

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契丹主不从。使契丹主用张砺言,事未可知也。

引兵自邢、相而南,契丹之兵依山南下以临晋。杜威将降兵以从。或问:‘杜威不降契丹,晋可保乎?’曰:‘设使杜威藉将士之力,击退契丹,契丹主归北完聚,必复南来,晋不能支也。使其间有英雄之才,奋然出力,击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则负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将士又将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刘知远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遣张彦泽将二千骑先取大梁,且抚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儿为都监。

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预谋。契丹主欲遣遇先将兵入大梁,遇辞,退谓所亲曰:‘吾位为将相,败不能死,忍复图其主乎!’至平棘,平棘,汉古县,唐带赵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三州志》云:战国时改为平棘。’谓从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复南行!’遂扼吭而死。

张彦泽倍道疾驱,夜渡白马津。张彦泽以漶、孟有戍兵,故从白马津渡。壬申,帝始闻杜威等降,是夕,又闻彦泽至滑州,召李崧、冯玉、李彦韬入禁中计事,欲诏刘知远发兵入援。太原距洛阳一千二百里,洛阳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刘知远闻命投袂而起,亦无及矣。癸酉,未明,彦泽自封丘门斩关而入,李彦韬帅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彦泽顿兵明德门外。《五代会要》曰:‘明德门,大梁皇城南门。《薛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大宁宫门为明德门。城中大扰。’

帝于宫中起火,自携剑驱后宫十余人将赴火,为亲军将薛超所持。俄而彦泽自宽仁门传契丹主与太后书慰抚之。《五代会要》曰:‘大梁皇城之东门为宽仁门。’且召桑维翰、景延广,帝乃命灭火,悉开宫城门。帝坐苑中,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遣男镇宁节度使延煦、威信节度使延宝,奉国宝一,金印三出迎。’国宝,即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宝也。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

傅住儿入宣契丹主命,帝脱黄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张彦泽,欲与计事。彦泽曰:‘臣无面目见陛下。’帝复召之,彦泽微笑不应。

或劝桑维翰逃去。维翰曰:‘吾大臣,逃将安之!’坐而俟命。彦泽以帝命召维翰,维翰至天街,宫城正南门外之都街,谓之天街,经途也。遇李崧,驻马语未毕,有军吏于马前揖维翰赴侍卫司。揖赴侍卫司,示将囚系之也。一日,时张彦泽处侍卫司署舍。维翰知不免,顾谓崧曰:‘侍中当国,李崧官侍中。今日国亡,反令维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彦泽踞坐见维翰,维翰责之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谓高祖时,朝野皆请诛张彦泽,自泾州罢归宿卫,去年,桑维翰拔使同御契丹,复领彰国节度使,帅兵戍常山。何乃负恩至此!’彦泽无以应,遣兵守之。

宣徽使孟承诲,素以佞巧有宠于帝,至是帝召承诲,欲与之谋,承诲伏匿不至,张彦泽捕而杀之。

彦泽纵兵大掠,贫民乘之,亦争入富室,杀人取其货,二日方止,都城为之一空。彦泽所居山积。自谓有功于契丹,张彦泽自以疾驱入汴为功。昼夜以酒乐自娱,出入骑从常数百人,其旗帜皆题‘赤心为主’,见者笑之。军士擒罪人至前,彦泽不问所犯,但瞋目竖三指,即驱出断其腰领。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断之,即腰斩也。此盖五代军中虐帅相仍为此以示其下,罪之轻重,决于一指屈伸之间,及汉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三指示吏,即腰斩之,正此类也。彦泽素与阖门使高勋不协,乘醉至其家,杀其叔父及弟,尸诸门首。士民不塞而慄。

.....

甲戌,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

帝悉以内库金珠自随。彦泽使人讽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归之，亦分以遗彦泽。彦泽择取其奇货，而封其余以待契丹。彦泽遣控鹤指挥使李筠以兵守帝，内外不通。帝姑乌氏公主赂守门者，入与帝诀，归第自经。氏，音支。按《薛史》，乌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帝与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彦泽，然后敢发。

帝使取内库帛数段，主者不与，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于李崧，崧亦辞以它故不进。又欲见李彦韬，彦韬亦辞不往。帝惆怅久之。当是时，晋朝之臣，已视出帝为路人，虽惆怅亦何及矣。

冯玉佞张彦泽，求自送传国宝，冀契丹复任用。亡国之臣，其识正如此耳。

楚国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彦泽使人取之，太后迟回未与，彦泽诟詈，立载之去。

是夕，彦泽杀桑维翰。《考异》曰《薛史》：“帝思维翰在相时，累贡谋画，请与虜和，虑戎主到京则显彰已过，欲杀维翰以灭口，因令张彦泽杀之。”按是时彦泽岂肯复从少帝之命！今不取。以带加颈，白契丹主，云其自经。契丹主曰：“吾无意杀维翰，何为如是！”命厚抚其家。

高行周、符彦卿皆诣契丹牙帐降。二人自澶州来降。契丹主以阳城之战为彦卿所败，诘之。阳城之战，见上卷上年。彦卿曰：“臣当时惟知为晋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释之。符彦卿言直，契丹主无以罪也。

己卯，延煦、延宝自牙帐还，契丹主赐帝手诏，且遣解里谓帝曰：“孙勿忧，必使汝有噉饭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谢恩。

契丹以所献传国宝追琢非工，又不与前史相应，其文不与前史相应也。疑其非真，以诏书诘帝，使献真者。李心传曰：秦玺者，李斯之虫鱼篆也，其围四寸。按《玉玺图》以此玺为赵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献之璞，蔣相如所夺者是也。余尝以礼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则不得复刻为玺，此说谬矣。秦玺至汉，谓之传国玺，自是迄于汉，帝所宝用者，秦玺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宪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乱失之。《吴书》谓孙坚得之洛阳甄官井中，复为袁术所夺，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则魏氏何不宝用而自刻玺乎！厥后历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乱，没于刘、石，永和之世，复归江左者，晋玺也。魏氏有国，刻传国玺，如秦之文，但秦玺读自右，魏玺读自左耳。晋有天下，又自刻玺，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本书《舆服志》乃以为汉所传秦玺，实甚误矣。此玺更刘聪、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蒋干求援于谢尚，乃以玺送江南，王彪之辩之，亦不云秦玺也。太远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玺也。晋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于郗恢，并献玉玺一纽，方阔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玺，自是历宋、齐、梁皆宝之。侯景既死，北齐辛术得之广陵，献之高氏。后历周、隋，皆误指为秦玺，后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谓之神玺焉。刘裕北伐，得之关中，历晋暨陈，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入关，得传国玺上之，大四寸，文与秦同，然隐起而不深刻。隋灭陈得此，指为真玺，遂以宇文所传神玺为非是，识者又谓古玺深刻，以印泥，后人隐起以印纸，则隐起者非秦玺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开运之乱，没于邪律，女真获之，以为大宝者，石晋玺也。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刻受命玺，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后归朱全忠，及从珂自焚，玺亦随失。德光入汴，重贵以玺上之，云先帝所刻，盖指敬瑭也。盖在唐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玺之亡则久矣。今按“石祗死”，当作“冉闵死”。李心传之说，与《唐六典》异，今并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制二宝，有司所奏，其说亦祖《六典》，详注于后。帝奏：“顷王从珂自焚，事见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旧传国宝不知所在，必与之俱烬。此宝先帝所为，事见二百八十一卷天福三年。群臣备知，臣今日焉敢匿宝！”乃止。

帝闻契丹主将渡河，欲与太后于前途奉迎，张彦泽先奏之，契丹主不许。有司又欲使帝衔璧牵羊，大臣舆棹，迎于郊外，先具仪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许。又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北方谓中国为汉。有司欲备法驾迎契丹主，契丹主报曰：“吾方擐甲总戎，太常仪卫，未暇施也。”皆却之。用太常仪卫，则当改胡服而华服，故言未暇。

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阳捕景延广。延广苍猝元所逃伏,不料其遽见捕也。往见契丹主于封丘。《九域志》封丘县在大梁北六十里。契丹主诘之曰:“致两主失欢,皆汝所为也。十万横磨剑安在!”召乔荣,使相辩证,事凡十条。延广初不服,荣以纸所记语示之,景延广记其所言以授乔荣,见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乃服。每服一事,辄授一筹。至八筹,延广但以面伏地请死,乃锁之。

丙戌晦,百官宿于封禅寺。迎契丹主也。封禅寺在大梁城东。

——以上卷二八五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九四七)汉复以天福纪年,详见后。

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大梁城之北。乃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驻马高阜,命起,改服,抚慰之。按《欧史》,时晋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冈。左卫上将军安叔千独出班胡语,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故习胡语。契丹主曰:“汝安没字邪?安叔千状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为鄙陋,人谓之‘没字碑’。汝昔镇邢州,已累表输诚,我不忘也。”叔千拜谢呼跃而退。呼跃盖夷礼,犹华人舞蹈也。

晋主与太后已下迎于封丘门外,契丹主辞不见。《考异》曰《汉高祖实录》:“少帝帅族候于野,邪律氏疏之。帝指陈前事,乃大臣同谋,皆历历能对,无挠屈色。邪律氏亦假以颜色。《陷蕃记》、《薛史帝纪》、《五代通录》云:‘戎主不与帝相见。’《少帝实录》:‘帝举族待罪于野,虜长面抚之,遣泊封禅寺。’今从《隐蕃纪》。

契丹主入门,民皆惊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楼,遣能事谕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气绝而复息曰苏,气一出入为息。一曰更息曰苏。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归罪于杜威等。至明德门,下马拜而后入宫。以其枢密副使刘密权开封尹事。先易置京尹以弹压华人。日暮,契丹主复出,屯于赤冈。惧人心未一,未敢居城中。

戊子,执郑州防御使杨承勋至大梁,责以杀父叛契丹。杨承勋囚父以降晋,事见二百八十四卷齐王开运元年。命左右齎食之。未几,以其弟右羽林将军承信为平卢节度使,悉以其父旧兵授之。既授之以其父旧镇,复授之以其父旧兵。

高勋诉张彦泽杀其家人于契丹主,张彦泽杀高勋家,见上卷上年,勋为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已为契丹所亲,故得诉其事。契丹主亦怒彦泽剽掠京城,并傅住儿锁之。彦泽剽掠事亦见上卷上年。傅住儿,监彦泽军者也。以彦泽之罪宣示百官,问:“应死否?”皆言:“应死。”百姓亦投牒争疏彦泽罪。己丑,斩彦泽,住儿于北市,仍命高勋监刑。彦泽前所杀士大夫子孙,皆经杖号哭,随而诟詈,以杖扑之。有亲丧者经杖。扑,……击也。勋命断腕出锁,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争破其脑取髓,啖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广归其国,庚寅,宿陈桥。《九域志》:开封府浚仪县有陈桥镇。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人颈曰吭。

辛卯,契丹以晋主为负义侯,置于黄龙府。黄龙府,即慕容氏和龙城也。《欧史》曰:自幽州行十余日,过平州,出榆关,行沙碛中,七八日,至锦州;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又行十余日,度辽水,至勃海国铁州;又行七八日,过南海府,遂至黄龙府。按契丹后改黄龙府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龙城,若据《晋书》及酈道元《水经注》,当在汉辽西郡界。今晋主陷蕃,度辽水而后至黄龙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龙城。契丹主使谓李太后曰:“闻重贵不用母命,以至于此,可求自便,勿与俱行。”太后曰:“重贵事妾甚谨。所失者,违先君之志,绝两国之欢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随子,欲何所归。”

癸巳,契丹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遣大同节度使兼侍中此契丹所授官。河内崔廷勋以兵守之。宋白曰:崔廷勋本河内人,少陷虜。契丹主数遣使存问,晋主每闻使至,举家忧恐。恐见杀

也。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毛居正曰：供儼，儼有储待之意。供亿，犹供儼也。亿，度也，料度其所须之物，随多少而供之，以待其乏也。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人相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噫！孰知缙黄变色，其徒所为，有甚于不敢献食者耶！有国有家者，崇奉释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监矣。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是日，契丹主自赤冈引兵入宫，入晋宫。都城诸门及宫禁门，皆以契丹守卫，昼夜不释兵仗。惧有变也。磔犬于门，以竿悬羊皮于庭为厌胜。契丹主谓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谈何容易！斯言甫脱口，而打草谷继之矣，天下果太平乎！废东京，降开封府为汴州，尹为防御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史言契丹主犹知用夏变夷。

赵延寿、张砺共荐李崧之才，会威胜节度使冯道自邓州入朝，契丹主素闻二人名，皆礼重之。二人历唐晋，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未几，以崧为太子太师，充枢密使；道守太傅，于枢密院祇候，以备顾问。

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惟彰义节度使史匡威据泾州不受命。匡威，建瑋之子也。史建瑋事晋王克用以及庄宗，皆有战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斩契丹使者，以秦阶成三州降蜀。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远，契丹兵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则以其镇与蜀接境，遂弃辽而附蜀耳。

初，杜重威既以晋军降契丹，重威初避晋主重贵名，去“重”单名“威”。晋既亡国，重威即复旧名，其忘恩背主，此特末节耳。契丹主悉收其铠仗数百万贮恒州，驱马数万归其国，遣重威将其众从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晋兵之众，恐其为变，欲悉以胡骑拥而纳之河流。或谏曰：“晋兵在他所者尚多，彼闻降者尽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抚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众屯陈桥。陈桥，在陈桥门外，有陈桥驿。会久雪，官无所给，士卒冻馁，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骂之。

契丹主犹欲诛晋兵。赵延寿言于契丹主曰：“皇帝亲冒矢石以取晋国，欲自有之乎，将为他人取之乎？”赵延寿志在帝中国，以此言觐契丹之意，不特为晋兵发也。契丹主变色曰：“朕举国南征，五年不解甲，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晋，至是五年。仅能得之，岂为他人乎？”赵延寿闻契丹主此言，可以绝望矣。延寿曰：“晋国南有唐，西有蜀，常为仇敌，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寿曰：“晋国东自沂、密，西及秦、凤，延袤数千里。边于吴、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湿，上国之人不能居也。时偏方割据者，谓中原为上国。晋奉契丹，又称契丹为上国。他日车驾北归，以晋国如此之大，无兵守之，吴、蜀必相与乘虚入寇，如此，岂非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则奈何？”延寿曰：“陈桥降卒，可分以戍南边，则吴、蜀不能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党，失于断割，悉以唐兵授晋。事见二百八十卷晋高祖天福元年。既而返为寇仇，北向与吾战，辛勤累年，仅能胜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时悉除之，岂可复留以为后患乎？”延寿曰：“向留晋兵于河南，不质其妻子，质，音致。故有此忧。今若悉徙其家于恒、定、云、朔之间，每岁分番使戍南边，何忧其为变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悦曰：“善！惟大王所以处之。”契丹封赵延寿为燕王，故称之为大王。由是陈桥兵始得免，分遣还营。

契丹主杀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彦绅、宦者秦继旻，以其为唐潞王杀东丹王故也。杀东丹王见二百八十卷晋高祖天福元年，唐潞王之清泰三年也。以其家族赏财赐东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为人雄健好施。兀欲始见于此，为后得国张本。

癸卯，晋主与李太后、安太妃、冯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宝俱北迁，后宫左右从者百余人。契丹遣三百骑护送之。护送者，送其行以为防援。又遣晋中书令赵莹、枢密使冯玉、马军都指挥使李

彦韬与之俱。

晋主在涂，供馈不继，或时与太后俱绝食，旧臣无敢进谒者。独磁州刺史李谷迎谒于路，相对泣下。谷曰：“臣无状，负陛下。”因倾貲以献。天下之士，苟有所负者，其所为必有异于人。

晋主至中度桥，见杜重威寨，欢曰：“天乎！吾家何负，为此贼所破！”恸哭而去。于晋之时，通国上下皆知杜重威之不可用，乃违众用之，以致亡国。《诗》云：“嘷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于恸，庸有及乎！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卫上将军李继勋为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刘晞为西京留守。《薛史》曰：刘晞者，涿州人，陷虢，历官至平章事兼侍中。《考异》曰：《实录》作“禧”，或云名“晞”，今从《陷蕃记》。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为义成节度使，兀欲姊婿潘聿然为横海节度使。《考异》曰：周太祖《实录》：“聿然”作“聿涅”，今从《陷蕃记》。赵延寿之子匡赞为护国节度使，为赵匡赞后以河中归汉张本。汉将张彦超为雄武节度使，史侁为彰义节度使，客省副使刘晏僧为忠武节度使，前护国节度使侯益为凤翔节度使，权知凤翔府事，侯益后亦以凤翔归汉。焦继勋为保大节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张彦超无所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据涇州以拒史侁。契丹势稍沮。

……

契丹主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契丹主自谓周防之密，以夸晋臣，然东丹之来，已胎兀欲夺国之祸，虽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

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大梁之属县为东畿，洛阳之属县为西畿，此唐制也。唐制，两京除赤县外，余属县为畿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郑、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谓东西两畿为畿县。

契丹主谓判三司刘昫曰：“契丹兵三十万，既平晋国，应有优赐，速宜营办。”时府库空竭，昫不知所出，请括借都城士民钱帛，都城，大梁都城。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近以严诛，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犂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为契丹北归张本。

初，晋主与河东节度使、中书令、北平王刘知远相猜忌，虽以为北面行营都统，徒尊以虚名，而诸军进止，实不得预闻。事见二百八十四卷晋齐王开运元年。知远因之广募士卒，天福八年，齐王与契丹构隙之初，刘知远已募兵矣，事见二百八十三卷。阳城之战，诸军散卒归之者数千人，阳城之战见二百八十四卷晋齐王开运二年。按阳城之战，晋师大捷，无缘有散卒归河东，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时也。又得吐谷浑财畜，事亦见开运二年。由是河东富强冠诸镇，步骑至五万人。

晋主与契丹结怨，知远知其必危，而未尝论谏。契丹屡深入，知远初无邀遮入援之志。既不据险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遣兵入援也。及闻契丹入汴，知远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轶。遣客将安阳王峻。《旧唐书·地理志》：相州，汉魏郡也，治安阳县。安阳，汉侯国，故城在汤阴东。曹魏时，废安阳，并入邺。后周移邺，置县于安阳故城，仍为邺县。隋又改为安阳县，州所治也。若汉魏郡城，则在县之西北七里。奉三表诣契丹主：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南川，谓晋阳城南之地。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契丹主赐诏褒美，及进画，亲加儿字于知远姓名之上，仍赐以木拐。胡法，优礼大臣则赐之，如汉赐几杖之比，惟伟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拐，……老人拄杖也。《欧史》曰：王峻持拐归，虜人望之皆避道。

知远又遣北部副留守太原白文琦入献奇缯名马,契丹主知知远观望不至,及文珂还,使谓知远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汉孔目官郭威言于知远曰:“虏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贪残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国。

或劝知远举兵进取。知远曰:“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刘知远料之审矣,所以举兵南向,契丹不能与之争。

.....

契丹主召晋百官悉集于庭,问曰:“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无二日,孟子引孔子之言。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兹所行,何事为先?”对曰:“王者初有天下,应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庭。百官朝贺,华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文官班于东,武官班于西,胡人立于中间。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其心固虞诸镇有与之作敌者。

赵延寿以契丹主负约,心怏怏,赵延寿之求为帝,不得止,此其所以终为兀欲所锁也。令李崧言于契丹主曰:“汉天子所不敢望,乞为皇太子。”崧不得已为言之。契丹主曰:“我于燕王,虽割吾肉有益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因令为燕王迁官。时契丹以恒州为中京,翰林承旨张砺奏拟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而行之。孰谓契丹主起于塞外而不知中国之事体哉!

刘知远闻何重建降蜀,叹曰:“戎狄凭陵,中原无主,令藩镇外附,吾为方伯,良可愧也!”古者除王畿之外,八州八伯,所谓三十国而为连,连有帅,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为二伯,自陕以西,召伯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齐桓、晋文纠合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晋人所谓我为伯者也。石晋以刘知远为北面都统,故亦自谓为方伯。

于是将佐劝知远称尊号,以号令四方,观诸侯去就。诸侯,谓当时诸藩镇。知远不许。闻晋主北迁,声言欲出兵井陘,迎归晋阳。丁卯,命武节都指挥使荣泽史弘肇武节军,刘知远所置,见二百八十三卷晋文王天福八年。隋置荣泽县,唐属郑州。《九域志》:荣泽县在郑州西北四十五里。集诸军于毬场,告以出军之期。军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执天子,天下无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谁!”刘知远封北平王,故称之。宜先王位号,然后出师。争呼万岁不已。知远曰:“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当且建功业。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

己巳,行军司马潞城张彦威等三上笺劝进,潞,古邑也。隋置潞城县,唐属潞州。《九域志》:潞城县在潞州东北四十里。知远疑未决。郭威与都押牙冠氏杨邠入说知远曰:“刘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馆陶东界置冠氏县,唐属魏州。《九域志》:在州东北六十里。说,音税。”“今远近之心,不谋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际取之,谦让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则反受其咎矣。”知远从之。

契丹以其将刘愿为保义节度副使,陕人苦其暴虐。奉国都头王晏与指挥使赵晖、都头侯章谋曰:“今胡虏乱华,乃吾属奋发之秋。河东刘公,威德远著,刘知远,河东帅,故称之。吾辈若杀愿,举陕城归之,为天下唱,取富贵如返掌耳。”返当作反。晖等然之。晏与壮士数人,夜逾牙城入府,出库兵以给众。庚午旦,斩愿首,悬诸府门,又杀契丹监军,奉晖为留后。晏,徐州人,澶州人,章,太原人也。

辛未,刘知远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又恶开运之名,乃更称天福十二年。欧阳修曰:人君

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古不以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纪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元,未尝有法焉,古人之语尔。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国语》言六吕曰“元间大吕”,《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一,不独谓年为元也。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元年为《春秋》大法,遂以改云为重事。自汉以后,又名年以建元,而正伪纷杂,称号遂多,不胜其纪也。五代,乱世也,其事无法而不合于理者多矣。至其年号乖错以惑后世,则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末帝诛友珪,黜其凤历之号,称乾化三年,尚为有说。至汉高祖建国,黜晋出帝开运四年,复称天福十二年者,何哉?盖以爱憎之私耳。方出帝时,汉高祖居太原,常愤愤下视晋,晋亦阳优礼之,幸而未见其隙。及契丹灭晋,汉未尝有赴难之意。出帝已北迁,方阳以兵声言追之,至土门而还。及其即位改元,而黜开运之号,则其用心可知矣。盖其于出帝,无复君臣之义,而幸祸以为利者,其素志也,可胜叹哉!

壬申,诏:“诸道为契丹括率钱帛者,皆罢之。括率钱帛,见上正月。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令诣行在。自余契丹,所在诛之。”

.....

晋主既出塞,契丹无复供给,从官、宫女,皆自采木实草叶而食之。至锦州,契丹令晋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机墓。契丹置锦州,近木叶山。《金人疆域图》: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陈元靓曰:大元于锦州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晋主不胜屈辱,泣曰:“薛超误我!”谓薛超持之不令赴火也。事见上卷开运三年。冯后阴令左右求毒药,欲与晋主俱自杀,不果。

初,晋置乡兵,号天威军。见二百八十四卷晋出帝开运元年。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七户输钱十千,其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业,不复之复,.....再也。肯复之复,.....反也。山林之盗,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事见上正月。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狴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潞阳贼帅梁晖有众数百,送款晋阳求效用,帝许之。磁州刺史李谷密通表于帝,令晖袭相州。《旧唐书·地理志》:潞阳,汉武安县地,隋置潞阳县,唐属磁州,为州治所。《九域志》:潞阳南至相州六十里。晖侦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积兵器,无守备,丁丑夜,遣壮士逾城入,启关纳其众,杀契丹数百,其守将突围走。晖据州自称留后,表言其状。表言于晋阳。

.....

建雄留后刘在明朝于契丹,以节度副使骆从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张晏洪等如晋州,谕以己即帝位,从朗皆囚之。大将药可侁杀从朗,推晏洪权留后,庚辰,遣使以闻。

契丹主遣右谏议大夫赵熙使晋州,括率钱帛,征督甚急。从朗既死,民相帅共杀熙。

契丹主赐赵晖诏,即以保义留后。晖斩契丹使者,焚其诏,遣支使河间赵矩奉表诣晋阳。契丹遣其将高谟翰攻晖,不克。“谟”,一本作“模”。帝见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归我,天下不足定也。”陕州据河、潼之要,自河东入洛、汴,此其咽喉也。矩因劝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

辛巳,以晖为保义节度使,侯章为镇国节度使,保义军马步都指挥使王晏为绛州防御使、保义军马步副指挥使。按王晏先已为保义军马步都指挥使,既赏其功,不应为副指挥使,恐误。

高防与王守恩谋,遣指挥使李万超白昼帅众大噪入府,斩赵行迁,推守恩权知昭义留后。守恩杀契丹使者,举镇来降。帝既得陕,又得上党,足以示契丹形制之势,重以澶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气夺而心摇矣。

镇宁节度使邪津郎五,性残虐,契丹主阿保机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邪律,

史因之。澶州人苦之。贼帅王琼帅其徒千余人，夜袭据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即德胜浮梁。纵兵大掠，围郎五于牙城。澶州牙城，盖在北城。契丹主闻之，甚惧，始遣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天雄节度使杜重威还镇，李守贞、杜重威既降契丹，从契丹主南入汴，遂为所留。由是无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琼退屯近郊，去城三十里为近郊。遣弟超奉表来求救。癸未，帝厚赐超，遣还。琼兵败，为契丹所杀。

.....

东方群盗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中国之人，困于契丹之陵暴、掎克，咸不聊生，起而为盗，乌有难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亟遣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归镇，澶州乱而遣李守贞、杜重威归镇，宋、毫、密三州陷而遣安审琦、符彦卿归镇，契丹主之北归决矣。仍以契丹兵送之。

.....

（三月），戊子，帝遣使以诏书安集农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此时务之所当急先者。

.....

契丹主复召晋百官，谕之曰：“天时向热，吾难久留，欲暂至上国省太后。契丹自谓其国为上国，中国之人亦以称之。契丹既畏暑，又畏四方群起而攻之，故急欲北归，果如刘知远所料。当留亲信一人于此为节度使。”百官请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尽以晋之百官自随。或曰：“举国北迁，恐摇人心，不如稍稍迁之。”乃诏有职事者从行，余留大梁。

复以汴州为宣武节，契丹之入大梁也，降开封府为汴州防御使，今复盛唐之旧，以为节镇，欲兼华、夷而抚制之也。以萧翰为节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复为契丹主后。翰始以萧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称萧氏。

.....

壬寅，契丹主发大梁，晋文武诸司从者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尽载府库之实以行，所留乐器仪仗而已。夕，宿赤冈，契丹主见村落皆空，命有司发牒数百通，所在招抚百姓，然竟不禁胡骑剽掠。呼鸡而纵狸奴，鸡其敢前乎！丙午，契丹自白马渡河，谓宣徽使高勋曰：“吾在上国，以射猎为乐，至此令人悒悒。契丹之下，当遼“主”字。悒悒，忧愁不得志也。今得归，死无恨矣。”契丹主不惟土思，亦见诸镇及群盗举兵者皆归心河东，恐不得正丘首也。独不见涉珪与徒河相持于中山之时乎！以此言之，其才识相去远矣。

.....

辛亥，契丹主将攻相州，梁晖请降，契丹主赦之，计以为防御使，晖疑其诈，复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汉诸军急攻相州，食时克之，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观佛狸之饮江，侯景之乱江南，其肆毒类如此。不嗜杀人，然后能一天下，孟子之言，岂欺我哉！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阅城中，遗民男女得七百余。其后节度使王继弘敛城中髑髅瘞之，凡得十余万。

或告磁州刺史李谷谋举州应汉，契丹主执而诘之，谷不服，契丹主引手于车中，若取所获文书者。谷知其诈，因请曰：“必有其验，乞显示之。”凡六诘，谷辞气不屈，乃释之。史言李谷有胆气。

.....

契丹主见所过城邑丘墟，谓蕃、汉群臣曰：“致中国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谓赵延寿。顾

张砺曰：“尔亦有力焉。”张砺随赵延寿入北，又与赵延寿俱南以残中国，契丹主犹知其罪，况中国之人乎！

……

契丹主以船数十艘载晋铠仗，将自汴沂河归其国，自汴沂河，自河阳取太行路以归其国也。命宁国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将士卒千余人部送之。至河阴，河阴在河阳东南，相去百六十二里。行德与将士谋曰：“今为虏所制，将远去乡里。人生会有死，安能为异域之鬼乎！虏势不能久留中国，不若共逐其党，坚守河阳，以俟天命之所归者而臣之，岂非长策乎！”众以为然。行德即以铠仗授之，相与杀契丹监军使。会契丹河阳节度使崔延勋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虚入据河阳，众推行德为河阳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蜡表间道诣晋阳。作表置之蜡丸中，故谓之蜡表。

契丹遣武定节度使方太诣洛阳巡检，至郑州，州有戍兵，共迫太为郑王。去年，方太以安国留后降契丹，契丹主盖命之领武定节度使。武定军洋州，时属蜀。梁嗣密王朱乙逃祸为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伦封密王，乙盖梁亡之后，避祸为僧也。嵩山贼帅张遇得之，立以为天子，取嵩岳神充冕以衣之，帅众万余袭郑州，太击走之。太以契丹尚强，恐事不济，说谕戍兵，欲与俱西，欲与戍兵俱西至洛阳。众不从，太自西门逃奔洛阳。戍兵既失太，反谮太于契丹，云胁我为乱，太遣子师朗自诉于契丹，契丹将麻荅杀之，太无以自明。会群盗攻洛阳，契丹留守刘晞弃城奔许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与巡检使潘环击群盗却之，张遇杀朱乙请降。伊阙贼帅自称天子，誓众于南郊坛，后唐郊天坛，在洛阳城南。将入洛阳，太逆击，走之。《考异》曰《实录·方太传》云：刘禧走许田，复有颍阳妖巫，姓朱号嗣密王，誓众于洛南郊天坛，号万余人。太帅部曲与朝士辈虚张旗帜，一举而逐之，洛师遂安。今从《陷蕃记》。

太欲自归于晋阳，武行德使入诱太曰：“我裨校也，公旧镇此地，由此观之，契丹尝命方太镇河阳，史逸之也。今虚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阳，为行德所杀。

萧翰遣高谟翰援送刘晞自许还洛阳，萧翰时镇大梁。晞疑潘环构其众逐己，使谟翰杀之。

……

辛未，以武行德为河阳节度使。

契丹主闻河阳乱，叹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三失并见上。

……

契丹主至临城，得疾，及栾城，病甚，临城县，属赵州，本房子县，唐天宝元年，改为临城县。宋白曰：栾城县，本汉开县，后魏太和十一年，于开县故城置栾城县。《九域志》：古栾城，晋栾氏别邑，临城县在赵州西南一百三里。栾城县在镇州南六十三里。苦热，聚冰于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杀胡林而卒。杀胡林，盖以契丹主死于此，时人遂以为地名。宋白曰：杀胡林，唐天后时袭突厥，群胡死于此，故名。《考异》曰：《实录》云：“二十日乙亥卒。”今从《陷蕃记》。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靶”。

赵延寿恨契丹主负约，谓人曰：“我不复入龙沙矣。”卢龙山后即大漠，故谓之龙沙。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继而入。范成大《北使录》：自栾城至恒州六十里。延寿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纳之。

时契丹诸将已密议奉兀欲为主，兀欲登鼓角楼受叔兄拜，而延寿不之知，自称受契丹皇帝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仍下教布告诸道，所以供给兀欲，与诸将同，兀欲衔之。恒州诸门管钥及仓库出纳，兀欲皆自主之。延寿使人请之，不与。兀欲不与诸门管键，事可知矣，赵延寿殊不知阴为之备，其锁固当。

契丹主丧至国，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诸部宁壹如故，则葬汝矣。”咎其倾国南伐，至于耗竭，部

落不安也。

.....

或说赵延寿曰：契丹诸大人数日聚谋，此必有变。今汉兵不下万人，不若先事图之。延寿犹豫不决。壬午，延寿下令，以来月朔日于待贤馆上事，上事者，言欲礼上以领权知南朝军国事。受文武官贺。其仪：宰相枢密使拜于阶上，节度使以下拜于阶下。李崧以虏意不同，事理难测，固请赵延寿未行此礼，乃止。

——以上卷二八六

.....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寿及张砺、和凝、李崧、冯道于所馆饮酒。所馆者，兀欲所馆之地。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寿，兀欲从容谓延寿曰：妹自上国来，言其妻方自契丹中来。宁欲见之乎？延寿欣然与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谓砺等曰：燕王谋反，适已锁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时，遗我一筹，许我知南朝军国。近者临崩，别无遗诏。而燕王擅自知南朝军国，岂理邪！”下令：延寿亲党，皆释不问。”间一日，兀欲至待贤馆受蕃、汉官谒贺，笑谓张砺等曰：燕王果于此礼上，吾以铁骑围之，诸公亦不免矣。”

后数日，集蕃、汉之臣于府署，恒州府署也。宣契丹主遗制。遗制，兀欲自为之也。其略曰：永康王，大圣皇帝之嫡孙，人皇王之长子，太后钟爱，群情允归，可于中京即皇帝位。”契丹主阿保机谥大圣皇帝，其长子东丹王突欲号人皇王。突欲奔唐，其子兀欲留本国不从，契丹主邪律德光封之为永康王。又，德光取中国，以恒州为中京。于是始举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见群臣，不复行丧，歌吹之声，不绝于内。

.....

帝集群臣庭议进取，庭议者，议之于庭。诸将咸请出师井陘，攻取镇、魏。镇州时为恒州，契丹诸酋聚焉。魏州杜重威。先定河北，则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会趋上党，郭威曰：虏主虽死，党众犹盛，各据坚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迂，音于，又音紆，曲也，回远也。旁无应援，若群虏合势，共击我军，进则遮前，退则邀后，粮饷路绝，此危道也。上党山路险涩，粟少民残，无以供亿，亦不可由。近者陕、晋二镇相继款附，陕、晋归附，事见上卷上年。引兵从之，万无一失，不出两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苏逢吉等曰：史弘肇大军已屯上党，群虏继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为便。”司天奏：太岁在午，不利南行。阴阳家所谓逆太岁。宜由晋、绛抵陕。《九域志》：自晋州南至绛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绛州南至陕州二百五十里，自陕而东则至洛矣。京从之。辛卯，诏以十二日发北京，自后唐以来，以太原为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谕诸道。

滋德宫有宫人五十余人，《五代会要》：晋天福四年，改明德殿为滋德殿。《薛史》曰：以宫城南门同名故也。萧翰欲取之，宦者张环不与。翰破锁夺宫人，执环，烧铁灼之，腹烂而死。

初，翰闻帝拥兵而南，欲北归，恐中国无主，必大乱，已不得从容而去。从容，不急遽之貌。时唐明宗子许王从益与王淑妃在洛阳，王淑妃母子自晋入洛以后，常居洛阳，是年二月至大梁，寻还洛阳。翰遣高谔翰迎之，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召己赴恒州。此矫契丹主兀欲之命也。兀欲时尚在恒州。淑妃、从益匿于徽陵下宫，徽陵，唐明宗陵。梓宫所窆之所，谓之下宫。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为帝，帅诸酋长拜之。又以礼部尚书王松、御史中丞赵远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邺为枢密使，甄，当作鄆，鄆城，汉古县也，自唐以来带濮州。左金吾大将军王景崇为宣徽使，以北来指挥使刘祚权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充在京巡检。北来，谓先从契丹主自北而来者。松，徽之子

也。王徽相唐僖宗。

百官谒见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单弱如此，而为诸公所推，是祸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诸门，为从益宿卫。壬寅，翰及刘晞辞行，先是刘晞弃洛阳奔大梁。从益钱于交郊。遣使召高行周于宋州，高行周，唐明宗亲将，时帅归德，王淑妃欲以旧恩召之为卫。武行德于河阳，武行德，并人，必亦少在唐明宗麾下。皆不至。淑妃惧，召大臣谋之曰：“吾母子为萧翰所逼，分当灭亡，诸公无罪，宜早迎新主，以帝新举大号，拥兵南来，将有中国，故谓之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为意。”众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诸营，不减五千，与燕兵并力坚守一月，北救必至。”北救，谓契丹之救也。淑妃曰：“吾母子亡国之余，后唐既亡，惟王淑妃母子在耳，故自谓然。安敢与人争天下！不幸至此，至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见察，当知我无所负，今更为计画，则祸及他人，阖城涂炭，终何益乎！”众犹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刘审交曰：“余燕人，岂不为燕兵计！文安，汉县，唐属莫州。以战国七雄有国之大界言，则唐之瀛、莫，皆燕之南界；以唐诸道节度言之，则瀛、莫，卢龙巡属也。故刘审交家于文安，自谓燕人。顾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乱之余，公私穷竭，遗民无几，汴城经张彦泽剽掠，契丹又席卷而北，故云然。若复受围一月，无噍类矣。愿诸公勿复言，一从太妃处分。”乃用赵远、翟光邪策，称梁王，知军国事。从益本爵许王，以称号于大梁，自称梁王，是已建国更号矣。今既奉表迎汉，何为又更国号，是当时议者祸之也。遣使奉表称臣迎帝，请早赴京师，仍出居私第。

甲辰，帝至晋州。

契凡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国，已以兄子袭位，又无述律太后之命，述律太后，兀欲祖母也。擅自立，内不自安。

初，契丹主阿保机卒于勃海，述律太后杀酋长及诸将凡数百人。事见二百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契丹主德光复卒于境外，酋长诸将惧死，乃谋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归。

契丹主以安国节度使麻荅为中京留守。《薛史》曰：麻荅，耶律德光之从弟，其父曰萨剌，阿保机时，自蕃中奔唐庄宗，寻奔梁，庄宗平梁，获之，磔于市。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为安国节度使。晋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于恒州，独以翰林学士徐台符、李瀚及后宫宦者教坊人自随。留文武官而以宫女宦官、声乐自随，史言兀欲无远略。乙巳，发真定。恒州建真定府。

.....

（六月），丙辰，帝至洛阳，入居宫中，汴州百官奉表来迎。诏谕以受契丹补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赵远更名上交。避帝名也。

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儿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岁寒食，以一盂麦饭洒明宗陵乎！”《五代会要》曰：“人君奉先之道，无寒食野祭。近代庄宗每年寒食出祭，谓之破散，故袭而行之。欧阳修曰：寒食野祭而焚纸钱，中国几何其不为夷狄矣！按唐《开元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宣许上墓同拜埽礼。”盖唐许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无此礼也。闻者泣下。为汉祖者，待李从益以不死可也，杀之过矣。

戊午，帝发洛阳。.....甲子，帝至大梁，晋之藩镇相继来降。

.....

戊辰，帝下诏大赦。凡契凡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复以汴州为东京，契丹废东京为汴州，见上卷是年正月。改国号曰汉，仍称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晋也。”.....

契丹述律太后闻契丹主自立，大怒，发兵拒之。契丹主以伟王为前锋，相遇于石桥。胡峤《入辽录》曰：兀欲及述律战于沙河石桥，盖沙河之桥也。南则姚家洲，北则宣化馆至西楼。初，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从晋主北迁，见上卷本年正月。隶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为排陈使。陈，读曰阵。

彦韬迎降于伟王，太后兵由是大败。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胡峤《入辽录》曰：兀欲囚述律后于扑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楼。《欧史》曰：契丹于阿保机墓置祖州。《匈奴须知》：祖州东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楼也。今并录之。若其地名之同异，道里之远近，以亲历然后能审其是。改元天禄，自称天授皇帝，以高勋为枢密使。

契丹主慕中华风俗，多用晋臣，而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史言中国经丧乱之后，由此得稍自安集。

.....

（秋，七月）麻荅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妇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灸而杀之，欲以威众。常以其具自随，具谓披面、抉目、断腕、焚灸之具。左右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出入或被黄衣，用乘舆，服御物，曰：“兹事汉人以为不可，吾国无忌也。”又以宰相员不足，乃牒冯道判弘文馆，李崧判史馆，和凝判集贤，刘昫判中书，其僭妄如此。宰相分判，须降制敕，而麻荅以牒行之，史言其僭妄。然契丹或犯法，无所容贷，故市肆不扰。常恐汉人妄去，谓门者曰：“汉有窥门者，即断其首以来。”

.....

契丹所留兵不满二千，谓留恒州之兵也。麻荅令所司给万四千人食，收其余以自入。麻荅常疑汉兵，且以为无用，稍稍废省，又损其食，以饲胡兵。众心怨愤，闻帝入大梁，皆有南归之志。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太原李荣，潜结军中壮士数十人谋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强，犹豫未发。会杨衮、杨安等军出，杨衮赴魏州，杨安攻洛州。契丹留恒州者才八百人，福进等遂决计，约以击佛寺钟为号。约汉兵闻佛寺击钟，则齐出攻契丹，然佛寺晨昏击钟，食时击钟，日日然也，此必以未发前预相戒约，以次日食时闻佛寺钟声而俱发耳。

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骑至恒州，召前威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冯道、枢密使李崧、左仆射和凝等会葬契丹主德光于木叶山。道等未行，食时，钟声发。汉兵夺契丹守门者兵，击契丹杀十余人，因突入府中。李荣先据甲库，悉召汉兵及市人，以铠仗授之，焚牙门，与契丹战。荣召诸将并力，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恩州团练使白再荣恩州时属南汉境，白再荣遥领也。狐疑，匿于别室，军吏以佩刀决幕，引其臂，白再荣以幕自蔽，军吏决幕引出之。再荣不得已而行。诸将继至，烟火四起，鼓噪震地。麻荅等大惊，载宝货家属，走保北城。而汉兵无所统壹，贪狡者乘乱剽掠，懦者窜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门入，恒州牙城北门也。势复振，汉民死者二千余人。前磁州刺史李谷恐事不济，请冯道、李崧、和凝至战所慰勉士卒，士卒见道等至，争自奋。微李谷之谋，汉兵殆矣。会日暮，有村民数千噪于城外，欲夺契丹宝货妇女，契丹惧而北遁，麻荅、刘晞、崔廷勋皆奔定州，恒州东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与义武节度使邢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郎五初镇澶州而兵乱，契丹又使镇定州。

冯道等四出安抚兵民，众推道为节度使。道曰：“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宜择诸将为留后。”时李荣功最多，李荣先据甲库，授兵与契丹战，诸将皆继其后，故论功最多。而白再荣位在上，乃以再荣权知留后，具以状闻，且请援兵，帝遣左飞龙使李彦从将兵赴之。唐有飞龙使及小马坊使，梁改小马坊为天驷，后唐复旧，长兴元年，改飞龙院为左飞龙院，小马坊为右飞龙院，宋太平兴国三年，改左右天厩坊，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骐驎院使。

白再荣贪昧，猜忌诸将。奉国军主华池王饶，晋氏南渡以后，南北兵争，各置军主、队主之官，隋、唐以下无是也。此书“奉国军主”，《通鉴》盖因旧史成文，犹言军帅耳，非官名也。庆州华池县，隋所置，宋熙宁中，省华池县为寨镇，属合水县，其地在庆州之东南。宋白曰：华池，本汉归德县地，即洛源县。隋仁寿二年，于

今县东北二里库多汗故城又置华池县 ,南有华池水 ,故名。恐为再荣所并 ,诈称足疾 ,据东门楼 ,严兵自卫。司天监赵延 善于二人 ,往来谕释 ,始得解。

再荣以李崧、和凝久为相 ,家富 ,晋高祖入洛 ,即以李崧为相 ;天福五年 ,和凝为相。遣军士围其第求赏给 ,崧、凝各以家财与之 ,又欲杀崧、凝以灭口。李谷往见再荣 ,责之曰 :“国亡主辱 ,公辈据兵不救。今仅能逐一虜将 ,镇民死者几三千人 ,虜将谓麻荅 ,恒旧镇州也。岂独公之力邪 !才得脱死 ,遽欲杀宰相 ,新天子若诘公专杀之罪 ,公何辞以对 ?”再荣惧而止。又欲率民财以给军 ,谷力争之 ,乃止。汉人尝事麻荅者 ,再荣皆拘之以取其财 ,恒人以其贪虐 ,谓之“白麻荅”。言其贪虐似麻荅 ,特姓白耳。然再荣以贪虐殖财 ,郭威入汴 ,竟以多财殒其身。天道好还 ,盖昭昭矣。

.....

乙未 ,以白再荣为成德留后。逾年 ,始以何福进为曹州防御使 ,李荣为博州刺史。逾年之后 ,乃知逐麻荅者二人之功 ,始赏之。此事与晋高祖天福二年马万卢顺密之事同。

——以上卷二八七